

新華文學大系

微型小說集 下冊



世華文學研創會出版

凤沙雁(1943-)，原名欧清池，又署瑶岗。祖籍福建龙溪，生于新加坡。南洋大学文学荣誉学士、日本上智大学比较文化硕士、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历任新加坡移民厅助理厅长，新加坡驻日本大使馆参赞，《南洋商报》资料室主任，《联合早报》社会委员、执行级编辑。现任新加坡大学中文系兼任讲师。

《新加坡共和国华文文学选集》编委之一，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创作学会创会人之一兼任秘书，《新世纪学刊》和《新世纪文艺》创刊人之一兼任主编，《新华文学大系》联合总编辑。1990年获美国运通卡新闻奖。

常用笔名有凤沙雁、瑶岗、雨中雁等等。60年代末开始文艺创作，70年代写了大量诗歌与散文；80年代少写诗歌，专注于散文创作，也写政论文章，并从事学术研究。著有《柳宗元散文研究》，未出版。90年代继续散文创作，并开始写长篇小说。

著有诗与散文合集《砂砾集》；杂文集《矛盾集》和《文学絮语集》；散文集《樱花飘落时节》、《哀思集》和《凤沙雁文集》；诗集《凤沙雁短诗集》；长篇小说《追逐阳光的人》、《遥远的期待》和《梦幻岛纪事》；学术论著《方修及其作品研究》和《新华当代文学史论稿》；政论集《新加坡人眼中的亚洲》。编著《战前马华文学优秀作品选》。



世事纷扰，
昧心自是苦生灵







陌生的童声

长 谣

■ 作者简介

长谣（1944-），原名刘可传，祖籍广东潮安，生于新加坡。1961年中正中学高中毕业，1965年新加坡师资训练学院毕业后，在小学执教至2003年退休。深受父亲刘思影响，13岁开始写诗，1963年发表四幕剧《蜗牛》，1964年写作叙事长诗《三夜》，1986年短篇小说《薛先生》在中国《小说选刊》上连载，1987年以《知法犯法》获新加坡全国微型小说创作比赛第一名，2007年获连士升文学奖。兼有进行文学翻译工作，曾任《新加坡文艺》主编。著有诗集《三弦集》（与弟弟喀秋莎、古琴合著）、《琵琶弦上》（与弟弟喀秋莎、古琴、刘可喜合著）、《长谣诗歌选》、《三夜》、《长谣短诗选》和《三合一诗选》；短篇与微型小说合集《透明的笑》；文学评论集《长谣论诗》等。



《田园交响曲》的最后一个音符消失了，凌光睁开眼，伸指一掀桌上的卡式录音机，把录音带取出。这时，忽然听到身后有人说：

“先生，这个东西什么地方买？”

那是他刚雇来的菲律宾女佣——萝莎林。

“哦，你要买？”

“是的，不知……”

“好，等明天我到购物中心买几盒给你。”

“谢谢……谢谢……”说完，她像是卸下什么重担，转身走到厨房去，身子竟轻盈起来了。

这个女佣是凌太太找到的，在这之前，他们找了几个，都不长久，凌太太为此弄得肝火上升。

自从萝莎林来后，老是紧蹙眉头的凌太太，脸上终于微微绽开了笑花。萝莎林勤手快脚，煮饭、炒菜、洗衣、抹地、看孩子，事事办得妥贴。只有一件，每当她哄了小东入睡后，总要走走到露台，在藤椅上坐下，静静眺望远远的蓝天，有时一呆就是一两个钟头。

她会不会……”有一次，凌太太对丈夫打着眼色，担心地说。

第二天，凌光到书城买了几盒录音带。她接过手，那过早衰老的脸孔（据她说，她今年才三十岁）堆满笑容，连声道谢。下午，小东睡觉后，她对凌光说有事要到邮政局去，轻捷地出门去了。

几个星期后，有一天，她指着凌光书桌下的一架旧录音机，问他可不可以借给她。凌光点点头，她抱着录音机，几乎是飞奔进房里去。

从那一天开始，她的脸色开朗了，工作时还常低哼歌曲，手脚更勤快了。凌光和太太都发现，萝莎林不再坐在露台凝眸远眺了。

有一晚，时间已接近午夜，凌光打着呵欠，走出书房。经过



萝莎林的门口时，他吃了一惊，房里除了小东的“依哦”声外，还多了个陌生的声音，是个稚气的童声。

随着萝莎林的催眠曲，小东的声音终于沉寂了，但另一个稚气的童声，仍在说着，叫着，笑着、哭着……

凌光忽然觉得嘴角发咸举手一摸，他的双颊，不知几时全湿了。

（本篇入选中学华文课本）



登机前

丁 云

■ 作者简介

丁云（1952-），原名陈春安，祖籍福建安溪，生于马来西亚雪兰莪州巴生。1988年南下新加坡，现为新加坡永久居民。曾在新加坡电视台担任编剧、编审，目前全职写作。1974年开始文学创作，擅写短篇小说、微型小说、散文和评论。1982年以小说《围乡》获马来西亚作协／通报小说奖冠军；1995年以小说《走出孤岛》获新加坡金笔奖；2006年以《赤道惊蜥》获马来西亚双福长篇小说奖优秀奖；2008年以短篇小说《最后的义顺村》获选为新加坡国家图书馆主办“读吧，新加坡！”作品之一，并被翻译成英文、马来文和淡米尔文，结集出版；2009年以短篇小说《最后的 THAI SONG》和《盲坑》获第一届海鸥文学奖；作品也被收录在《马华当代文学选》、《新华文学大系》。2006年受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之邀访问日本，并在东京、大阪、仙台、函馆主讲文学课题。已出版的著作有：短篇小说集《看山岁月》、《最





后的义顺村》、《迷途的黑鲸》和《丁云短篇》；中篇小说《无望的都市》和《鲸祸》（儿童科幻）；长篇小说《赤道惊蜥》；福音短篇集《男孩不哭》和《苦水变甜》；散文集《樱花路》等。

班机延误了。

他在候机室里，兜兜转转，百无聊赖地不知怎么打发那绵延无尽的等待。许多人从焦躁、埋怨到听天由命，接受事实。随即，全都把目光磁铁般被吸进手机游戏或者是平板电脑屏幕。他呢，则是落伍的非“低头族”，也是彻头彻尾的电脑盲、手机盲。他已退休多年，两脚快跨进棺材，登上“阿公”级人士了，还搞这些玩意儿干嘛？

倒是见到邻座，居然有位与他同病相怜的非“低头族”！

对方特年轻，怎么可能拒绝手机的诱惑？

彼此打了招呼，一老一少竟然聊了起来。

谈的话都是有一句没一句的，支离破碎，归纳起来是这样：

小伙子名叫张泽，来自东阳，东阳是个浙江的盆地过渡地带，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傍着横店影视城。小伙子家里是务农的，父亲也是木雕师傅，改革开放后也搞起养猪业，但没有经验，遇到猪瘟，大大小小的猪只一夜之间染病，死了大半，搞到血本无归。父母亲从此意志消沉，连老行当木雕也不做了。张泽是家中独子，总要找活路。他去了横店影视城，窝在影视城牌匾下露宿，等候有剧组开戏，凑个什么路人甲、路人乙的，糊口饭吃。后来遇到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制片人，介绍他到了金马仑高原，种起菜来。

“薪水还可以，可以赚到钱寄回家乡。”

“哦，会被当地人欺负吗？”

“难免嘛，吐口痰，消消怨气就好了嘛。”张泽憨笑抓抓头，黧黑的农民肤色，其貌不扬，单纯而耿直，这种人，没怨天尤人，

对生活的适应性很强。“但离乡背井，难免苦闷，闻说啊，金马仑是马来西亚自杀率最高的地区。喔，我可没乱说哦，有些年轻人，还有外劳，常常把农药灌进喉咙，一了百了。”

“我能体会那苦闷，但你一定要坚强，熬过去哦。”

老人家当然有资格告诫年轻人。恍惚间，张泽仿佛就是他的影子。

他在战后，才10岁就跟随父母亲下南洋。先坐船到星洲，再长途跋涉到州府垦荒，先是在实兆远垦场种植橡胶树，后跑去林明做矿，黑区时期，被驱赶到新村栖身。走过了颠沛流离啊，有一次他患上疟疾，差点没命，还有次在大森林砍伐树桐，树桐车翻了，压断了他一条腿，还不是熬过来了？“唉，离乡背井真苦啊，百年来，中国人经历了战乱、饥荒、逃难，颠沛流离之苦。几时，才能安安稳稳讨口饭吃，不再需要下南洋啊？改革开放后，日子算是好多了，但还是有人涌出来，你还算不错，有些年轻女子，像飞蛾扑火一般，堕入卖笑的火坑，这是自作贱！？也让人怜惜啊！？”

“下南洋这么多年了，早已落地生根了吧？您还会怀乡么？”

“会！怎么会？梦回中，仿佛回到了东阳原乡，看到水车、稻田、木雕工厂，那些丘陵，还有乡路口的那棵高高的白杨树。”他的眼睛不由潮湿了、迷蒙了。“北望神州，乡关何处？……起初因为时局动荡，后来又有政府条例限制，一直拖着，我老爸一直没机会回乡。我呢，一直到退休了，也当爷爷了，经济上宽裕一些，等到想回去看看，已经时不予我了，膝盖不好，痛得厉害，走几步都艰难，老伴又不在，谁照顾我？而且身子不好，这些年，糖尿病、高血压，再加上动过一次心脏手术，结果呢，回乡计划一拖再拖。但如今，是豁出去了，棺材进一半，再不走，等人抬么？”

“这次回乡，没人陪你吗？”

“儿子、媳妇，还有女儿都在忙。”

“也许，我可以陪你走走，一路照顾你。”



“太感谢你了，年轻人，你会有出息的。”

广播终于传来“登机”的呼唤……

一老一少的谈话暂时中断了。

老人家看着张泽，真的仿佛看到年轻的自己，憨厚、踏实、吃得起苦。也许，登机后可以再聊聊吧。他想提醒他，“异乡梦寒，请君自重。”

他们跟随着都“苏醒”的搭客，拖着行李涌向登机闸口。

他们登上的，是 MH370 班机……。



丁萍，是她的名字

丁 云

■ 作者简介

丁云（1952-），原名陈春安，祖籍福建安溪，生于马来西亚雪兰莪州巴生。1988年南下新加坡，现为新加坡永久居民。曾在新加坡电视台担任编剧、编审，目前全职写作。1974年开始文学创作，擅写短篇小说、微型小说、散文和评论。1982年以小说《围乡》获马来西亚作协／通报小说奖冠军；1995年以小说《走出孤岛》获新加坡金笔奖；2006年以《赤道惊蜥》获马来西亚双福长篇小说奖优秀奖；2008年以短篇小说《最后的义顺村》获选为新加坡国家图书馆主办“读吧，新加坡！”作品之一，并被翻译成英文、马来文和淡米尔文，结集出版；2009年以短篇小说《最后的 THAI SONG》和《盲坑》获第一届海鸥文学奖；作品也被收录在《马华当代文学选》、《新华文学大系》。2006年受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之邀访问日本，并在东京、大阪、仙台、函馆主讲文学课题。已出版的著作有：短篇小说集《看山岁月》、《最



后的义顺村》、《迷途的黑鲸》和《丁云短篇》；中篇小说《无望的都市》和《鲸祸》（儿童科幻）；长篇小说《赤道惊蜥》；福音短篇集《男孩不哭》和《苦水变甜》；散文集《樱花路》等。

老袁从南洋过来。到了上海下了飞机，转而“打的”往四川那方向去。走走停停，辗辗转转来到了东阳这小镇，按着地址寻寻觅觅，一间一间叩门询问，鞋底沾满了秋雨后的泥泞，和乡路上的鸡、鸭、牛粪便，几乎累垮了，他终于来到了那间爬满青藤的乡屋前。他带着颤抖的心拍门，应门的是位满脸风霜的妇人，问起丁萍这个人，老妇愣了一下，说：“丁萍么？她……她过世了……”

仿佛跋涉万水千山，终于在悬崖边一脚踩空。

噢，怎么会这样子啊……

老袁驾着那辆运载红砖、泥沙的巨型罗厘轰轰烈烈来到警察局。

老袁气急败坏冲到拘留室，终于见着丁萍。她一脸疲惫憔悴，惹人怜爱地抹着眼泪。肃娼组的警员劈头劈脸就用马来语训诫她一顿：“你知道她犯了什么罪吗？卖淫啊！我告诉你，我见多了这些来淘金的女子，要关起她们的话，监狱都人满为患了。有个办法就是即抓即遣送她们出境，问题是，谁来帮她们出机票？政府么？……什么，你愿意帮她出机票？你是她什么人？亲戚？朋友？都不是……什么？嫖客？好吧好吧，我不管你们是什么关系，赶快去柜台办理手续吧，免得我改变注意。”

丁萍被押送到机场。老袁跟随，塞给她一些钱，依依不舍送别。

“最近抓得厉害，你不要再来了，我会过去找你的。”

老袁早年丧偶，父兼母职，靠着驾驶罗厘，也兼做点建筑材料买卖，克勤克俭把三个子女都抚养长大，现在孩子们都成家立室，他也升任当了“阿公”，含饴弄孙了！退休后越来越感到孤寂，偶尔被同行拉去“乐龄 PUB”，而邂逅了陪酒女郎丁萍。

——临老入花丛。

——为老不尊……

什么恶评都套上了！但他一点都不在乎。

他别了那住在爬满青藤乡屋的老妇人，继续沿着山区的泥泞小径走。眼前荒草萋萋，蔓藤横陈，简直看不到路了。秋雨洒过一阵，停了一阵又临。雨，把整个山岗抹上一份绿意怏然。他小时候，怕脏，每逢雨季出门，总爱耍性子，缠着他的童养媳背他走，脚下不沾一丝污泥。他趴在她背上，舒舒服服地晃荡着，嗅到她少女的体香，夹杂着廉价水粉和香皂的芬芳。他稚气地亲吻她的白白嫩嫩的脖子，她总是娇呼：“不要，好痒……”

她的名字叫丁萍。

他们在候机室，都默然无语。

她突然没头没脑问老袁：“你……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老袁怔住了，一时间难以回答。她叫丁萍，他幼年在家乡的童养媳也叫丁萍。也几乎有同样的体香，同样笑起来有弯弯的眉毛——也同样命苦。但老袁深深牢牢记得，他七岁那年跟随舅父下南洋，然后是战祸、骚乱、水灾、旱灾；再后来是入籍这个南洋国家成为公民，但国家怕公民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熏陶”，立下严酷条例，不轻易批准国民北上神州！从此，他没能再回到故乡，从此，他滞留在南洋，娶妻生子，他忘了自己对她的承诺：“阿萍姐，我一定会回来娶你的……”

攀上山岗，眼前一片郁郁苍苍。

他终于站在那座被荒草葛藤、青苔遮盖的坟墓前。

他蹲了下来，拔除了坟头的野草，拔着拔着，手被野草割伤了，淌流着血。他没感到疼痛，揪心地、一鼓作气把坟头清理干净，渐渐显现那碑文，他抹去青苔，清楚见到碑文刻写着：“孤女丁萍之墓”。在机场，她突然没头没脑问老袁：“你……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两位名字都叫着丁萍的女子的面容，交替、交叠、交织在他脑海，难分彼此。

老袁双腿一软跪下，再难抑制自己，让涕泪交流。





18 岁老妇

丁 云

■ 作者简介

丁云（1952-），原名陈春安，祖籍福建安溪，生于马来西亚雪兰莪州巴生。1988年南下新加坡，现为新加坡永久居民。曾在新加坡电视台担任编剧、编审，目前全职写作。1974年开始文学创作，擅写短篇小说、微型小说、散文和评论。1982年以小说《围乡》获马来西亚作协／通报小说奖冠军；1995年以小说《走出孤岛》获新加坡金笔奖；2006年以《赤道惊蜥》获马来西亚双福长篇小说奖优秀奖；2008年以短篇小说《最后的义顺村》获选为新加坡国家图书馆主办“读吧，新加坡！”作品之一，并被翻译成英文、马来文和淡米尔文，结集出版；2009年以短篇小说《最后的 THAI SONG》和《盲坑》获第一届海鸥文学奖；作品也被收录在《马华当代文学选》、《新华文学大系》。2006年受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之邀访问日本，并在东京、大阪、仙台、函馆主讲文学课题。已出版的著作有：短篇小说集《看山岁月》、《最

后的义顺村》、《迷途的黑鲸》和《丁云短篇》；中篇小说《无望的都市》和《鲸祸》（儿童科幻）；长篇小说《赤道惊蜇》；福音短篇集《男孩不哭》和《苦水变甜》；散文集《樱花路》等。

她今年70岁了，别人都唤她阿菊。

阿菊住在板桥医院三号病房，是需要长期治疗的精神病人。最近医药费起价，公众质疑起价的合理性，院方受不了社会舆论的压力，披露了长期住院病人的比率，竟然占50巴仙！导致成本增加，年年亏损。许多问题都曝光了，记者来采访，阿菊无端端出了名。她50年没梳洗了，头发像乱草一般，也没修剪，太长的，就随便绑一个辫子！脸上更是老人斑密布。听说要上镜头，含羞答答，跟护士小姐索取镜子，说怕拍丑了会让人笑。

护士小姐问：“还有人会认得你吗？”

阿菊怔忡、茫然、怅惘了一会，还有人认得她吗？

准备了拍摄，记者问：“您叫什么名字？”

阿菊答：“我……我叫作阿菊……”

记者问：“请问，您今年几岁了？”

阿菊答：“我……喔，我……我今年？18岁了。”

在医院住了将近50年了，无论是医生、护士、扫地工人、来探望她的义工，问她的年龄。阿菊的回答永远是：“我今年18岁。”阿菊的身世渐成谜。反正呆在板桥医院精神病科这里，谁也懒得去追究她的过去，就当作收留了一个孤苦无依的可怜老妇人吧！

在荣获板桥医院“住最久”的病人之后，记者才好奇，追查起阿菊的身世。她是被亲人所遗弃？还是没有亲人的“红头巾”？妈姐？之前住那里？终于在记者锲而不舍的查访下，从她的邻居、医生、护士哪儿勾勒出阿菊一鳞片爪的故事——原来阿菊来自有



名望的家族，在日治时期，阿菊 14 岁那年，曾经惨遭日军强暴！根据精神医生的分析：“她可能受此巨大的创伤，产生局部性失忆，正所谓记忆的断层，所以，她只能记得被强暴前的事情。”可是，她为什么逢人说自己只有 18 岁呢？而不是 14 岁？

记者再追查，发觉原来阿菊被强暴后，怀了日军的孽种。父亲强迫她把胎儿堕掉，她仍然没有倒下去。但在 18 岁那年，父亲举家移居回祖国，却残忍地遗弃了她！因为她始终是家里的耻辱！阿菊的创伤，原来是亲人对她的羞辱和遗弃！她拒绝接受这残酷的事实，所以她选择“遗忘”，局部失忆，而至精神崩溃！

所以，她的记忆永远停留在 18 岁。



从梦游者到寻梦人

黄明恭

■ 作者简介

黄明恭(1964-), 笔名廷江、田宁。祖籍福建安溪, 生于新加坡。毕业于南洋初级学院, 1988 年和 1994 年先后考获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学士和心理学硕士学位, 1997 年成为新加坡医学专科学院院士。曾在伦敦的莫斯里医院研习精神病学。曾任新加坡睡眠协会主席, 现任新加坡中央医院心理医学主任兼高级顾问医生、美国杜克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研究生院兼任副教授、乐家心会主席、新加坡疼痛协会理事会成员。1993 年参加第六届金狮奖文艺创作比赛并进入两组的三甲之列, 以六十篇短文组成的《浮光掠影》获散文组佳作奖, 以组诗《我还在梦的斜坡上奔跑》获诗歌组佳作奖。1995 年以短篇小说《光海迷航》获第一届金笔奖文艺创作比赛华文小说组第二名。著有学术论著 Till The Break of Day: A History of Mental Health Services in Singapore, 1841-1993 (NUS Press Singapore, 2001)。



他说爸爸有了小三，父母离异后，他好担心母亲会想不开，夜深入静的时候，最怕听到她的房里传来的流行歌曲，她偏偏喜欢听那几首：《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囚鸟》、《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和《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他好担心母亲会再一次用小刀割伤自己。他害怕看到满地的碎玻璃和一些变黑的血液，像是看见了一起车祸留下的痕迹，不知道伤者伤得有多严重，更不知道残局从何收拾起。血是咸的，泪也是。

“天底下为什么要有这么多伤感的歌？不是越听越难过，更加不能自拔吗？这些歌手像嫠妇在哀号。”他不解地问我。他的发丝微乱，衣领微掀，脱去了一副太阳眼镜，显示出原来大大的眼睛，像探视器似的在我脸上扫来扫去。我的目光急于伸展进所有幽深的地方，譬如他波涛深邃的内心世界。

我心照不宣地保持沉默，只给他一个会心的微笑。有些问题根本不需要回答，也无从说起。有些难题不是我所能解决的，也不是我想干涉的。一直以为他长大了，也许是身高造成的误会。希望沉默不会震得他的心开始散乱。

轻舟已过万重山，我遂进入治疗的核心。每一次的倾诉，都是交心的时候，殚精竭虑毫无保留。他说，他开始梦游了，睡了几个小时就会醒来，走到妈妈的房里看一看，摸一摸，简直把她给吓坏了。我可以想象，梦游时的他就像不系之舟，漂游在母亲的房里，荡漾起粼粼波光一片，一心寻找导航的渔火与灯塔。在深夜里人最接近本真，不懂掩饰、说谎或躲藏。

她要我看他的病，他却要我看她的病。她害怕独处时内心的沉重与惧恐，因为每一次的回首都会让她黯然神伤、泪流满面。因夫妻长久隔阂而琵琶别抱。我仿佛看到那被眼泪浸透的衣服，被鲜血染红的双手，她的玻璃心撞碎一地，她的眼睛犹有一丝红润。他用手按住她的伤口，血从指缝间崩裂如五瓣红花。我知道，只要她的情绪稳定了，他的梦游也会跟着好转过来，解铃还需系

铃人嘛，我将她转介给我的同事治疗。人真的都在为别人而活着所以才存在吗？

我一直很担心这一连串不愉快的经历，对他的心灵会不会造成什么负面的影响，会不会让他对男女持久关系甚至婚姻失去憧憬、兴趣与信心。有一天，他牵着女友的手前来看我，我看到笑容重新回到了他的脸上，天底下最兴奋的人就是我了。我衷心地祝福他们。

再后来，他获得了奖学金，可以出国深造了，他的眼神闪烁着期盼和兴奋的光芒。

“那你想修读什么课程？”我好高兴，他很快就会扩大心灵的版图，世界观也会不一样，看世界的方式和态度也不一样。

“心理学。”

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一去不知多久，再见不知何年。望着他渐渐远去的背影，我才惊惶地发现自己很多事情都还没有问清楚。譬如他选择读心理学，是想要了解自己还是想帮助他妈妈？难道他要去美国寻梦了，可还背着原生家庭赋予他的又沉重又荒谬的包袱？就算我问了，他回答得了吗？此刻我又能为他做些什么？他想得到的是我对他人生理理想的认同，我要学会控制住自己日渐严重的拦路癖。我高兴的是，他并没有在烙上家庭印记的框架内，为自己的人生划定界限。我始终相信，无论任何境遇，一个人永远可以选择。

认同是一种心理过程，从梦游者过渡到寻梦人，这一段路程，他走得好孤单，好辛苦。我面对的是他瘦削的背影，他面对的是另外一个世界，一场对自我的逃离。逃亡的目的是为了他日回归，而且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威风凛凛地凯旋。我一直希望他永远是阳光男孩，就像那一次，他牵着女友的手来看我，他脸上的微笑是那么地灿烂，兴奋之色可掬，我忘不了。他眼里的光让我联想起一大串流转着光泽的葡萄。



仅凭一些碎片式的观感，并不足以认识一个复杂的人，我并不敢说自己对他的一生有了深刻的了解。但愿过去只是一个阴影，被时光的河流所冲散，在消散之后呈现出真相，暂时的人生境遇，并不能限制一个人的未来。目送，是我给予他的最有力的支撑与认可。

他寄给我的第一张明信片是以灯塔做背景的，他幽默地写道：“老师，当今有人造卫星导航了。”原来他一直记得，我用在他身上的不系之舟的比喻。他不会像梦游一样下意识地来到我的诊所了。认同是双向的，他要做一个“发光体”，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在他的脸上，我看到无所顾忌的狂放，一份放下重负之后的轻松。



作于 2015 年

黄昏送癌症病人回家

黄明恭

■ 作者简介

黄明恭(1964-), 笔名廷江、田宁。祖籍福建安溪, 生于新加坡。毕业于南洋初级学院, 1988年和1994年先后考获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学士和心理学硕士学位, 1997年成为新加坡医学专科学院院士。曾在伦敦的莫斯里医院研习精神病学。曾任新加坡睡眠协会主席, 现任新加坡中央医院心理医学主任兼高级顾问医生、美国杜克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研究生院兼任副教授、乐家心会主席、新加坡疼痛协会理事会成员。1993年参加第六届金狮奖文艺创作比赛并进入两组的三甲之列, 以六十篇短文组成的《浮光掠影》获散文组佳作奖, 以组诗《我还在梦的斜坡上奔跑》获诗歌组佳作奖。1995年以短篇小说《光海迷航》获第一届金笔奖文艺创作比赛华文小说组第二名。著有学术论著 *Till The Break of Day: A History of Mental Health Services in Singapore, 1841-1993* (NUS Press Singapore, 2001)。



搀扶着他走进阴暗的通道，一路上巧避他忍不住呕出的午餐。他刚注射完这一季的抗癌药物。

“你保证不痛吗？”他睁大空洞的眼睛，试着透视我手上的针与点滴。

“痛？怎会呢。”我暗自纳闷：这大把年纪了，更何况这不是他的第一遭。他手背上瘦出的静脉明摆着硬化的迹象。

“会痊愈吗？”他性急的问。

“会好的。”我嗫嚅的回答，急于避开他犀利的目光。我赶紧摸摸鼻子，幸亏它没长高或变形。他的胸部黑肿，委实承受不住太多的事实。

“胸口有什么包袱压着，那么沉重，仿佛就是整个地球的重量。”他哭诉。照明板上的X光照片说：你得的是末期的肺癌，肺部水肿积血。昨夜他暂时死去，值班的医生护士轮流压他的胸，给他进行心肺急救，心脏按摩，电击刺激。他们不肯让他不告而别。

“觉得痛，那就证明你尚且活着。”拙于词令的我找不到更贴切的安慰的话。

“是吗？”他的语音转低，目光去向远方。我说错了话了。

“你听过死人喊痛吗？”我气自己的木讷与无能，可一搭了腔，就更浮躁迷茫了，毕竟我们的关系不寻常：他是我最喜欢的病人。

“我宁愿死。”他将拓向远方的目光收回，脸上没有犹豫的颜色。他倦怠了，倦于冗长的睡短暂的醒，倦于掩饰心中的创痕。

一个癌症末期病人的心路历程有规律可循。“否认→愤怒→妥协→沮丧→接受”，教科书如是概括。可此刻的他究竟蹉跎到哪一个地道，停泊在哪一个伤心的小站？我赶得及为他释出心中久藏的温暖，给他生命的尊严定位吗？

哀伤，是长久刻意压抑，还是不小心忘掉。哀伤，以细胞分裂的方式遽然占领整个心房。哀伤，催动死亡本能，在无人察觉的速度中。



“这里像是来过。”他意识模糊，外界的事物不易看得真切。长长的思维被蔓延的恶性细胞困住。无论如何，这一回得让他走完全程。久违的亲人在通道的尽头等他；他终须相信这就是他期待已久的家庭团圆。

一只被掏空了的黑口袋在尽头罩着，不善等待。风好大，我竖起领子，畏痛的他不知是否也怕冷。一只乌鸦掠过，冷哇，它喊。隧道散发着晦气，没有想象中的温暖。后悔没给他穿上厚一点的披风。

一朵笑靥在他孤寂的脸上即将绽破。他将眼睑缓缓垂下，断然拒绝一切讯号，脸上呈现一片祥和。他的血色淡了，微笑冻僵了，再也感觉不到我的抚触，意识不到他的血液在我体内哗哗地奔滚循环。

地道吃掉他半边的脸。人间灯光越来越渺，他的睫荫密得好深。他已抵达一个不许回头的地方，捏紧我的手松开了。

我坐在地道里哭泣，要将整个肺哭出来，偿还给他，让他畅快的呼吸，猛烈地嗅这空气。……

夜色不断合拢，护送我回隧道的起端。葡萄糖水从吊架上滴落，恍惚的滴答、滴答。水滴如是乖巧听话，不急不徐，守着秩序，不敢换位。我趴在床前，对着一具冰冷的爸爸叫喊。他咯出的瘀血溅红被单，忍心灼伤我，他遗留人间的一脉香火。

这世界，他带我来，我送他离开。那血色默默燃烧成他生命里最后的黄昏。

我疯狂地吻他虚弱的额头，再也不能自己，再也不是自己。

作于 1994 年



吻别孩子，吻别马尼拉

黄孟文

■ 作者简介

(1937-)，笔名孟毅，祖籍广东梅县，生于马来西亚吡叻州，现为新加坡公民。南洋大学文学士、新加坡大学荣誉文学士和文学硕士、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哲学博士。著有短篇小说集《再见惠兰的时候》和《昨日的闪现》（英文版和菲律宾文版）；短篇与微型小说合集《学府夏冬》和《安乐窝》；微型小说集《黄孟文微型小说》、《黄孟文微型小说选评》和《黄孟文微型小说自选集》；综合文集《黄孟文文集》；评论集《新马文艺论丛》、《新华文学评论集》、《微型小说微型论》和《新华文学·世华文学》等。曾获新加坡书籍奖、新加坡文化奖、东南亚文学奖、世华微型小说终身成就奖、小小说创作终身成就奖、南洋文学奖等奖项。曾任新加坡作家协会会长20年。2002年与徐迺翔联合主编《新加坡华文文学史初稿》。

之一

她教课到一半，忽然有一位同事来叫她去接一个紧急电话。是医院打来的。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你家菲律宾女佣抱着孩子跳楼了！”她耳朵“嗡”的一声，吓得差一点晕了过去。“菲佣当场惨死，孩子受重伤，目前在大巴窑医院急救。”

之二

坐在车内，她急得像一头在喷着岩浆的火山边缘寻觅方向的母狮。厚黑嘴唇因气愤过度而不断地抽搐着。一佛出世，二佛涅槃。反复又反复地詈骂菲佣：狠辣卑鄙，没有人性、比五步蛇的唾液还要毒百倍。要自杀自己去跳楼好了，为什么要把我的儿子也拖着去送死？早上自己只不过责怪了她几句，难道就要这么恶毒地报复？你自己命贱不值钱，要进地狱为什么不独自去？我的儿子可是宝贝啊。可怜他才三岁。Boy boy……希望他吉人天相。我愿意变卖一切来救活他。这个死安娜，整天都要我来催促她做已规定的工作：准备三餐、洗衣、熨衣、抹地、孩子午睡时到楼下去买面包鸡蛋或罐头食品、下午洗车、晚上送孩子去语文学院学英文……总是想偷懒。今早，咖啡还没有泡，就坐在床边看她女儿的照片。一边看一边垂泪。说女儿病了，要找娘。也是三岁。可怜。妈在国外讨生活。喝…喝…真是岂有此理，生病就生病，千里迢迢干流泪有个屁用？把工作也停下来。作为她的波士，难道我责骂她有错么？就要害死我的儿子？还称得上是人吗？还是大学生呢！这样害人害己，连鬼都不肯饶过她。难怪她一跌下地就去见阎王。我的宝贝啊可千万没事。老天爷啊请加倍保佑他。Boy Boy……无辜被人拉去要闯枉死城。她一边骂一边切齿咬牙。

之三

Boy boy 在急救室。医生不准任何人入内探视。她被催促着回家，警方人员要来查看。电视机还在播放着卡通片。一个系着长线的气球在天花板上浮动着。另一个气球已爆裂，破胶皮冤屈地卷缩在地板上一角。厨房后边有几根挂满衣服的竹竿伸向阳光。





一个红色气球系在窗边，非常耀眼。这些气球是昨晚从宴会上带回来的。窗内歪歪斜斜摆着一张椅子。安娜就从这儿挟持着儿子爬上去跳楼的么？警察一直伸头向外张望。带着手套东量量西量量，脸色沉重。时而发出几个问题，不断作记录。安娜床头仍然立着那个镶着小女孩照片的镜框。这张照片令人恨之入骨，因为就是它间接害得儿子坠楼的啊。她拿起小镜框，用力掷向地板。钦铃亢朗，碎了。照片后面写着几个英文字：吻别孩子！吻别马尼拉！这是一个预兆？警察狠狠瞪了她一眼，严厉地说在罪案调查期间，不可以捣毁屋内的任何物件。他们仔细包起这张照片，带回警署。

之四

医院传来大喜讯：男孩已经脱离危险期。左手骨折断了。身上的一些皮外伤无大碍。后脑验明没有严重受损。大略再多一个星期就可以出院了。她比中了大彩头奖还要高兴，急忙再奔驰去大巴窑探视儿子。验尸庭的诊断报告公布了。警方经过了多方面的追踪与问话之后，综合调查结果也终于在许多人的期望中发表了：菲佣的后脑与背部因猛撞地面而碎烂。男孩是在坠地后才从女佣的胸腹间松脱，被抛出数尺之外。最初女佣是在下楼购物返回家时惊见孩子爬高取气球，急忙爬上窗口救援，不慎二人同时坠落。菲佣用自己的身躯护住男孩……

(1996年8月)

注1：本篇被选入《微型小说三百篇》（李春林郑允钦主编，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9年）

注2：本篇被选入《世界微型小说经典》（亚洲卷）（郑允钦主编，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3年）

注3：参看新加坡“劲”网络“新加坡写作人”：<http://chinese.mystarhub.cbn.com.sg>

注4：参看新加坡翰林读书会网络《美文共赏》http://cn.geocities.com/hanlin_2003

英雄迟暮

柯奕彪

■ 作者简介

柯奕彪（1972-），祖籍福建惠安，生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文学士、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硕士。曾任新加坡教育部课程规划与发展署华文课程规划员，现为光华学校华文部主任。著有散文集《四书——四人札记》（合著）；短篇小说集《真相》；儿童作品集《柯老师童年小品》。合编《跨世纪微型小说选》、《城市的记忆：新华文学散文选》和《乐在绘本中：南洋小学绘本教学设计》。1998年获新加坡同安文学奖（短篇小说），1995年、1997年和1999年获首三届全国教师征文奖。曾任《新华文学》主编、《锡山文艺》编辑、南洋理工大学文坛新秀培养计划导师，现为新加坡作家协会受邀理事、新加坡教育部刊物《华文老师》编委。



他沿着海滩踽踽独行，从30号的烧烤亭走到84号。他想远离夕阳下的一批批弄潮儿，也不想看到一大班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忘我玩乐的热闹场面，因为他相信，这样的欢乐已离他越来越远，甚至已不可能再拥有……

海，在西边苍穹中穿透云雾射出的集橙紫红三色的晚霞的映照下，愈见迷人，像一个清秀可人而又害羞的少女，接触越多，越发现她隐隐散发出的那股吸引力。

他站在石岸上眺望着海，视线触及正值退潮的海滩，干枯的树根遍布，远处有几只鸟在觅食。他蹲了下来，然后索性坐在石岸上。

从来都没有到海边仔细观看过日落的他，今天竟然觉得日落似乎比日出还美丽。他突然希望能够溶入这样的暮色，不去面对现实的残酷。

人一到晚年，都不免回想起当年的光辉事迹——深深烙印在脑海中的事迹。

他是一名保安人员，已在这行做了38年。年轻时的他动作敏捷，身手遒劲，忠于职守，甚获好评。有一回在一家珠宝店任职，该店刚开门准备做生意，不料竟有3个蒙面人冲了进来，一个举枪喝令所有人蹲在一个角落，双手放在头上；另两人则用利斧打碎玻璃，将珠宝扫入麻袋内。冷静的他看准机会，毫不犹豫冲上前打倒握枪者，夺过他的手枪，迅速制服了其他两个劫匪。他的胆色在当时便受到肯定。

又有一回，他在一家百货公司值班。事逢圣诞前夕，顾客如云。他和几个同事本能地提高警惕。本来是风平浪静的，怎知晚上10点多时，有一批少年在运动用品的部门吵了起来，满口的福建粗话，旁若无人。他见了正想上前警告他们停止纠纷时，突闻一声惨叫，那些流氓阿飞已顺手操起身旁的运动用品，打了起来！其他保安人员立刻赶来制止这场打斗！混乱中他果断地抽出腰际的短棍，狠狠扫中一个相信是“老大”的膝盖，痛得他倒地呼叫。其他人见状，动作顿时慢了下来，保安人员便趁机将他们制服。



还有一次，一个清洁工人将两瓶名酒放进破箱子内，像平时工作那样将垃圾堆放在百货公司的另一出口处，待无人时再找出破箱子取回名酒。这一切都逃不过他秃鹰一般的锐眼。他毫不犹豫冲上前拦住她，当场人赃并获。

他每次看准目标后便毫不犹豫冲上前，因为他相信自己的判断，尤其是防窃，只要发现可疑人物，他都会上前查问。

今天发生了一件事，使他的自尊心受损，信心大挫。也使他以往的荣耀变得一文不值！

事关昨晚超级市场有12盒燕窝被窃，损失约500元。前几天亦有3箱护膏剂莫名其妙失踪，保安人员都被叫去告诫了一番。本来事情理应了结，不料那个自以为是的年轻保安人员却私底下叫一个促销员醒目点，照顾自己摆在靠近出口处的货品，别依赖保安人员，说这里除了他，其他几个老保安人员都是没用的。他们没有发现，他就站在他们身后的柜台旁，清楚听见他们说的每一句话。

当初被调到这家超级市场时，他就感觉到这个年轻人不把他放在眼里。如今更明目张胆“唱衰”他。这口气他怎么都咽不下！

暮色依然苍茫，他深深吸了一口气，起身准备回家。突然听到不远处有人喊打劫！然后他看到一名男子逃命似的向他跑来！

他再一次毫不犹豫地冲上前……

翌日，报章新闻报道：拦匪不遂，保安人员刀下死，享年64。



横巷

罗燕平

■ 作者简介

罗燕平(1949-1975)，原名罗燕萍，笔名有曾疾、小彬、少宾、疾风、容风、万里晴、努尔等，新加坡公民。中学毕业后，当过《民报》记者、工厂女工、建筑扎铁工人等。1975年五月二日死于工地意外。中学时期开始写作，作品散见于报章副刊和文学杂志。1977年好友编辑出版她的作品集《直面惨淡的人生》以资纪念。

入夜，街道灯光明亮。明亮的灯光也许更照见了都市的苍白，然而忙碌的人们无暇顾及。搭起帆蓬，钉口小钉子挂上“跳楼货大平卖”“一元三件”的硬纸皮。“小虾头，快点！添火水把灯打亮，再迟又要眼巴巴看隔壁档收摊啦。”

人潮和吵声令小虾头感到格外疲倦，眼花头昏。耐不住了，



像那盏火水灯一样，两颗晶亮亮的眸子开始无神，逐渐消失了光影，进入半明半灭状态。可是机灵的小虾头心里明白，千万瞌睡不得！只要眼皮一坠小脑袋一晃，身体立刻往后栽，掉进沟渠里。不然嘛，四个指背节骨重重狠狠的“咯”一声——哎哟！吃“橄榄子”倒霉透，吃了“橄榄子”明天测验准拿大鸭蛋。

小虾头无计可施，只好偷偷的蹑手踢脚，把身子一溜一转，一个箭步拐过弯，来到横巷。

横巷幽漆漆，仿佛来到另一个世界，虽然小虾头只须那么蹑几蹑、窜几窜。他深深的吸气，挺起小胸膛——唔，蛮好，没刚才那股焖闷气。还有那阴凉的风，打赤膊的小虾头觉得爽快，脑筋清醒多了，两颗晶亮亮的眸子在黑暗中搜索。他踢着一个空牛奶罐，掉在垃圾堆小丘，堆在阴沟两旁，如果是白天，小虾头绝不错过检条木板什么的，翻它个杳杳乱，看看会给卖破烂货的聋伯找到什么“奇宝”：譬如几本完完整整的原页“红毛书”，沾了污迹不打紧，破损的话转卖给包“卡占”（马来熟豆）的印度老头也行。要不然，两条铁丝亦太有用处，上回找到一条替聋伯扎紧“老爷货车”的一边推柄，可是另一边总找不着同样粗细适合的铁丝，直到现在，捆上的旧铁丝又告松绑了，非寻着两根以备更换不可。

对于垃圾，小虾头的知觉非常敏锐，他有丰富的知识，三个牛奶罐过去卖得一分钱，如今可没有这种行情，五个一分夹着卖给收买破烂铜铁的“加兰古里”还是摇头哩。锈铁一斤，嘿别说了，谁知明天值多少？说不定那个臭脾气的“加兰古里”又粗起难听的嗓子：柴米油盐酱醋茶，统统起价了，你这什么东西，值个屁！值个屁？咱们仍旧要做这样的买卖呀！

迎面扑来一条大黑影子，踉踉跄跄，是醉汉。他忽然大嚷大喊，噢，原来要呕吐，喉咙里咕咕噜噜，喷出的气味真难闻。他能吐出什么？小虾头对这种气味也很熟悉，爸爸口袋没钱家里没米的时候正是这个样子。又唱又闹跌跌撞撞的回来，满脸鲜血，是因为醉酒吃霸王饭给人打呢还是跌伤？没有人敢说。啤酒瓶拿在手



上直抖，到最后倒地的一刻才摔破，如果不醉，爸爸当知道那是三分钱一个。

想起爸爸，小虾头心里一震。爸爸动不动就打他耳光，骂他不争气，不好好读书，“你妈死得早，你这没娘管教的野孩子！”爸爸真不讲理，跟学校老师一样，还没改我的作业先打手心，簿子脏扣分！罚站！这样读法有什么兴趣？逃学！反正爸爸不知道。不过昨晚收摊时又有两名阿哥头来领“看头镗”，爸爸今天的脸色比乌鸦还黑。方才催他打火水灯，不断喃喃地说：快，快，今晚早点走，莫要再碰上瘟神。啊！爸爸倘发现我“失踪”，四处找不着必定急躁生气，回头吃热辣辣的耳光可不妙。赶快回去吧，明儿下午放学后再来。



刊于一九七一年六月四日

笼子里的心

林 高

■ 作者简介

林高（1949-），原名林汉精，祖籍广东揭阳，生于新加坡。国立台湾大学文学士、华中师范大学文学硕士。曾任职于新加坡教育部课程发展署，任教于多所初级学院。著有散文集《不照镜子的人》、《往山中走去》、《被追逐的滋味》和《林高散文卷》；微型小说集《猫的命运》和《笼子里的心》；短篇与微型小说合集《数字拼合人生》；散文与小说合集《林高文集》；文学评论集《倚窗阅读》等。曾任新加坡作家协会副会长，现为世界微型小说研究会（新加坡分会）理事。曾主编《微型小说季刊》、《萤火虫》、《百灵鸟》和《新加坡微型小说精品》。曾召集年轻作者创办《后来》四月刊。多年来积极参与教育部等举办的“驻校作家计划”。



自从发生那件事后，我的心好乱，好像在深夜里迷了路，越是紧张，东奔西撞，越是找不到路，心里越乱。

可是，我必须找到一条路，那件事所给予的启示，正是摆脱，摆脱那种企图牢牢地，控制我们的东西——笼子。

对，我看见笼子，我们都生活在笼子里。

要不，很好的一个青年会吊死在屋里？

报上说，羞愧之心逼他走上绝路，因为父母呕心沥血栽培他，他竟考不上荣誉班。好事者又重提过去他在宿舍和女友“鬼混”结果给舍监撞见的桃血新闻而断定考不上与女色是一码事……

白纸打上铅字，真是可怕，漆黑的字一经组合就有反噬的欲念，经嘴巴一吹就如狼似虎，一口一口地咬起人来。

对。我看见笼子。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关在大大的笼子里的鸟，仿佛也有自由。

然而，最后，他干脆吊死自己。

事情就这么简单吗？我开着电灯想。我在路上边走边观察行人的动静边想。我吃饭的时候想。我如厕的时候想。我睡觉的时候想。

那天夜里，我在蜿蜒的山路上追什么，看看就追上去了；身上负荷的重量却越来越重，重到提不起脚，喊不出声。碰！我跌倒了。一块石头狠狠地压着我。我使劲推，推不开。我喘不过气来了，身体不断扭曲。

我不觉得我在做梦。偏偏一连几天我都在夜里给那块石头狠狠地压住，睡不着觉，陷下去的眼睛里没有神。

妻受不了，劝我去看心理医生。“你灵魂出窍似的，迟早人家当你是疯子。”她说。

疯子又怎样？大家都在笼子里，心理医生不也在笼子里。疯子没有笼子！

妻抗议了：“你这样语无伦次，出去准丢脸。拜托！我得活

下去——到社会上活下去。”

妻看我不吭声，沉住气又说：“别胡思乱想，不就活下去了。”

但是，很好的一个青年吊死在屋里就由他去了？

你，别以为你可以舒舒适适地躲家里享福过太平日子；

你，别以为你可以风风光光地站在台上发号施令喜形于色；

你，别似为你可以逍逍遥遥地踏上旅途忘情于山水之间。

那个笼子巨大无比，罩住每一个人。

一晚，那个青年直挺挺来到床前，我一跃而起。他说：“我逃出了笼子，哪里知道，到了西天，西天也有笼子。”泪簌簌下。

惊醒过来，我流一身冷汗。



25.11.93 《联合早·文艺城》





血胎

林 锦

■ 作者简介

原名林文锦，祖籍福建安溪，生于1948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硕士，现任新加坡考试与评鉴局母语部主任。曾担任新加坡作家协会理事和受邀理事多年，现为锡山文艺中心理事。著有散文集《鸡蛋花下》和儿童文集《电话风波》，微型小说集包括《我不要胜利》及《春是用眼睛看的》等。

一间茅屋。
一棵榕树。
一口水井。
一丛绿竹。

你去找这个地方。爹说。

那年我十六岁，在码头当苦力。
我找了很多年，找不到。

茅屋一间，坐北面南。
屋后，榕树一棵，蓊蓊郁郁。
屋侧，井一口，清澈见底。
井旁，竹一丛，婆娑着各种各样的绿。
黎明，晨曦，男打水，女洗衣，清静。
晌午，烈日，男生火，女做饭，平和。
黄昏，斜阳，男翻土，女播种，温馨。
月夜，清辉，男观月，女看星，安宁。

你去找这个地方，娘说。
那年我二十五岁，在杂货店当助手。
我找了很多年，找不到。

一间屋，已倒。
一棵树，已枯。
一口井，已废。
一丛竹，已衰。

你去找这个地方。他说。
那年我三十八岁。在土地局当伙计。
我终于找到了。

九百九十九年地契，九百九十九年豁免产品税。
盖工厂，生产毒气，销售世界各地。
给你们制造五百个就业机会。
地价方面？
投资几千万，替你们发展这块烂地，还要钱？
我得问地主。



上回去，废墟一个，怎会有人？

我决定再走一趟。

是一个老妪。比太平洋战争还老。

身长，腿短，头大，肩小，眼大无神，齿黄唇紫。

不能卖！

为什么？

一个少妇坐在井旁洗衣噼噼啪啪的声响还来不及转头看已经被冲上来的鬼子剥光衣服按在地上轮流骑上去发出凄厉的叫声惊动一公里外种田的丈夫抓了锄头奔回家眼看妻子被刺刀从私处到双乳之间切开肚里的胎儿滚了出来锄头被击落七七四十九把刺刀插在身上还死抓住鬼子不放被砍断的双手在地上爬出一条血路抱住血流成河泪流成川的妻子高挂在榕树上的头颅眼睁睁地看着妻子被丢进井里鬼子扬长而去胎儿突然哇哇啼哭躲在竹丛里发抖冒着生命危险把背部吃了一刀的胎儿抱进屋里的那个人就是我

报告局长：

不能接受山下官木的要求！

只允许无条件投资！

盈利归屋！归树！归井！归竹！

（我马上被革职。理由是：背上有一道很长的伤痕。）

我向爹娘磕了个头。

再穷，今生今世，我一定要找到这个地方。

一间回不了家的屋。

一棵挂着头颅的树。

一口冻着尸骨的井。

一丛见证血债的竹。

也是英雄

林 锦

■ 作者简介

原名林文锦，祖籍福建安溪，生于1948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硕士，现任新加坡考试与评鉴局母语部主任。曾担任新加坡作家协会理事和受邀理事多年，现为锡山文艺中心理事。著有散文集《鸡蛋花下》和儿童文集《电话风波》，微型小说集包括《我不要胜利》及《春是用眼睛看的》等。

孙二想了几天几夜，终于决定接受这份差事——装扮成猩猩，逗弄狮子取悦观众，美其名为表演现代猴子戏。

他这一生真的活得不像人。自小便死了父母，有一餐没一餐的。先是在一家武术馆里打杂，学了一些拳脚，后来，他舞过狮，参加过殡仪馆的乐队，当过乩童，走过江湖，卖过膏药……现在



五十多岁，动作慢了，体力也不济，连这些偏门行业也沾不上边，失业了很久。倒没有想到会去当猩猩。介绍人还说，当猩猩还勉强可以，当猴子不够灵巧，还没人要呢！

先拿回一件猩猩的皮套，在家里穿着，练习猩猩的动作举止，然后才正式去上班。那是博览会主办当局的噱头，为了吸引观众，特别安排了这个节目。

到了表演地点，孙二吓出一身冷汗，他说不干了。

“一百块钱一条命，不干，我老孙的命虽贱，也不只值一百块钱呀！”

负责人可紧张了，都已经做了宣传，观众也络绎不绝地涌来。今天这个节目不上，怎么向观众交代，要换节目已经来不及了。

“就算我求你，一天多五十块。”

孙二不出声，仔细打量那个关住狮子的铁围栏，有一间组屋房间的长阔，高六七米，围栏上方，挂着一张用粗绳编成的网。他的任务就是沿着围栏的顶端走圈圈，还有以双手拉着网绳，来回横越围栏上空。凭他的底子，这些动作并难不倒他，可是看见围栏里的那头狮子，他的心就发毛，万一掉下去……

“老孙，怎么样？你就快化装出场了，那头狮子经过特别训练，绝对不伤人，绝对安全，你再不放心，我替你买保险。”负责人可急了。

“保个屁，我寡老一个，烂命一条，保给谁？不如再多给我五十块！”

“好，一言为定，两百！”

孙二想，乘这个机会，一个月赚它三几千。反正自己活得不像人，万一死了，也就算了。

在观众的期待和掌声中，猩猩终于出场了。这头猩猩起初在围栏上方走圈子时，还挺自在的，因为那头狮子伏在地上，动也不动。当猩猩的上肢抓住头上的网绳，摇摇晃晃横越围栏上空时，那头狮子突然站起来，纵身一跳，用前爪出力向猩猩扑过去。孙

二这时已经吓得屁滚尿流，越想快点越过围栏，双手越发软。那头雄狮好像几天没有喂饱，大吼一声，又是一纵跃，孙二也“扑”的一声掉在围栏里。

观众发出一阵阵尖锐的惊叫声。

他没有受伤，连爬带跳地冲到围栏边，狮子追上来，把他按在地上，张牙舞爪，张开的血盆大口就对着他的头部。

观众又发出一阵阵尖锐的惊叫声。

“嘘，你不要怕，找机会爬上去逃走。”

好像有人在孙二的耳边说话，注意再听，像是观众发出的声音。

孙二这时不懂从哪儿来的勇气，握起右拳，朝狮子的脑门连续几拳，他想起武松打虎也是这样打的。

观众起了一阵子骚动，猩猩打狮子还是第一次看到，而且那几拳的动作，虎虎生风，岂是猩猩所能为？

就在这时，狮子瘫软了下来，连声说：“哎呀！不要打了！不要打了！”

孙二这时才清醒过来，整个人扑倒在狮子身上，真是人吓人，吓死人。

观众哗声四起。

孙二又失业了。钱没赚到，却得了一个绰号：“打狮英雄”。



那一条路

林 子



■ 作者简介

林子（1953-），原名林君丽，祖籍福建永春，生于马来西亚柔佛州笨珍，现为新加坡公民。义安理工学院商学系毕业，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士。著有散文集《双子话人间》（合著，2006）和《林中自悠然》（2011）；微型小说集《林子微型小说》（2008）。曾任多届新加坡福建会馆新蕾奖评审。新加坡文艺协会、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新声诗社理事，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永久会员。

（一）

从南部城镇到和平村少说也有数百公里，车子在南北大道上风驰电掣，两旁倒退的树木在笔直车道上投下斑驳魅影。车窗外晨曦初露，天色暗淡，车内的如萍透过老花眼镜环顾四周，前方

是一条宽阔的、不断伸延的高速公路，周遭景物一片迷糊，一颗忐忑不安的心似乎绷得更紧。

“麒麟，小心点！雾气很重，别驾得太快！”如萍轻声叮咛，心里却暗自焦急，恨不得即刻飞往目的地。

“妈，您放心，天黑以前准能赶到！”充当司机的儿子沉着镇定，保持每小时90公里的车速，时而启动挡风镜上的拨水器。

唉！步入风烛残年，老毛病越来越多了，年轻时经年累月在生活线上母兼父职的艰苦奋斗，加上朝朝暮暮、望眼欲穿的漫长等待与思念，她已心力交疲。晚年换来了一身的病痛：风湿症、贫血病、胃溃疡，肝肾渐衰……，生命仿佛是一截燃烧至尽头的灯蕊，随时可能泯灭。这些年来除非万不得已，几乎是足不出户，这趟长途跋涉的旅途，还真令人吃不消，如萍感觉有些晕眩，只好闭目养神。

曾几何时，她已将寻找亲人的殷切期盼转化为绝望，别无他求，日子反而过得稍微轻松自若，只祈望与儿子相依为命，安度余生。

(二)

“阿桐嫂，你还认得我吗……？”到访的不速之客劈头就问。这瘸脚老头子衣服褴褛，满脸沧桑，举步维艰。

“你……，是你……，宋青！”如萍简直不敢相信，大桐的小学同学，失踪了半个多世纪的宋青，此刻居然出现在跟前。

“你……还健在……，那……大桐呢……？”如萍紧张地追问，一丝幻灭已久的希望，如闪电般掠过脑际。

“说来话长……，日军投降后，本来抗日军应该走出森林回家团聚，我和大桐一班同志却选择加入第八支队，北上继续抗争来……”

“……1989年签署了合艾和约，我们放下了武器，被遣往和平村……”宋青陷入痛苦的回忆中，继续梦呓般地叙述往事。





“去年庆祝千禧年联邦政府大特赦，我获准办签证回返老家麻坡居住，最近从一个亲戚那儿得知你的新住址，特地来找你……”

“大桐，大桐还好吧，80多岁了……！”汝萍喃喃自语，眼里饱含着泪水。

（三）

笨珍是柔佛州南部的美丽小城镇，西面临马六甲海峡，东边有山。沿海居民大多出海捕鱼，乡野地带则以割胶、种植黄梨、油棕为生。大桐和如萍是割胶工人，给经营橡胶园丘的洋老板打工。

沿着镇上一条趋向东北的黄泥路一直往前走，山路越走越狭窄，两旁尽是杂草荆棘，最终伸展至幽深的原始森林。

1942年8月某天傍晚，夕阳斜照的黄泥路上，大桐紧握着妻子的手，临别依依。

“萍，对不起，为了抗日杀敌，不得不离开你……”大桐语气坚定，眼神充满了歉意。

“抗战胜利后，一定要赶紧回来啊！”如萍依偎在爱人身旁，小腹微凸，欲言又止，满怀心酸。

“一定的，我急着回来看我们的小宝宝呀！”大桐语带幽默，意图舒缓凝重而感伤的气氛。

“我走了，回去吧！这里风大。”大桐终于放开了她的手，高大魁梧的身影，隐没在蜿蜒曲折的小路上，徐然远去。

三年零八个月，日子在诚惶诚恐中度过，当中只有小生命的诞生带给她唯一的喜悦。日本皇军投降后，英殖民统治者又回来了，听说抗日游击队伍已经解散，抗日英雄得到了表彰……。后来国家独立了，人民当家作主；又后来听说签了什么和约的……，大桐却依旧音讯渺然。

多少个晨昏，她在小路上等待、徘徊，凄楚的眼眸望向远方，

期盼有一天，大桐能奇迹般地从路的另一端，穿越深不可测的热带雨林，回到她身边……

年华逐渐地老去，孩子长大了，然而魂萦梦绕的人儿始终没有出现。古来征战几人回？渐渐地，她对丈夫的归来已不抱太大的希望，唯独让疑惑与忧伤永远盘系在心底深处，陪伴她从青春到年老。

(四)

路，终归有个尽头。

如萍抵达目的地已近黄昏，车子在一排单层木板平房门前停下。借助当地村民的指引，见到了缺了一条腿的、羸弱不堪的林大桐，他已隐姓埋名，改叫周思平。年近60的林麒，至今才第一次会晤素未谋面的父亲。

“萍，后来……在肃反行动中，我被打断了腿，折腾得不成人形，恐怕会拖累你……，没敢回去……，对不起……”大桐声调沙哑、颤抖。

如萍紧握住他的手，千言万语哽在咽喉里，老泪纵横。

半年后，大桐获准回来笨珍定居，林麒为父亲装上了义腿，让他行走得方便利落。老两口常相携外出，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有一天，大桐忆起了当年与娇妻分手的黄泥路，两人驱车前去探访，寻寻觅觅，小路，早已不见了踪影。

2009年7月26日作

新加坡文艺 第98期 2009年12月





数钞票

骆宾路

■ 作者简介

骆宾路（1935-），原名杨书楚，又署木易、徐乐、林之等。祖籍广东澄海，生于新加坡。短篇小说集《咖啡正香浓》（1990）、《人与鼠》（1991）和《变脸的男人》（2000）；微型与短篇小说合集《一幕难演的戏》（1993）和《她说蓝的是天空》（1996）；微型小说集《与稿共舞》（1999）、《骆宾路微型小说》（2004）、《一粒荔枝》（2005）和《今早没华文报》（2012）；散文集《匆匆一瞥人间春色》（2004）、《看海去》（2003）、《心之所系万千》（2007）、《千里之约》（2009）和《点点滴滴在心头》（2010）；长篇小说《海与岛》（第二版 2014）。

小黎民失业了一整年，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面试。



人事部经理告诉他，如果他要接受这份工作就得签一份终生工作的合约书。

“什么叫做终生工作合约？”小黎民问。

“就是在这里做一辈子。”人事经理说。

“那是说，你们请我一辈子？”

“没错，你一直要做到驾鹤西归，或是去见上帝那一天。”

小黎民心想：那我不是一辈子不会失业？到哪里去找这样一份工作？”

“待遇如何？”

“年薪一万二千元。有加薪的机会。”

小黎民心想：工资不算高，这是一般低下层的工资。他失业前，拿的也是这样一份工资。现有的好处是，签的是终生工作，那就是说他这一生不会有失业的风险，还有加薪的机会。盘算下来，饥不择食，还是决定签约。

“我签，我签。”

签完约，小黎民回到家里对他的另一半说：“我签了一份终生工作合约。”

“有这样的事？”小黎民的另一半半信半疑：“什么工作？”

“明天上班才知道。”

“不会是搞些非法的工作吧？”

“不会的，那是一家隶属国家机构的大公司。”

第二天，小黎民依址准时去上班。

人事部经理带小黎民到一间小办公室。除了一张宽大的办公桌，没有别的设备。

小黎民坐下不久，财务科的经理叫人送来一摞钞票，放在宽大的办公桌上。

财务经理对小黎民说：“这里共有三百一十九万元，这是某地县衙门里某县官一年的薪俸。你每天的工作就是数这一堆钞票。每月有三十一天的，你每天数够三十二元二角五分。如果每月是



三十天，你就数够三十三元三角。数完这个数字，你一天的工作就算是做完了。一直到你数完这三百一十九万元，我们会另外安排工作，听明白了吗？”

“每天就数这么三十二三元，就是一天的工作？”

“没错。”

“这样数法，要数到那一天？”

“这正是我们想知道的结果。”

小黎民没有再问什么。他依照吩咐，每天把数完的三十二元二角五分，或是三十三元三角的钞票和银角交给财务科的负责人。

小黎民从四十五岁那年开始数钞票，数到七十五岁，在医院弥留之时，他到地狱见了阎王爷。

阎王爷翻开生死册，翻查核实之后对小黎民说：“你的工作还没有做完。还得回阳间去。就这样，小黎民又还魂阳间。于是，他又回到他原先工作的公司，继续他的数钞票的工作。数到他一百五十岁，他的另一半走了，他的儿辈孙辈也走了。当然，他的公司人事也换了主管。但他办公桌上的钞票还没有数完。

一百五十岁他断气之前又去地狱见阎王爷。

“你来做什么？你该数的钞票还没有数完呐。回去回去。”

“我从上辈子四十五岁就数钞票，数了一百一十年了。”

“根据我手上的资料，你还要再数两世人。”

就这样，小黎民阴间阳间，又去又回，折腾了三百年才把那三百一十九万元的钞票数完。

幸得小黎民在世时积了不少阴德。要不是当年的财务经理少拿了另外一笔属于这三百一十九万元内的津贴款项加进去，小黎民恐怕还得等多等上一百年才能入土为安呢。

某日，小黎民在轮回到阳间，出其不预遇上当年那个送了一摞钞票要他点算的财务经理。

“那摞钞票你算了几年。”

小黎民答：“三百年。”

血色

梅 筠

■ 作者简介

原名辜楚霞，祖籍广东潮安。曾任职于教育部课程发展署，现为小学华文教师。曾担任新加坡作家协会理事和受邀理事。著有小说集《英桃枝的梦》、《捕蝶人》、小品文集《心中画》和微型小说集《梅筠微型小说选》等。

一个幼嫩的童音，微弱、无力地划破沉沉的天空。

极目搜寻，在忙乱的车阵中。我发现了一只握著报纸，高举出车顶的干瘪枯瘦、像一支干木柴的手。那只手像不负重荷，也许是受不了风寒雨冷而颤抖。

霎地，一声如雷的巨响，只见一道刺目的亮光飞闪，而后，是一阵吵嚷喧嚷、扰人心绪、蚀人肺腑的嘈杂声，干瘪瘦弱的手



已不知去向，而“马票报……马票报……”那把凄惻哀怨的声音却低回在空中，久久不去。

我脑海中浮现了血色。

数日前，我从地铁出来，一只干枯无血的小手伸向我。我怔了一会，惊见一个小女孩站在我面前，她面无血色，下巴尖尖，一双空洞洞的眼睛无神、定定地看我。颈上套了个血色的书包。臃肿开口的书包裸露了一小包一小包的纸巾。

“小姐，买一包。”

我的目光落在她苍白的脸。

她近似哀求的眼神让我想起了二十年前的报童。我不自禁地把手伸进钱包，掏出了钞票。

“两块钱。”她说。

小女孩咧开淡紫色的嘴唇笑了。

我知道一包纸巾只有一两角钱，但我还是把一张两块钱的纸币给了她，多做一件善事，只想填补我那虚空的心灵，我走进银行办点事。

从银行出来，天色略暗。我感到饥肠辘辘，就近走进一间快餐店。

点了食物，找了个位子坐下，略转头，我瞥见邻桌不远处摆了个血色的书包，那书包弱得像个泄气的气球，早上见到的那个女孩就坐在那里，旁边多了个面貌酷似她的胖女人。胖女人正用她短敦敦的手指，抓著一截鸡腿，贪婪地啃著。桌上堆满了纸杯纸盘和食物，从缝隙中，我又看见女孩咧开她淡紫色的嘴唇。

食物来了，不知怎样，我眼前是一片血色。我急步跑出快餐店，从整齐美观高耸入天际的组屋与组屋的夹缝中，我见到一片血色的天空。

手

梅 筠

■ 作者简介

原名辜楚霞，祖籍广东潮安。曾任职于教育部课程发展署，现为小学华文教师。曾担任新加坡作家协会理事和受邀理事。著有小说集《英桃枝的梦》、《捕蝶人》、小品文集《心中画》和微型小说集《梅筠微型小说选》等。

她支起白净纤细的右手，从小巧精致虾红色的陶壶中把薰衣草叶丢弃。她打开壁柜，端出一只翠玉绿铁罐，掏了两小银匙百里香叶，放进陶壶中。点上蜡烛。陶壶中的花香随着热度上升，慢慢扩散，悄悄地渗进了空气中。袅袅地散出一股幽幽香气。

她跌进幻想的深渊。想起十年前，正是少女情怀总是诗，无忧无虑的日子，她在古老的国度里，和相爱的人相处的欢乐时光。



他俊俏的脸上，两道浓黑的剑眉，轻轻一抖，便有一股令人无法抗拒的诱惑。还有，他那一头野豹似的黑发，像极他的脾性：充满野性，散发魅力。

门铃响了。

她把屋内灯光的亮度拧低。

虾红色的陶壶中，点点星火。壶里飘着百里香。

她打开门。门外站了一个矮胖凸肚的中年男子。头顶半秃，两条稀疏眉毛有气无力地倒挂；一身肉像极晾衣架上的衬衫，摇摇晃晃。

他把带进屋内，示意他先在厅上的沙发坐下。

屋内荡漾的花香与中年男人极浓烈的汗臭形成强烈的对比。她走进房里，在床上铺上雪白的毛巾。

百里香随着她的走动，跟进跟出。她又跌进沉思中，想起少女情怀总是诗的日子，她和那个满头野性黑发的少年，同上大学，他学画她学音乐相依相偎的时光。本是海誓山盟非卿不娶，后来却演变成移枝别恋，恋上有钱阔太太。

原来，钱能令人生也能令人死。艺术不能当饭吃。

中年男子尾随进房。

她替他宽衣解带。

他面红耳赤，羞赧地躲避闪闪。

她目光中飘过一丝不挂。一刹那，她又回复那似笑非笑、似愠非愠的神情。

她机灵利落地迅速把男子身上的衣物除去。油滑、柔软的十指，在中年男子身上来回穿梭，像游鱼般，上下左右，前后左右，无处不到。

中年男子开始时是轻快地哼叫，过后是捏着喉咙嘶叫，慢慢地，成了有气无力的呻吟。

完事后，她直起身子，跑到水喉底下，猛开水喉，让急速的

流水，狠狠地冲刷油腻腻的双手。

中年男子爬起身子，穿起弃置一旁皱乱的衣物。他一脸舒泰、满足，慢条斯理从裤袋里掏出一张五十元纸币，把它压在两只狮头金鱼缠绵戏水的鱼缸下。

“下个星期再来好吗？”中年男子回头，一对淫意的眼睛凝视着她。

她似笑非笑。送中年男子到门口，顺手把门关上。

她支起白净纤细的右手，从小巧精致的虾红色陶壶中把百里香叶丢弃，打开壁柜，端出一只枣红艳丽铁罐，舀了两小银匙茉莉花瓣放在陶壶中。点上蜡烛，摆了一张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光碟。

室内流泻一阵阵悠扬乐曲。

“你的一双手是搞音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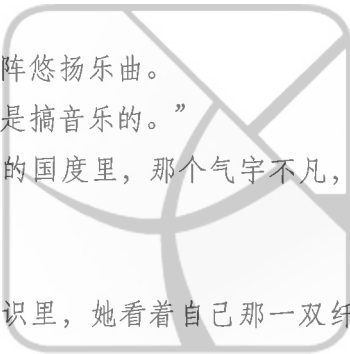
她记得在遥远的国度里，那个气宇不凡，搞科学的父亲曾对她咆哮。

门铃叮叮响。

下一个！下意识里，她看着自己那一双纤细瘦长，在骨节眼上开始长茧的双手。

金鱼缸下那一张五十元的纸币，像张着一对怒目，灼灼逼人。

下一个！她走去开门，迅速把鱼缸下的钞票扯下，放进贴肉的衣袋。



《新华文学》第 46 期 06.1999





关山月

彭 飞

■ 作者简介

原名彭志凤。祖籍福建莆田，生于1956年。曾担任华文教师，1990年起负责淡初语文特选课程。曾获新加坡第2届“金狮奖”散文推荐奖。为新加坡阿裕尼文艺创作与翻译学会发起人之一。著有小说集《门外》和散文集《生命在说》。曾主编《同温层散文选》和《新加坡微型小说选》。

赶到学校，连衣服都没塞好，却还是迟到了；更不幸的是好不容易跑到课室门前，偏碰见最严厉的级任老师。什么话也没说，她一手揪着我来到教师办公室前，令我双手拉着耳朵跪在地上。

“你这还像学生吗？打了几次竟然不怕，这是最后的警告，再迟到的就别上学了！”

花砖刚抹过，亮得照见我那窘得通红的脸。隔壁课堂里叮叮当当地响着悠扬的钢琴声，那是“珊瑚颂”的曲调，方老师上周教唱的新歌，同学们正以幼嫩的童声快乐地唱着。

钢琴旁的座位应当还是空着。其实，我并不想逃方老师的课，尤其是华文课，那是唯一考获八十分的科目，而且作文贴堂时，我的文章总会上榜，方老师亲自誉写。每个字都工整而有力，像刻印上去似的。上星期林大伯摔伤右腿，无法摆摊卖豆花水，我帮他推车上街，替他斟水打包，直到第一轮人潮散后才上学。今早方老师来买豆花水，我特地装满一袋，绑得鼓胀的。

“珊瑚颂”的歌声突然中断，还有小半节没唱完，方老师从教室匆匆走出来，在我身前停了几秒，我不敢抬头看她，只见她那亮黑矮跟皮鞋急速走进办公室。

“方老师。你最近可有汉伟的消息？”那是李校长的声音，汉伟是他的侄儿，也是方老师的爱人。汉伟叔叔就在学校对街的印刷馆任职，常抽空过来找方老师，他还参加我班去年的郊游，沿路他不断唱歌讲故事，同学们都缠着他。半年前，听说他到中国去了，献身革命运动。这段期间，方老师脸上总罩着一层阴霾，我的贴堂作文第一次出现两个错别字。

方老师的声音紧张而急促：“已经三个月没来信，……您有了汉伟的消息？”

“他的一个朋友逃到了香港，托人带了口讯过来……”李校长的声音低哑而沉重，“汉伟在运动中被打成特务，他拒绝认罪，从宿舍四楼跳下自杀了……。”

办公室顿时静默，打字机的嗒嗒声也戛然而止。良久良久，方老师出来了，她站在我身前俯身拉起我，轻声说：“跟我回去上课。”

我低头不敢看她的脸上的表情，默默随她走进教室，坐在钢琴旁的座位上。方老师的声音竟然很平静：“同学们，今天我们



学唱一首新歌，大家先抄下歌词。”她转身在黑板上用力写着：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

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

然后，方老师如常地弹奏钢琴，低低幽幽地唱起歌，当唱到“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她双手一颤，重重按在琴键上，全班鸦雀无声，只有浊重的琴声在教室里回旋荡漾。我抬起头凝望着方老师，她垂着头，晶亮的泪水沿着脸颊缓缓地滴落在黑白分明的琴键上。

这一天，大家都很努力唱歌，包括一向不喜欢唱歌的我。

这一年我念四年级，一九六六年。



垃圾

彭 飞

■ 作者简介

原名彭志凤。祖籍福建莆田，生于1956年。曾担任华文教师，1990年起负责淡初语文特选课程。曾获新加坡第2届“金狮奖”散文推荐奖。为新加坡阿裕尼文艺创作与翻译学会发起人之一。著有小说集《门外》和散文集《生命在说》。曾主编《同温层散文选》和《新加坡微型小说选》。

大都市总横着一条无法逾越的河，他们伫立两岸，遥望对方模糊的容颜。

宝儿坐在法庭并不舒服的椅子上，神情漠然。有上庭经验的烟友说，这种案件审得快，只要你认罪不违，当庭缴清罚款，五分钟后便可在乌节路咖啡座继续吞云吐雾。



法官表情冷肃，嘴里吐出的字词像旧式打字机敲击成。宝儿突然感觉心底虚虚浮浮，四周多属牛车水早点后信步踱来观赏实况剧的花白头颅。父亲出国谈百万元合约，母亲上了游轮，此刻恐已赌得双眼喷火。至于那班死党肯定不来，上法庭不吉利，搞不好明儿也坐上了被告栏。

她期待的眼神冷肃而隐藏暖意的蓝裤白衣却始终没出现。

事情得从两个月前说起。那天下午同几个损友在乌节路打发时间，越是无聊，烟抽得越多，当顺手弹落不知第几个烟蒂时，他出现了。

“小姐，你乱丢垃圾，请把居民证拿出来。”他是标准的蓝裤白衣，约30岁，低着头作记录。宝儿有点愕然，施施然点燃了根烟，递过居民证时，一口烟喷在他脸上。他连呛数声，脸涨得通红，狠狠瞪视宝儿，而宝儿却慵懒地斜抬着眼。

蓝裤白衣脸色由红而青而白，匆匆撕下罚单，端详着宝儿，说：“好好一个女孩子……”摇摇头，走了。

宝儿的笑容顿时凝固，十二岁那年舞蹈老师离开后，再没有人对她存任何期望，她也没让众人失望，成了都市里任意丢弃的垃圾。她于是迷上抽烟那种燃烧自己的感觉。

一周后同样时间同样地点，白衣蓝裤来了，宝儿轻轻弹落烟蒂，笑吟吟抬起头。他有点愕然，惶惑说：“小姐，居民证。”递过罚单，低着头，走了。

此后，宝儿天天都到乌节路，点着烟，等着他，但他似乎失了踪，再没出现眼前。宝儿开始绕着乌节路一圈又一圈找他，损友都说她烧坏脑袋，不愿跟她一起疯。那天傍晚，隔着车水马龙街道，蓝裤白衣出现了，宝儿正要冲过马路，他已拐进小路——刻意避开宝儿抽烟角落。宝儿明白了，她奔过马路，全力跑到小路另一端，仓促掏出香烟，还没来得及吸一口，他果然满脸落寞地走过来。

宝儿扔下香烟，倚着墙得意地望着满脸惊愕的他，他微微笑

着，眼里露出几分温柔，摇摇头越过了她，走了。宝儿冲动地追上前，捉住他上臂说：“我丢了垃圾，我要你记。”

他凝注她，摇摇头说：“你会上庭的。”

“你记，你记，我是垃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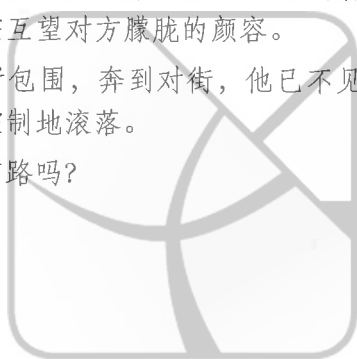
他抄了居住证，递上罚单，走了……

宝儿认罪不违，法官即席宣判，这是劳改法令执行以来最高刑罚：劳改一个月，罚款 1500 元。

走出法庭，获悉赶来的记者把她围了起来，如今她真已成为这座城市的垃圾虫。慌乱中一抬头，白衣蓝裤竟然就在大路对面，他穿着淡绿运动衫，远远望着宝儿。他们隔着一道人墙，一条无法逾越的河，苍茫互望对方朦胧的容颜。

宝儿摆脱记者包围，奔到对街，他已不见踪影。她努力忍着忍着，泪水不受控制地滚落。

下午还去乌节路吗？





川北一小镇

彭 飞

■ 作者简介

原名彭志凤。祖籍福建莆田，生于1956年。曾担任华文教师，1990年起负责淡初语文特选课程。曾获新加坡第2届“金狮奖”散文推荐奖。为新加坡阿裕尼文艺创作与翻译学会发起人之一。著有小说集《门外》和散文集《生命在说》。曾主编《同温层散文选》和《新加坡微型小说选》。

初冬天色暗得很快，惨白色太阳刚隐没山间，寒气顿时笼罩这川北小镇。

我走出餐馆，饭饱酒足，全身暖乎乎，寒风刮在脸上也只感觉几分凉意。晚饭前还热闹的惟一大街已显得额外清冷，裹着毛皮大衣的行人都缩着脖子急步走过，一层肉眼可见的薄雾正从山



脚流向街头。

“先生，买冬虫草吗？”

我侧脸一看，原来墙角蹲着人。她不过十三、四岁光景，哆哆嗦嗦缩在背风墙角。如此寒气袭人黄昏，她身上仅一件长袖薄棉衣，肩上披着一块补缀而成的破布被，难怪声音颤得几不成调。

刚吃了一大碗美味滋补虫草鸡汤，我有点心动地瞥着她膝前小竹篮，一根根尾指般冬虫草用红线细心扎成捆。

“什么价钱？”我淡淡地问道，然后充行家般挑一两扎端详。

小姑娘眼睛刹那间亮了起来，急急说：“价钱不贵，我们刚从山里挖的，又新鲜又好。”

寒风令她声音颤抖，但动作仍利索，急迫地把篮子捧到我面前，说：“您就多选些吧，这里我的价钱最公道，一根一块钱，在商店里一根五块钱还买不到这种新鲜货色。”

价钱挺诱人，但我仍习惯性地说：“太贵了。你优惠点，我就多买一些。”

“好吧。”她让步了，“您买十根，我免费送一根。”

“不，我买五十块钱，你给六十根。”我自觉占了上风，掏出张50元钞票，咄咄地逼视着她。只要她让出第一步，必然不介意再让一步，特别在这边塞小镇的寒夜里，恐怕不会再有其他顾客了。

她双手微微抖动，眼光下垂，从篮子里拣出六小扎冬虫草，再抽张纸包好交到我手上。当她接过钞票时，瘦削的脸上首次露出笑意，轻快地说：“您再挑些吧，这么好的虫草……”

她表情突然僵住，原本苍白的脸连一点血色都没了，双眼惊恐地望向我背后。我猛地转身，一个藏服中年人不知何时站在我背后，仔细一看，竟是刚才餐馆里捧菜的伙计，有点脏有点笨拙。

“妞！”他声音充满怒意，小姑娘不知是寒冷或是害怕，全身抖动，颤声叫了声：“爹——”



“把钱还给人家！”中年人沉声说着，从小姑娘手中夺下竹篮。小姑娘身子往墙角一缩，双手仍紧捏着那张钞票，似乎是乞怜地说：“不，娘要看病，我要上学……”

我愣在那里，有如丈八金刚摸不着头脑，认定中年人嫌小姑娘把虫草贱卖了，便扬着手上的纸包说：“我们可是谈好价钱的，不能反悔。”

中年人不理睬我，双眼忧伤地望着小姑娘，伸出那枯枝般的手。小姑娘紧咬下唇，泪水沿脸颊滑落，终于把钱交在父亲手里。

“货已过手，不能退钱！”我好不容易捡了个便宜，当然不甘就此放弃。中年人从篮子里拿出一扎虫草，轻轻一扯，虫草断成两截，里头是空壳，由细竹签撑着。他冷冷地说：“这是吃剩的渣儿，我们穷人捡来调味用，不能卖钱。”

在我回过神之前，他已把钱塞进我手里，把纸包扔进竹篮，一手拉着小姑娘走向街头。

我孤零零地站在长街中央，细雨开始飘落。这川北小镇让我第一次尝到辗转难眠的漫漫长夜滋味。

问号

莞 尔

■ 作者简介

莞尔，出生于新加坡，祖籍广东揭阳县。北京师范大学与新跃大学联办汉语语言文学学士。作品散见报刊杂志。

今天阿东早早就收车回家了，吃过晚饭，正在饭桌旁埋头做功课的儿子阿海好奇地问：“爸爸，今天你的德士又坏了，又送去车厂修理吗？”阿东垂头丧气地坐下来，摸着阿海的头说：“儿子，你要用功读书，将来长大了才能出人头地啊。”

“我知道了，我长大了要做部长，赚多多钱，对吗？”看着阿海天真活泼的样子，阿东的脸上勉强露出一丝苦笑。

“爸爸，我告诉你一件事，今天我们楼下来了好像好多警察。”

“警察？他们来干什么？”



“我们组屋旁边的公寓里，有一个人的猫不见了，原来是爬到我们家楼下的树上，不肯下来了。”

“那关警察什么事？猫又没干坏事！”

“他们打电话要警察帮他们把小猫抱下来啊。”

“难道警察就会爬树？”

“不是，警察找来了消防车，消防员架了云梯把小猫抱下来。”

“哦……”阿东漫应着，眼睛垂了下来……他今天一早就出车，在组屋楼下载了两个少年，一开口就说要去后港，心里正高兴，从裕廊到后港，车费是二十多元，再加上繁忙时间附加费，就有三十多元了。没想到到了后港，一停，那两个少年拔腿就跑，当他回过神时候，那两个人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昨天在红山咖啡店吃午餐时，听阿华说上了小毛贼的当，当时还不以为然地说：“怎么可能？本地的教育这么成功！外国人都来取经，怎么会教出这种小贼呢？”

下午，阿东在德士站排队

“有去 Boat Quay 吗？”一个女子问。

“有，当然有。”

德士开到了目的地，车资表显示十元，可是那个女子却不给钱。

“小姐，十元。”

“我不是要到这里！我怎么给钱？”

“这里不是 Boat Quay 吗？”

“不是！不给！”

“小姐，请你看看那块路牌。”

“可是，我不是要到这里。”

阿东想：我早上已经被“跑了三十多元，心如刀割！怎么可以再容你使诈，要是我没有把你载到你要去的地方，你在路上应该早说，我反问了你好几次，你明明是说要来这里，现在到了却说

不是，存心骗我？还好，我很幸运住在这个讲法治的国家，外国人都说我们这里治安一流，好！你不给钱，我就把你载去警察局，让人民公仆来为我主持公道！

“你应该去向德士公司求助，如果要进一步追究，可以向推事庭提出投诉。推事在考虑了呈堂证据后，可以指示警方采取进一步行动……你应该……你应该……你应该……你应该……”

阿海看到爸爸坐在椅子上，头无力地垂了下去，他知道爸爸常常都是累得这样瘫下去的。他不知道爸爸头脑里出现了很多问号；他没看到，爸爸眼眶里泛着泪光……这泪水在眼眶里流转，始终没有滴下来……





悲情杀戮

伍 木

■ 作者简介

伍木（1961-）原名张森林，祖籍福建晋江，生于新加坡。毕业于南洋初级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士、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硕士。曾获两届金狮奖（散文组和诗歌组）、全国宗乡奖散文组优胜奖、两届亚细安青年微型小说大赛优胜奖、“畅游神州”旅游征文大赛一等奖、国际华文散文创作比赛优胜奖。著有散文集《无弦月》；诗集《十灭》、《等待西安》和《伍木短诗选》；诗与微型小说合集《登泰山赋》；文学评论集《至性的移情》和《火浴的族类》等。主编《新华文学大系·短篇小说集》。曾任新加坡大专文学奖诗歌组、散文组、小说组、文学赏析组评委，《文学半年刊》和《新华文学》编委，《新加坡文艺》和《雅》主编。

虎函一：草莽之后

“亲爱的爹和娘亲，久未见面，您们别来无恙？时序已渐入深冬，山林里肯定天寒地冻，您们可得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请恕虎儿不孝，未能伺奉在两老之侧，以尽身为虎子的天职。常言道：‘父母在，不远游。’但我的离去却是情非得已。都怪我少不更事，过腻了山野中的草莽生活，而决定到外头的世界闯一闯。詎料时运不济，出师不利，甫抵山麓即误入猎人陷阱，躲不过人类精心设计的天罗地网。我越挣扎，那张大网两端的麻绳就收拢得越紧，终于被逮个四脚朝天，成为猎人的战利品。还好，在被捕的过程中，没让您们所赐予的毛发体肤受到丝毫损伤，这是不幸中的大幸，也是我引以为豪的。我在被猎人甲打了一支麻醉针之后，昏昏沉沉地被抬进村里之前，仿佛听到猎人乙兴奋地说：‘这头老虎已经发育完整了，长得蛮结实精壮的，是虎中极品。嘿嘿，回去可得卖个好价钱！’听完这句话后，我就完全‘不省人事’了。”

栅栏内的五虎

北风呼噜呼噜地打木栅栏吹过，在木栅栏外围观的人群视线清晰可见的范围内，五头张牙舞爪的猛虎把一投牛力过人的野牛团团围住。五虎们一致圆睁着狰狞恐怖的双眼，血盆大口一张开，两排白霍霍得有点阴森的虎牙在等待着一场最血腥的牙祭，时而自喉间吐出一些混浊不清的话语。深褐色的虎纹在斑驳晨光的梳洗下，闪烁着一丝丝细微的银光，但同时也渗发出一股令人毛骨悚然的诡异氛围。五虎们身上的腹肌一抖一抖地，虎掌支撑着全身重量轻盈兜走，利爪轻触地上的沙土，留下一个个不完整的掌印。地上拖着时长时短的黑影，风如虎啸，鬼魅凄厉的感觉不言而喻。杀戮即将开始——

虎函二：原始游戏

“爹和娘亲，在我身陷囹圄之后，才发现原来林野才是虎族生活的天堂，因为在那儿，百兽都向我们俯首称臣。都怪我身在福中不知福。落在猎人的手中后，我只是一头虎性难发的俘虏。”





猎人以‘好价钱’把我卖给当地赫赫有名的杀戮场主，由一群驯兽师安排我和另外四头同类每天进行一场杀戮表演，那就是把一头活生生的壮牛咬死，然后撕而食之，以满足买票进场的人群嗜窥血肉模糊的心理。我们被豢养着，如犬如马如大象。我们的生命，竟然受到人类最大程度的保护，这是我始料不及的。有一天，杀戮场主脸上洋溢着得意的油光，向远道而来寻求连锁合作的商场访客们说：“在我们这个野兽表演的特殊旅游景点，单凭售卖观赏门票的收入，扣除各项营运成本和所应上缴的税款，便已是一门年净利数百万美元的生意。嘿嘿，你们瞧，我为国家创造这么多的外汇收入，挂牌上市是迟早的事！”呀，爹，娘亲，我到底是在进行一场物竞天择的原始游戏，还是一种助人累积财富的经济活动？”

栅栏内的牛

冬天里的寒风无论如何刺骨，总冷不过此刻木栅栏内那头野牛的心。虽然此牛力大无穷，但它毕竟属于擅守不擅攻的动物。野牛的全身肌肉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惊弓状态，随时准备牺牲性命以保全牛族的尊严，因为在牛的字典里，从来就没有“屈服”二字。一对牛角犹如两根锐不可当的铁刺，坦然面对前仆后继的悲观宿命。虽然它过去在旷野里也曾面对过猛兽致命的追击威胁，却往往险象环生，从来没产生过现在这般的眩晕感觉。尽管它有浑身蛮力，爪牙却不够五虎锋利；劫数当前，别说是五对一，就算是一对一吧，野牛与猛虎单挑的结果，也难逃身首异处、命丧黄泉的厄运。野牛继续释放自我戒备的能量。杀戮即将开始——

虎函三：兽医报告

“爹和娘亲，请原谅虎儿不孝，我的体内虽然流淌着您们所赐予的血液，我虽幼秉庭训，必须继承您们威风凛凛的大王虎性，但现在每天被迫进食一顿丰盛的牛肉大餐，却令我对牛肉产生一种难以言状的抗拒感。兽医的检验报告昨天刚刚出炉，我被证实患上了‘豢养虎野性丧失综合症’，在我的四头虎友中，一头患

上了难以根治的厌食症，一头患上‘牛肉极度恐惧症’，两头因胃已撑破而成了严重的‘胃漏洞’。除了经济学原理中的‘效用递减定律’和‘市场供需原则’之外，我还在思索物竞天择这条自然规律的一个全新诠释。在杀戮场主和兽医一起巡视饲养铁笼时，我好像听到兽医站在医学角度上，向杀戮场主提呈专业建议：‘先生，您应该停止一切可能对老虎的肉体和心灵造成戕害的活动……’呵，爹和娘亲，我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摆脱这种‘与牛共舞’，度日如年的苦役呢？”

栅栏外的人群

寒风飕飕，木栅栏外的围观人群渐渐鼓噪起来，因为他们还得赶路。过去他们或多或少都曾从电视纪录片中，观赏过猛兽追捕弱小动物的镜头。专业摄影机们发挥极限耐性的成果。是一幕幕血淋淋的画面，毫不遮掩地把弱肉强食的细节裸裎得那么彻底，任谁看了都会油然而生悲天悯人的恻隐之心。生命原本就是一场永不停歇的杀戮，人群从无可救药的杀戮娱乐心理中，找到自我解脱的精神良方。人群的内心世界潜伏着一股原始欲望，希望能够在近距离亲睹杀戮场面，不仅仅满足自己寻求刺激的好奇心理，更可借实景实象捕捉自己作为“虚幻强者”的战斗感觉，从而诠释了木栅栏的存在意义。杀戮即将开始——

作于 2002 年 12 月 24 日

收入《亚细安青年微型小说 2》（比赛得奖集），2003 年 7 月





梦游

伍 木

■ 作者简介

伍木（1961-）原名张森林，祖籍福建晋江，生于新加坡。毕业于南洋初级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士、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硕士。曾获两届金狮奖（散文组和诗歌组）、全国宗乡奖散文组优胜奖、两届亚细安青年微型小说大赛优胜奖、“畅游神州”旅游征文大赛一等奖、国际华文散文创作比赛优胜奖。著有散文集《无弦月》；诗集《十灭》、《等待西安》和《伍木短诗选》；诗与微型小说合集《登泰山赋》；文学评论集《至性的移情》和《火浴的族类》等。主编《新华文学大系·短篇小说集》。曾任新加坡大专文学奖诗歌组、散文组、小说组、文学赏析组评委，《文学半年刊》和《新华文学》编委，《新加坡文艺》和《雅》主编。

打从孩提时代开始，陈大春便已有了梦游症的症状。每当早



上醒来，他对自己睡梦中所做过的事，不是全然忘记，就是印象模糊，隔夜残留在脑际的记忆残渣所剩无几；最糟糕的是，自己对这些彻底被潜意识主宰的动作，总是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他自问脑神经并没衰弱，工作压力虽然很大，但还是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內。

陈大春看过一些电影，有些剧本把患上梦游症的主角描写得很恐怖的样子，杀人、自杀、自残、犯案……而懵然不知。这些情境在陈大春看来真是匪夷所思，自己充其量只是工作负荷稍微比一般上班族多出一些罢了，绝对不可能成为那些小说或电影主角的！

虽然梦游症可以如此耸人听闻，令人毛孔悚然，陈大春还是固执地认为，从自己这么多年的梦游经验来看，这种情况更像是潜意识发号施令所产生的一系列动作，而不能归类为病症。退一万步说，即使梦游症真的会出现上述那些可怖的情景，但那毕竟是少数中的少数，因为他坚信梦游症可以分为“轻微梦游症”和“严重梦游症”两种，自己的情况很幸运地是属于前者。

讳病忌医的陈大春并非不知道“病从浅中医”的道理，所以他也阅读过一些谈论梦游症的书籍，以及上网搜查过这方面的网站，希望可以从中探索出不医而愈的可能性。但是，有的作者说梦游症的起因是家族遗传，有的专家说是因为患上某种传染病或脑外伤引起大脑皮质的内抑制功能低下，有的医生怀疑是因白天活动时过于兴奋以致梦中出现模拟白天的动作；陈大春在综合整理了这些梦游症的可能起因后，更是丈八金刚摸不着头脑，越发糊涂了。

有一回，刚出来社会工作的他以试探性的口吻向老爸相询，企图从老爸口中找寻一点蛛丝马迹，看看是不是遗传因子在作怪，没想到反遭在一旁的老妈一顿臭骂。自此以后，他在家人面前绝口不提梦游症的事，而他也从没听说过兄弟姐妹当中有梦游例子的。自己和老爸一样劳碌命，每每工作回家后，总是倦极倒头就睡得不省人事，偶发性、间歇性、轻微程度的梦游症，应该与工作扯不上关系吧？



但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第一个遗传的因素已被排除在外，第二个原因更加荒谬，自己自懂事以来就一直把脑袋瓜保护得好好的，怎么能受伤了还不知道？看来看去，最大的嫌疑应该是白天的活动所导致的了。犹记得在刚受征召入伍时，由于白天的基本军训相当激烈，他曾经有在睡梦中慌然起身开橱柜找莱福枪却遍寻不获的纪录，那时候的冷汗如今回想起来仍然透彻骨头。

“昨夜我在迷迷糊糊中你好像开门出去了，是吗？”陈大春今天早上睡醒后，老婆大人就问他。她是一个可以睡得很熟的人，有好几回了，他在梦游得吵吵嚷嚷之际，她并没有及时叫醒他，而是等到隔天早上才轻描淡写地告诉他。

“是吗？可能是你在做梦，而不是我在梦游呢。”陈大春心虚地反问。虽然口头上不承认，但他禁不住开始回想自己昨晚究竟有没有梦游。隐隐约约地，他似乎手持钥匙，似乎重复着开门关门锁门开门关门锁门开门关门锁门开门关门锁门的动作……他的脑际浮现一些不完整的记忆片断，不论他怎么搜索，它们就是不能够串联在一起。哎，算了，反正又不是第一次梦游，他也管不了这么多了。昨晚有没有开门出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把今天必须完成的事一件一件地办好；他仍惦记着要在今天中午以前，把一位大客户所要签署的一份条款复杂的合同准备好。

不知怎么搞的，自己只是公司里一名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部门主管，却老是心怀公司，心怀公事，那些年轻同事们所流行的“星期一沮丧”(Monday Blues)，对他来说真是不可思议。上午九点正，陈大春准时踏进办公室，冲泡了一杯热腾腾的香浓咖啡后，来到自己的座位上，还来不及把咖啡搁下，“啊——”他心里突然尖叫了一声！——他惊觉自己在星期六下午回家前仍未开始动工的那份合同，不知为何已经完完整整地躺在他的桌面上，等着他最后的审阅。

作于 2006 年 10 月 3 日

原载 2006 年 10 月 24 日《联合早报·文艺城》

《香港文学》第 265 期·“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大展”，2007 年 1 月

脑汁工厂

伍 木

■ 作者简介

伍木（1961-）原名张森林，祖籍福建晋江，生于新加坡。毕业于南洋初级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士、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硕士。曾获两届金狮奖（散文组和诗歌组）、全国宗乡奖散文组优胜奖、两届亚细安青年微型小说大赛优胜奖、“畅游神州”旅游征文大赛一等奖、国际华文散文创作比赛优胜奖。著有散文集《无弦月》；诗集《十灭》、《等待西安》和《伍木短诗选》；诗与微型小说合集《登泰山赋》；文学评论集《至性的移情》和《火浴的族类》等。主编《新华文学大系·短篇小说集》。曾任新加坡大专文学奖诗歌组、散文组、小说组、文学赏析组评委，《文学半年刊》和《新华文学》编委，《新加坡文艺》和《雅》主编。

赋闲在家多时，眼见坐吃山空，惊觉长久下去不是办法；但



求职无门，空有一身才华无人赏识，除了感叹复感叹，又能奈何？

自问肩不能扛，手不能挑，粗重活干不了，但对于动脑筋的工作还是可以一试的。每天勤于翻报纸、写信、打电话、亲临面试，可是仍然无人问津，只好徒呼负负。原本所订下的高目标，亦越降越低；最后但求三餐一宿，什么工都肯干。

一日，翻开报纸的应聘版，眼前出现一则巨幅广告，上面写着“征聘奴隶”四个大字，不禁吓了一跳。奴隶制度不是在很多很多年以前就彻底瓦解了吗？而且奴隶者，只有“买卖”，何来“雇佣”？况且，试问有谁甘愿沦为奴隶，任人控制、折磨和摆布？

后来回头一想：既然这则广告在报纸上堂而皇之地刊登出来，表示报馆已接受了广告中“耸人听闻”的字眼。也许这是广告刊户大胆突破的意图，也许这是撰稿员心血来潮的“划时代绝句”。君不见不久前某工厂在征聘机器操作员时，还打着“请你来当工人皇帝”的字眼！总而言之，这些都是广告噱头罢了！

对于求职若渴的我来说，这则征聘广告无疑是具有挑战意味的。我天性喜欢接受挑战，越是有挑战性的事物，我越是要去碰它。于是，我把应聘条件细读一遍：

（一）学历不拘、年龄不拘、性别不拘。

（二）工作时间具有高度灵活性。

（三）必须能够承受高度的工作压力。

利益：成功受雇者每人将拥有一架手提电话机。

广告上的条件和利益虽然列得有点含糊，但当我按址找到那家公司时，已有大批捷足者在等着被传召面试。全球性的失业浪潮，真的正冲击着这些饥不择食、慌不择路的饥民吗？（包括我？）

填妥申请表格后，领了号码牌子，我有充裕的时间打量这家公司。这是一家规模不小的公司，员工们各就各位，或沉思，或冥想，或凝视远方，或伏案而睡……总之，我真怀疑自己来到一座闲云野鹤的寺院，坐禅的心情把较早时焦虑的情绪吹得烟消云散。



轮到我的时候，脸带笑容的秘书小姐很客气地请我移步到会议室。会议室内有一名戴金框眼镜的男子，正在翻阅我的申请表格。

“请问你对本公司的了解有多少？”

“一无所知，愿闻其详。”

“唔。”答案在对方的意料之中。对方如背书般地说：“我们基本上是一家提供商业服务的公司，业务范围包括管理咨询、市场策划和产品行销等等等等。无论是哪一行业的机构找我们帮忙，奄奄一息的我们会帮他起死回生，蒸蒸日上的我们会帮他锦上添花。”

我点了点头，表示基本概念已经有了，然后问眼前这位“再世华陀”：“我想多了解一些这里的工作条件。”

“我们重视的是员工的素质——即头脑，所以学历、年龄和性别都不是考虑的因素；至于员工们的脑筋有多棒，‘点子’行不行得通，都是由我直接鉴定，而且丝毫不会有错，所以，我的外号也叫做‘脑汁测定仪’。”

我失笑：“那工作时间呢？”

“上班时间从早上八点开始，唯下班时间无限。我们会分给成功受雇者每人一架手提电话机，大家必须随时随地携带，确保必要时随传随到。”

我恍然大悟。所谓的利益原来是这么一回事，难怪别人说：政治是肮脏的，影圈是复杂的，而商场则是黑暗无比的。

我继续保持镇定：“工作压力又有什么具体的说明吗？”

“这是一个很抽象的问题，没有绝对的解释，唯一可以说明的是，为了训练员工的能耐与韧性，员工必须能够在叱责与谩骂中，继续开朗和高度集中地工作。”

“奴隶”当然是要面对“叱责与谩骂”的——没施加私刑已经很厚道了，所以我并不对这番话语表示过度的惊讶。

“我同意并接受您所列的条件和利益。”为了三餐一宿，我说：



“请您让我签署聘书吧！”

“凭你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能够做出这么聪明的决定，我肯定你是个人材。”对方说，接着递来一份以英文打字的聘书，上面写着：

“脑汁奴隶”

和“脑汁测定仪”握别后，走出会议室，我复看到一群不知道为了什么而枯坐冥思的闲云野鹤”，正在不知道为了什么地出售自己的脑汁……

作于 1993 年 2 月

原载《微型小说季刊》第 6 期，1993 年 10 月
收入《亚细安青年微型小说》（比赛得奖集），1995 年 3 月



退刀记

希尼尔

■ 作者简介

希尼尔 (1957-), 原名谢惠平, 又署齐斯、篱卡等。祖籍广东揭阳, 生于新加坡。毕业于德明中学和义安理工学院。1970年代开始写作, 曾获新加坡全国短篇小说创作比赛佳作奖、金狮奖小说组第一名 (《将军泪》) 和诗歌组第一名 (《二十世纪末一只蜻蜓的心事变奏》)、新加坡书籍奖 (诗歌、小说)、亚细安青年文学奖、新加坡文学奖、新加坡文化奖、东南亚文学奖等。已出版的著作有散文集《六弦琴之歌》 (与弟弟依汎伦合著, 1979); 诗集《绑架岁月》 (1989)、《轻信莫疑》 (2001) 和《希尼尔短诗选》 (2002); 微型小说集《生命里难以承受的重》 (1992)、《认真面具》 (1999)、《希尼尔微型小说》 (2004)、《希尼尔小说选》 (2007) 等。主编一系列的“驻校作家计划学生作品集”、《星空依然闪烁: 新加坡闪小说选》、《新加坡当代华文文学作品选·小说卷》、《五月情诗选》等。曾任新加坡大专



文学奖诗歌组评审。现为新加坡作家协会荣誉会长、《新华文学》总编辑、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副会长。

干了多年的店员，遇到的怪事可真不少。

就说前些时候吧，一位老妇人来到了柜台，硬说要把东西退回。

“老太太，这把刀你已经用了一个时期了，退不得啊！”

“可是——可是这种刀子太阴冷，用了令人厌恶心寒！”

“哼哈，老太太，您看看，这类牌子与款式，市面上流行得很啊！”

“我知道。我知道的。不过，以前被用来杀了不少人呢。”

“不可能吧？这是最新设计的。”

“有，有，杀了人。”

“您看见了？”

“哦，这——倒没有，我若看见了，我也没命了。”

“那可别乱说，小心警察找你问话。”

“但是，我老伴，还有幼弟全家是被杀了！”

“全家！真的？报警了没有？”

“么有！不可能的……凶手还歪曲了真相……”

“哦——”

我不知如何接下去才好。老妇人看到我态度强硬，没有意思接纳她的退货，也就怅然离开了。

临走时，我思想，不可能吧！这么一把小刀子，杀不了这么多人的。我拉开喉咙问道：

“老太太，是在哪儿发生的事啊？”

“南京。”

“什么？南京街？”

我蹲下，把那种款式的刀子从柜台里取出，研究了好一阵子，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是刀锋较光亮些吧！还有一排小心横行的字样：日本制造。

认真面具

希尼尔

■ 作者简介

希尼尔 (1957-)，原名谢惠平，又署齐斯、篱卡等。祖籍广东揭阳，生于新加坡。毕业于德明中学和义安理工学院。1970年代开始写作，曾获新加坡全国短篇小说创作比赛佳作奖、金狮奖小说组第一名（《将军泪》）和诗歌组第一名（《二十世纪末一只蜻蜓的心事变奏》）、新加坡书籍奖（诗歌、小说）、亚细安青年文学奖、新加坡文学奖、新加坡文化奖、东南亚文学奖等。已出版的著作有散文集《六弦琴之歌》（与弟弟依汎伦合著，1979）；诗集《绑架岁月》（1989）、《轻信莫疑》（2001）和《希尼尔短诗选》（2002）；微型小说集《生命里难以承受的重》（1992）、《认真面具》（1999）、《希尼尔微型小说》（2004）、《希尼尔小说选》（2007）等。主编一系列的“驻校作家计划学生作品集”、《星空依然闪烁：新加坡闪小说选》、《新加坡当代华文文学作品选·小说卷》、《五月情诗选》等。曾任新加坡大专



文学奖诗歌组评审。现为新加坡作家协会荣誉会长、《新华文学》总编辑、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副会长。

浩浩荡荡地我们来到圣淘沙。

一阵车烟朝高尔夫球场的方向隐去，徒留老人与浩原幸助，正等待我的引导。

“呵，这山丘，我年轻的时候来过的……”老人站在一棵参天的古树下，振奋起来。对于部分本地与外来的游客而言，山丘上的蜡像馆是可去也可不去的一个“枯燥”的去处。

虽然如此，他俩却泡了两个多时辰。我始终保持一个恰当的距离，跟随在清冷的展览馆里。

“在这之前，我就调回去了呵……我年轻的时候，也听说过……”老人指着一群围绕着会议桌的军人蜡像，向浩原招手，“听说他们就在一间车厂内谈判！”

老人以一种错失良机的语态，向他最小的孙子表达。“那阵子因为摔断了肋骨，空袭后的几天，就被遣回原乡去了……噢！本岛——，本岛那市政厅还在吧？”

老人竟然是南来怀古的前朝遗将！但是我无论如何也感觉不出，那以侵占国军人的身份，对曾占领土地的回忆，似乎没有愧疚之意，却仅止于对当年英勇事迹的一种追怀。而年轻的浩原，则站在一旁沉默不语，大概爷爷意气焕发的时代，他来不及参与吧？

接下来的展出，有过度煽情的画面：主角是一批披上军装的恶客，道具是一排排老百姓的尸首，背景染有一片血色的天空。

“这些都是真的？”问者竟有两种声调。

然而他俩的表情没有令我感觉到虚假的模样。虚假的只是掩饰的历史。我想。

“不可能啊？你看，这些地方我不也曾去过，只是……”制造历史的老人并不晓得历史有被剪接的可能。他的神情，比困扰的浩原，略为沉重……

* * * * *

匆匆忙忙地我们来到博物院旁的史料展览厅。

不用引导，他俩推开那扇窄门。一阵东北方沦陷的乡音正环绕于时光隧道最水深火热处；一叠叠褪色的照片，一张张泛黄的报纸，都被刻意渲染成历史。

“这些都是真的吗？”我感觉得出是浩原的声音。我指着一面签满着名字的太阳旗说：

“当年日军在征战时，几乎每名兵士的行囊里都折叠着乡民们签名的旗子，以激励行军的士气……”我想，老人也拥有一面。

我望着腕表，虽然距离展览结束还有一小段时间，我已催促他们回旅店去。——接着展示的那一批酷刑，他们还没有适当的心理准备。在转弯处的一片灰墙上，挂满了一介烈士的忧患心情；那个时代，人人都可能是烈士，也许老人听过传闻一二，也许他已遗忘了；他或许感触到烈士的那种眼神，宽恕中带有几分不甘！我拉着浩原，在哀怨的《何日君再来》的旋律中，推开那扇窄门……

柔和的灯光下，我们用完丰富的晚餐；老人主动取消晚间的节目，只在十合百货公司买了些纪念品，就回客房去了。

接近亥时，当我发觉回程机票的一些细节出了点差错后，我临时决定造访老人。

门是虚掩的。——老人与浩原正席地而坐，酒似乎已过三巡。老人以含糊的口音，哼着不易听得懂的俳句；昏暗的灯光下，浩原眯着眼和拍……

“我想起古代的某剑客！”老人说：“在寻求自我超越的过程中，他把最强的对手一一扳平了；过后，仅仅一念之差下，竟解决了全村的人，从此，便不再回归。后人在似真似幻的传说中





断定，因为剑客的内心十分苦闷、孤寂，并带有仇恨……”

一个叫做“屠杀”的名词在我脑海中闪现。思索中我把目光转移到浩原，他那黧红的脸泛着房外的月光，他指着朝南的窗外那高耸的浮雕说：

“那是什么？”

“纪念碑。方圆十里，数这座最悲情！”我往落地窗前走去。远方那碑柱，在这堂皇的旅店外显得格外渺小，我面向他，以无需求证的口吻说道：

“那是纪念某年当地的平民历经一次‘进出’的教训而建的。”

浩原正想继续开口，我阻止了他。而后方，老人那朦胧的声音又再度低回：

“我记得家乡有一座千面卧佛，每当弟子在佛前忏悔后，深夜，佛前总有一张张撕落的面具，随风飘逝，以示新生……”

突然，碑的一隅，我们竟然见有磷磷鬼火在闪烁。一阵犹豫后，决定下楼寻火去。

碑给人的感觉，在这个暗淡的月光下，是凄壮的。因为风的缘故，一片片刚燃尽的冥纸——就如老人的家乡那撕落的佛面——随意飘了起来。在摆放灰瓮的石柱前，有一老妇人，以一种宽怀的姿态侧卧着；良久，不动，似乎有此生不渝的回忆一再萦绕这片可以被纵容的天地，以及继续带有伤痕的心。我忖度——而浩原不一定能了解，她老人家正要赶上明早一场追悼五十载冤魂的春祭。

回家

尤 今

■ 作者简介

尤今 (1950-), 原名谭幼今, 祖籍广东台山, 生于马来西亚怡保, 1958 年随父母迁居新加坡, 现为新加坡公民。1973 年获南洋大学中文系荣誉学士学位, 后获新加坡教育学院教育文凭。曾先后任职于新加坡国家图书馆、报界, 执教于中学和初级学院, 现已退休, 专事写作。1982 年和 1992 年获新加坡书业发展理事会书籍奖, 1991 年获第一届新华文学奖, 1996 年获第一届万宝龙——国大艺术中心文学奖, 2009 年获新加坡文化奖, 2007 年成为首位中国成都的“驻城作家”。作品曾被新加坡多所学校选为课外辅助读本, 并作为多所大学研究生的研究文本。至 2012 年 11 月为止, 已出版小说集、散文集、小品文集、游记共 157 本, 其中 79 本在新加坡出版, 78 本在中国、香港、台湾、马来西亚出版。小说集包括《模》、《沙漠的噩梦》、《风筝在云里笑》、《燃烧的狮子》、《跳舞的向日葵》、《瑰丽的漩涡》、《跌碎的彩虹》、



《那个像豹的女子》、《阳光竟是甜的》、《听，青春在哭泣》、《异乡情缘》、《飞鱼在天》和《金色的袋鼠》等等。

一离开飞机场，上了计程车，他便忍不住絮絮地说起话来了：这一趟回家，可就是长住了。你的房间，我和你妈老早已收拾好了，最近粉刷，依然髹了你最喜欢的蓝色。还记得吗，你上中学那一年，我们搬了新家，你的房间，是粉红色的，你觉得很不惬意。后来，你把储蓄了很久的一笔零用钱拿去买壁纸，把墙壁全换了天蓝色。

旁边，没有回响。

他清了清喉咙，又说：

“从小，你便不肯让我们为你操心，房间，常常收拾得干干净净；功课，永远做得妥妥帖帖。我最喜欢看你扎着两条小辫子，提着小书包，一蹦一跳地朝着校车跑去，你的背影，那么，那么的小，我心里想：究竟还有多长的岁月，才能把你拉拔成人呀！可是，我只不过眨了眨眼，你就大学毕业了。”

他的声音里，没有欢喜的涟漪。以淡淡的语调，他继续说道：“你要到美国去读硕士，你妈不舍得，我劝她说：只是短短两年罢了，就让你去吧！送你上飞机时，你妈一直在哭，其实，我比你妈更不舍得你！还记得吗，每天晚上，你都给我沏茶。你沏茶，可讲究了，茶叶，要上好的碧螺春；杯子，要用沸水烫过；头次泡的，得倒掉；茶味总是调得不浓不稠恰恰好。然而，与其说我享受你沏的茶，不如说我享受与你谈天的乐趣。你痛恨穷兵黩武的侵略战争，你痛恨不平等的种族主义，你痛恨擅自篡改历史的军国主义残毒，你痛恨搜刮民膏民脂的贪污政权；你向往世界大同，热爱平等，拥护和平。每回当你和我讨论这些严肃的课题时，你的声音，是温柔的；你的语调，是坚定的。你走了以后，有很长很长一段日子，我一直觉得心头空晃晃的，虚得难受。”

身旁还是没有人答腔。他自顾自地说下去：

“去年，你写信来说：你打算收养一个六岁的非洲的孩子。这是我第一次反对你的决定。与其说我不赞同，不如说我不放心——在我眼中，你还没有长大，现在，你这个还没有长大的女儿，居然要收养一个孩子？然而，这事，你没有听取我的意见。你利用朋友的名义毅然提出申请，收养了他。在写给我的信里，你说你的力量很微弱，不能为世界许多不平的现象作出有力的改变，可是，你有爱心，你希望用你的爱心来改变一些人的生活。”

说到这儿，他的喉结动了动，又说：

“这回到纽约去，我看到了你的孩子，那个唤我做爷爷的孩子。黑，真是黑，长得可真结实呢！我们也挺有缘份的，他对着我，爷爷长、爷爷短，我把他抱在手上时，恍惚又好像回到了你的童年时代。当他用手搂着我的脖子时，我便决定，回来后，要想尽办法提出申请，收养他。我知道，你心底深处，也希望我这样做的，是吗？”

计程车停在一幢美丽的排屋前，整座屋子，都髹成了淡雅的蓝色，把原本宽广的天空，衬得更加辽阔。

他温柔地说：

“薇薇，我们回家了，妈妈等急了呢！”

屋里，薇薇那张放得很大的照片，搁在台子上。他佝偻着腰，小心翼翼地把那个孔雀蓝的小陶瓮放在照片前。

陶瓮里，盛着他女儿薇薇的骨灰。

薇薇患上血癌，一周前病发，逝世于纽约。





谁之过？

一 凡

■ 作者简介

一凡（1939-）原名王昭英。新加坡公民，定居汶莱。新加坡南洋大学中文系毕业。已出版的著作有散文集《双飞集》（与夫婿刘华源合著）和《跨越时空的旅程》，诗文集《洒向人间都是爱》和《感时花溅泪》。微型小说作品被收入江曾培主编的《微型小说鉴赏辞典》、杨松年及郑绣方主编的《细微的雕塑：世华微型小说评析》和钦鸿主编的《世界华文女作家微型小说选》等文集。主编《东南亚华文文学选集·汶莱卷》等。现为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会员、亚洲华文作家协会副会长、亚华文艺基金会董事、新加坡《新世纪文艺》副总编辑、《新世纪学刊》编辑顾问及汶莱《五属文苑》执行编辑。

李太把车子泊好。突然间，她觉得有点异样。怎么没见菲佣



玲达像往常一样抱着儿子在门前小花园散步。今天怎么啦？莫非小强病了？

“玲达，你在哪里？”她高声叫喊。

没有回音。这就奇了。她会到那儿去呢？来了半年，为了怕她交上朋友，变得不听话，李太听从友人劝告，不让她星期天休假到教堂去。

从没独自踏出家门的玲达，没有机会认识朋友，不可能跟朋友出去呀！

李太一边暗自纳闷，一边用锁匙打开大门。里面静悄悄的。到底怎么回事？她开始有点惊慌，急步走上楼去。推开儿子的房门，李太被眼前的一幕吓得高声尖叫。

她的小宝贝与菲佣双双倒卧在血泊中，一动也不动。玲达手中还握着把大菜刀。

谋财害命？强奸不遂，顽抗丧命？……

但门窗完好无损，屋内没有被搜索或打斗挣扎的痕迹。

李太颤抖着手拿起电话筒……

警车飞驰而至时，李太已晕倒在地。

一阵搜索。终于在餐桌上发现一封以红色圆珠笔书写的信。信上以不很通顺的英文写道：

“……你们的孩子就是人，我的孩子就不是人？你们是人，我就不是人？你们把我当动物关在家里。这不是坐牢，是什么？……

我的孩子死了！如果你们肯先付一个月的薪水给我，我的孩子就不会死！你们明知道我这几个月的薪水是寄回去还债的。为什么不肯发慈悲，先发一个月薪水给我。没有钱开刀，我的孩子只有死路一条……。唯一的孩子死了，我还活下去干嘛？在这个活监牢里做牛做马是为了谁？我的孩子，但他却死了！我也不要活了！我要让你们尝尝失去孩子的滋味！”

第二天，报章的地方新闻写道：

“被疑神经错乱菲佣，手刃小主人后自尽！”

锡山文艺中心出版《新月》半年刊创刊号（1996年4月）



“断奶”奇闻

忠 扬

■ 作者简介

忠扬(1938-)原名陈鸿举,又署陈熙、吕珊等。祖籍广东潮汕,生于新加坡,现旅居香港。曾任新加坡多家出版社文艺丛书主编、香港《晶报》副刊编辑、香港“三联”编辑、朗文(Longman)辞书编审、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兼课导师。现任香港文艺家协会主席兼《香港文艺家》主编、世界华文文学协会常务理事兼《世华文学家》主编、新加坡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创作学会常务理事、《新世纪学刊》顾问、《世华文学书列》和《新世纪文艺》总策划。上世纪50年代末活跃于文坛,著有评论集《文学与人民》(1962)、《文苑纵笔:香港新马文艺谈》(1982)、《新马文学论评》(1985)、《点染书情》(2005)、《忠扬文学杂论集》(2010);游记散文集《马来西亚风情》(1986)、《马来西亚探奇》(1988);杂文集《鸿爪集》(1984)、《波墨集》(1987);儿童文学译作《天才小厨师》;中篇小说集《昨日梦华中》(1992)、

《回首夕阳红》(1997); 微型小说集《微不? 足道!》(美国陈葆珍赏析, 2007); 编撰《拟声词手册(附: 感叹词)》(2012)。曾参与补撰编审修订《朗文中文基础词典》、《朗文学生成语插图词典》、《朗文中文新词典》、《朗文中文高级新辞典》等。

近年来“断奶”论不绝于耳, 甚嚣尘上, 大有不“断奶”不足于谢天下似的, 这倒使我想起了一桩奇闻。

一向平静的小区, 不知怎的, 近日竟沸沸扬扬地闹出一桩“断奶”奇闻。

也许人心静极思动, 奇闻越闹越玄, 简直到了匪夷所思, 使人难以置信的地步, 连一向“两耳不闻婆妈事, 一心只打自家工”的王大婶, 也忍不住要找人打听打听, 问个究竟。

“王大婶儿, 咱不是糊弄您, 润儿断奶啦!” 提起此事三姑就慨叹不已。

“两个来月的婴儿没来由就给断奶! 华嫂子真是……”王大婶不以为然。

“不是华嫂子断奶! 是润儿自个儿不吃娘奶! 咱活了半辈子, 还没见过这等事儿呢!”

“润儿不吃他娘的奶? 敢是华嫂子病了, 奶水有味儿?” 王大婶问。

“吓! 说坐月子呀, 谁也没华嫂子坐得好, 她身子比咱谁都棒实。可润儿横竖就不吃, 成天价哇喇哇喇地穷折腾个没完, 谁也甭想清静。”

“盘古开天地, 哪个孩儿不吃娘奶? ……得给他喂牛奶、奶粉吧?”

“嘿! 马尾串豆腐——甭提了, 牛奶、奶粉他全都不吃!”





“有这回事儿？那就喂米糊呗！”

“米啥糊呀！咱们祖宗的米糊他更不吃！”

“横挑鼻子竖挑眼儿，这可不是闹着玩啊！”王大婶担心起来。

“不瞒您说，华嫂子准是生了个聶——种。”

“三姑呀，您别迷信！也许是润儿有病。瞧大夫了吧？”

“瞧啦！大夫也拿这个不吃娘奶的孩儿没治呐。”

“一时半刻不吃还行，老是不吃不喝的，可要虚脱呀？”

“可不是！闹腾了一宿，找个洋大夫给扎吊针儿，要不，还缓不过来呢！”

“总不能老扎吊针儿呀？孩儿皮肉嫩，受得了吗？”

“说得也是。可洋大夫给扎吊针儿那会儿，他不哭也不闹。够玄了吧？”

“没准儿是折腾得累了，没劲儿再哭闹。”

“噯！说来也巧。那天六婆的老伴儿买了瓶儿羊脂，说是给滋润滋润她那张老脸皮儿。嘿！说了您也不信，润儿呀一嗅上那股羊味儿，欢得蹬腿踢脚的。咱一琢磨，立马儿到街口上买了瓶儿羊奶，温了给他吃。哟！这小子可乐啦，吃得吧嗒吧嗒的，也不嫌羊膻味儿。他娘要抱他还不让呢，直流涎水扁瘪着嘴儿，嗓门儿嚷得震天价响，要不是咱亲眼瞅得真着，还信吗？”三姑手舞足蹈地说着。

“怎么？这小子吃了羊奶就不认娘啦？”

“华嫂子敢情中了羊邪，要不怎生个待见羊奶、洋大夫，不要娘，不要奶的小子？”

“这也是！咱说呀三姑，洋大夫可不是羊儿啊！”王大婶说。

“咳！大伙儿都说开了。咱听说给狼儿喂大的孩儿像头狼，

润儿？只管吃羊奶，早晚得出岔子！末了儿没准长成个羊儿似的，到那会儿够可怕啦！”

“嘿！羊儿有啥可怕呀？给咱们涮涮羊肉倒挺可口的。怕的是变头披着羊皮儿的狼！”听着三姑嚼舌头儿，王大婶也来劲了。

“哎哟！老天爷啊，那小子准是头野狼儿投的胎！净爱羊味儿洋么的。造孽啊！长大了咱们得让他给噬了！”三姑大声惊呼。

“哈！那小子呀想噬咱们可没门儿！咱说呀，您也别老宠着他，压根儿就甭给羊奶他吃。打今儿个就让他娘喂，他不吃，拉倒！没商量。让那小子饿个够呗！也别瞧什么洋大夫，咱们骑驴儿看唱本儿，瞧他有多大的能耐？”王大婶回答得干脆。





一个“外交官”的鼻屎

忠 扬

■ 作者简介

忠扬(1938-)原名陈鸿举,又署陈熙、吕珊等。祖籍广东潮汕,生于新加坡,现旅居香港。曾任新加坡多家出版社文艺丛书主编、香港《晶报》副刊编辑、香港“三联”编辑、朗文(Longman)辞书编审、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兼课导师。现任香港文艺家协会主席兼《香港文艺家》主编、世界华文文学协会常务理事兼《世华文学家》主编、新加坡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创作学会常务理事、《新世纪学刊》顾问、《世华文学书刊》和《新世纪文艺》总策划。上世纪50年代末活跃于文坛,著有评论集《文学与人民》(1962)、《文苑纵笔:香港新马文艺谈》(1982)、《新马文学论评》(1985)、《点染书情》(2005)、《忠扬文学杂论集》(2010);游记散文集《马来西亚风情》(1986)、《马来西亚探奇》(1988);杂文集《鸿爪集》(1984)、《泼墨集》(1987);儿童文学译作《天才小厨师》;中篇小说集《昨日梦华中》(1992)、

《回首夕阳红》（1997）；微型小说集《微不？足道！》（美国陈葆珍赏析，2007）；编撰《拟声词手册（附：感叹词）》（2012）。曾参与补撰编审修订《朗文中文基础词典》、《朗文学生成语插图词典》、《朗文中文新词典》、《朗文中文高级新辞典》等。

在政事记者答问会上，高官唐古拉正在搜肠刮肚，穷于应记者的提问，偏偏就在这个时候，他那个自鸣得意、山根极扁的蒜头鼻子突然奇痒难当。

他下意识地用手大力地揉了揉，但是，鼻子似乎有意跟他过不去，鼻腔内有样东西在搔着敏感的神经。唐古拉忍了几回，哈了几次，仍然不能止痒，他原想用尾指去掏一掏，却觉得不太雅观，唯有改为扭动脸上的肌肉，又运起唐氏吸气法，打算止住奇痒。可是，无论他轻轻地吸还是用力地吸，鼻子里面的东西硬是卡在那里；既然吸气法无效，他于是改用唐氏呼气法，想来个神不知鬼不觉的办法，把那东西呼出来。

然而，任凭唐古拉试了多次，那东西就是不肯出来，反而随着鼻息所带来的湿气，黏得越来越牢。这么吸吸呼呼的折腾之后，那东西竟越躲越深，跑到鼻孔内腔的转弯处，不上不下，不进不出，这回可把唐古拉憋得满面通红，不但扰乱了他的思路，还严重影响了他的答问情绪。

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唐古拉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大气一喝，呵嗤一声，打出一个清脆响亮的喷嚏，还把鼻腔里储藏已久的鼻水畅快地往外喷射了出去。

说时迟，那时快，正在做记录的记者无不被这个响亮的喷嚏吓了一跳，纷纷抬起头来，吃惊地看着唐古拉，似乎质疑：严肃的政事记者答问会，主人翁竟肆无忌惮地大打喷嚏，对跑惯国际新闻的记者来说，可说是生平第一次。

“啊哟！鼻屎！”坐在第三排的一个年轻女记者，突然尖声





叫了起来。

“鼻屎！？”记者们环顾四周追问。“什么鼻屎？哪来的鼻屎？”

会场开始哄乱。

“脏死了！你们看，黏到我的衣服上，还有鼻涕啊！”女记者说着，恼怒地瞪着台上的唐古拉。

“安静！安静！继续提问。”唐古拉有意恢复会场秩序。

“请问长官，她身上的鼻屎是你的吗？”有记者意带讽刺，追问不舍。“中气十足啊，一个喷嚏把鼻屎射了十多尺远，真厉害！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打个喷嚏嘛算什么，大惊小怪！”唐古拉指着女记者。“你怎样证明那个东西是鼻屎，又如何证明是我的？”

“今早刚换的衣服，是你打喷嚏时把鼻屎鼻水喷过来的。”

“这个小姑娘真会说笑。”唐古拉耍赖。“是你自己的吧？”

“这块鼻屎分明是你的！”女记者气急败坏。

“你们看看，那样小的一块东西是鼻屎吗？就算是吧，有可能喷这么远吗？”唐古拉否认。

“鼻屎明明是你的，还赖是我的。”女记者急得快哭出来。“我没有打喷嚏，就是打喷嚏，也不会把鼻屎喷在自己衣服上。”

“呵呵……嗤……”唐古拉还想辩白，却冷不防再打出个更响亮的喷嚏。这回鼻水的喷射力虽然没有第一次那样强劲，但也喷到最前排记者席上，记者对突如其来的喷嚏和鼻涕，回避不及，有的喷了个正着。

“哇！好大的一块鼻屎啊！”一个男记者指着手臂上的一块黑黝黝的鼻屎大声叫起来，马上掏出纸巾把它抹掉。

其它记者见状，无不纷纷退避三舍，以防唐古拉再打第三个喷嚏。

“这回证明了，我衣服上的鼻屎是他的！”女记者指着唐古拉。

“呃呃呃，说笑是说笑，不许栽赃。”唐古拉嬉皮笑脸，想蒙混。

“那么你敢否认这块大鼻屎不是你喷到我手臂上的吗？”男记者不忿唐古拉耍赖，拿出纸巾上的鼻屎向他责问。

在证据确凿面前，唐古拉不得不承认那块大鼻屎是他的，但就是死不承认小鼻屎也是他的。他问在场的记者那么小的一块鼻屎，有可能出自我的大鼻子吗？小鼻屎当然出自小鼻子啦！哈哈

“你……”女记者被气得哭了起来。

“好了，好了，别梨花带雨了。大鼻屎算是我的吧，但小鼻屎绝对不是我的。”唐古拉回过头来狠狠瞪了男记者一眼。

“打第三个喷嚏，希望能喷出一块更大的来证明！”男记者幽默了一句。



人生百态，
笔下波澜别样情





困魂

艾 禺

■ 作者简介

艾禺（1956-）原名刘桂兰，另有笔名叶赫、木奎等。祖籍广东大埔，生于新加坡。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士，曾任新传媒华文戏剧组故事策划、编审、编剧，创作电视剧80余部，现为驻校作家和自由撰稿人。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创作，创作体裁有诗歌、杂文、小说、微型小说和儿童文学。著有诗歌合集《蓝与青》；短篇小说集《困鸟》、《海魂》；微型小说集《风云再起》、《艾禺微型小说》和《最后一束康乃馨》；青少年小说《妈妈的玻璃鞋》、《镜子里的秘密》、《天狼星游戏事件簿》，儿童文学《没有尾巴的小公鸡》等。主编/合编《逍遥曲——新加坡华文女作家作品选集》、《城市的记忆》、《城市的足音》和《新华文学》。曾获多个文艺创作比赛的奖项。《艾禺微型小说》获选为2006年“读吧，新加坡”全民阅读活动读物之一。现为新加坡作家协会副会长、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副秘书长、世界海外华文女作家会员。

待在这里很久了，一直走来走去……。

屋外的樱花在四月盛开，让我想起当年的天真烂漫，站在树下望天，天被一球球的花团装饰着，这里那里，偶然风过，花雨就落，但怎么也打不湿树下的笑声……

花在门口看我，偷看我，名正言顺的看我，看我走来走去……

像赶鸭子似的一群人被簇拥到卡车上，一团团的人飞越过树下，带着无知和茫然望着满天飞舞的樱花，雀跃的轻声呼叫，孰不知从此再也没有回头的机会，最后一次的凝望，是定格的永恒！

于是被人灌输着极端的思想，拿起武士刀，没头没脑的朝稻草人心中戳去，再往上一拨，草梗四散，然后再用刀出尽全力劈向旁边的木头人，头应声落地，滚动如球，莫名的满足暂缓了心头的某个虚的缺位，有人走过来拍拍你的肩膀，竖起拇指，告诉你那就是武士精神。

18岁的脸迷茫的望着远方，因为远方是展现武士精神的圣地，无需朝拜，只需攻略。

第一次把长刀戳入会跳动的心方才觉察是会滴血的，用温热的状态，生命体以惊惧痛苦的表情在“武士”的瞳孔里做最后一次的抽动，然后变得和稻草人木头人没有两样，脸可以模糊，身也可以模糊，尤其是在长统军靴的格格去声中，只可惜对方的灵魂没有死去，从此紧紧贴身跟随，让彼此疯狂！

一个不敢再杀人的武士不是武士，是个懦夫，纵然六尺昂藏，躯体包裹的只是颗脆弱的灵魂，如薄纸般飘摇……

当武士刀到从腰间划过的时候，我只感觉轻微的一阵抽动，锋利的刀锋没有带来多大的痛楚便结束了，一切便结束了，不过咒语开始生效，魂魄从此被困在刀身里面，就像现在这样，走来走去，只能走来走去……

一对母子终于在门口出现，男孩探头好奇地张望着，问着母



亲：“干嘛要把一把刀供奉在那里？”

母亲轻描淡写地说：“记忆从前的一场战争吧！”

“什么战争，我们，赢了吗？”

吹起了一阵风，花雨簌簌掉落，落在母亲的头上，落在孩子的脚边，落在凹凸不平的石坡地上。母子欢愉地叫着，顾着看花去了。

记忆就是这样走来走去，永远都走不出去。



蝴蝶风筝

艾 禺

■ 作者简介

艾禺 (1956-) 原名刘桂兰, 另有笔名叶赫、木奎等。祖籍广东大埔, 生于新加坡。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士, 曾任新传媒华文戏剧组故事策划、编审、编剧, 创作电视剧 80 余部, 现为驻校作家和自由撰稿人。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创作, 创作体裁有诗歌、杂文、小说、微型小说和儿童文学。著有诗歌合集《蓝与青》; 短篇小说集《困鸟》、《海魂》; 微型小说集《风云再起》、《艾禺微型小说》和《最后一束康乃馨》; 青少年小说《妈妈的玻璃鞋》、《镜子里的秘密》、《天狼星游戏事件簿》, 儿童文学《没有尾巴的小公鸡》等。主编/合编《逍遥曲——新加坡华文女作家作品选集》、《城市的记忆》、《城市的足音》和《新华文学》。曾获多个文艺创作比赛的奖项。《艾禺微型小说》获选为 2006 年“读吧, 新加坡”全民阅读活动读物之一。现为新加坡作家协会副会长、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副秘书长、世界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会员。



他记得今天早上，蝴蝶总是飞不起来。别的孩子都笑他，他想，一定要爬到高高的地方去飞，风筝才可以飞得高。他要所有的小孩都看到他阿金也能够放风筝，而不是“傻的”。于是他坐电梯到二十一楼去，他要在那里放风筝。

风筝真的飞起来了，阿金很高兴。他朝楼下望，那些刚才笑他的小孩都变成玩具了。哼，有本事上来放啊，现在我赢你们了，我还可以放得更高更远。他越想越得意，爬上了走廊上的围栏，蝴蝶也好像知道他的心意，越飞越远，一下子就飞到云里去了。

阿金有些紧张，忙拉扯着收线。风筝终于出现了，还向他飞回来，他一高兴，谁知手中的线却在这时候被拉断了。风筝又要飞走了，他想去抓风筝，脚下一蹬，人就轻飘飘的飞了起来，好像风筝一样，慢慢的飞啊飞啊……！

灵堂上，妈妈对着阿金的照片烧着香：

“阿金啊，你要有灵有性，就回来给妈妈看看，知道吗……”

“妈，我回来了！”阿金傻愣愣地望着妈妈，不明白为什么妈妈还是没看见他？

他抬头看着那只蝴蝶风筝，突然，他发现它动了，还飞了起来，飘出组屋外，朝黑夜的天空飞去！

大家都说阿金确实回来过，要不那风筝怎么会好端端的不见了？蝴蝶风筝带走了阿金的生命，阿金也一定会回来带走它……

破碗

艾 禺

■ 作者简介

艾禺 (1956-) 原名刘桂兰, 另有笔名叶赫、木奎等。祖籍广东大埔, 生于新加坡。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士, 曾任新传媒华文戏剧组故事策划、编审、编剧, 创作电视剧 80 余部, 现为驻校作家和自由撰稿人。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创作, 创作体裁有诗歌、杂文、小说、微型小说和儿童文学。著有诗歌合集《蓝与青》; 短篇小说集《困鸟》、《海魂》; 微型小说集《风云再起》、《艾禺微型小说》和《最后一束康乃馨》; 青少年小说《妈妈的玻璃鞋》、《镜子里的秘密》、《天狼星游戏事件簿》, 儿童文学《没有尾巴的小公鸡》等。主编/合编《逍遥曲——新加坡华文女作家作品选集》、《城市的记忆》、《城市的足音》和《新华文学》。曾获多个文艺创作比赛的奖项。《艾禺微型小说》获选为 2006 年“读吧, 新加坡”全民阅读活动读物之一。现为新加坡作家协会副会长、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副秘书长、世界海外华文女作家会员。



碗不小心碰到桌边缘，咣当一声落地就碎了，碎得四分五裂，碎得很干脆，但是破碎前的那一声细响，却在她心头震了一下，重重的一下，身体不由得一抖。

坐在对面的男人一点反应也没有，连目光也没有横过来一下。

在从前，打破碗是要被追九条街的，妈妈拿着藤条，卯足全力在后面追，只因为碗橱里的碗就只有那么几只，破了一只就像破了家财一样，生活里是要有缺失的。

现在打破了碗……

结婚时，妈妈没有给她添金首饰，她明白家里的困境也没有强求。摆在房里的就是一对印上金牡丹的白瓷碗。那个年头，她已经觉得很珍贵了。妈妈还跟她说，以后夫妻就要共患难，记得有饭吃饭，有粥吃粥，要珍惜，千万别把碗打破了。

她谨记着妈的话，多年来小心翼翼地用着，牡丹花洗着洗着都褪色了，她还是很珍惜。

随着时光的转移，壁橱里的碗像会生孩子一样莫名其妙多了起来，什么花款、样式、颜色都有。褪色的牡丹夹在中间，只显出它们的老旧，挪啊挪的最终被挤到橱柜最不起眼的角落去了。但她还是没有亏待它们，新年、结婚纪念日还是会摆上桌，拿出来用一用。孩子们都笑她老古董，她没有跟他们说关于九条街故事，也没有提起外婆送碗时曾说过的话。

说了就能懂吗？

像坐在对面的男人也从来不插嘴，连目光也没有横过来一下。

碗终于在此刻“不小心”打破了，好像打破了某种陈年的约定，心里虽然痛了一下，但很快便有一种被释放的舒服感。

或许有些事情是没有永久的，就像她最近才获知原来对方在十多年前就在外面收养着另外一个女人，从那一刻开始，她就知道碗早已在她心里有了难以弥补的裂痕。

牡丹花碎了，碎得没有血色的躺在地上，她慢慢掇拾着，站了起来经过对方的身边，不动声色地突然拿过那正扒着饭的另一只金牡丹，平静地走入厨房中，便“砰”的一声把它们全都扔入垃圾桶里，两只瓷碗在生命的尽头相偎着，异常亲密。

没有饭，男人依旧夹着菜吃，连目光也没有横过来望她一下。

她突然怀念起打破碗被追九条街的往事，哭闹声中有血有泪，此刻为什么却如此孤寂宁静？

刊登于联合早报《文艺城》14-8-2015





公关人选

冰 秀

■ 作者简介

冰秀（1948-）生于马来西亚柔佛州。新加坡公民，祖籍中国海南省文昌县，教师。原名陈秀元，毕业于南洋女中。参与社团：新加坡作家协会、锡山文艺中心。创作体裁：散文为主。已出版散文集《小河与一串记忆》（1994）。其他作品散见于报章杂志及各选集，如：《新加坡文艺》、《文学半年刊》、《锡山文艺》、《吾土吾民》之散文创作选（1982），《新加坡海南作家选集》（1991），《新加坡海南女作家选集》（1994），《一伞美丽的花季》（1992），《新加坡当代散文精选》（1993）。文学活动：1969-1971年为师训文艺研究会编委。文学得奖记录：1978年全国文艺创作比赛入选奖；1979年教师节征文比赛入选奖。

玛利王在某些人眼中算是个了不起的女流。她既精明又刁钻，

且口才一流，使她很快地就成为同行里的“明星”。

最使人不得不对她另眼相看的还是她那与生俱来的识时务细胞。比如对上司吧，尊敬谈不上，奉承却有加。上司所钟爱的一切，所谓“爱屋及乌”，她都拼命去献殷勤。至于那些被上司冷落的，她避都嫌来不及，更别说跟对方排排坐了。

她什么都不怕，只怕输。当她说她家的那只哈巴狗对她惟命是从时，你要是说你家的狗更可爱，更善解人意，那么你无形中已树立了一个敌人。如果你兴奋地告诉她你的孩子中四考获五个A1，她不会为你高兴，一定说她家的大少爷考获的是十科A1（真假也只有她自己知道了）。

簇拥在她身旁的人很多。这些人因为她的神通广大（靠巴结的伎俩获得许多内幕消息和优待），都纷纷向她表示臣服。她以为她的朋友很多，一定可以扶摇直上搞公关。“波士”也因为她认亲戚的功夫一流而想提拔她。因为目前的公关潘小姐即将结婚且打算移民澳洲，“波士”很想直接选玛利王坐公关交椅，但是又恐属下不服。为了让大家心服口服，“波士”决定以民主的方式让大家提名选出他们心目中的公关。

被提名的两位女士都是资深的职员，一个自然是上司的宠臣玛利王，另一个则是工作勤快的密色士林。

选举就将开始，两位女士被请出了礼堂，一个显得得意洋洋，一个轻轻松松。在等待期间，玛利王忍不住向密色士林搭讪：“你知道啦，老板是我的密友的姐夫的表哥，他老早就想请我上来代替潘小姐，只是我不想要而已。你这样能干，老板却看不上你，真可惜呀！”

选举完毕，两位女士又步入礼堂。这时，大厅里响起了掌声，密色士林大方地入席。忽然，她觉得掌声老朝自己这个方向响着，于是她奇怪地望向白板，啊！白板上中选的名字竟然不是她想象中的玛利王！

她再看看玛利王，此时，玛利王多肉的脸是一阵红，又刷的一阵白。



送行

次女草央

■ 作者简介

次女草央 (1953-) 原名杨姿英。祖籍广东潮安, 生于新加坡。毕业于新加坡三一神学院神学系 (B.D.), 美国加州神学院 (MA)。任职于新加坡卫理公会华人年议会。创作体裁有散文、小说、诗歌。已出版散文集《一心寻觅》(1997), 小说集《玉米田的安慰》(2001)。曾获金狮奖 (1990-1991)、金笔奖 (1993)、新加坡全国宗乡总会散文创作奖 (1993)。现为新加坡作家协会会员。

凌晨四时四十五分, 她静静地从温暖的被窝中缩起双脚转身下床, 提起轻轻的脚步, 到厨房预备两杯热腾腾的咖啡和香喷喷的早餐, 一面梳洗、一面想着就要举家迁美的好友。好友夫妇因着一向较为内向, 除了自己, 没有认识多少知心朋友, 这次因丈



夫受经济不景的影响，而被裁员，经过两年三个月的失业，心志希望因求职的失败而日渐枯萎，三个月前巧遇以前由美驻新的上司，在他热诚邀请与安排下，匆促的决定前往美国东南岸的佛罗里达州协助管理业务，为着飘洋过海的搬家，只得求助于她，赶在七早八早的协助他们在起程时搬运一些大型行李到机场。

他于早晨五时，在闹钟的催请下，踢开了缠住自己的被单，走进浴室打理自己，然后对着衣柜的长镜，仔细检查自己的穿着是否笔直整齐潇洒。来到厨房，顺手把热咖啡饮尽，留下她特备的熏肉、热狗与煎蛋，打开门，到屋外开动汽车的引擎。

她锁上门，朝着司机旁的座位，走进清凉的晨风中，收集围绕身旁淡淡的茉莉花香，带着晨雾中晶莹的露珠，关上车门。

好友夫妇屋里屋外团团转得满头大汗，两个小孩却茫然的各抱着自己心爱的布娃娃，呆呆地坐在沙发上，瞪着家中所有与自己一起长大的家具，疑惑于为什么要向熟悉的家、习惯了的学校和许多要好玩伴说再见。

“谢谢你们，真不好意思，一大早就麻烦你们。”好友的先生对着在帮忙把行李搬上汽车后座的他说。

“别客气，应该的，有机会我们可要到佛罗里达找你们搭地铺呢！”他带着热情，温暖风趣地应着。

早晨五时五十五分，樟宜机场出境处挤满了浓浓的离别情愫。好友家稀疏的亲友，是失业多日的现实，这一家四口，带着悠悠的泪水，渺茫的心境，告别稀贵的友情，和遗忘他们也要生活的故乡。

冲出水平款款初升的朝阳，驱散了黑阴阴的蓝天，他重力地踩踏油门，冲进泛岛快速公路，冷静慎重地吐出厚厚的男低音：

“下次别再自作聪明，答应这些不相关的事务。”

她侧看着他一头贴服油亮的黑发，转向车窗外，追捕路提上那一长列飞逝而九重葛之艳红的安慰，忧伤自己一生的另一半对友情的贫乏，摇摇头，理一下披肩的长发，温柔地对着自己的心说：

“别放在心上，要忘记这几个星期来，数不尽多少次相同的责备。”



糊涂事

次女草央

■ 作者简介

次女草央（1953-）原名杨姿英。祖籍广东潮安，生于新加坡。毕业于新加坡三一神学院神学系（B.D.），美国加州神学院（MA）。任职于新加坡卫理公会华人年议会。创作体裁有散文、小说、诗歌。已出版散文集《一心寻觅》（1997），小说集《玉米田的安慰》（2001）。曾获金狮奖（1990-1991）、金笔奖（1993）、新加坡全国宗乡总会散文创作奖（1993）。现为新加坡作家协会会员。

李晶看孩子打球去，在连续的两、三个小时里，见他担任评判、也代表自己所属的队伍参赛。知道这是他第一次担任评判，她有点吃惊，因为他在事前没有透露任何风声，她也有点担忧，不知

孩子是否能胜任，因为他向来是一个反应慢半拍的非精英份子。她带着一颗欣赏他一步一步成长的心情看他在球场上聚精会神的忙碌。

轮到他所属的队伍出赛时，就在开球过后的一眨眼间，他得到了一个传球，一转身，就把球准确的投给接球员。对方支持者欢呼雀跃，他的队员与支持者却失措的傻了几秒，原来他把球投给对方的接球员。她也愣了一阵，心想他该找机会补还失球。他似乎没时间去关注错误的举动，继续努力为球队效劳，投进了好几个球。对垒球队实力不弱，他的球队也尽全力攻守，终于赢了第一场。

短暂的休息之后，另有他队比赛，他又被安排负责评判，看他晕头转向，确也战兢认真执行任务，这次球赛纯粹是友谊赛，球员都没有一致的球衣，在球场上怎么去辨认谁属那一队，应该是一件困难的工作。突然，李晶看见球场上一阵骚动，一个跃身投球的动作在评判的笛声后中断，然后再补给发球权。坐在她身旁的孩子的朋友告诉另一个朋友，刚才两个抢球的人同属一队，在惊觉之后，其中之一放手让自己的同伴投球，他以为双方对手抢球作了误判。

另一场，又轮到他的球队参赛，在中场时，他接获一个传球，一转身，看见自己的一个队员在前线闪过，便用力做了一个远抛，随在那个队员的身旁有一个对方的球员，为了闪避对方的守卫，那个球员一转身，传来的球便被撞出场，他又再一个失误，一个声音从她身边播出：“He always does crazy things”。

李晶犹如在梦中被惊醒，却也有稍微的认同，这个孩子总是那么糊涂，她就开始去收集他曾经做过的糊涂事。接着的日子，她就在心中不断盘算，要怎样帮助他，摆脱这些“crazy things”，慢慢成长达成一个风度翩翩的青年。

她想用自己的方式，坦白的告诉他，以后无论做什么都要镇



定……又想用比喻的方式，问他如果有人说她的一个朋友常常做糊涂事，她很关心他，希望他能克服这弱点，她当怎么做？晚上临睡前，她问孩子的爸爸，“我当怎么做？”他说，“别对他提起，我们知道他就是这样一个慢郎中，但却是一个善良的孩子，不必把他跟精英并列，何况这样的糊涂事，在奥林匹克大会上层出不穷，许多国际级的选手也会有方向感失误的判断。”

李晶终于释放自己，何必耿耿于怀呢？成长需要的是时间与渐进的磨练，每个孩子都不同，最重要的是他在人生中经历得起艰难的考验，并且还能持守公正与良善。如今在塑造精英的压力下，可以接纳糊涂、平凡，何尝不是舒解压力的妙方。



捉迷藏

陈家骏

■ 作者简介

陈家骏(1966-), 又署阿达, 祖籍台湾, 生于新加坡。毕业于南洋初级学院, 新加坡国立大学荣誉学士、文学硕士, 南洋理工大学哲学博士。曾任中学高材组语文老师、母语部门主任、新加坡国立教育学院助理教授, 现任义安理工学院中文系高级讲师。曾获第一届和第二届新加坡全国宗乡奖散文佳作奖、亚细安青年微型小说奖优胜奖。著有短篇小说集《越走越远》、《阿达作品选》、《阿达小说选》和《踩着黄丝带回家的路》; 小品文集《午后的公园, 是猫儿散步的天地》。

她记得的, 他喜欢玩捉迷藏。

小时候在三巴旺的小甘榜里, 每每和一群小朋友玩游戏, 他



总是提议玩捉迷藏。

她记得的，当她做“鬼”，将脸埋在臂弯从一数到二十五，抬起头来，她总能准确无误地找到他。他也总是她第一个找到的人。他就躲在她家门外那棵大雨树上。

那时，他趴在大树右伸的粗壮树干，看着她笑着说，你怎么这么厉害，这么快就找到我。她手掌抵在眼眉上，挡着天上撒下的片片金色阳光，仰头看着他快乐地说，我找到你了！我找到你了！他从树上慢腾腾地爬下，施施然走过她身边时，突伸出右手，拉了拉她的辫子说：“都是你！”她方想举手打他，他早已如一只小麻雀向前飞了去。

三巴旺的甘榜没了。

政府征用土地，各家各户都逼迁了。

她记得的，那一天，她们一家提着行李，坐在路口等罗厘载她们到宏茂桥新家时，他悄悄地站在她身后。罗厘来了，他什么话都没说，只安静地帮她们一家把行李搬上车。她怎么会忘了，当时来的还有他的爸爸和哥哥，他们从小就是邻居。

当她爸爸对他爸爸说，庆生，好了，以后有空来我家坐坐；他就在她手里放下一只棕榈叶制成的蚱蜢：蚱蜢一身艳绿，一对眼由大头针头做成眼睛，红彤彤的，不过，似沾了甘榜的晨雾，迷迷蒙蒙。

他是最后一户搬迁的人家。

她记得的，那是初级学院的迎接新生舞会上，她在迎新的“老生”队伍里看到了他。她走上前，想找他，他已不见。他长得很高、很瘦。在一个换舞伴的余兴节目中，她在一群男生的手掌中不断地旋来转去；最后，她有点晕了，天旋地转。忽然，一名男生在耳边问道，怎么了，这么快就撑不住。继而有人轻轻拉了拉她的辫子。她努力想看清是谁在说话，可双脚不听使唤。最后，她跌坐在地，眼前一片黑。朋友告诉她，是一个高瘦男生扶她到学生

休息室的。她们还说，那男生一路上一直轻轻地在她耳边呼唤她的名字，还一直说：“不要紧，不要紧。没事的。”

在这么一个小小的校园，她怎么老找不到她们说的他；她有时也在找儿时爱玩捉迷藏的他。

有一天，在青年节的表演会上，身旁一名同学忽靠了过来说，就是他。哪个他？那个扶你去休息室，你一直找的他。她仔细打量舞台上那说话大声如雷，演技夸张的男生。哈，原来是同一个人。正是那个她一直在找的人。

她还记得的，她读初院的第二年，她和他有些熟了。

等了这么多年，就像玩场大捉迷藏。最后，她又找到了他。

她记得的，当他入伍的时候，她说，别学坏。他笑了，没说话，忽然伸出手，拉了拉她的辫子。待她举手要打，他已背起背包上了军车。她忽然有种欲哭的感觉。她记得他说，有什么好哭，每个周末他不是照样回家，那时不是照样见面！这有什么好哭。但她就是哭了。

她记得的，大学毕业后，她等了两年，他也大学毕业了。那一夜，他问她，我们联名申请组屋好吗？她记得她是这么回答的，这是求婚啊，你连花都没有送。他笑了，说，你闭上眼，数三十下。她照做了，但眼尾悄悄睁开，她便看到他从车厢后拿出一大蓬的百合递到她的面前。她笑了。他问，你还要什么？她说，不要了，有花就好，你说什么就什么咯。

她记得的，结婚十年，他忽然告诉她说，那年的结婚周年，他们也学学人家好好庆祝。她说，那孩子怎么办。送去妈妈家，他说。

她笑着问，你那天不是出国吗？我会赶回来的。我等你。她记得自己是这么应诺的。

那一天傍晚，她下厨煮了好多道小菜。



她记得的，等着闲着的同时，她扭开电视，忽然，电视出现一则紧急报道：呼吁飞机班号 XXX 的家属拨电到机场询问。她记得他是搭另一班机的。他说，他会尽量赶回来，但机位没了，只好乘下一班机。

她记得的，忽然，电话响了，里头有一把很陌生却装得很像老朋友的声音对她说，他乘搭的班机失事，希望她能到机场等候消息。她说不可能的。但那把声音却说，失事客机的名单上有他的名字。不会的。玩捉迷藏她总是找到他。于是，她冒雨赶到机场。

她记得的，当她从机场回来，她忽然感到冷。她忽然意识到，在这场捉迷藏，她永远都找不到他。

她记得的，她那晚就是哭不出来。



彬彬

陈家骏

■ 作者简介

陈家骏(1966-), 又署阿达, 祖籍台湾, 生于新加坡。毕业于南洋初级学院, 新加坡国立大学荣誉学士、文学硕士, 南洋理工大学哲学博士。曾任中学高材组语文老师、母语部门主任、新加坡国立教育学院助理教授, 现任义安理工学院中文系高级讲师。曾获第一届和第二届新加坡全国宗乡奖散文佳作奖、亚细安青年微型小说奖优胜奖。著有短篇小说集《越走越远》、《阿达作品选》、《阿达小说选》和《踩着黄丝带走向回家的路》; 小品文集《午后的公园, 是猫儿散步的天地》。

忽然, 大地在跳舞, 跳得比疯狂的拉丁舞更为激烈、疯狂。
厅里的一切, 经不起舞伴的疯狂牵引, 纷纷弹跳落地。



她惊醒过来。眼前的一幕，令她瞠目结舌。一会儿回过神来，她尖声叫道：

“彬彬，地震！”房里也在刹那如魔鬼降临般暗下来，一切光明全消失殆尽。一大块一大块石头般的硬物当头砸下，她想喊，一张口却是一口的沙石。

“妈妈。”她分明听到那八岁孩子微弱的声音在叫她。孩子今早发高烧，看了医生，吃了药，今晚临睡前她还为孩子量了体温，发觉孩子的身体还有点烫。她看着孩子睡着了就到客厅缝点什么衣物的，没想到竟睡着了。

“彬彬。”她吐出口里的沙，双手拼命往前挖。她坚信：孩子就在跟前不远。孩子准是吓坏了。孩子准是慌乱地在找着妈妈。

孩子是她们的命，孩子是她们的宝。孩子的爸爸不要她们俩，这世界就只剩下她和孩子，她们谁也不能少了谁。“彬彬！别怕，妈妈来救你。”她的心在祈祷，在请求，在激励。

又一阵轰隆声，压在她身上的重量又增加了。她咬紧牙根，双手奋力向前挖。她真的听到孩子的喊叫，孩子的喊叫是这么的凄厉，孩子怕呀！孩子还在病呢。一块石头有点松，她狠狠地、死命地往前推：“轰”一声。一股既清新又冰冷的空气立时自外泻进，像清凉的水扑面而来。她猛吸口气，就听到外面满是人们的尖叫，哭喊。世界是乱成了一片。她喊叫：“快来人啊，救救我的孩子！我的孩子还病着的。”她不知自己的嗓子可以喊得这么大声，声音可以如此凄厉。

“快来人啊！！！”没人来救援。孩子就在前面，身前；她真的听到孩子微弱的叫喊声。她努力地、出力地抓、抛、捞，将孩子周身的石块悉数移开。她感到气力像潮水，正一涓一涓地流出体外，她快不行了。她的十根手指痛得似要断开。但她就只是紧咬下唇。她知道，世界是这么的乱，别人都自顾不暇，哪有时间来救咱母子俩。她更清楚知道，此时她多喊一声，就消耗身上多一分力；她的力量是要用来救自己的孩子的。

不知过了多久，她真真正正感到再也无力支撑时，忽听到有人喊叫：“这里有个小孩！快来！！”一阵纷沓的脚步声接踵移近。她大声叫喊。其实，她也不知这是不是喊叫声，她听到的，是呻吟似的、沙哑的声音：“快救我的孩子。”她听到彬彬的哭声：“快救我妈妈，我妈妈还在里面。”她听到彬彬的声音，心里有说不出的快乐，而全身的力道，尽在这刹那间，像泄气的气球，“呼噜呼噜”，倾泄而出。

“彬彬。”她轻轻地叫唤。孩子没事了。心里，很安。

叫民防人员不解的是，怎么他们在这里来回探寻十来次，就是没发现这乱石下有人，怎么就在第二天一早，当一名民防人员走近，做最后检查时，这地板上的石头会突地纷纷散落，而一张孩子的脸立时露出。那孩子还发着烧。最叫民防人员想不通的是，民防人员在离这孩子不到十厘米距离的地方找到孩子的妈妈。她身后，是一条只通一人爬的隧道，显然是那孩子妈妈挖出来的。这条隧道，满是殷红的、触目惊心的血。民防人员将她拉出，发现她十根手指全断了，指甲也都脱落了。

她已经死了，身上压着整百斤的水泥块。

医生说，她身上好多根骨头，全给压砸在身上的石头压断。医生还说，像她这样的伤者，应是当即伤重死去。

夜晚，民防员重到这里调查。只见四周是不规则的黑影和一圈圈来自手电筒的，四处乱窜的光圈。风，寒寒的，呼呼地掠身而过，在风里，大家似乎都听到这样的声音：谢谢，谢谢！这像是一把女人的声音。声音是这么轻、如此飘渺的，淡淡的，随风而散。





孩子是生命的颜色书

陈家骏

■ 作者简介

陈家骏(1966-), 又署阿达, 祖籍台湾, 生于新加坡。毕业于南洋初级学院, 新加坡国立大学荣誉学士、文学硕士, 南洋理工大学哲学博士。曾任中学高材组语文老师、母语部门主任、新加坡国立教育学院助理教授, 现任义安理工学院中文系高级讲师。曾获第一届和第二届新加坡全国宗乡奖散文佳作奖、亚细安青年微型小说奖优胜奖。著有短篇小说集《越走越远》、《阿达作品选》、《阿达小说选》和《踩着黄丝带走回家的路》; 小品文集《午后的公园, 是猫儿散步的天地》。

今天的空气闷热得像蒸笼, 仿佛连柏油路也给蒸得软绵绵, 踩上去, 双脚似随时会陷下去, 举步维艰。



走在路上，人也快熔了。

她拖着孩子，慢腾腾地爬上天桥。

孩子问：“妈妈，我们要去哪里？”

尽管空气热得令人难受，但孩子银铃般的声音，却像清泉。

“我们去黄太太家送衣服。”她轻声地说。

“妈妈，我知道什么是圣诞老人了。”

“是吗，什么是圣诞老人？”她笑了，随即反问。

“嗯，就是那个。”顺着儿子小小的手指所指的方向看去，她果然看到对面购物坊门口摆放着一个大大的、圆嘟嘟的圣诞老人。

是啊，圣诞节快来了，那新年也将近了。

一想到新年，她不禁眉头一蹙。

“妈妈，老师告诉我们圣诞老人的故事。”

“哦，是什么故事啊？”她想起孩子幼儿班那胖胖的老师讲故事时夸张、滑稽的模样，便忍不住莞尔。

孩子快乐地将老师的故事一段一段地说，虽说得前不搭后，但她不是点头，就是应道：“嗯。”或惊呼“哎呀，怎么会这样。”

脑海里又涌现孩子的爸爸在时，一家大小乐融融的欢乐景象。忽然，她发觉孩子沉默如石。

“怎么了？”她想不起孩子刚才说到哪儿。

“妈妈，老师说，圣诞老人只送礼物给乖孩子，如果我们很坏，圣诞老人就不会送礼物给我们。”

她眉头一皱。

“妈妈，我……”

“没有的事，老师吓你的。”未等孩子把话说完，她立刻制止。说完发现孩子低着头，沉默不语，她不禁心头一紧。

“我从来就没收过圣诞老人的礼物。”



这时，孩子抬头看她。那双清澈的双眸，满满满满地写着期盼。她忍不住鼻头一酸。

她努力控制自己，不让眼泪流出来。

“圣诞老人是骗人的，没有圣诞老人的。”她狠下心说。

“可是，老师说有。”孩子不满地道。

“别说了。”她有点不耐烦了。

她看着孩子噘着嘴的模样，心中真的很不忍。

“来，等会儿我们到小贩中心吃冰山好吗。”这是孩子最喜欢的甜品，每每孩子发脾气，用这道甜品来哄他，立即气消。这招万试万灵。

孩子还是没说话。

“我们叫卫卫最喜欢的巧克力冰山，上面要加多多红红的草莓浆，还要放上一颗樱桃。”她说话时，十分具诱惑性，哄得孩子忍不住笑起来。

“我们要两颗樱桃，一颗给妈妈。”孩子开心地笑起来时，两颗眼里顿时出现闪烁的星星。

没想到在黄太太家，遇上她正和朋友打麻将。黄太太的朋友见她做的旗袍手艺好，一时兴致来了，也要给自己做一件。

单是帮这些阔太太量身，就花了她一整个下午的时间。不过，有这笔意外收入，总是叫人高兴的。

其中一位陈太太特别交代，她想穿这件旗袍赴宴，希望她能在三天内赶出来。她想到家里两件未做旗袍，也是答应了人家三天后交货……她咬了咬下唇，继而笑着说，没问题。

是没问题的，只不过不睡不休罢了！最难捱的日子都捱过了。

广播电台播放着“平安夜”。优美又带点凄凉的乐声在寂静的夜空中飘呀飘。

她看着孩子熟睡的小脸蛋，心中再起一股甜蜜的感觉。她忍不住伸手轻轻将孩子柔软头发向旁拂去。

为了这孩子，吃什么苦都值得。

她抚摸长满厚茧的手掌，又干又皱的掌心；再看着镜中憔悴十分的脸孔，她惨然一笑。

她在孩子身旁放下孩子最喜欢的“维尼”熊和一本故事书。她在孩子的脸颊上轻轻一吻，她轻声说：“你怎么会是坏孩子，你是我的宝贝。”

买了这份圣诞礼物，这个月真的就要节省开支，步步为营，锱铢必较。但为了孩子，这些都是值得的。

“圣诞节快乐，孩子。”她细声说道。

心，很满足。





心里开满一园凋零的玫瑰

陈家骏

■ 作者简介

陈家骏（1966-），又署阿达，祖籍台湾，生于新加坡。毕业自南洋初级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荣誉学士、文学硕士，南洋理工大学哲学博士。曾任中学高材组语文老师、母语部门主任、新加坡国立教育学院助理教授，现任义安理工学院中文系高级讲师。曾获第一届和第二届新加坡全国宗乡奖散文佳作奖、亚细安青年微型小说奖优胜奖。著有短篇小说集《越走越远》、《阿达作品选》、《阿达小说选》和《踩着黄丝带回家的路》；小品文集《午后的公园，是猫儿散步的天地》。

一大清早我就端着满满圆圆一大盒礼物来这里。

一路走来，心里像灌满五颜六色的漆料，杂得分不清颜色。



我又来到明华小学。

是的，我又来了。这已经是这个月的第四次了。

去年的七月十五日，我初次来这儿，为的是把花了一夜包裹好的礼物转托老师交给他。今年三甲班班主任，依旧是去年那一位女老师。她有一头长发，圆圆的眼睛，闪着慧黠的星星。接过我手中的礼物，她脸上没流露出去年那疑惑的神情。

不知为何，我今天忽问道：“请问三甲班在那哪里？”

她甜甜一笑，便带我到走廊尽头，指着对面最左的一间课室说道：“就是那间了。”

我本来不想看他，可是这句话却从口里吐出：“那，请问霍文杰是坐哪个座位？”我记得的，我曾答应过阿姨，不再打探，不再关心，不会、不再看他，可是……

就坐在课室右边角落头最后一个，很高的一个孩子。很好认的。她补充道。

是吗？心头一个突。这不正像一个人吗？记得当年在篮球场初次看到他……便给高大的他，打着篮球灵活如游龙的身子，给深深吸引着……

心里像打翻的颜料，正开始翻滚。

这孩子长得像他吗？

就是那个了。我顺着她的手指看过去。这孩子不像他。我肯定。这孩子长得很文秀。像我吗？也不太像。他有一张圆圆的脸，刘海软软地搭在前额。这么软的头发，摸上去一定很轻，嗅一嗅，一定有孩子香。

我喜欢他专心上课听讲的样子，那么的专注。他的眼，好美。那个人曾说过，我的眼像杏仁。杏眼是很美的。

我用尽心力，仔仔细细地，从头到脚地，用心地、努力地把他的身影，一分一毫也不放过地刻印在心里。

谢谢你，老师。我想多看他一眼再走。我沉着声音说道。



这就是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怎么感觉如此陌生？看他晃着圆圆的脑袋，右手抵着下颌听讲的样子。我心折了。那白白的皮肤，那小巧的鼻子；忽然，忽然，好想，好想跑上去抱住他，亲他。我的孩子，应该让妈妈抱，让妈妈亲，妈妈应该爱你的。

他是我的孩子。

感觉上，孩子一直待在我身边；但真正看到他，却觉得如此陌生。

我右手手指狠命地紧紧捏住大腿肉，要自己保持冷静，别冲动。心里头的颜料，早已翻江倒浪。

是我不想早点来见你，是爷爷奶奶不肯说你去了哪里。你知道吗，妈妈跪在姨婆面前多少次，姨婆才肯告诉我奶奶把你送了给谁。妈妈答应了，不会认你、不会叫你、不会摸你、不会抱你。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

我心里一遍一遍地说。

妈妈错了，是妈妈对不起你，把你送了给人。是妈妈错了！对不起！我狠下心。

我要走了，老师。请你别告诉孩子我来过。今天是他的生日，我想给他个惊喜。等他明天，我再到他家去，对他说：“生日快乐！”。请你别告诉他我来过，好吗？我恳求。

老师疑惑地看着我，有点迟疑。

我是他的阿姨。我再此强调。我骗老师我是孩子的阿姨。

去年妈妈来看你，却不敢看你，但今天不同，妈妈一定要看一看你。

孩子，妈妈拿到了奖学金，明天就出国读书。等我回来，文杰就十一岁了。我狠下心，今天一定要来看看文杰。我对自己说。

谢谢你，老师。记得放学后才把礼物给他。我再次交代。

行的。好的。老师眼里的星星在笑了。我忍不住微笑。

我相信你是文杰的阿姨，你们长得很像。老师忽然这么说道。

“噢……是……吗……”

“你们笑起来，左脸颊有个酒窝，眼睛眯眯的，很甜，很像。噢，你们的眼睛也很像，很美的杏仁眼。”老师如此形容道。

我一定是笑得勉强，所以老师脸上表情有点突兀。

我得走了。谢谢你。但灵魂却似离身而去。

我走到大门口，眼泪再也管不住，大滴大滴地流。

我错了，我不该在十五岁就和他发生关系。我错了！

妈妈、爸爸说，我丢他们的脸。

为了这句话，我的心曾经痛过；但今天听了老师的这句话，我的心，却开始在下雨，血雨。





当生命变成花瓣 飘落的时候……

陈家骏

■ 作者简介

陈家骏（1966-），又署阿达，祖籍台湾，生于新加坡。毕业于南洋初级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荣誉学士、文学硕士，南洋理工大学哲学博士。曾任中学高材组语文老师、母语部门主任、新加坡国立教育学院助理教授，现任义安理工学院中文系高级讲师。曾获第一届和第二届新加坡全国宗乡奖散文佳作奖、亚细安青年微型小说奖优胜奖。著有短篇小说集《越走越远》、《阿达作品选》、《阿达小说选》和《踩着黄丝带回家的路》；小品文集《午后的公园，是猫儿散步的天地》。

她一边摘下花瓣，口中一边喃喃地道：爱我？不爱我？爱我？不爱我？……

有个朋友关怀备切地对她说，她这个男朋友是一个暴戾的人。就拿那一次来说吧，他们在他们常去的那家餐厅吃饭，只因一言不合，他就把人家打得牙齿嗑了几颗。为了息事宁人，事后还给了人家好几百元。

又有朋友说，她这个男朋友是一个情绪化的人，一时阴一时晴，心情捉摸不定。就拿上一次的事来说，本来大家还谈得好好的，可一转身，他的脸变得黑得什么似的，一声不吭，说走就走，留下一堆人不知如何是好。也因此，他的朋友少之又少，似乎在他出事之后，来她身边说他好话的人，寥无几人。

上述那些话，是朋友背着她说的。当时她从梦中惊醒，觉得口渴，于是到厨房拿水喝，经过母亲的房间，听到有人如此议论他。她母亲说，她这个女儿，就是死脑筋，偏偏选了这么一个男人，任劝不听。说完，是长长的一声无奈的叹息。

她拿着杯子，回到房间，愣愣地看着撒落满地板的照片，胸口感到空荡荡的。其实，她的心早就逃走了。这是她后来才发现的。

爱我？不爱我？爱我？不爱我？爱我？不爱我？……

一切发生得太突然，她还来不及思考，事情已经发生了。她惊醒时，天空正飘落着微微冷冷的雨丝，她跪在地上的双脚僵了，手也无力地垂在身边。

那原本是一个美丽的上午，轻柔的风在大地轻轻地流动着，凉凉的天气让人倍觉舒爽。虽然气象台说上午较迟时分会下过境性大雨，但如此舒服的气候，确实叫人心动。于是，孩子气的她拉着他的手，央他一同出外吃午餐，然后陪她上街买买东西。他皱了皱眉，迟疑了一会儿，最后还是答应了。

买了东西，在回家的途中，路经一个僻静的地方，忽然，在她还来不及反应时，他已用力把她推倒在地，接着扑上她，用身体护着她。等她回过神来，只看到身边的他，瞪大双眼，一直努力地看着她。看到她一脸错愕，看到她站起身来，看到她跪在他身边，看到她焦急的神色，一直问他怎么样的时候，他确保她没事时，才咧开嘴笑。他好像是想说，我没事时；才张开嘴，一口



艳红的血就喷出来。

警方派了人封锁四周，想把她拉离他的身边，可她说什么都不肯起身，只是用心、用力地看着他那逐渐失去生命光彩，逐渐变为像两颗玻璃珠子的眼眸。

警方问，他是不是同阿隆集团有关系。她说不知道。警方再问，砍杀他的，是不是他的仇家。她其实什么都不知道。她只是无奈地摇头。

她只记得，那一次他约她到芽笼餐厅吃饭，吃着饭时，身边那座有人说，瞧那女的，长得还不错，不知要多少钱。接着有人站起身来，来到他们身边问：“小姐，睡一晚要多少钱？”说时口里喷出浓浓的酒气。未等他把话说完，他已挥出一拳，狠狠地捶在他的脸颊上。

当她决定把他介绍给她的朋友认识，大家一看到他刺着两条龙的双臂，脸色有异。事后听他说，会上有人议论，说女的一定是饥不择食，才会连流氓都要。听了这些伤人的话，他立即翻脸。他说，别人怎么说他都不要紧，就是不能说他的女朋友。

自从认识了她，他已没再与那些放高利贷的家伙来往。他说，要给她安全感。

他说，他有专业的糕饼师执照。

他说，他想让两人一起开一片小小的松糕店。

他说，婚后，可以俩人每天一起回家，一起下班。

最后的一片玫瑰花瓣，是“不爱我”。

他不爱我。

可是，为什么这么个不爱自己的人，在走了的时候，她的心却也紧随着他走了。

她一直记得他那双逐渐丧失生命光彩的眼珠子……

记得有人说，她疯了……

她每天都在摘花瓣，嘴里在喃喃地道：“爱我吗？不爱我？”

房里是一地的玫瑰花瓣，殷红似血。

蟑螂的理论

陈华彪

■ 作者简介

陈华彪(1978-), 祖籍海南, 生于新加坡。华中初级学院毕业, 新加坡国立大学心理学荣誉学士、心理学硕士, 于美国修读博士学位课程。1998年以短剧《The Drugs Don't Work: 一个十九岁的爱情故事》获新加坡戏剧家奖(初级者)亚军, 2000年以小说《陨石传说》获国大中文文艺写作奖季军, 2001年以诗歌《无题》获国大中文文艺写作奖佳作奖、以小说《The Devil Tried To Buy My Soul》获国大文艺学会创意写作比赛(英)季军。2003年与陶宗旺、方伟成、邓倩兮等人创立异质诗社。著有短篇小说集《如风的少年》和《超级铁链男的故事》; 诗集《陈华彪诗歌选》。

“因为光的世界不属于我, 所以我才一直偷偷地从阴暗的沟渠跑出来。” 蟑螂一边抽着烟, 一边向我解释。



我点了点头，沉默地端详着桌前的蟑螂。那家伙一副悠哉闲哉的样子，好像一只很嚣张的贵族狗一样。说实在的，我并不清楚这麻烦的家伙是怎么无声无息地来到我面前的。我正在桌子上写一篇称赞人性真善美的短篇小说，是一篇准备拿去投稿赚稿费的小说，而我本人也觉得非常满意的一篇作品。当我抬起头想舒展疲惫的颈项时，蟑螂那家伙已经出现在我眼前了，简直就好像能够随时穿过墙壁的幽灵一样。

“嘿，有没有香烟？我出来时太匆忙，忘了在便利店买。”

我打开了桌子左边的抽屉，拿出一包 Camel 香烟递给它。

“谢谢。”蟑螂用快抽完的烟头点了一根新的烟，然后很满足地抽着那根新的烟。

我点了点头，始终保持沉默。蟑螂这家伙是个麻烦的东西。如果我开口跟它说话就等于承认它的存在了，到时它就会好像毒瘾一样回来烦我。虽然说我并不是一位种族歧视者，不过与蟑螂这种家伙扯上关系，是会受到社会舆论抨击的哦。其实我真的也很有兴趣和蟑螂交个朋友，因为与这个家伙谈话是十分有趣的。不过一想到约束力极强的社会舆论，我就得提醒自己不能够随意地选择朋友。

“所谓光的世界，其实是个虚伪和本质上自相矛盾的世界哦。每个人都封锁着自己的本性和欲望，不敢在代表正义和道德的光的世界里尽情发泄。”

我点了点头，脸上露出了无可奈何的表情。这是一种表示暧昧的举动，是对于想保持中立立场的最适合不过的反应了。

“在光的世界的人，因为长期没有接触到黑暗，已经变成无法思考的白痴了。我不是说黑夜的那种黑暗哦，而是比较接近人性的那种黑暗。你知道吗，其实人的头脑就好像太极一样哦，如果缺少了黑暗的那一半，就只剩下空白的虚无了。通俗一点的称呼法，就是所谓的白痴。”

我点了点头，但却不是那种赞成般的点头，而是那种让蟑螂

知道我仍然在听它说话而绝对不是已经被闷到睡去的点头。说真的，我对蟑螂的对话并不怎么感到兴趣，而只是非常敷衍地透过肢体语言回应它罢了。

蟑螂似乎并不在乎我是否对它的言论感兴趣，只是在我面前得意般地抽着烟罢了。它大概已经习惯被人忽略了吧。

“时间也不早了，我必须走了。如果太阳升起后我还没有回到阴暗的沟渠里的话，那我就会被光的世界的正义使者杀死。多谢你请我的烟。”

“不用谢。”我下意识地，然后继续专心地写我的稿。

蟑螂离开时也是无声无息的。不过我却有一种预感，这家伙还是会再回来的。





最后一辆 182

陈华彪

■ 作者简介

陈华彪(1978-), 祖籍海南, 生于新加坡。华中初级学院毕业, 新加坡国立大学心理学荣誉学士、心理学硕士, 于美国修读博士学位课程。1998 年以短剧《The Drugs Don't Work: 一个十九岁的爱情故事》获新加坡戏剧家奖(初级者)亚军, 2000 年以小说《陨石传说》获国大中文文艺写作奖季军, 2001 年以诗歌《无题》获国大中文文艺写作奖佳作奖、以小说《The Devil Tried To Buy My Soul》获国大文艺学会创意写作比赛(英)季军。2003 年与陶宗旺、方伟成、邓倩兮等人创立异质诗社。著有短篇小说集《如风的少年》和《超级铁链男的故事》; 诗集《陈华彪诗歌选》。

1996 年 2 月中旬的某一天, 阿酷、大鸟和我一起乘搭最后一辆 182。



那是一辆经过我们高中的巴士，终点是兀兰车站，是经常一起回家时搭的其中一辆巴士。由于1996年北部地铁线通车，有关当局大概是觉得这条巴士路线多余了，因此决定将它取消。取消路线的通知在正式日子的几个星期前就贴在巴士车站了。

我和大鸟当时都觉得有些可惜。当时除了182之外，181也同样可从我们校外搭到兀兰车站。由于182在路过学校前没经过市区，车上的乘客较少，因此我们特别喜欢搭它。

阿酷对此改变觉得无所谓，他几个月后就搬家了。

然而，那晚阿酷还是陪了我和大鸟一起从学校乘搭了最后一辆182回家。或许只是当天我和阿酷碰巧都为了话剧彩排在学校呆到很迟，而大鸟在篮球场苦练三分球也一直没有回家。

结果离开学校时都已经接近晚上十一点了，在没有刻意安排的情况下偶然搭上了最后一辆182。到底有没有刻意等最后一辆182，我也忘记了，毕竟是九年前的事了。

反正记得当时我们在巴士上为了“这辆到底是不是最后一辆通行的182巴士？”这个问题争论了一番。结果阿酷走上前问了司机，才确定那确实是最后一辆182。

“Uncle，哪你明天就开什么车？181吗？”大鸟问巴士司机。

“嗯。181。反正都差不多一样。”

“很可惜吧，182就这样消失了。”我也在旁寒暄。

“没什么可惜不可惜的，这只是一份工作。182或者181，对我来说都一样。

当然，181在几年后也消失了。与其说消失，不如说改换了路线和号码，变成961。然而，当大鸟和我得知181即将走入历史时，并没有像高中时陪伴182走完一程一样的那种冲动去乘搭最后一辆181。或许大家都忙碌吧。或许阿酷当时在日本留学，总觉得少了他就毫无意义。或许觉得181只是一种变相的消失，不能算消失，只是逐渐演化，所给的震撼不如182那种彻底的消失来得大。



记得那天下车后，我们都站在车站月台上目送那辆 182 离去。也不知怎么搞的，大鸟突然向那辆 182 的背影敬礼，我和阿酷也相互模仿。

巴士完全从我们视线消失后，阿酷问：“我们算不算是目睹了一段历史时刻呢？”

“或许吧。没想到我们三个人是乘搭 182 的最后一批乘客。”我回答说。

“可是这种事情不会有人记载吧？十年后，还会有谁记得 182 这辆巴士呢？”大鸟问。

当时，阿酷和我都无法回答大鸟的问题，只是沉默不语。大鸟也只是若无其事地耸了耸肩，仿佛把答案深锁在此举动中。我们当时就这样带着有些无奈和惆怅的心情，以及有关最后一辆 182 的回忆，慢慢地走回家去。



一篇微型小说的女主角

陈华彪



■ 作者简介

陈华彪(1978-), 祖籍海南, 生于新加坡。华中初级学院毕业, 新加坡国立大学心理学荣誉学士、心理学硕士, 于美国修读博士学位课程。1998年以短剧《The Drugs Don't Work: 一个十九岁的爱情故事》获新加坡戏剧家奖(初级者)亚军, 2000年以小说《陨石传说》获国大中文文艺写作奖季军, 2001年以诗歌《无题》获国大中文文艺写作奖佳作奖、以小说《The Devil Tried To Buy My Soul》获国大文艺学会创意写作比赛(英)季军。2003年与陶宗旺、方伟成、邓倩兮等人创立异质诗社。著有短篇小说集《如风的少年》和《超级铁链男的故事》; 诗集《陈华彪诗歌选》。

“你看到前面坐着的那个女孩吗?” 凹凸问我。





“哪个？”我东张西望。

“我前面那个，喝着矿泉水的那个。”

我转过头去，看到我身后坐着一位身穿红色长裙的少女。她的身材瘦削，皮肤白晰，留着一头长发。不能算是阳光型的少女，反而像那种弱不禁风般的典型苦命爱情小说的女主角。

“那个穿红裙的吗？又怎么样？”我问。

“哎呀，你别盯人盯到那样啦。也没什么，只是我突然觉得她非常适合当一篇微型小说的女主角。”凹凸回答。

我再度回头望着那个穿着红裙的女生，然后又转过头来。我并没有对凹凸的看法置评，只是端起茶杯，耸了耸肩，然后喝了一口茶。

凹凸也没有对他的看法做出解释，只是静静地凝望着那个女孩。

过了一会儿，他开口说：“我想她应该还在读书吧，一副学生的样子。我甚至可以大胆地推测她修读的是文学系，因为她的长相看起来就好像是在修读文学系的样子。”

我又瞥了那位女生一眼，然后补充：“不仅如此，我还可以告诉你，从她那修长的头发和长裙，我可以估计她是一位非常保守和斯文的女生。嗯，我想多数是来自华文教育的家庭吧，因为现在多数‘英文派’的少女都不会穿得这么朴素和庄重了。”

“照你这么说，那我就再做一个大胆的预测吧。我猜她是修读中文系的，因为你说她是受华文教育的。”

“哈哈，那我来揣测她的性格吧。”我又望了她一眼，然后，转过头对凹凸说：“我想她应该是一位没有什么自信心的女孩。嗯，她应该是一个不懂得坚持自己的看法的人吧。你看，她那么瘦，这肯定不是自然的，一定是她平时挨饿的结果。由此可见，她是个非常注重外表的女孩。由于现在的社会强调瘦既是美，因此她便故意地使自己挨饿，让自己瘦下来。一定是这样的。如果她懂得坚持自己的立场，就不会随波逐流般地减肥了。”



“嗨，别说了，她朝我们这边走过来了。”凹凸警告我。

我下意识地转过头去，却发现那个身穿红裙的女生已经站在我的身旁了，并且脸带怒气地瞪着我们。我看着她，一脸的不知所措。此时我感到非常尴尬，于是我转回头看着凹凸，没想到他的脸上的表情也和我的一样。

“Don't you think it is very rude, to be staring and pointing at me like that?”那个女生操着标准的美式英语对着我们说。

“呃……，这个……我们……”我顿时哑口无言。

“You Singaporeans are damn bloody weird!! Can't an expatriate lady have her cup of coffee in a cafe without a little bit of peace?”

周围的人开始往我们这边看了过来。为了避免场面难堪，我们两人敷衍般地向那位女生道歉，然后便尽快地逃离现场。临走前，那位女生还狠狠地瞪了我们几眼。

“真是的，没想到她竟然不是本地人。我想外国人都是这样野蛮的吧，毕竟文化、礼俗和习惯和我们不同。”凹凸在我们已经离了很远后说。

“不是吗？我想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才会误会吧。或许是我们彼此完全不了解。真是的。”

“嗯，解读错误。”

“那你现在还认为她适合当一篇微型小说的女主角吗？”我问。

“适合吧，只不过得在美国，不是本地。”凹凸说。

“你又知道她是美国人？”

《新加坡文艺》第77期 03.200



死劫

陈志锐

■ 作者简介

陈志锐，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学士、英国莱斯特大学商业管理硕士、新加坡国大英国文学硕士及剑桥大学汉学博士。现为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副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现当代文学、文学教学等。

曾获新加坡金笔奖，全国短篇小说、散文奖，国家青年艺术家奖、新加坡杰出青年奖等。撰写并主编的华文创作、中英文学术论著逾 20 本。

在她失去悲伤能力的那天，她为自己向全世界登了讣告。

她还没有死亡证明书，还没有医院的法律证明，只得在电脑上伪造一张属于自己的下场，然后靠传真机帮她圆谎，让这个谎言在隔天早上全世界的报刊上刊登。



她一边签着一整叠未填金额的支票，一边看着墙上镶金的壁钟，那金子制的秒针旋转得那么慢。她甚至后悔用那么重的金子制作那根秒针了，支票签完她便会寄向全世界的各大报刊，让自己的笔迹和身后的财产向世人赎罪——而让文即是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她环顾这皇宫式的地下宫殿，所有的财富都堆砌起她这永不见天日的豪华住所——一处罪恶的集中地。已经没有悲痛之情的她，对着镜子中褪尽铅华的自己，举起了镶满绝世珠宝的匕首，削去了及腰的长发……

她在地下宫殿的秘室中，惊见那毁灭世界、灭绝人性的天大计划，每一个细节都设计得如此精密，仿佛出自上帝，不、撒旦之手。出发的时间以秒计算，行动的速度经过 50 次彩排，通讯的器材先进到连军队都未使用的程度。你目睹着这一切，像是天方夜谭，又像是在神怪世界中才可能成真的野心。

她只能不住颤抖。在她小小的心灵内，她一开始就知道这样法律上的结合并不会给她带来幸福，更不会因此带来任何的保障，虽然她已经拥有了全世界的财富，却已经失去了全世界。

她只能感觉到刺骨的冰寒，自从结婚那夜，她就不再被阳光普照，她甚至已经遗忘阳光的温度。在偌大的地下皇宫内，她全天 24 小时受到无数守卫的保护，或是被无数守卫监视。她被他们奉为女皇、尊为女神，但你清楚得很，她只是个没有国民的国度中的女皇，一个监狱中的女神。

她已经无计可施了，对于他和他的疯狂计划，她用尽了最后一滴力气仍无法动摇丝毫，若如一个纹丝不动的死结。她当然知道在婚礼上对他的誓言：患难与共，她更知道要与人类的大灾难同在，在无法更改任何现实的情况下，她无法补偿，更未能赎罪，但至少可以陪葬。

她在机场的邮局内寄出了所有的支票。趁守卫发现她削发易容出走前，她必须登上那架客机——那架注定要被其丈夫骑劫的客机，那架即将冲向无辜大地的客机。

“九一一”以后的

21/09/2001 星期五周报



雪盖青

陈志锐

■ 作者简介

陈志锐，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学士、英国莱斯特大学商业管理硕士、新加坡国大英国文学硕士及剑桥大学汉学博士。现为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副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现当代文学、文学教学等。

曾获新加坡金笔奖，全国短篇小说、散文奖，国家青年艺术家奖、新加坡杰出青年奖等。撰写并主编的华文创作、中英文学术论著逾 20 本。

收到第一封信是在我大二下学期刚搬到外头去住时。那天下午上完近代史的课，我特地绕道去买了新书橱才回来。一面吃力地扛着那笨重的长型盒子，一面将锁匙插入信箱孔内，里头静静

躺着一封寄自纽西兰的白色信封，收信人只写了“小咪”两个字。看了看背面，也没写寄件人的姓名地址。

“大概是前面的房客的吧！”我想，然后随意地把信往抽屉一扔，打算等主人回来找信再交给她。

隔了两个月，前面的房客没来，反倒是又多寄来了一封一模一样的信，只是这次是限时邮件。

“或许是蛮急的事吧！也许该问问房东那位“小咪”的新电话，通知她一声。”当下，我就拨了个电话找房东，他不在，后来大概是准备第二天的近代史期末考吧，便把这件事给忘了。

一直到一年多后才真正记起这件事。当然，一年多当中也不是没有看到这两封信，有一次找讲义就刚好翻到，当时也向房东探听了有关“小咪”的去向，结果他也不晓得，只透露说她叫“白米珊”，和我一样也是离家的单身女学生，博士班没念完就突然搬走了。

其实我是个极讨厌多余事物的人，有几次也想过把那两封信随便写上“查无此人”，投回邮筒，甚至是连垃圾一起丢掉，但一想到那个“小咪”或“白米珊”可能会出现，最后还是完好无缺地放在抽屉最底部。

一直到一年多后，我又收到了第三封，一样干净的白色信封，一样没有寄件人的姓名、地址，收信人却变成了“白米珊小姐”。我可以肯定是同一个人寄出的，因为除了字迹外，他三次都把“台湾”和“台北”的“台”写繁体而把“湾”写简体。一繁一简，并立在一块，显得特别突兀。

可是这一年里头，他们两人有未曾联络，怎么称呼就改了呢？而那位“白米珊”小姐怎么没回来或询问自己有没有信件呢？虽然我搬进来时把电话号码换了，但也该打电话向房东询问吧！

“或许信里头会写寄件人的地址吧！外国人不是都会把自己的住址写在右上角的吗？”经过好几次的自我说服，我终于决定



把信件拆开。

我很谨慎地沿封口撕开，盘算着如何技巧地在读信后黏回原状。结果，我没找到想像中的地址，却看到了想像以外但永难忘怀的几行文字：

“小咪：

我已经到纽国，原谅我的不告而别，陌生的环境和语言令我不得不专心适应。然而，每当黑夜来袭，我们共同的熟悉情境便把我紧紧封锁，近乎窒息，夜夜如此。或许我现在的这一番话再也于事无补，也博取不到你的一丝宽恕，我不敢奢求你的回信，只能祈求你的安康和雪盖青的茁壮。

大杰 .28-3-83.AUCKLAND”

“唔，或许后面两封信里头会记得写地址吧！”我努力使自己相信这样做是为了他们俩的一项善举，以排除拆信所带来的罪恶感。

“小咪：

我试着打电话给你，可是电话线已切断了，我知道你不会原谅我了。只是你知道吗，我每天上班的途中、洗澡的时候、睡前睡醒或梦中，甚至和纯芝接吻和上床的时候，我都只能看到你的脸和身体的每一个细节。我什么事情都想不清了，只知道再不见你，我就会疯掉。我请了假，欺骗妻女说回台湾办一些未了结的事，我必须见你。6月6日雪盖青下再见一面，好吗？不见不散。

大杰 .28-3-83.AUCKLAND”

PS：容许我不留下地址电话，信件和电话常是纯芝接的”

虽然已经知道“找地址”的借口再也欺骗不了自己了，但我还是按捺不住地撕开了刚接到的最后一封信。里头除了一张便条纸外，还有一片枯叶：

“米珊：

你的缺席，让我再也无权叫你小咪了。我明白的，你完全有理由和权利缺席。去年，也许真是上天注定我们的不该见面，所以我捡不到白花，只采了两片绿叶。一片给你做纪念吧，虽然枯了。

端杰上 .4-2-1984. 纽国冬”

这件事从此就深藏在我心底，而三封信也尽量地黏回原型，虽然有一些瑕疵。而一直到几年后，才在一个偶然的会下听到了“雪盖青”三个字。那个台大毕业的同事提到椰林大道上有一棵一年只开一次花的百年老树，而且一定是在百花落尽后的六月开满全树，完全盖住了绿叶。台大人便管它作“雪盖青”。

他还说，只有一年例外没开，是我大二那年。





打嗝的亲情

陈志锐

■ 作者简介

陈志锐，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学士、英国莱斯特大学商业管理硕士、新加坡国大英国文学硕士及剑桥大学汉学博士。现为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副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现当代文学、文学教学等。

曾获新加坡金笔奖，全国短篇小说、散文奖，国家青年艺术家奖、新加坡杰出青年奖等。撰写并主编的华文创作、中英文学术论著逾 20 本。

我已经不停打嗝一个星期了。

打嗝，不断的打嗝主宰着我的气管，取代了呼吸，成为我口中的难言之隐，它像击鼓，急促而细碎，敲打着我的喉头，也敲

打着我的心头。有一股气，像只难驯的小魔鬼在我胃里诞生。

我多么害怕，打嗝会习惯成自然。

有时大半个钟头没嗝，竟会油生不自在的感觉，反而不习惯口腔的过于安宁。可是刚开始庆幸可能的痊愈之时，它又来了，已经有好多年不曾如此连续打嗝了，我甚至开始遗忘。

我不得不开始努力回忆。这嗝到底是怎么开始的……

我只记得在庞大的空房子里，只觉得世界奇大，而我，奇小无比，一双九岁的眼睛盯着墙上的“全家福”，幼小的情感库里只储存着一种单纯的感受——陌生，我不明白自己的位子，在这豪华的房子里，我是不是另一件比较不豪华的摆设？三十寸的“全家福”内，到底是不是我？而“我”身后那两个笑得如此灿烂的人，名字怎么就叫做“爸爸”、“妈妈”——他们应该只是父亲、母亲。

遥远的厨房传来佣人的炒菜声，这是让我清楚知道世界还在动的唯一线索。为了制造这间房子的一点生气，我只好漫无目的地满屋子乱走，从大厅到饭厅，自地下室到游泳池，又从阁楼到后花园。渐渐地，我发现家中有许多藏身之处，我仿佛是个与自己的影子玩捉迷藏的小孩，在脑海里构筑出所有藏身和逃遁的路线，犹如一只自得其乐的狡兔，在虚构的三窟之间来回奔跑，幻想着紧随在后的大灰狼。

而大灰狼又是谁呢？

我必须为故事中的大灰狼制订一个恰得其所的身分，才可以继续心安理得地扮演兔子，终于，我在大厅的那幅全家福前，找到了两头大灰狼。

可是，我怎么可以让“爸爸”、“妈妈”成为狰狞可怕的狼族？不，大灰狼是假扮的父亲和母亲，真正的“爸爸”、“妈妈”似乎已被外星人捉走，在外星球一个与地球完全雷同的地方，照顾着另一个由小外星人假扮的“我”，然后又拍了另一张更幸福美满的“全家福”。

我愈想愈相信这个逻辑的可能性，也愈来愈沉溺于这个自我



建构的想象监牢中，大灰狼追得越紧，我使得躲得越隐蔽，直到那一天……

那天我被灰狼追得好紧，终于在后花园那空置的狗屋里找到了匿身之处，我死命钻了进去，在黑暗潮湿的逼迫空间内，我嗅到多年前老黄狗临死前的味道，死亡的味道。正当我在死亡的氛围中喘气，为暂时摆脱灰狼的跟踪而暗自窃喜之余，一双大手把狗屋高高举起，像巨人扛起大石要砸在我头顶。是两匹灰狼！

不，是我的父母亲，就在那一刹那，我便开始不能遏止地打嗝。

“厄……”

我仍不能自制地打嗝。

低下头，我凝视着手中抱着的紧闭双眼的小女孩，她眉宇之间竟是紧锁着太多的不解和困惑，就连睡梦中也无法松懈下来吗？

这张睡脸，多么像我的童年……

而她，就是我的女儿吗？

我轻轻抚摸着那张似曾相识又何其遥远的脸蛋，仿佛触摸着童年，这么多年来，小兔子已经成长，甚至远离了当初的三窟。可是那可怕的大灰狼形象似乎从未消失，若即若离地在我背后尾随着，总在不经意间露出童年梦魇般的冷冷利齿——而每当这尖牙利爪再次显现，我就开始不由自主地打嗝、打嗝。

我虽然在年岁上远离了童年，却似乎从未离开过那幼时建构的想象监牢，更未找到出口，只是不断重复着藏身和逃遁的老路线。

父母亲在我九岁那年正式离异，而消息还是在他们把我从狗屋中揪出来时告诉我的，站在修剪得如地毯的后花园草地上，我呆呆地望着他们有十分钟之久，嘴巴尽是发出“厄、厄”的嗝声，而脑海中尽是狗屋中老黄狗临死的味道。后来我才想到，大概期限到了，这两个外星人假扮的父母亲被召回各自的星球，所以编织了一个“离婚”的美丽谎言。

这样的理解反而让我在他们离婚那段时间，充满了新的期待——因为这段“父母交换计划”结束后，我真正的父母亲大概也快从外太空回来了吧。

结果真正的“爸爸”、“妈妈”并没有出现，我却在两只大灰狼中间，成了被拉扯抢夺的兔子，最后花白胡子的大法官把我判给了母亲——大概是我长得比较像她的关系吧，我不住地揣想。

后来的那段青少年岁月是苍白得令人无法卒睹的：跷课、逃学、离家出走、游荡滋事，就差没真正被关入监牢。大概我这只兔子只擅长逃逸，还未有犯法的胆量，母亲总会在我逃到某一个距离时适时出现，把措手不及的我抓回去。这每每让我想起那个被掀起的狗屋和被撕破的逃遁梦里，而我也准时地在她出现时，毫无例外地打起嗝来。她是紧箍咒，我是无计可施的孙悟空，只能不住地翻筋斗、不住地逃开、逃开……

胃里的气还是不断地穿过喉道涌出，我的嗝儿变得急促而逼迫。托了托手中愈来愈沉的女儿，我站起来，走向灵位，然后在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正视相框中的女人——母亲的遗照，才发现我们竟有如此众多的相似之处，我突然想起另一张照片——那湮远的“全家福”，想不到这么一转眼，全家都老了。

我抱紧怀中熟睡的女儿向灵位深深鞠了一个躬，转身走出了组屋底层的帐篷。在回家的路上，我决定亲自下厨为女儿煮顿丰富的晚餐，自从与她父亲离婚之后，就从未为她准备过晚餐了。

想着想着，那嗝儿不知何时竟停了。



一场欢喜

陈彦

■ 作者简介

陈彦(1940-)原名陈志成,另有笔名陈尘、陈心、史译、艾越、史徒等。祖籍广东新会,生于新加坡。从事教育工作约四十年。擅长编写与创作少儿文学作品,儿童小说《秀秀和启华的日记》获建国十年学生读物征文书本组优胜奖,儿童诗集《流口水的鱼尾狮》获全国书籍理事会颁发的儿童文学推荐奖;也在各报刊撰写专栏。已出版的创作集有小说集《木屋区的故事》(1972)、《逃学的孩子》(1984),杂文集《西窗文集》(1979)、《自弹自唱集》(1982)、《长话短说集》(1982)、《冷眼看人生》(1982)、《哭湿三条手帕:快餐小品》(1983)和游记《天堂和地狱》(1986)等。

杜贵的名字让人一叫出口,听的人就会听成“赌鬼”,一点



也没错，名符其人，杜贵嗜赌如命，几乎样样都赌，大彩、多多、万字票，在投注站内，他是大家认识的熟客。

一天，杜贵经过一个路口，亲眼目睹一起车祸，两部相撞的车子毁不成形，其中一辆明显地露出车牌，号码 8384。“8384。半生半死，妙字！”杜贵灵机一动，抄下号码，投注，还下了重本。

黄昏的路上，杜贵在自己的车内开了收音机，收听电台报告万字票中奖号码。

“头奖 8384”

“8384，半生半死，中了！哈哈，中了！”也难怪杜贵得意忘形，这一中少说也有好几万元。

有句话说：乐极生悲。杜贵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没有注意前方的交通出了状况，一个急转弯，他无法控制车子，直向路旁的一棵大树撞去，“轰”的一声巨响，车毁了，人也受伤了重，被送入医院，命是救回来了，但伤势不轻，还得留院治疗。

杜贵在医院里动了手术，住了几个星期，出院后，领了中奖的奖金，医院的帐单也寄来了，加上车子的修理费，所花去的钱超过所得的奖金。

从别人的车祸中拿了号码下注，所赢得的钱花在自己的车子所造成的车祸中，一场欢喜一场空，赌徒的一生永远赢不了命运之神，体验了这场“半生半死”的经历后，杜贵往后还会沉迷于赌博的游戏中么？



雨林之魇

丁 云

■ 作者简介

丁云（1952-），原名陈春安，祖籍福建安溪，生于马来西亚雪兰莪州巴生。1988年南下新加坡，现为新加坡永久居民。曾在新加坡电视台担任编剧、编审，目前全职写作。1974年开始文学创作，擅写短篇小说、微型小说、散文和评论。1982年以小说《围乡》获马来西亚作协／通报小说奖冠军；1995年以小说《走出孤岛》获新加坡金笔奖；2006年以《赤道惊蜥》获马来西亚双福长篇小说奖优秀奖；2008年以短篇小说《最后的义顺村》获选为新加坡国家图书馆主办“读吧，新加坡！”作品之一，并被翻译成英文、马来文和淡米尔文，结集出版；2009年以短篇小说《最后的THAI SONG》和《盲坑》获第一届海鸥文学奖；作品也被收录在《马华当代文学选》、《新华文学大系》。2006年受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之邀访问日本，并在东京、大阪、仙台、函馆主讲文学课题。已出版的著作有：短篇小说集《看山岁月》、《最

后的义顺村》、《迷途的黑鲸》和《丁云短篇》；中篇小说《无望的都市》和《鲸祸》（儿童科幻）；长篇小说《赤道惊蜢》；福音短篇集《男孩不哭》和《苦水变甜》；散文集《樱花路》等。

巴琨水坝的工程突然停顿下来！

据闻，是因为一棵“神树”在作怪。

“神树？什么神树？”一向温文尔雅、处变不惊的霍白军竟然大发雷霆。

“水坝的整个工程停顿下来，只因为一棵树？你们究竟在搞什么鬼？”

白军决定亲自巡视巴琨水坝的工地。他先乘搭飞机到婆罗州，再乘搭渡轮沿着滚滚江流北上，然后换吉普车，在热带雨林中长途跋涉，颠簸颠簸，仿佛闯进一个极度陌生的异域！

来到了建造水坝的山谷营寨。水坝的首席工程师诚惶诚恐汇报了工程的进度，以及受阻碍的原因。工程本来很顺利，大部分的雨林被砍伐了，山谷的峡口也建造起钢架，竖立石墩，准备封起第一道水闸，但是，工程却因为一棵树，而停顿了下来！

“为什么会这样的？”

“那是——那是一棵神树，山地土著都这么说。驾驶铲泥机的头手要推倒它，可是一开到树前，铲泥机马上死火。修理好铲泥机，再推，再死火。司机不敢驾，换了人，铲泥机没法开动，司机像中了暑，要送入医院。再换一个司机，刚刚坐上驾驶座，突然中了邪般手脚痉挛，口吐白沫，发出怪叫。消息传开，工地人心惶惶，有些工人，更卷了铺盖不干，即使再给更多的钱，也没有人敢驾驶铲泥机，去推倒那棵树。”

霍白军偏偏不信邪，他要亲自破除这迷信。





这个巴琨水坝计划，可谓一波三折。先是投标工程的争夺，融资的困难。后有土著比南人的示威，阻止水坝工程。还有一些环保分子的百般阻挠，认为水坝工程会破坏生态环境云云。他对一切纷纷扰扰都横眉以对。当问题一一迎刃而解，水坝工程顺利开展时，他怎么能“忍受”区区一棵“神树”，就阻挡了半百亿的水坝工程？

那棵“神树”看来枝繁叶茂，耸天而起。

他亲自坐上铲泥机的驾驶位，开动了引擎，引擎发出震耳的轰隆声，举起铁臂，咬进树身。就在奋力朝前推进的刹那间——树不见了！雨林不见了！只见一道炫目的白光，笼罩一切，他仿佛闯进了另一个时空，看到了从未看过的异象！

他冒着冷汗，昏迷了过去。

霍白军醒来，已经是三天后的事了。在古晋医院，他面对众多记者的询问，始终一言不发。面对妻子与儿女，也沉默如故。

众人迷惑的是：“昏迷前，他到底看到了什么？”

他康复后的第一件事，竟然是马上召开公司的董事会议，会议后，他对记者发布了令人震惊的消息：白军公司宣布退出巴琨水坝的发展计划，把辛辛苦苦得来的和约，无条件出让给另一家企业。

所有的人都不明白他的用意何在？众人议论纷纷，他究竟怎么啦？是否给“神树”吓傻了？弄痴了？

白军避开了新闻界，深居简出。

——巴琨山谷中那棵“神树”终于被推倒了！水坝工程照旧进行着。但三个月后，泰铢受到狙击，紧接着，“鲨群心理”开始发挥了可怕的效果，嗜血之鲨蜂拥而至，导致一连串的货币贬值，股市崩盘，更引发了金融风暴。巴琨水坝的承接公司自然不能幸免，数十亿的工程被搁置，承包水坝工程的公司宣告破产。

鲨群渐渐远去，留下森森白骨残骸。

风暴平息后，霍白军却悄悄又来到婆罗州，长途跋涉，重游巴琨水坝的旧址。他看到了钢筋水泥建造成的柱子、石墩，看到了完成一半的水闸，铁支一根根，狰狞地指向天空。但葛藤、野草、杂树、寄生青苔，生长迅速，像是一瞬间，已经吞噬、淹没、包围了那些水泥柱子、石墩、半截围墙。热带雨林搏动的生命力，正狂笑地夺得了最后的胜利！很快地吞没了这“现代工程”历史遗迹！

他惊悚住了——这……这不就是他昏迷前看到的景象吗？





可以任吃木瓜的木瓜鸟

董农政

■ 作者简介

1958 年生于中国福州。目前为专业堪舆师。曾主编报章文艺副刊《晚风》、《文艺》，作协刊物《微型小说季刊》和《跨世纪微型小说选》等。现为新加坡作家协会理事、五月诗社理事和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财政。著有诗集《一抹芙蓉泣断水乡外》、《心雪》；散文及微型小说集《伤舌》；微型小说集《没有时间的雪》等。

“你就是林大头吧！”天公仔不知为何能如入无人之境的闯入林木管理局 CEO 的高科技办公室。

“我是这里的 CEO，我与你约吗？”

“你不就是为国家为我们服务的吗？没约就不能找你吗？”



这人应该不容易应付，“哦！你好。请问找我有什么事？”

天公仔掏出最先进的F录像手机，播了一段录像给林大头看。是一只木瓜鸟在啄食木瓜树上木瓜的录像片段。

林大头摸不着头，这是…这是…

“这鸟，在吃木瓜。”天公仔涨红脸说。

“我看到了呀！但是这跟你闯进…呃…来找我有什么关联？”

“你得开罚单给这鸟。”

林大头摸不着头，一脸问号。

“前两天你们开了罚单给我，说我摘了路边芒果树的芒果是犯法的。”

“没错，所有路边的林木都是国有的，私人是不能乱摘的，这是皇家律法。”

“所以这鸟吃了树上的木瓜也犯了法，开罚单给它。”

林大头听着这话，似乎有那么一点不合逻辑，但又说不出所以然，“鸟，鸟，鸟是鸟，不是人，不算犯法。”

“这鸟总还是我们国内的鸟，吃了国家树上的木瓜，跟我摘了国家路边树上的芒果，不都一样吗？开罚单。否则我向上面告你。”

林大头头上灵光一闪，“你在什么地方拍到的？”

“ABC自然保护区。”

“哦！自然保护区不归林木管理局管理，你来错地方了。”

天公仔怒火暗燃，拿起林大头桌上的钢尺，边往林大头头上挥边问：“你不管谁管？”

“皇家管呀！救命呀！”林大头已暗中启动保安警铃。

钢尺挥中林大头的头，保安人员押走天公仔。



* * * * *

天庭判天公仔变成一只木瓜鸟。并下令只有木瓜鸟可以任意吃木瓜树上的木瓜。

这是一则流传九重天的热门微型小说。

有尾巴说，天公仔本来就是由木瓜鸟变成的。

二零一零.三.三

30-04-2010 刊文艺城



没有时间的雪

董农政

■ 作者简介

1958 年生于中国福州。目前为专业堪舆师。曾主编报章文艺副刊《晚风》、《文艺》，作协刊物《微型小说季刊》和《跨世纪微型小说选》等。现为新加坡作家协会理事、五月诗社理事和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财政。著有诗集《一抹芙蓉泣断水乡外》、《心雪》；散文及微型小说集《伤舌》；微型小说集《没有时间的雪》等。

已经没有时间了。她很小声地说。

怎么会呢？从求学时代开始，我就用我全部的时间爱你——我没把话说完，那火花很吃力地维持着不暗下去的局势。

我想你自小就这么白的了。



（我剖开她的衣服时，只觉一团雪在黑暗中迸裂。而这令激荡着诱惑闭塞着冲动的夜暗暗生涩的雪，竟然是暖和的。）

我抽出一根烟，躺在被单里的她露出乳房为我点火，我已经很久不抽烟了，那包烟不知道为什么会存在这温存后的房间。

（不知道她为什么会出现我房里，她曾经不止一次明显地拒绝过我，虽然她说过我深深地恋着她并不是罪。这次出现，她像足了一个惹丈夫怜爱的小妻子。）

烟点着。谢谢。我说。然后像微火一般绕着互相凑近的唇。

（我的唇是那么热烈地燃烧她的唇。我感觉得出她湿润的肉体在我的身上扭动兼冲动，仿佛要扭掉以往的矜持，仿佛要冲走昔日压抑着的爱欲。我在受宠若惊里堕落自己。）

我不明白，我将烟快意地喷出。

不明白什么？她用手截去我的烟。

你会为什么…

你很在乎这个答案吗？

我在黑暗中点头。她手中烟的火花顿了一顿。

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烟都快熄了。她猛抽一口，火花颤了一颤。

（她是那么实在地颤了一颤，当我戴着玉宝表的手腕抚过她的心房，她是那么实在地颤了一颤，整个温热的身体。）

唔。我无法领悟黑暗中的一点禅机。

已经没有时间了。她很小声地说。

怎么会呢？从求学时代开始，我就用我全部的时间爱你——我没把话说完，那火花很吃力地维持着不暗下去的局势。我还想说什么，她却用那团雪压在我身上，手中仍没有放弃那点光。

那雪，那雪仍然胜过所有的黑，只是已经没有先前的暖和了。

魔山夜浪

董农政

■ 作者简介

1958 年生于中国福州。目前为专业堪輿师。曾主编报章文艺副刊《晚风》、《文艺》，作协刊物《微型小说季刊》和《跨世纪微型小说选》等。现为新加坡作家协会理事、五月诗社理事和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财政。著有诗集《一抹芙蓉泣断水乡外》、《心雪》；散文及微型小说集《伤舌》；微型小说集《没有时间的雪》等。

前

你的诗完全和你的人不一样。

怎么样才会一样？我很想开口这样问她，但是望着她望向无月的天空的眼光，我觉得还是没有月来得好一点。我们能不能绕着这山腰走一回。她说这话的时候，还是望向没有月的天空，仿



佛有月。在她心里。

我着实吃了一惊。绕着这山腰走一回？我记得在城里有这样的一个传说，有一个痴情的男子，由于心爱的女人坐喷射机到了这座山的另一边，他就绕山腰唯一的一条小道走，走了三天三夜，可是怎么也走不完，好像整座山莫名其妙地长胖了许多，最后他累死了。城里人说这山腰半天就绕完，只有痴了狂了的人，才越绕越迷，将三魂七魄都绕丢了。那她问我能不能绕山腰走一回是什么意思？没什么的，也许她只想和我浪漫一些些。可是现在很晚了。

你不是有一些诗也在很晚的时候写成的吗？

是。是嘛！一阵黑风吹了过来，为什么我会觉得风是黑的呢？不知道，只知道风将我原本的话吹回喉间沉入肚里。

果

隔天我醒来，在我醒了又睡睡了又醒了几十年的床上。有人在我夜夜写诗写到很夜的窗外说话，你听说了吗？我们村里的那座魔山又出事了。又出事啦？是呵，昨天到我铺子里买矿泉水的那位城里来的小姐，天没黑就往山腰那条路走去，一夜了都没见下来。让人去找了没？找了，没找着人，只找到一本叫夜浪的册子。夜浪，是我诗集的名字，十八岁那年出的。

因

前天。

她突然出现在我窗前。我中学时代就看你的诗了。我知道她眼里有嫦娥奔去的月亮。我不像玉兔也不像吴刚。后羿大概也在哪一个角落翻查柴米油盐的构造吧！她在窗前盯死我的桌面。桌上昨夜整理了好几个钟头的账本还没合上世间的索求。

我们都不再是中学生了，对吗？

她就哭了。

后

夜浪在魔山山腰的荒草边是不是也哭了？算不算浪漫？

我不介意他们介意

董农政

■ 作者简介

1958 年生于中国福州。目前为专业堪舆师。曾主编报章文艺副刊《晚风》、《文艺》，作协刊物《微型小说季刊》和《跨世纪微型小说选》等。现为新加坡作家协会理事、五月诗社理事和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财政。著有诗集《一抹芙蓉泣断水乡外》、《心雪》；散文及微型小说集《伤舌》；微型小说集《没有时间的雪》等。

我不介意他们介意
早上搭德士上班。
司机先生说：不介意我抽根烟吧？
唔，唔唔。
车窗被旋下，冷气溢出去，城市喧哗了进来。

嗅着一点焦味。

中午到小贩中心吃午餐。

搭桌的小姐说：不介意我坐这吧？

唔，唔唔。

她吃的是一碗很浓的叻沙，我的果条香淡了，城市麻辣了出去。

嗅着一点汗味。

晚上在戏院排队买票。

中年妇人说：不介意帮我买两张？

唔，唔唔。

后面的人投来责怪的眼光，热汗一下子冷却，城市嘲笑地装入谁的口袋。

嗅着一点僵味。

半夜，我得了咳症。

我对着众多打着鼾的高低组屋说：不介意我再咳一会儿吧？

他们用钢筋水泥了一整天的声音敲打夜空：我们很介意。

九三·四·一

天顶一粒星

二炮



■ 作者简介

二炮（1961-）原名刘可喜，祖籍广东潮安，生于新加坡。父亲刘思是南洋著名诗人，哥哥长谣、喀秋莎和古琴都是新马文坛诗人。从小受父兄的熏陶，热爱中华文化，在翰墨书香中长大。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徜徉在缪斯殿堂，除了写诗之外，也写微型小说，作品散见于新加坡各报刊和杂志。著有《琵琶弦上》（与哥哥长谣、喀秋莎和古琴合著诗集，1990）、《二炮诗文集》（2012）。

潮州西马路上有一家绣庄，老师傅正在传授双面异色异样潮绣的技艺。师傅对学徒说：“我教的是基本功，你们一定要勤加练习，至于要如何创新突破，就要看个人的天分和能力了。”

师傅向学徒演示一遍针法，然后说：“今年9月苏州举办全



球华人传统工艺大赛，我希望我们的绣庄能有出色的作品参赛。”师傅喝了一口功夫茶，接着说：“你们可以着手设计图样，先吧简图画出来让我看一下。”听完师傅的话，徒儿们各自回到工作台。

一名叫秀娘的学徒回到工作台，对着绣布发愣，不知道该绣什么。她心里想，双面绣的图样不外是牡丹、松鹤、金鱼、猫、老虎等，除了这些还可以绣什么呢？心灵手巧的秀娘犯愁了，她是师傅的爱徒，基本功扎实，针法纯熟，可一连数天都想不出要绣的图样。这图样不出，别的都无从开始，她心里急坏了。

星期天到了，秀娘心头有事，在家坐不住，便独自上韩祠散心。时值初春。百花争艳，岭南风光格外迷人，但秀娘无心观赏，一心想着双面绣。走着走着，秀娘不知不觉走到西马路的绣庄。秀娘见门半掩着，她自言自语的嘀咕，奇怪，今天是假日，谁在里头呢？秀娘推门进去，只见师傅一个人坐在屋内，边喝功夫茶边看书。

“喂，师傅，您回来啦？”

“原来是你啊。”师傅摘下老花眼镜。

“师傅，您好雅兴。”

“来，喝一杯功夫茶。”师傅说。

“师傅，您在看什么书？”

“一本好书，邻居奇岩叔的堂哥写的。”

“是咱家乡人？”秀娘问道。

“东津窟尾沟，跟你同乡。”师傅边说边把书递给秀娘。

“《双星集》，作者刘思。”秀娘看了一下书皮说。

“秀娘，拿去读，艺术是相通的，读书可以提高绣艺的境界。”»

“《初上韩祠》，我刚去过韩祠。”秀娘翻开书皮，见到作者的手迹。

“作者旧诗新诗都写得好，很有感情，唉……”师傅说完，

长叹一声。

“师傅，您怎么啦？”

“师傅比作者小五岁，是同一辈。那个时代，兵荒马乱，骨肉离散，很不容易。”师傅哽咽起来。

“师傅，您谈起往事就难过，感情丰富。”

“师傅是感同身受，想当初我也过番，解放后不久就回乡，可怜作者没有再回来，可以想象他日夜心牵两地，很痛苦的。”师傅说完，从秀娘手里拿过书，手指头颤抖着翻到其中一页，说：“你——你读出来。”

秀娘字正腔圆的读出一首新诗《过番》：

走出来 / 门口的雪彩照寒梅 / 心想就要到那没这花儿的地方去了 / 不觉很悲哀

望着熟睡的土地 / 自己竟好像个小孩 / 抚摸她，低唤她，想把她 / 抱向太阳舞一回

大城挂了彩 / 烟土残灰乱一堆 / 寥落的西马路 / 轻敲着我的第一双胶鞋

跑上月台 / 悲愤随着被炸的枕木伸入无涯 / 祖国，黑夜的急行车啊 / 你要小心地开……

当秀娘读完时，师傅的眼里泛着泪光，说：“作者心思缜密，也只有亲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才能写出这么感人的诗。尤其是最后两句，写得太好了！唉，我们这一代人，心和祖国连在一起……”

“师傅，您别太难过。”

“秀娘，你自个儿读，师傅要休息一会儿。”说完，颤巍巍地走向屋后。

那个午后，秀娘捧着《双星集》，一页页仔细地读。她越读越有味道，湘子桥、韩祠、西马路是她再熟悉不过的，说也奇怪，年纪轻轻的她，很快地就进入作者的心灵世界。

读着读着，忽然秀娘有了灵感，她把《过番》读了数遍，又



翻到七绝《初上韩祠》读了几次，还禁不住朗诵起来：

独立桥头有所思 春风送我上韩祠

生花大树真天笔 画出江山盖世姿

秀娘读毕，下意识地望向窗外的天空，然后向工作台走去。

天色渐渐暗了。师傅从后屋出来，见秀娘正埋首画稿。秀娘一见到师傅，高兴地叫道：“师傅，我想到双面绣图样了！”说完，把简图拿给师傅看。

师傅戴上老花眼镜，只见绣布的正面画了一座湘子桥，桥畔有一株寒梅，反面则画了一座桥（独立桥），桥畔有一棵椰树，正反两面的图正好相对应，而两面的天空都有一颗特别醒目的星星。

秀娘在一旁为师傅解释自己的创意：这颗星就是《双星集》的作者刘思，他夜夜都在湘子桥和独立桥上，默默地守护着自己的祖国和家人，说到这里，不知怎么的，秀娘忍不住哽咽起来。

师傅露出满意的微笑，说：“看你年纪轻轻，感情也很丰富。非常好，给这个双面绣取个名吧。”

“师傅，我已想好了，就以潮汕童谣《天顶一粒星》来命名。作者是读书人，又有一颗热爱家乡的赤子之心，就把它叫做“天顶一粒星”。”

“天顶一粒文昌星。”师傅喃喃自语。

那天夜里，秀娘走在回家的路上，天空特别明净，有一颗星忽闪忽闪的，一路陪伴着她，而“天顶一粒星，地下开书斋……”这首如梦如幻的童话一直在她的耳边萦绕……

2052 年奥运会

郭沙地

■ 作者简介

郭沙地（1939-）原名郭伯佳，另有笔名玉池。祖籍广东省大埔县，生于马来西亚柔佛州，现为新加坡公民。毕业于伦敦大学荣誉学士，南京大学文学硕士。曾任教育部华文教材专业撰写员、中学母语部主任。创作体裁有小说、散文、论文，已出版小说集《拥妻证》（1992）、《机缘》（1992），微型小说集《烟台分行》（1993）、《东江畔平房》（1994）、《2052 年奥运会》（1994）、《吴见笑》（1996），散文集《那一年……》（2001），翻译作品《威廉斯的抉择》（1995），论文著作《文心雕龙神思与潜意识》（1999）、《从小说到戏剧》（1999）、《艺术作品的原真性》（1999）、《论沈从文小说及其道德价值取向》（2000）、《施蛰存心理小说解读》（2002）、《一行题、二行题还是三行题》（2002）。曾获全国国庆征文比赛大专组第二名（1969）、全国新闻写作及翻译比赛公开组第一名（1969）。曾参加 2003 年《人



文生态与当代文学国际研讨会》。曾任新加坡作家协会受邀理事，现为新加坡作家协会会员。

一

公元 2044 年 9 月 18 日 09 时 01 分。

西班牙首都马德里。

国际奥运会理事会 108 名委员进行秘密投票，选择 2052 年奥运会的主办城市。主办城市将由下列两组名单中选出：

A 组：纽约、伦敦、巴黎、莫斯科、柏林。

B 组：香港、东京、河内、雅加达、曼谷。

二

故事应由 1993 年 9 月 23 日国际奥运会理事会票选 2000 年奥运会主办城市的结果讲起。在当时的选举中，北京市中人权毒箭，无比光荣落选。

2000 年奥运会如期在澳洲悉尼举行。中国马家军连破 1000 米、5000 米、10000 米赛跑世界记录。

三

2008 年，北京市成功申办奥运会。中国马家军再破 1000 米、5000 米、10000 米赛跑世界记录。鱼家军异军突起，囊括游泳赛 18 面金牌。2030 年，中国人均收入高达人民币三十万元，居世界第一。美国人均收入只及中国的二分之一，列发展中国家四大蛇之末。

四

中国政府人权指数连年晋升，在 2030 年已达 1000 点，居世界第一。中国成人权天堂，人人是人权领袖，人人可言所欲言，为所欲为，包括以鸟语交谈、当众剪耻毛。

2030年，孟子第47代孙孟民主出任中国国家主席，魏京生养子魏人权出任总理。

中国实施有人权特色的民主制度。全国分为10个民主省。民主省是虚设政区，有省长而无省政府。省长由全国十大老朽出任。每个人权省有民主县2万个，每县居民1万人。各县设县务委员会，管理经济、教育、卫生、民防等事务。县务委员会主席一职由县民轮流担任，每人一至三天。

2030年，美国已成人权记录臭名昭著的国家之一。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在2029年一年中，共有102134名人权份子未经审判、被反人权份子投入监狱。中国国家主席三次致电美国总统表示关注。

五

2030年，国际奥运会理事会修改遴选主办城办法，由2044年起实施。新办法内容如下：

(1) 候选城市分两组：

A组：主动申办城市；

B组：不主动申动，但获国际奥运会理事会推荐的城市。

(2) 国际理事会以投票方式由A、B两组城市中选出主办城市。

(3) 选举条例168条规定：国际奥运会理事会有权选择不在于A、B组内的城市为奥运会主办城市。

(4) 在投票前一小时，所有国际奥运会理事会委员必须在大脑皮层下植入道琼斯电脑晶片三片，以确保所有委员在投票时作出理性决定，不受感情因素影响。

六

中国在知悉香港被列入B组名单中后，展开铺天盖地的宣传，向世人昭示不愿主办奥运会的伟大的钢铁般的决心。

中国国家主席恫言，若国际奥运会选择香港为2052年奥运





会主办城市，中国将全面抵制奥运会，并在香港岛周围筑高科技长城，阻止各国运动员潜入香港。

七

美国总统华盛顿廿八世重申纽约申办奥运会的决心。他保证，如果人权份子胆敢轻举妄动，乱唱人权歌，他将出动 25 万联邦军包围纽约市，并在纽约大运动场外布置爱之病型爱国者导弹 10 枚，以保障运动员的生命安全。

八

2044 年 9 月 18 日 09 时 11 分。

国际奥运会理事主席杀马乱骑在卫星电视上宣布投票结果：

“我谨此宣布：2052 年奥运会的主办城市是……”

九

2052 年奥运会的主办城市是月球国首都奔月市。

108 名委员在投票时都在选票上写上奔月市的名称。

108 名委员都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会选择奔月市。

十

月球国总统吴刚致电国际奥运会理事会主席杀马乱骑，表示月球国接受主办 2052 年奥运会的重任。奔月市市长嫦娥在卫星电视上誓言：奔月市将全力以赴办好奥运会。

十一

2056 年，月球国奥运会新主席后羿向国际奥运会理事会新主席杀牛轮吃透露一项秘密：

在 2044 年的主办城市选举中，月球国总统吴刚曾暗用无线电波改变 108 名奥运会委员大脑皮层下电脑晶片的程序，促使他们选择奔月市为 2052 年奥运会的主办城市。

猫头鹰

郭沙地

■ 作者简介

郭沙地（1939-）原名郭伯佳，另有笔名玉池。祖籍广东省大埔县，生于马来西亚柔佛州，现为新加坡公民。毕业于伦敦大学荣誉学士，南京大学文学硕士。曾任教育部华文教材专业撰写员、中学母语部主任。创作体裁有小说、散文、论文，已出版小说集《拥妻证》（1992）、《机缘》（1992），微型小说集《烟台分行》（1993）、《东江畔平房》（1994）、《2052年奥运会》（1994）、《吴见笑》（1996），散文集《那一年……》（2001），翻译作品《威廉斯的抉择》（1995），论文著作《文心雕龙神思与潜意识》（1999）、《从小说到戏剧》（1999）、《艺术作品的原真性》（1999）、《论沈从文小说及其道德价值取向》（2000）、《施蛰存心理小说解读》（2002）、《一行题、二行题还是三行题》（2002）。曾获全国国庆征文比赛大专组第二名（1969）、全国新闻写作及翻译比赛公开组第一名（1969）。曾参加2003年《人



文生态与当代文学国际研讨会》。曾任新加坡作家协会受邀理事，现为新加坡作家协会会员。

一、张咸菜昨晚做了一个梦。他梦见自己变成了猫头鹰。

变成猫头鹰后，它先拉了一堆屎，然后撒了一泡尿。

拉屎撒尿没什么了不起，凡是鸟和人都会做这些事。但是，这只猫头鹰拉屎撒尿却是大事。它的屎尿打中了两个人。

二、夜色苍茫，椭圆形办公室内寂无人声。那个叫阿顿的小子躲在厕所门背后，无脑莱姬则背向便桶。莱姬正在吸朱律（朱律就是雪茄，知道吧。朱律身份不凡，是全世界人权与民主的象征，不可等闲视之。）猫头鹰藏身落地长窗上，看了不爽，就拉了一堆屎。那堆屎正中阿顿头顶，然后溅向莱姬的蓝色长裙。

三、那个叫史多事的家伙正在用电脑打印机打印一份报告。在说打印什么之前，先说说他身旁的那个铁柜。铁柜里放了一份文稿。这份文稿叫《道德问卷五十题》，是多年前道德重振委员会几个冬烘委员集体讨论的心血结晶。史多事从储藏室里偷出来，打算剽窃其内容，加油添酱，然后交上布朗大学，骗取博士学位。现在回头说史多事在打印什么。他正在打印报告中最重要的一句话，那句话说阿顿先把朱律放在水帘洞中，然后拿出来吸。猫头鹰早就亲眼目睹莱姬背向便桶吸朱律——长在阿顿身上的假朱律。阿顿那小子紧握真朱律，高举过头，姿势优美，像世运会选手代表手持火炬，准备点燃圣火。猫头鹰知道阿顿没有说谎。阿顿从来不说谎，说谎的是史多事和莱姬。猫头鹰藏身铁柜上，看了不爽，就撒了一泡尿。那泡尿正中史多事头顶，然后溅向打印纸。在有关吸朱律那段文字的周围，留下了一圈痕迹。通过网际网络看报告的人，只要稍加留心，就可看到。

四、猫头鹰拉屎撒尿后，怒气全消，全身觉得很爽，于是爽然进入梦乡。猫头鹰进入梦乡后，张咸菜爽爽然从梦中醒过来。不过，张咸菜没记起自己在梦中变成猫头鹰。因此，他不知道自己曾做了一个梦。

为人摆架子

古 琴



■ 作者简介

古琴（1948-）出生于新加坡，祖籍广东潮安。中正中学高中毕业，现从商。原名刘可为，是著名诗人刘思三子。念中学时开始写诗，发表于当时的学生刊物《少年报》和《知识报》。处女作《挤奶羊》显然受臧克家《老马》一诗的影响。此后陆续写《女工》、《马吉街所见》、《三轮车夫》、《唢呐手》等诗多篇。语言浅白朴素，内容以歌咏劳动者为主。

1981年和1990年出版兄弟诗歌合集《三弦集》及《琵琶弦上》，此时写作风格多有改变，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与融合下，不失明朗易懂。

古琴除写诗外，近年兼著散文，并于1997年出版诗文集《苦力》。编有《诗家刘思》一书（2000年出版）。



我到一间五金工厂谈生意。

工厂是一座二层楼高的建筑。底层到处堆满铁支、铁板、木条和三夹板等。有一台叉车在操作，装卸一箱箱大概是螺丝、铆钉之类的金属。

办公室设在一楼，主人不在，女秘书倒茶款待我。我把办公室环顾一番：正中挂一幅彩墨画《虎啸图》，题款：威震山河，笔力万钧，满室风涛，想主人必是商场猛将，不由得肃然起敬。

左边墙镜框内的楷书，居然是陶渊明的《饮酒诗》，我细细默念一遍：“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读罢有些纳闷，做生意岂可“而无车马喧”这等优雅，却也暗赞主人乃通达之人。

侧身目光落在背后高墙，赫然有一横幅，上书“为人摆架子”五个大字，笔法精奥，浑融潇洒，俨然黄庭坚书体，应是出自高人之手，心中不免一惊；这主人是何等身家，敢口出狂言？

我向女秘书探个究竟，指着那字笑问：“老板好大口气！”

女秘书出乎意料地回答：“才不呢，他无日不挨骂。”

我狐疑，女秘书解释说：“我们做五金生意，专替厂家、店铺摆搭铁架。有好事者便以这五个字赠他，实是指他所做的行业。现在人手短缺，工程不能按时完成，他就要点头哈腰，请人多包涵。”

铃声打断谈话，女秘书接听电话。

“喂，老板在吗？”

“他出去了，有什么事？”

“已经三个星期了，还不见你们的工人来，你问他摆什么架子？”

“是是，我转告他。”

恶梦后遗症

火雷红

■ 作者简介

火雷红(1958-)原名余德根,另有笔名草凝绿。祖籍福建东山,生于新加坡。1974年中四毕业,1995年修毕新加坡管理学院“企业管理文凭”课程。创作体裁有诗歌、散文、小说。曾获香港《新一代》诗歌公开组特别推荐发表奖与安慰奖(1977)、石叻道民众联络所文艺创作比赛诗歌入选奖(1978)。著有儿童诗集《爱哭的小草》(1992)、诗集《再生树》(1992);作品也收入于诗合集《吾土吾民创作选·诗歌》(1982)、《八人诗汇》(1982)、《世界华人诗歌鉴赏大辞典》(1993)、《诗瓣流痕》(1994)、《赤道线上的恋歌》(1994)及微型小说集《新加坡微型小说选》(1989)。曾任《同温层》和《绿漪点点》编委、《炎黄文化》执行编辑及《文学周末7:31》系列文艺讲座发起人兼策划人、加东联络所青年团属下的文友俱乐部主席、新加坡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新加坡仕官俱乐部合唱团团团长、春雷文艺研究会会员、李豪合唱团团员,现为新加坡作家协会会员。



马基先生已经把自己锁在屋子里一个星期了。马太太说，她先生的一切都很正常，只是害怕到屋外去，而且时常都会做着同样的一个恶梦。

医生的诊断报告清楚地写明，马基先生除了心脏有点小小的问题，其他的一切都十分正常。他可能患上了一种刚在1993年才发现的新怪病，病因极有可能是和人们做梦的事有密切关联，特别是做着重复的同一个恶梦，因此医学界就把这种新的病症暂名为“恶梦后遗症”。

根据病人马基先生的心脏X光检验结果，发现了马基先生的心脏，在中央的一个称为是“自尊”的特别部位，已受到了十分严重的损伤，伤势影响到了—条称为“信心”血管的正常操作，使到血液里的“信心血球”大量地流失减少。血液化验也证实了“信心血球”的失衡，造成了“怨恨血球”有轻微地增加的迹象。

医学界对这种最新发现的疾病，还没有找到有效的护理措施和医疗方法；不过，医生说，患上这种“恶梦后遗症”的病人，病发初期应该不会有生命的危险。病人由于“信心血球”减损和不再繁殖的结果，可能在心理上容易产生恐惧不安与愤愤不平的激动情绪，而且，病人也很有可能完全丧失自信。马基先生把自己锁在屋子里，与外界隔绝，就是病发而使自信丧失的结果。

医学界对“恶梦后遗症”这种新的病例，也做出了详细的调查报告。据说，调查的结果显示，截至1993年2月份，总共有十个病患者被发现。从这突增的数据看来，在未来的几个月里，患上这种“恶梦后遗症”的人可能还会增加。

对于这种“恶梦后遗症”的起因，调查研究委员会声称，已有了重大的发现。委员会针对十个病患者的自述，做出了细心的比较与分析，发现十个受访的病人，在其自述中有几处共同的地方：1.自一场恶梦醒来后，便开始病发。2.病发后，感觉自己无端端产生了一种被当众羞辱而引起的恐惧不安与愤愤不平的激动情绪。3.从病发当天开始，便重复做着同样的恶梦。

为了更清楚了解病人做恶梦的过程，以及有关恶梦的内容，

委员会费尽许多心思，借用高科技先进仪器，帮助病人镇定激动的情绪，以便引导他们做出最真确的回忆。可是，由于某些病人的病情较严重，情绪过于激动而无法使他镇定下来，脑子里乱七杂八的，根本没办法做出真确的回忆；又有少数病人，由于拒绝透露任何有关恶梦的事，放弃了引导真确回忆的测试。

委员会的报告接着说，虽然如此，剩下的五位病人都乐于和我们合作，使到回忆的测试结果，有了更重大的突发性发现。五位病人的回忆，也都有着以下几处共同的地方：1. 做梦之前的几个月，都曾在生活上犯上了小小小小的错。例如说，不是杀人放火，不是偷拐抢骗，也不是什么欺君卖国的大罪。2. 恶梦的场景是一个人头攒动的公共场所。3. 恶梦中自己穿着一条特别的绿色的夹克，被许多人包围着，成了众人注目的焦点。4. 有许许多多的镁光灯在乱闪。5. 人群中，许多人都在交头接耳。人们对自己投来的眼光，叫人感到心头一阵冰凉。

最使委员会感到吃惊，无法解说，而又认为这是最重要的发现，并一致确定是造成这种“恶梦后遗症”的主要成因，是回忆测试结果所列下的共同点中最后的一条：6. 恶梦到这时候，自己无端端感到极端的恐惧不安，便把头低低地埋下，可一垂下头，才惊觉自己的身体起了恐怖的变化。天啊！自己竟变成了一条丑陋的虫。

稿于 1993 年 3 月，垃圾虫劳改法令第一次实施期间。



猫狗会议

火雷红

■ 作者简介

火雷红(1958-)原名余德根,另有笔名草凝绿。祖籍福建东山,生于新加坡。1974年中四毕业,1995年修毕新加坡管理学院“企业管理文凭”课程。创作体裁有诗歌、散文、小说。曾获香港《新一代》诗歌公开组特别推荐发表奖与安慰奖(1977)、石叻道民众联络所文艺创作比赛诗歌入选奖(1978)。著有儿童诗集《爱哭的小草》(1992)、诗集《再生树》(1992);作品也收入于诗合集《吾土吾民创作选·诗歌》(1982)、《八人诗汇》(1982)、《世界华人诗歌鉴赏大辞典》(1993)、《诗瓣流痕》(1994)、《赤道线上的恋歌》(1994)及微型小说集《新加坡微型小说选》(1989)。曾任《同温层》和《绿漪点点》编委、《炎黄文化》执行编辑及《文学周末 7:31》系列文艺讲座发起人兼策划人、加东联络所青年团属下的文友俱乐部主席、新加坡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新加坡仕官俱乐部合唱团团长、春雷文艺研究会会员、李豪合唱团团员,现为新加坡作家协会会员。



这是全世界破天荒的一次会议。身为一名国际新闻通讯社的采访员，我有幸被派到这繁荣的城市来。受邀为此次会议的特约采访员，我除了感到有点儿兴奋，还有着些许的紧张。毕竟，工作了十余年，采访了不下千多次各式各样的会议，对我这样一位经验十足的采访员来说，还是破题儿第一遭。

1990年X月X日，晚上7时30分，在防止虐畜协会的大礼堂。离猫狗会议召开的时间还有一个小时，礼堂里的气氛已异常地沸腾。除了场内已座无虚席，还有数百名观众被挡礼堂门外。多亏主办当局有先见之明，早请来了多位警察先生维持次序。不过，那些被挡驾，不得其门而入的观众，屡劝不去，他们都表现得很有纪律，静坐在礼堂外，说是要为这次的会议打气。

晚上8时20分，离会议召开的时间只剩下十分钟。到来采访的各报记者和摄影员都已入场，主办当局还邀请了电视台的节目摄制组特来拍摄现场的情况。会场布置十分简单，台上只摆了一张长桌和两张椅子，墙上挂着一条写上黑体字的白布。我仔细阅读完那布条上书写的两行黑字，为了要求自己报道准确，我忙翻查随身带来的《猫言狗语大辞典》，然后才小心地在记录簿上写下：抗议人类虐待我们猫狗两大种族；坚持我们有说猫言和讲狗语的特权。

我刚停下笔，会场便响起了一阵阵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原来，今晚的两位主讲员已来到了台上。是一对年轻的绅士和淑女。男的彬彬有礼，身穿一套唐山装，向台下的观众频频点头示意。女的端庄有礼，身穿一套峇迪装，向台下的观众频频挥手致谢。还没待他们坐下，会场内镁光灯已闪个不停。我突然记起来，在进入礼堂时，接待员在门口的柜台分发了一份传单给我。于是，我急忙伸手探入我腰际的皮袋里翻找，先取出微型录音机，然后按下录音的钮开关器，再取出那一张先前的传单来。

传单上是这样介绍今晚的两位主讲员：1、男讲员出身名门，



曾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现于肃毒局高就，曾数次协助警方侦破多起贩毒巨案，为国家的社会治安作出了许多贡献。2、女讲员是河畔家族中的佼佼者，曾代表国家参加世界选美赛，凭借她那出众的姿色和深沉的内涵，压倒了多国的代表而取得冠军荣誉，为国家争光不少。

男讲员口沫横飞。他说自己听得懂人们和他讲英语，但他不用英语来回答。他坚持应该维护讲狗语的特权，呼吁大家基于继承狗族传统的前提，必要掌握好自己的母语。他话一讲完，会场马上沸腾了起来。

女讲员搔头摸耳。她说自己在国外参加选美赛时，用的是猫言，但一点也无伤大雅，还不是压倒群芳，为国家挣回了一份光彩。她也强调，讲猫言是所有猫种的特权，应该受到人们的尊重才是。她号召猫狗们勇敢起来抗议，人类并没有遵守国际防止虐畜机关会的宣言。她语毕，会场再度沸腾了起来。

会议结束。观众们果然大力响应了两位主讲员的号召，纷纷在礼堂外排起队来，等候着在请愿书上签名。据说请愿书将会收集有数万名支持者的签名，然后由男女主讲员提呈给国际防止虐畜机关会。在两位男女主讲员的盛意拳拳邀请下，我毅然地握起了笔，也在请愿书上签下了我的中文姓名。

当然，我并没有忘记，借着这千载难逢的机会，访问了今晚的两位主讲员。下面便是我的访问和两位主讲员的精彩回答：

问：先生。小姐。我知道你们都是捍卫母语的勇士，我很敬佩你们。其实，人们一味说你们在他们面前用猫言狗语进行交谈，使到人们感觉受到排斥；反过来看，人们也同样常在你们面前用英语、华语和方言进行交谈，这不也使你们感觉到受排斥吗？对不对？

男：（只是点头，没有回答。）

女：（也只是点头，没有回答。）

问：美丽的小姐。请你用华语来回答我的这个问题。你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河畔家族里冒出头来，成为举世闻名的佼佼者，请问你的心里感觉如何？

女：妙……

问：勇敢的先生。请你用英语来回答我的这个问题。如果有一天，你的上司下令，你一定要用英语和人交谈，你会觉得怎样？

男：OH!…… FOOL!……

[附]：这篇会议报导本不该到此结束，会有更精彩的两男两女主讲员的讲话部分，可惜，当我取出录音机，才发现会议的当晚，我忙中出了错，没把录音带给装上，真是抱歉。

发表于：1990年12月6日，《联合早报》，文艺城版。





黑白事件

火雷红

■ 作者简介

火雷红(1958-)原名余德根,另有笔名草凝绿。祖籍福建东山,生于新加坡。1974年中四毕业,1995年修毕新加坡管理学院“企业管理文凭”课程。创作体裁有诗歌、散文、小说。曾获香港《新一代》诗歌公开组特别推荐发表奖与安慰奖(1977)、石叻道民众联络所文艺创作比赛诗歌入选奖(1978)。著有儿童诗集《爱哭的小草》(1992)、诗集《再生树》(1992);作品也收入于诗合集《吾土吾民创作选·诗歌》(1982)、《八人诗汇》(1982)、《世界华人诗歌鉴赏大辞典》(1993)、《诗瓣流痕》(1994)、《赤道线上的恋歌》(1994)及微型小说集《新加坡微型小说选》(1989)。曾任《同温层》和《绿漪点点》编委、《炎黄文化》执行编辑及《文学周末7:31》系列文艺讲座发起人兼策划人、加东联络所青年团属下的文友俱乐部主席、新加坡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新加坡仕官俱乐部合唱团团长、春雷文艺研究会会员、李豪合唱团团员,现为新加坡作家协会会员。

一位年轻的画家，要用黑色和白色两种颜料，在画纸上设计构图。

可是，黑色和白色这两种颜料，在画家的调色盘中争执不休。

黑色说他比白色来的黑，他应该占有整个画面；而白色说他比黑色来的白，他才应该占有整个画面。

黑色和白色就为了要占有整幅画面，闹出了争执不休的黑白事件。

年轻的画家再也无法忍受这黑白事件，他生气了。

他对着黑色和白色说：“你们都想占有整幅画面，好吧！我就让你们平等的占有整幅画面。”

他开始动手，把黑色和白色的均等颜料，挤在调色盘中进行混合，然后均匀地把他们涂在整张画纸上。

年轻的画家把灰色的画纸贴在大门外。

黑白事件终于平息了。黑色和白色都很满意，他们现在都同样占有了整幅画面。

门外人来人往，大家都匆忙赶路，没有半个人会停下脚步，观赏这张全灰色的画纸。

黑色和白色开始感到懊悔！

第二天，年轻的画家又要用黑色和白色这两种颜料在画纸上设计构图。

这回，黑色和白色这两种颜料，在画家的调色盘里，不再争执不休了。

他们静静地听凭画家的旨意，把他们一一地涂在画纸上。

不一会功夫，画家终于把一幅精心设计的黑白构图完成了。

画家把这幅得意的画作加上了框，就挂在他家面窗的那一面墙上。

每天，都会有人在窗外留步，探头观赏这一幅黑白的构图。

大家都一致赞叹这是一幅好画，黑白相间，配搭得十分巧妙，使画面显得无比的生动与和谐。

发表于1987年5月4日 联合早报《文艺城》



太极水祸

洪振隆

■ 作者简介

洪振隆，擅写新诗和散文诗，作品多发表于报刊和文学杂志。1987年以《快餐店里看石狮》获“金狮奖”散文组优胜奖。

邻居孩子爱把脏袜挂在水表上，日子久了，铁制的水表被酸性物质侵蚀，保险丝不知去向，加上原本水管衔接不好，造成水管上下漏水。

打电话到天堂国的水力局，接线生礼貌地记下事端，约好午后三点来修，我苦等不果，自行用黑色胶袋捆绑漏水处，把表旁的源头关掉，避免水流不止的浪费。

我打了当地组屋区的紧急求救电话，对方问明情况后，说水喉漏水归市议会管理，他们只负责屋子的结构安全与维修服务。

第二天我电传市议会，一直联络不上维修部，水力局那悦耳的声音又在耳边响起。接通后，对方关心地问情况如何？

我提高声量：我不要百万个，只要给我一个答案，到底谁负责水喉漏水？

她训练有素，心平气和地解释：当局只负责铺设水管至屋子底层，包括每层楼的分支水管，不过只到水表前一尺处，水表左右一尺不在他们的负责范围！

我无助地拿掉胶袋，开动源头，水流继续，竟然在邻家门前造成一个小小的水患，有警员上来查询。

午后，市议会的承包商才姗姗来迟，把水管修好。

过后，令我十分担心的是这个月的水电费。





孩子别睡，等我回来

黄奕诚

■ 作者简介

黄奕诚，祖籍金门后浦，第二代移民，新加坡公民。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主修数学。酷爱音乐、数学和文学。任职于公共服务机构并在一所理工学院兼职执教工程系数学。

老杨坐在校门口的保安室里，百般无聊的把玩着下午刚到邻近商店购买的一支水枪。

本来下午班的学生在傍晚6点30分行完降旗礼仪式后，他就可以关好校门，回家与老婆和孩子一起吃晚餐。可是，学校却在今晚7点30分，搞什么“母语口试文工作坊”给家长，让他们能在家帮忙孩子准备应付小六离校的母语口试。

夜是那么的静，四周围的灯光又是那么的昏暗，学校礼堂却

闹哄哄的，灯火明亮。老杨看看挂在保安室的时钟，还有30分钟就是晚上9点了。校方说过，工作坊9点就可以结束。

老杨回想前阵子带孩子到公共游泳池嬉水时，孩子看到许多与他年龄相仿的小朋友在儿童泳池内拿着水枪玩得不亦乐乎，也吵着要老杨买一只水枪给他。今天是他那5岁的孩子的生日，他买了水枪给孩子当生日礼物，还打算这星期六再带老婆孩子到泳池嬉水。

老杨受教育不多，老实憨厚，40多岁才在朋友介绍下，娶一个小他10岁的外籍女子，47岁才当爸爸。除了熟悉的亲友，他不敢让别人知道50多岁的他还有一个学龄前的孩子。看到这学校的学生家长，个个比自己年轻，孩子却已上了小学，老杨心里有相形见绌的自卑，蛮不是滋味。奈何。

他期待时针飞快的走到9点，那他就可以骑着铁马于9点30分之前到家，与老婆一起为孩子庆祝生日。孩子通常10点左右就要睡觉，太迟回家，孩子睡了就很扫兴。老杨遐想着待会与老婆一起为孩子唱生日歌、瞅着孩子欢悦地吹蜡烛以及当孩子看到梦寐以求的水枪时，手舞足蹈的雀跃表情，一股难以形容的喜悦涌进他心里。接着，老杨幻想着胖乎乎的孩子在泳池内拿着水枪与他们夫妇玩水战。老杨夫妇假装东窜西逃，时而故意让水枪射中，让孩子乐得在蹦蹦跳跳。老杨心里热腾腾的，期盼工作坊快结束，心里暗暗祈祷：孩子别睡，等我回来。

再看时钟，还有15分钟就晚上9点了，老杨心里感到未有的亢奋。这时，老杨看到华文部主任满脸笑容的走向保安室，心想：总算要结束了，主任准是要我准备开校门，帮忙维持交通秩序。老杨反射性的站起来，露出笑容迎接这位平时鲜少与他打招呼的华文主任。

主任兴奋的说道：“今晚家长对工作坊的反应超出预期的热烈，有些家长还将孩子的华文补习老师带到现场来了解如何督促



孩子准备口试。”主任平时有点瞧不起当保安的老杨，今晚却滔滔不绝说了那么多，让老杨受宠若惊。老杨发现，主任的心情犹如今晚悬挂在夜空的皎洁月亮，给人一种美好的舒服感。主任接着说：“基于出席者踊跃的提问，我们决定将工作坊延长半小时。散会后，你就可以回家了。麻烦你啦……”

老杨嗒然呆站着，眼睛无神，目送一摇一摆地往礼堂走去的主任……



抉择

黄奕诚

■ 作者简介

黄奕诚，祖籍金门后浦，第二代移民，新加坡公民。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主修数学。酷爱音乐、数学和文学。任职于公共服务机构并在一所理工学院兼职执教工程系数学。

肖博士班里来了个插班生，叫徐志浩，32岁，长得蛮帅气，尤其是那双忧郁深邃的眼睛，绝不逊于那些当红的电影明星。

几节课后，肖博士发现徐志浩从不在班上说话。常常郁郁寡欢、闷闷不乐，好像有满腔的心事。

肖博士教的是商业系的数学。课堂上，他宣布这单元除了考试，还有一项作业需在考试前的第三个星期呈交。作业占了总分数的30个百分比。请准时交作业，逾期呈交的作业，将不接受。



肖博士还强调：“你们应该知道，我肖博士说一不二，铁面无私。尽管你们有千万个迟交的理由，我都不接受。”说时，眼光还瞄了徐志浩一眼。

班上同学都在紧锣密鼓的赶作业并向肖博士询问一些问题，唯独徐志浩不曾问过他任何有关作业的事宜。

一回，肖博士趁同学们在抄幻灯片上的笔记时，信步走到徐志浩的座位关心的问道：“你开始了你的课题作业了吗？”他朝肖博士腼腆的笑笑点点头表示谢意，然后低下头不敢注视肖博士，眼神显得不知所措的不安。

又一回，肖博士上课时发现徐志浩眉头紧锁又带着问号的眼神，他即刻问道：“志浩，你是否不明白这题的解法？”徐志浩听到肖博士点名问他，整张脸顿时吓得脸青唇白，眼神显得那么慌乱。之后，还是不开口回答而是惊慌的猛摇头。看到他那么激烈的反应，肖博士愣了一会，然后继续他的课。

除了徐志浩，同学们都如期递交了作业。

最后一堂课下课后，徐志浩乘大家都离开课室时，将一个大信封交给肖博士，然后匆匆忙忙地要离开课室。

“志浩，你给我这信封干嘛？为什么没呈交你的作业？”徐志浩被肖博士那洪亮又严厉的声调给慑住，转过身，结结巴巴的道：“对对对……不不……起……”这回轮到肖博士吓了一跳，他做梦也没想到，徐志浩有口吃！乘肖博士还没回过神，他指着信封说道：“作……业……”，然后头也不回，惶恐的跑离教室。

肖博士打开信封，看到除了他的作业，他还附上了一封信件：肖博士：

很抱歉，不能如期呈交作业。

我母亲得了末期癌症，医生说她挺多能再拖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母亲一直盼望我能考取一张大学文凭，找到一份好工作以弥

补我自身的缺陷。前年因为自卑、因为怕人揶揄，我本想放弃学业，但校方却提议暂为我保留学额。如今我母亲不久人世，为了让母亲安心的离开，我鼓起了很大的勇气重返校门。之前工作忙加上母亲进出医院多次，我实在无法抽出时间完成作业。请您原谅。

这次考试对我太重要了，我要让我母亲看到我的成绩而开心。我会全力以赴的考出好成绩，绝不让您也不让我母亲失望。盼您能网开一面，接受我迟交的作业。我必须考及格，希望您能理解。

志浩敬上

转眼就数学考试结束了。肖博士批阅徐志浩的试卷时，发现他有太多题一开头就犯了粗心大意的错误而没察觉，以致连连失分而不及格。

肖博士不禁一声长叹：考试就是那么无情，然而人生何尝不是如此？不小心走上错误的第一步又不察觉，待走到尽头时才发觉，为时已晚。

肖博士暗忖：“要是接受他迟交的作业，那么整体来说他勉强可以及格。可这对其他的学生有欠公平也有损我说一不二的原则。不接受，志浩和他的母亲会有多难过。可能，志浩的母亲会因失望、忧伤而加重病情。

肖博士犯难了！





人间之美

黄嘉豪

■ 作者简介

黄嘉豪（1961-）生于新加坡。毕业于国立台湾大学文学士，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硕士，曾任教于莱佛士初级学院。创作以小说和散文为主，曾获金狮奖小说组第二名（1984）、青年作家微型小说第二名（1994）。著有散文集《危险游记》（1997）。

打从第一次见你，我便有一种感觉，我们仿佛认识了好久好久……

那时节天气极冷，北风呼呼地吹着；我缩着脖子，双手窝在裤袋内疾走；那时街道行人不多，我边走边为路旁第一朵春花的开放而颇感惊艳，我一向是个容易动心的人……

一转入街角，我便与你打了一个照面，在喧嚣的马路边，你



纯朴安样的脸容与端坐的姿态有如一道清流，将两旁的噪声化作淙淙流水，我因此驻足良久，为第二次的惊艳而感惶然；我只是一个用情感来决定事物美丑的人，因为见到完美的你，反而令人局促不安了，我走走停停，对你一再回首……。第二次见你，是在我刻意的安排下……

那天，我沐浴得极早，带着满身肥皂的芬芳去瞻仰你，因为刚沐浴过的关系，身体仿佛极度柔软，似乎可以感觉到你的想法一丝一丝地渗透了进来；我呆了一会，然后带着极惬意的心情离开……

为了保有一份神秘感，我发觉街角是窥探你的最佳场所，在熙来攘往的人群中，隔着他们看你，总能发觉在完美中自有悲剧，这几天与你接近多了，我开始有了一个疑问——为何产生完美的宇宙本身便不完美？

“妈妈说我这几天又变得极度神经质，往往一点声响便从床上弹起来，而且行为鬼祟。”我在日记里写下了这几句话，然后划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生活对于十七岁的我来说是苍白的，我瘦弱、敏感，常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感叹。阿爸桌子的玻璃下压着许许多多的字条，其中一张写着：“平庸的痛苦来自平庸的心灵”；这是少数几张我看得懂的。为了不做庸人，我矢志要有天才的行径。

月圆十五，我挑了一个香火鼎盛的日子。在白天人群的沸腾过后，我攀墙而入，盛装来赴你的约会；这时见你，我仍有一丝胆怯，你低首敛眉，嘴角似笑非笑，似已洞悉我的阴谋，我默默抽出随身携带的一截杉木。主持今天不在，与助手做功德去了。我把杉木伸入桌上点着的长明灯。生命是如许荒凉，我们惟有沉浸在宗教的气氛中，才能找寻些许救赎。火，熊熊地烧了起来，把木刻的你也映得忽红忽暗的。没有精神需要的人，我们叫他俗物；但端坐在时间长河的你呀，为何我们社会有这许多俗物呢？我把点燃的杉木伸进你的宝座，看着由杉木雕刻的你再让一截杉木加以还原，场面可真是壮观，我虔诚地注视着美丽庄严的佛像



不该是寺庙所能拥有，甚至是人间所能拥有的吧！闪烁的火光横隔了我的脸，木头随即发出了几声爆裂……

第二天，我一早就翻开报纸，没有任何火灾新闻的报导，第三天，第四天也是如此，这是怎么一回事？我带着纳闷的心情回到现场，发觉庙宇依然屹立，佛像依然浅笑……

几天后，我从精神病院复诊回来，妈妈说都是去年的高烧把我烧得胡里胡涂的，说着说着就把我带到这儿来，要我烧香膜拜，我抬头一看，又是同样的寺庙，又是同样的你……

难怪我总有一种感觉——

我们仿佛认识了好久好久……



今天已经是“明天”了

辛 白

■ 作者简介

辛白（1949-），原名黄兴中，另有笔名赫南、歆白。祖籍福建南安，生于新加坡。1972年毕业于新加坡师资训练学院，获教育文凭，1980年获新加坡教育学院高级教育文凭，2006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学士学位。曾任职于新加坡教育部课程规划与发展署、任教于小学与中学，现已退休。1960年代末开始写作，曾获1971年南洋大学罗步歌散文创作比赛第三奖、1977年新加坡文化部主办的全国诗歌创作比赛华文公开组首奖。著有诗集《风箏季》、《细雨燕子图》和《童诗45》（五人合集）、散文集《音乐雨》等。曾任新加坡作家协会出版的儿童文学刊物《萤火虫》和《百灵鸟》编辑，现任新加坡作家协会受邀理事。2010年起担任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驻校作家至今。



我冲进正要关上门的电梯时，一对中年夫妇，我楼上的住户，已在电梯里，看样子是跟我一样要去上班。我和这对夫妇从没打过招呼。电梯徐徐下降，电梯里寂静无声。

“Dear，昨天你说，明天可以一起去吃晚餐，今天已经是‘明天’了，你不要迟回哦。”

突然，女的对男的说，以请求的、柔和的语气，还稍稍强调了“明天”两个字，仰望着男的脸，然后挨近些，带几分撒娇的样子。

男的把身体稍移开些，似乎是因为女的这样撒娇叫他不自在。

“我刚接到简讯，公司临时有事，今天不能去吃了。”他淡然地说。

“那什么时候呢？每次都说没空。”

女的显得很失望。

“下个礼拜再看吧。”

电梯门开了，男的快步走了出去。女的也许是因为失望，跟在男的后面，低着头慢慢地走着。看着她微胖的身材，略为稀疏的短发，深棕色短袖上衣配灰色半身窄裙，缓慢的步伐，我忽然觉得她有些可怜。

傍晚放工后，我从办公室徒步到附近一间餐馆用餐，途中，无端端想起早上听到女住户“今天已经是‘明天’了”那句话。怎么就记住了呢？是因为从来没听人这么说，或者是它饱含了女住户的期盼的缘故吗？

走进餐馆，点完了菜，我抬头看到不远处，另外一排座位的尽头，我的斜对面，一对男女正在用餐。女的面向我的方向坐着，粉红色T恤，蓝色牛仔裤，肌肤白皙，年轻、漂亮。她脸带笑容，开心地吃着，有时还夹了食物往男的嘴里送。后来她低下头吃东西时，浅棕色的柔柔的长发部分散落下来，遮住左侧脸蛋，男的

用手轻轻帮她掠到耳后，显得十分体贴。我静静观察，为我的小说写作储材。

我忽然觉得男的背影有些熟悉，那黄色的长袖上衣……我正狐疑时，他忽而转头向后召唤女侍者，没错，正是他，我楼上的男住户！

女侍者走开后，男住户和那女的继续开心吃着。看着眼前这“幸福”的画面，我突然又想起“今天已经是‘明天’了”那句话，我感觉不自在，甚至有些难受。食物端上来后，我匆匆吃了，不愿多逗留，付了钱，走出餐馆。





劫

贺兰宁

■ 作者简介

贺兰宁（1945-），原名陈鸿能，祖籍广东潮安，生于马来亚马六甲州，现为新加坡公民。南洋大学文学士、南京大学文学硕士、广州中医药大学医学硕士、北京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学博士，现为南京大学文学博士研究生、新加坡中医师公会理事、中华医院脾胃组组长、新中医药保健有限公司高级顾问医师、中医学研究院高级讲师、五月诗社理事、新声诗社医学顾问。曾任《文学半年刊》执行编辑，《五月诗刊》、《新加坡医学杂志》、《医学集刊》和《新加坡医学丛刊》主编。编有《新加坡15诗人新诗集》、《童诗45》、《菲律宾、泰国、新加坡三国诗选》和《幸福出售——新加坡微型小说选》。著有诗集《天朗》、《音乐喷泉》、《石帝》和《花调》；医学类作品《新加坡中医学先驱人物与医学发展》、《沙斯肺炎》和《华人与新加坡中医学》。



晨。六时半的晨是一部清雅的诗选。翻开来，有花香，有阳光。

宁静的气氛里，白钢门一开，中年女佣就例常提着九岁小孩的书包出门等校车。小孩一脚刚要踩出大门，猛地里，闪进两个胖瘦不相称的大汉。最先入门的一个胖匪，一手抱住小孩，另一只手迅速地在孩子口中塞入棉花，再紧按他的双唇。

小孩挣扎，像一尾刚离开水源的小鱼，无助地流泪。

另一个曲发的瘦匪，左手持刀，右手执枪，指着吓呆一旁的女佣说：“进去，进去！”

女佣推开大厅的玻璃门，两个如喜剧演员的胖瘦双型人物，立刻用带来的红尼笼绳，绑住小孩和女佣的手脚，口唇都封上阔面胶布。

胖匪抱起了小孩，跟着瘦匪上楼去。

“别动！打抢！”瘦匪推开主人房门，用枪指向还在床上的夫妇俩。

结实的中年丈夫，用惺忪的双眼望向对准他胸口的手枪，油亮的黑发仿佛突然暗淡了下来。他的确有点惊慌，半晌说不出话来。妻子蜷缩身子，抖得如帕金森病的病人。

“开那里的保险箱，快！不然先割下他的耳朵。”瘦子把刀交给胖匪。小孩的泪流得更多了。脸色渐青白。

刀枪的威胁发生了作用。丈夫顺从。他移动身子，从门后裤袋里掏出一小串钥匙，开启房中右角落的大型保险箱子。

首饰、名表、一万元左右的现款，一一落入胖匪的塑胶袋里。动作敏捷的他，待屋外校车的车笛声呼啸时，已达到目标。

只是两分钟的时间，启动着的引擎声就离远了。胖匪立刻把袋子交给瘦匪，转身忙碌地用红尼笼绳绑好夫妇俩。

精彩的演出，只是二十分钟。

接着是：松绑。解救昏去的女佣。安慰小孩。报警。一连串紧张的动作。

“差点忘了。你是从事哪一行业的？”

“武馆教头。”妻子颓丧地代答。



三张字条

胡月宝

■ 作者简介

胡月宝祖籍福建安溪，1965 年生于新加坡。目前任职于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从事小说和散文创作，致力于女性文学的研读，并进入文学批评的领域。著有小说集《撞墙》、《女人、女人》，散文集《心尘》和微型小说集《有缘再见》等。

一九九三年三月的第三个星期三傍晚七点。

许家的门扉紧闭。客厅里空荡荡的，似一个挖空了的胸膛，荡漾着昨夜的余温。深褐色的皮沙发与黝黑的电视机，隔着一地的报纸，丧气地对峙着。厨房里，杯和盘，胶着层层油渍与辣椒酱狼狈而沮丧的挤在皿盆之中，以渴睡的眼神望着皿盆旁的碗架。



傍晚七点，正是斜阳贴屋、倦鸟还巢的时刻。

许家所处的这一座组屋，纷纷地亮起了灯、炒香了菜、响起了电视节目、斑驳着孩童的喧嚣声。徐家的煤气炉是冷的，早上六点即送达的报纸完好无损地、却很不舒服地被夹在白色铁闸与浅灰色的门扉之间。就连右侧房间内的电脑也没启动，原来炙手可热的《三国志》游戏软件也静静地，委屈地被挤压在书桌上那一窝杂乱无章的书堆下，虎落平阳被犬欺。

傍晚七点十三分，许家四口仍然杳无踪迹。

“老公，我……我……，我回马六甲去了，是……是妈妈病了，我过几天才回来，你要照顾好两个孩子。辛苦了。妻字。”

“老婆，阿林的老婆生产，他请假三天，公司要我代他的工作，赶工。我睡在公司里，三天不回来，夫留。”

“妈妈，小志和小芳的爸爸妈妈出国了，我带弟弟去，他们请我们去住。妈妈，早上，你出门了，我来不及告诉你。我们去了可以吗？秀秀和霖霖”

许家大门旁边的鞋柜上、主人房的梳妆台上，厨房的冰箱上分别压着这样的三张字条。

这三张写来潦草的字条，一压就三天。

一九九三年三月的第三个星期六傍晚七点。许家的大门打开了。开门的是许太太，带回来了一些土产，紧接着，秀秀拖着霖霖回来了，一进门马上遁逃入房间里去。七点零五分。许家的一家之主也步履沉重的进门来，衣服也不脱就倒地大睡。

许家的窗打开了，久旱不雨的酷热立即倒了进来。许家一家四口都归位了。

当天晚上，他们默无言地草草吃过晚饭，就各自回到自己原先的位置上——妈妈在厨房里洗了又洗，刷了又刷；爸爸躺在床上与周公大战四方城；秀秀和霖霖争着玩电脑游戏，一言不合，又吵了起来……

可是。



可是。

妈妈心里暗暗纳闷：“他怎么对我的不存在一点也不在乎？看来，这三天他们也很少在家。为什么他不问我上哪儿去了？天啊，我的婚姻到底怎么了？他怎么就一点儿也不在乎？”

另一方面，爸爸好生诧异“我老婆转性了？怎么这么大方，连我打三天三夜的麻将，她竟问也不问一声？还是，她相信我字条上的话？嘿嘿！下次，下次……哈……哈好累，我要睡了，管她呢，不问更好，省事！”

最高兴的，莫过于霖霖，他对姐姐说：“姐姐，妈妈没有骂啦，以后，我们再去好不好？小强的家好好玩！”

霖霖很快就睡着了，秀秀躺在双层床的上铺，对着天花板自语：“爸爸妈妈都不管我们了，以前如果我没做功课，没弹钢琴，妈妈一定骂我。可是，后来……这次，我和弟弟离家出走了三天，他们却一点反应也没有！他们不管我们了，我和弟弟真的是隔壁auntie所说的‘锁匙儿童’？”

他们的字条，谁也不曾发现，鞋柜上的字条在许太太打开大门时叫风吹落，飘到门外去了；梳妆台上的，许先生回房睡觉时发现了它，还在原来的位置上，急忙偷偷撕了。至于冰箱上面的，许太太隔日清理冰箱上的花瓶时，不小心弄翻了花瓶，瓶子里的水流了出来，浸湿了花瓶下的字条，字条上的铅笔字迹因此模糊不清，难以辨认。

三张字条，谁也没看到。

纸鹤

怀 鹰

■ 作者简介

原名李承撞，祖籍福建南安。新加坡作家协会会员，如切写作会副会长。目前为专业易经辅导老师。共有 20 本著作，其中包括中篇小说集《姐妹情深》、《再嫁》，短篇小说集《火炭河》、《三声无奈》等。微型小说集 3 部，分为《市议员先生》、《公元 2050》和《哀悼青春》。

清晨，我漫步在河畔。也许时间尚早，没多少晨运的人。河两岸都在填土筑堤，一些建筑物站在围栏后，已建了两三层楼高。河水是浑浊的，河面飘浮着杂物，空气中散发着一股臭味。

忽然，一个人的背影勾住了我的眼光。

他坐在河边，好像在看河，又好像在望天。一定有什么东西



吸引他，我好奇的走上前。原来他在折纸，折纸鹤。灵巧的双手飞快地折呀折，一下子就折出一只活灵活现的纸鹤，红红的，包裹着一层火，火光似乎把小河点亮了。

“好美的纸鹤！”我不禁赞叹地说。

他没回头，仍然专注地折纸鹤，身边已叠了好多纸鹤。他轻轻地捧起，然后双手一扬；纸鹤张开翅膀，飞向渺渺的空中。我仿佛听到一声声悠扬昂亮的歌声。

纸鹤在空中打着旋，无限依依的回首看着那人，悠悠的坠入小河，随流水远去了。

黄昏，我又一次漫步在河畔。河两岸站着高耸的摩天楼，倒影非常的清晰；一丝淡淡的馨香在空气中弥漫。

那人坐在河边，只是头发全灰白了，背也微微驮了。

我走上前。

他很专注的在折纸鹤，那曾经很灵巧的手竟然皱了，弯曲了，可是折出来的纸鹤还是美的，只是，我感觉怪怪的，我甚至感受到纸鹤身上的那种说不出的酸楚。

他轻轻地捧起纸鹤，双手有些颤抖，向燃烧着黄昏的玫瑰火般的河面一撒，就头也不回地走了。

地下还有一只受伤的纸鹤。

13 楼的那片落叶

怀 鹰

■ 作者简介

原名李承撞，祖籍福建南安。新加坡作家协会会员，如切写作会副会长。目前为专业易经辅导老师。共有 20 本著作，其中包括中篇小说集《姐妹情深》、《再嫁》，短篇小说集《火炭河》、《三声无奈》等。微型小说集 3 部，分为《市议员先生》、《公元 2050》和《哀悼青春》。

一股气流在左右心室之间奔窜，感觉有点痛。他用力挤压心脏部位，好像有点作用。但过不了多久，那股气流竟然冲上脑门了，而且从口腔里喊了出来：“我一定要惩罚你！”

他明白自己这句话的分量，身为小明的级任老师，他完全有权力处罚他认为不可救药的坏学生。



小明的脸由红变白，白花花的眼在眼眶里滚转。他竭力不让它掉下来，如果能够吞回去，那该多好。他不愿意在全班 30 多个同学 60 多只眼珠的审视下失去他的自尊，何况有一半的眼珠镶嵌在那一丛丛秀发之下。他把嘴唇咬得紫黑，白花花的眼盯着老师眼镜后面那两粒铜铃般的眼球。

“不服气是吗？”他狂怒地吼。小明的“斗志”有如火，把他的心烧得更疼。平时积压的怒气倏时间爆发了；小明的脸在氤氲的眼镜片里扭曲了，幻化成一张二张三四张油光发亮的脸，吐着口沫星子，往他脸上乱喷。他不想一辈子那么委屈，但又没有屈原自投汨罗江的气魄，只好在梦里倾泻，可梦醒了又得面对恼人的现实。心脏越来越疼了，他怀疑自己有心脏病或高血压或精神忧郁症或囚室自闭症或……，再不能这样压抑下去了，他一个指头戳在小明的鼻尖上：“滚！”

白花花的眼终于在那一张秀气的脸上冲激成一股流泉；小明冲了出去，然后像一片落叶，从 13 楼飘下……

整个事件的导火线是一支原本不属于小明的铅笔。

最后一夜

怀 鹰

■ 作者简介

原名李承撞，祖籍福建南安。新加坡作家协会会员，如切写作会副会长。目前为专业易经辅导老师。共有 20 本著作，其中包括中篇小说集《姐妹情深》、《再嫁》，短篇小说集《火炭河》、《三声无奈》等。微型小说集 3 部，分为《市议员先生》、《公元 2050》和《哀悼青春》。

如往常一样推开那扇茶色的玻璃门，他立即嗅到那股 50 年来未曾消失的烟味，精神一振，本来耷拉着的脑袋重新抬起来。看看壁钟，还有 20 分钟的闲暇。他泡了一杯咖啡，掏出烟来，含在嘴里，并不急于点火。

他慢慢的转动颈项，对房间里的每一样物品都看得很仔细，



这情景多像 50 年前第一次坐在这里这张椅子上！突然有种全新的感觉，闪电般劈入脑际，他有点失控地笑了。时间怎么过得那样快，倏忽间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为什么会选择这份职业？

50 年啊，很多东西都改变了，以前观测气象只凭肉眼，数据都是一笔一划记录下来的，他也不知道这一生到底划了多少个阿拉伯数字，现在好多了，简直好极了，观测气象用的是现代化的仪器，又准确又快速，记录数据也采用电脑，但他仍然喜欢用笔。世界真是变了，唯一不变的就是这把椅子，这颗心，还有……这般浓浓的烟味。

吸完了最后一口烟，他习惯地站在窗前，了望苍茫茫的大地，突然感到心绞缠着无法清理的心酸。刚刚来上班之前，他接到了站长的电话，通知他过了今夜，他必须退下来，一切都得让位给新世界的新秩序。

是的，我已经老了，我不再属于这个世界，我必须退位，就在今夜。噢，最后一夜。他苦涩地笑笑，窗外的夜色溟溟蒙蒙，看来要下雨了，一定会下，没有人比我更清楚天气的变化。

他坐回椅子，那是他的工作岗位，翻开记录簿，昨夜的墨迹仿佛未干，散溢着一丝淡淡的墨香。

“晴朗，偶有阵风……窗前飘来一朵小花，仿佛来为我送行。”

我这是干什么？它简直像一首诗。

再翻到前天。

“晴朗，偶有阵风……窗前飘来一朵小花，仿佛来为我送行。”

天哪！我是不是疯了？竟写些这样无聊的东西。他的手心冒汗，颈项冒汗，脸上痒痒的，似有无数圆珠子在滚动。他转头望窗外，不知什么时候天地变白茫茫的一片。他兴奋地扑到窗前。下雨啰，真的下雨啰！他很想哭，又扑回椅子，抓起笔，手抖得很厉害，在记录簿上记下晴雨表的读数，在最后一格里写下“夜

色溟蒙……微雨……”

文本框

笔从他手上掉下来，他慢慢合上眼，眼前飘来千万朵小花。他打了个哆嗦，猛力撑开眼，拾起笔，在“微雨”的后面填上“今夜”。这才深深地喘了一口气，很平静地合上双眼，脸上的圆珠子在灯光下闪亮。

刊于《赤道风》第33期 05.1996





午餐

洪 笛

■ 作者简介

原名洪荣狄(1960-),笔名洪笛,祖籍福建安溪,生于新加坡。1982年以《转面》获第一届金狮奖小说组佳奖。1986年以《旅程》获新加坡全国短篇小说创作比赛第一名,1987年以《高墙下》获第三届金狮奖小说组第三名。著有接力小说《蓝天在旋转》(与怀鹰、张挥、田流合著)、短篇小说集《雪探》。1983年进入新加坡广播局成为专业电视剧编剧,曾创作多部脍炙人口的电视剧,如《豆腐街》、《出路》、《荷兰村》和《小娘惹》,并多次获新加坡红星大奖最佳编剧奖。

第一次跪在坐垫上吃饭,在他看来,不是新奇,而是受罪。十分钟过后,他开始感到两只脚已逐渐地酸麻了。然而,旁人谈笑风生,他不能愁眉苦脸,而且人人是正统日本式的“正坐”,

他可不能来个“乱坐”。这点风度还要保存的。

穿着大衣的侍者毕恭毕敬地鞠了个九十度的躬，然后递上菜单。留学日本，娶了日本太太，蓄着两撇日本式小胡子的主任咕咕噜噜地抛出了一串话。侍者一边点着头一边“嗨嗨”地叫着。

“吃日本餐，情调都是不同的！”小胡子扫了大家一眼，几个头忙不迭迎着他点着，“看，古色古香，多么富有诗情画意——”然后，便滔滔不绝地介绍起各种布局来了。他因关心自己的两只脚，偷偷地扭动着屁股，让血液得以流通，所以也就没很用心地去听。隐隐约约地见到那翕动的厚嘴唇里抛出一些高音阶的字眼：“了不起！”、“日本人真行！”、“保留传统文化，可又没妨碍了进步”……

突然，他发觉每双眼睛都朝他这边望过来。他忙挺直了腰板，装作专心一致的样子。

“唔唔，你说是吗？”小胡子似乎是重复着说了这句话。

“我正在想呢！”他机灵地呵哈一声，“可不是，主任说得真对极了！”

“唔唔。”小胡子连连点了几个头，“不是我崇外，而是别人的确是不同凡响。华人开的餐馆简直见不认得人，又肮脏又嘈杂，我就从来不去那种地方——”

然后，在座的各人都七嘴八舌起来了，大家争着讲吃中国餐的恶心经验。有一个还眉飞色舞地嚷了起来。

“有一次，我竟然在热汤里夹出一只蟑螂，还活蹦乱跳呢——”

于是，大家都哄然大笑起来。他赶忙一边陪着笑一边乘机地摆了摆屁股。侍者送来了一盘盘的菜肴。小胡子又夸夸大谈起来了。

“拿，日本人一律用吃了就丢的筷子，清洁卫生，还有，你们发现到吗？日本人是不用汤匙的，每人分一碗汤，自己喝自己的，不像华人用餐，十个人共喝一碗汤，吃的尽是别人的口水！



所以说——哎哎，这是日本咸鱼，别看它只是一小块，可贵着呢！大家尝尝，保管叫好！看，人家连咸鱼也是一流……”

于是，几双筷子很仔细去分了那一小块咸鱼，然后珍贵万分地塞进嘴里，咀嚼一番后，几乎是同声赞叹：

“日本咸鱼真是好味道……”

他也不落后，跟着叫了起来：

“从没吃过那么好的咸鱼，一流，真是一流啊！”

两只跪着的脚几时已麻木得毫无知觉了。



金鱼

洪 笛

■ 作者简介

原名洪荣狄(1960-),笔名洪笛,祖籍福建安溪,生于新加坡。1982年以《转面》获第一届金狮奖小说组佳奖。1986年以《旅程》获新加坡全国短篇小说创作比赛第一名,1987年以《高墙下》获第三届金狮奖小说组第三名。著有接力小说《蓝天在旋转》(与怀鹰、张挥、田流合著)、短篇小说集《雪探》。1983年进入新加坡广播局成为专业电视剧编剧,曾创作多部脍炙人口的电视剧,如《豆腐街》、《出路》、《荷兰村》和《小娘惹》,并多次获新加坡红星大奖最佳编剧奖。

连他自己也有些莫名其妙,竟然会对小型电影入了迷,就像蜜蜂遇上了满是蜜汁的花朵不能抗拒的被牢牢吸引。



于是，去上了课程，然后又忍痛动用储蓄，买了摄影机、胶带；准备好好的干他一场。

一切亲力亲为，第一部处男作已如火如荼的筹备起来了。

用两天时间写好了剧本，剧名就叫“金鱼”。当然，主角就是一群鱼了。这是有原因的。其一，根本找不到演员；其二以鱼来喻人，未尝不是惊天动地的突破。

是的，他的“心愿”是够巨大的：以鱼类的自相残杀、弱肉强食来揭示人类世界的丑恶面。

总说一句，鱼世界里有大鱼吃小鱼，人类世界里也很多这类血腥的例子，他就是要表达这点。

于是，兴致勃勃，请了几天假，又到鱼店里买了大鱼小鱼一切就绪，准备“开麦啦”！

第一场：大鱼躲在水草后，虎视眈眈的注望着悠游自在的小鱼。

摄影机对准，开动。大鱼突然作乱的从水草里跑出来，不听使唤的四处乱闯乱撞。他赶紧关上摄影机，三字经频频。

搞了一个上午，第一场还没拍好，气起来，跳拍。第六场：大鱼凶猛的攻击小鱼，还张口吞吃了几只。

可是左等右等，鱼缸里的鱼世界仍然相安无事，大鱼小鱼河水不犯井水，还摇头摆尾蛮得意的样子。

这一来可把他惹得气愤填膺，心里直叫：哪有大鱼不吃小鱼的道理，简直不合逻辑。就像大国突然间不吞吃小国了，这不是太可笑了吗？

好，就让你饿个几天，看看是不是还假好心，竟然还不吃同类呢！

于是，实行了饥饿政策，只两天，几条大鱼已瘦得干巴巴了，连游动的力气也没有，眼看就快翻肚皮一命呜呼了。

他冷笑着将小鱼倒了进去，心里在嘀咕：看看你们是不是还

假慈悲！弱肉强食、自相残杀，自古以来，连人类这万物之灵都无可避免，何况是你们这些小鱼头。

大鱼看到了小鱼，摆摆身子，竟然没有冲上前去攻击。

真是大跌眼镜，看着这部处男作就要泡汤了，发起怒来，随手夺过一把鸡毛帚，伸进鱼缸里胡乱搞了一通，口里生气的直嚷：

“死鱼！衰鱼！天下哪有大鱼不吃小鱼的道理！人之初、性本恶，而且永永远远都是丑恶的！鱼又岂能比人类还高一等。他妈的！”

气消后，转着旋涡的鱼缸里浮起了一只只翻了肚皮的大鱼小鱼。

一直在旁边看的小弟突然喃喃的念起来：

“应该拍一部《丑恶的人性》，哥哥是主角。唔唔……”





母女仨

君盈绿

■ 作者简介

原名刘秀珍。现为新加坡作家协会受邀理事、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查账，为厦门大学硕士班研究生。著有小说集《捡不回的岁月》、《喜哥》、《蛤蟆恰恰》，微型小说集《骆驼森林》和《君盈绿微型小说》等。

她对着镜子梳理一把长发，一梳一梳的，梳得非常认真仔细，头发梳好了，还拿了梳妆台上的发胶，小心翼翼地喷了一圈。

她捧了一叠文件走向书房外，从门缝里看到女儿的举动，吓了一跳，出声高喊：“韵韵，你在干什么？”马上放下文件往房里冲，一把夺过发胶。

韵韵得意洋洋地看着她：“妈咪，你说我自己梳的头发好看

吗？”

“韵韵，现在已经是晚上十点半了，你怎么还不睡觉？还在梳什么头发？还有，小孩子喷什么发胶？”

“我看到婆婆常常在梳了头发后就喷发胶嘛！”小孩子答得理直气壮。

美恬不禁气馁。

这时满头发卷的金珠进房来。发生什么事？大惊小怪的！都几点了！

“妈你看你把韵韵教的！”美恬的语气里有不快。

“我？我教她什么啦？”金珠转头看韵韵，见她正拿着发卷，小心翼翼地对着镜卷头发。

金珠很开心。“哗！你看韵韵多可爱！居然会学我！”

美恬一句话也不说，抢下韵韵手里的发卷，拉着她离去。

美恬不得不暂时放下工作，把女儿送上床。并且告诉女儿，迟睡对身体不好。

“怎么会呢？婆婆说，迟睡就迟起，没关系的。”

“迟起？那你上学迟到怎么办？”

“婆婆说我现在只是在读幼儿班，又不是正式学校，迟到不要紧。”

美恬不想多说，顺口问韵韵明天的英文听写学会了吗？

小家伙开心地说早就会了，是婆婆教的。

美恬给韵韵听写，发现她的英文发音一塌糊涂，她越听越不对劲：“你怎么这样念？老师是这样教的吗？”

“不！是婆婆！”

“为什么你不学老师学婆婆？”

“婆婆说这样比较容易记，她说你小时候她也是这样教你的！”





美恬正想说什么，金珠出现在房门口，很有成就感地说：“你忘了，你小时候就是这样读出来的。”

第二天一早，韵韵闹脾气，坚持不吃女佣弄好的谷粮早餐，还对女佣怒吼。美恬赶着上班，指责了韵韵两句正要走，金珠已拉起韵韵的手：“来，我们搭妈妈的车子去麦当劳！”

韵韵开心地频吻满身香水味又珠光宝气的婆婆，美恬急着上班，胃在微微翻动。什么话也说不出。

金珠每天打扮得漂漂亮亮，接送韵韵上学放学，然后带着她四处去、打麻将，与阿嫂集团逛珠宝店，去卡拉OK，东家长西家短……

韵韵过得开心，金珠也得意，常说要训练韵韵去参加儿童卡拉OK比赛。

不久后，美恬告诉金珠，她跟国明已找到房子，他们会搬走。

金珠很舍不得这里的芳邻，还有这间死去老公留下来的五房式，所以颇有微词。

“不！妈，只是我们搬走罢了，你还是住在这里。”

“啊，我只有你这么个女儿，你们不跟我住？”

“妈，我也只有韵韵这么一个女儿呀！”

相片

君盈绿



■ 作者简介

原名刘秀珍。现为新加坡作家协会受邀理事、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查账，为厦门大学硕士班研究生。著有小说集《捡不回的岁月》、《喜哥》、《蛤蟆恰恰》，微型小说集《骆驼森林》和《君盈绿微型小说》等。

因于在鉴定考试里，连过四关，公司为了奖励恭贺，所以要为他们这批“顶尖儿”登报，卖广告。

从小，她就不是个爱拍照的人，尤其是个人照，因为有自知之明。如今，人家却要她拿出一张相片来上报，怎么办呢？去相馆拍张吧？最怕那种死板板的装模作样。请人帮忙拍张吧，又好像小题大作了点。



在相簿里翻翻找找，总算找出一张人头照，那还是十年前在弟弟的结婚宴会上被人拍下来的，大约是她那一脸的喜气，满怀的祝福，感动了那个照相的人？！

每天周而复始，刻板又公式化的生活令他觉得非常无聊，离开故土，到此地来工作，原是为了逃避那份寂寞，没想到这个陌生的国度，寂寞还是迫人来，寂寞会令人神经错乱的，偏他又不能狂歌当哭，成人世界的一切把他拘束成困难重重。在公司里，同事们看得起他，下属们尊敬他——来自外地的工程师呀！他的经验，他的丰富学识，怎不叫人刮目相看呢？可是，放工后，那份何去何从的空虚感，又该用什么去填平呢？

每天上工前总得翻翻报纸……咦，这相片中的女人还真不错，眼睛大，鼻子挺，看那双唇，颇似能说会道，这是什么相片？哦，保险公司的代理员，难怪啦，哈，能在他乡异地，找个这样的女朋友，纵使没有诚意，聊解寂寞也好；看她，应该不会太年轻，更好，具有成熟感，去认识她应该不会太难。

她正忙于策划一个保单，电话响了，是陌生人，自称是看了报纸才打来的，他是来自外地的工程师，有意通过她投保一份人寿险。

送上门来的生意？

翻开报纸，相片中的自己，笑得好含蓄，是照片的诱惑吗？见他的大头鬼，来自外地的技术人才来本地买保险？

“难道你的公司没替你投保？”

“有，不过那是劳工险，我想多买一份储蓄险，我读广告，知道你们的储蓄保单很不错。”

“好吧，那你什么时候方便？我到你工作的地方来与你谈。”

“不行，我这里是工地，不方便你们女人来的。”

“没关系，我常去工地。”

“不要不要，不方便。”

“那好吧，你来我办公室。”

“不行，我下班后赶到，你们已关门了。”

“不会，我和几位同事比较迟下班，我们没有硬性规定下班时间。”

“不好……”

“那么……”

“我看这样好了，我知道你的公司在那里，我下班后，找个你公司附近的酒廊，我们在那里碰面，我请你喝酒。”

于是他们约好了时间与地点。

他提早到约定的地方，这是礼貌，要给她留下好印象就不能迟到，他们已约好相认的标志。她说她穿灰色的衣服配灰色的手袋灰色的鞋子。灰色？她有份怎么样的品味？

他说他穿浅蓝上衣牛仔裤，面对入口，桌上有相机（象旅客）。

她一入门就认出了他，于是从容地挽着公事包，跨着稳重的步子步向他，可怜他还在向入口处张望。

“先生，我可以坐下来吗？你是不是XX？你约了我。”

“你？我约了你？”

看一眼她全身的灰，他傻了，这女人，怎么跟相片差那么远？是她姐姐？还是她妈妈？

抓起桌上的相机。天，本来还想跟她拍几张照的。





死刑

卡 夫

■ 作者简介

卡夫(1960-)原名杜文贤,笔名还有羊野、痖子、岩青。祖籍广东东莞,生于新加坡。1985年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士,1986年获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荣誉学位,1987年获新加坡教育学院教育文凭。毕业后任职于教育界,曾任新加坡教育部课程发展署中学教材编写员。1978年开始文学创作,创作体裁有小说、散文、诗和评论。已出版散文集《生命的神话》(1986)、中篇小说《我这滥男人:我最爱的中国女人和我最痛的爱情》(2003)和诗集《我不再活着》(2013)。曾参与新马华文文学史展工作,文学多元化活动。曾任阿裕尼文艺创作与翻译学会的文艺刊物《同温层》编辑、跨校学生刊物《新种子》的创刊主编、台湾野姜花雅集版主、缅甸新文学网管理员,现为新加坡书写文学网管理员。

足足有一个上午的时间，他站在这里，动也不动的一种麻木姿态。门依呀一声的打开，透进了一道光线，有两个人走了进来，前面是个背有点驼的长者穿着一件白袍，他底雪白一般的胡子会轻易的让人想起童话白雪公主里的七个慈祥老人；跟在后面的是个穿件敞胸大衣漏出束束黑毛的彪形大汉，手上还捧着一盘盛着一些食物之类的东西。

我们终于清楚的观察到这是间并不很大的密室，有两个小小的通风孔好像是让人随手一抛的就高高的极不相称的被安置在顶端。而他这时候，正站在密室的中央，双手反缚着，离他不远的地方，有个露出腾腾杀气的绞台，黄澄澄发光的大绳圈正媚惑地停在半空中，引诱着人把头轻轻的套进去。

长者和大汉静静的走到他跟前，凌厉的目光射向了他。

“你到底想通了没有，要不要承认错误，改变你污秽的思想。”

头也不抬的他，只在嘴角边发出一丝冷酷的鄙笑，像穿心的利箭，刺中了长者，当作他沉默的回答，长者脸色顿时堆成一块青的一块白的，变得难看极了。一阵寒风吹了进来，只穿着单薄外衣的他不自禁的打了个寒噤。

“你还有机会与时间考虑以及修改你所作出的愚蠢决定。”

大汉放下手中食物，是两个黑面包插着一枝红色鲜花，还有一杯白开水。门依呀一声单调的关上，然后，黑暗的密室重新恢复平静，偶尔会在寂静中听见他均匀的呼吸声。望着摆在地上的面包和鲜花，他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他知道，活着的时间并不太多了。

他竟然没有任何的恐惧，也没有想到即将来临的死亡，他只想作点什么，在离开之前，可惜，他已经没有什么机会了；在一个可以使人发疯的下午，他制造了个家庭大悲剧，愤怒的弟弟把爸爸杀了，只因为他杀了妈妈，然后，他再污辱了妹妹，自己却从高楼上摔了下来。这样写并不是为了什么？只为了证明荒谬的人生，反映人类潜在的兽性，而一场悲剧的发生是超出人类的道



德认知。

因为一篇文章而被判以极刑，在这以道德治国的国度里已不是荒谬的事。

沉默许久的门终于打开了，进来了很多人，除了原来的长者和大汉外，还有一个面带微笑的牧师和两个抬着薄板棺材的面无表情的人，他们都不说话，下意识地抬高了头，严肃的气氛使他想起妈妈临终前的一句话：假若真的要死的话，也要挺直背脊，不要显露任何的惧怕。

长者和牧师都分别的说了话，他一句都听不进去，站得挺挺的。彪形大汉熟练的解开他的手铐，他弯下身体拿起地上的面包，他并不立刻丢掉红花，反而把它插在衣襟上，然后，咬了一口面包，有点苦涩味。带着微笑，他从容的一步一步走向刑台。



红颜

柯奕彪

■ 作者简介

柯奕彪（1972-），祖籍福建惠安，生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文学士、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硕士。曾任新加坡教育部课程规划与发展署华文课程规划员，现为光华学校华文部主任。著有散文集《四书——四人札记》（合著）；短篇小说集《真相》；儿童作品集《柯老师童年小品》。合编《跨世纪微型小说选》、《城市的记忆：新华文学散文选》和《乐在绘本中：南洋小学绘本教学设计》。1998年获新加坡同安文学奖（短篇小说），1995年、1997年和1999年获首三届全国教师征文奖。曾任《新华文学》主编、《锡山文艺》编辑、南洋理工大学文坛新秀培养计划导师，现为新加坡作家协会受邀理事、新加坡教育部刊物《华文老师》编委。



A

夜凉。

和一位警官朋友在露天 Café 喝啤酒。

几杯下肚，不期而然想起你。

然后收到你的简讯：Dear， 你的论文已阅毕，有几个错别字，我也给你提了一些意见。对了，下星期我老公出国……

我的心怦然跳动。

心动之余，迷惘和困惑纷涌。

B

那女侍者很年轻。她弯身给我们倒酒时，露出深深的乳沟：我认得你们，你们不久前来过。

你的记性不错嘛！警官赞她。

还可以啦。她笑得热情，盯住我：嗯……我还记得，你的普通话说得很好。

我含笑谢过。

又想起你。

C

你的论文交上去了吗？

再过几天吧。我找同学帮我看。她刚看完，我修一修才交上去。

哇，有这么好的同学？大家都是工作人士，会有时间帮你看？硕士论文不算短啊……喂，从实招来，是男的还是女的？

阿 Sir 啊，你该不是在审犯人吧？

哈……

D

你们来了几次，没看你们带女朋友来？她的风骚融入凉夜，

红唇散发诱惑。

没有女朋友怎么带？就等你介绍罗！警官呷了一口酒道。

两个帅哥会没女朋友？那对丹凤眼直勾向我。

没有。

她的胴体挨了近来，慢慢把酒倒光：真的没有？

我望着她，思绪在瞬间飞驰。然后淡淡说：女朋友没有，红颜知己倒有一个。

她有点狐疑：红颜知己不是女朋友吗？

在我看来，一个红颜知己胜过十个女朋友。

那就是一个很要好很要好的女朋友啦，还说没女朋友，哼！她娇嗔道。

嗯……还是别说了。麻烦你，账单！

那一夜的酒，多了一分苦涩。

E

你刚才说的红颜……

是要那女的！你这个警官也被骗了？

哈……

F

开车回家的路上，不期而然又想起你……

《新华文学》第57期（2002年12月，新加坡：新加坡作家协会）

《跨世纪微型小说选》（2003，新加坡：新加坡作家协会）

2004年10月修



今夜冷雨滂沱

柯奕彪



■ 作者简介

柯奕彪（1972-），祖籍福建惠安，生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文学士、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硕士。曾任新加坡教育部课程规划与发展署华文课程规划员，现为光华学校华文部主任。著有散文集《四书——四人札记》（合著）；短篇小说集《真相》；儿童作品集《柯老师童年小品》。合编《跨世纪微型小说选》、《城市的记忆：新华文学散文选》和《乐在绘本中：南洋小学绘本教学设计》。1998年获新加坡同安文学奖（短篇小说），1995年、1997年和1999年获首三届全国教师征文奖。曾任《新华文学》主编、《锡山文艺》编辑、南洋理工大学文坛新秀培养计划导师，现为新加坡作家协会受邀理事、新加坡教育部刊物《华文老师》编委。

1

到目前为止，你是这起事件的惟一目击者，请说说当晚的情形。

当晚，我的德士在实里达快速公路上出了毛病，我便将它停在路肩，公路旁边是一大片树林，我隐约看见一辆小型货车在里面行驶。

司机亮车头灯吗？

没有，所以我觉得有点奇怪。我一边用手机找拖车服务，一边注意那辆货车。

你还看见什么？

我看见有两个人尝试从车内拉出一些东西，丢在一棵大树下，然后车便开走了。

你上前察看吗？

没有。我由始至终都在车内，因为当时下着大雨

2

他妈的，重死人了！

阿泰，这么做会不会有麻烦？

麻你的头啦！你不说我不说，大家都不说，谁会知道？

可是我……我……我有点不忍心，而且老大的两个儿子都反对这么做！

哎呀，老大出国了，他不在时都是忠伯拿主意的！他两个儿子不过十二三岁，懂个屁！

但是，现在下着大雨，我们也太狠了吧？

就是因为下着大雨，你还啰里啰唆的，快开车回家啦！

3

阿泰，大黑怎么会跟隔壁的狗打起来？

我怎么知道？

大黑跟你最熟，是你把它从街上捡回来的，你去哪儿它都跟





着你，你会不知道？

哎呀，忠伯，狗始终是动物，我又不会说狗话，怎么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看可能是为了抢东西吃，或者是对方来惹它。

大黑一向很乖，不可能为了抢东西吃跟其他的狗拼命，而且人家的狗也是训练有素的，怎么会无故发狠呢？我们老大跟隔壁人家都是搞鱼场的，关系一向很好，想不到会发生这种事！

那现在怎么办？你看大黑伤痕累累的，尤其是颈项，血流个不停，不知道还能不能挨？

嗯……咦，你们两个小瓜明天不是要考试吗？乖，听忠伯的话，快上楼去睡觉，这种东西别看了！

但是大黑很可怜，它一定很痛苦，你们要救它！

唉，去睡去睡，小孩子别管那么多了！你看，雨下得那么大，今晚一定很好睡……

4

前面转弯……直走……放慢，有条小水沟……转右……那里有两棵大树，停在树中间。

这地方不错，挺隐秘的。阿泰啊，这还是我第一次亲眼看见狗打架！

是啊，打得真凶！我看隔壁那只大狼狗也受了伤，不过大黑伤得比较重！

阿泰，这件事都怪你，要不是你想拿人家马赛地里的手提袋，人家的狼狗怎么会向你冲过来？

嘘——妈的，这件事你最好给我闭嘴……是她的车门没锁，手提袋又放在前座，自己引人犯罪的！

哼，人家只是下车去拿点东西，你就立刻打人家主意。如果不是大黑救你，你早就……

喂！你讲够了没有，再讲我就翻脸了！快做事啦！……这死人雨，好像越下越大，呼——冷死人了！

5

忠伯，我们鱼场有四只狗，少了大黑也没问题……它伤成这

个样子，不如……把它丢掉算了！

什么？泰哥，你要把大黑丢掉？

唉呀，两位少爷，我都叫你们去睡了，怎么你们还在那儿啊？这件事让忠伯处理，好不好？

那么忠伯你会找兽医救大黑吗？

少爷啊，一条狗命算得了什么？大黑是我捡回来的。如果不是我，它可能早就饿死了！

泰哥，我记得以前我们家的狗生了六只小狗，你选了两只最好的来养，三只送给别人，另外一只你说它的脚有问题，不知道什么病，就把它抓到大水沟里丢了。现在，大黑受了伤，你又要把它丢了，你怎么可以这么残忍呢？

狗，我们鱼场不缺，不可能要我们花钱救它，就像你的金鱼要死了，你会花钱救它吗？

你……动物是有生命的，要养就要负责。你看，这张 S.P.C.A. 的海报说：To you they're just dogs, to them you're everything.

好了好了，你们别为了一只狗吵架……这样吧，阿泰，就照你的意思去做！

不可以！忠伯！我们反对！

唉呀，考试重要还是一只狗重要？你爸爸最重视你们的考试成绩。你们只要把书读好就行了，其他的不必管！

可是忠伯……我们……

你爸爸不在，这件事就由我决定。阿泰，把大黑丢在实里达快速公路旁边的树林里。阿仁，你开车小心路滑，很久没下这么大的雨了……

6

喂，是警察先生吗？有一只狗被冷血的狗主丢弃在实里达快速公路旁的树林里。那只狗伤得很重，请你们救救它！

小弟弟，你叫什么名字？喂喂喂……

注：S.P.C.A. 为防止虐待动物协会之英文简称



说梦者

柯奕彪

■ 作者简介

柯奕彪（1972-），祖籍福建惠安，生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文学士、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硕士。曾任新加坡教育部课程规划与发展署华文课程规划员，现为光华学校华文部主任。著有散文集《四书——四人札记》（合著）；短篇小说集《真相》；儿童作品集《柯老师童年小品》。合编《跨世纪微型小说选》、《城市的记忆：新华文学散文选》和《乐在绘本中：南洋小学绘本教学设计》。1998年获新加坡同安文学奖（短篇小说），1995年、1997年和1999年获首三届全国教师征文奖。曾任《新华文学》主编、《锡山文艺》编辑、南洋理工大学文坛新秀培养计划导师，现为新加坡作家协会受邀理事、新加坡教育部刊物《华文老师》编委。

相信没有人喜欢做恶梦，大家都希望好梦连连、美梦成真。可是专家说，没有梦的睡眠才是最好的，是“优质睡眠”。一个睡了十个钟头却不停有梦的人，其精神将不如一个只睡七、八个钟头却无梦者。

我就是个很少做梦的人。

我的梦，都是一些现实生活中的梦想，譬如入住豪华私人公寓、驾驶名牌大型汽车、遨游世界名川大河……

这天晚上，我值勤时接获公众来电，说有人想跳楼自杀，便火速带了一组警员赶去现场。

我将任务分配给下属之后，就到大厦顶层去说服对方放弃轻生的念头。

“我只是在睡觉而已嘛，偏偏一些无聊的人来把我吵醒！”他坐在边缘处，背向着漆黑的苍穹，面向着我，咆哮道。

“你要睡觉？没问题。但是你坐着的位置很危险，你可不可以移进来一些？”我以手势向他示意。

“不需要！我昨晚就睡在这里，没事啊！而且还做了很多好梦！”

“可是……”

“哎呀，阿 Sir，不用可是了，你相信我，不会有危险的。这里睡觉很舒服，会做很多好梦。”

“就算没危险，但这是禁区，你不能擅自闯入！”

“唉，世俗的观念，认定这样做是不对的，你要是不同意，别人就会搬理由来压你。这有什么奇怪的？”

这时，一个下属跑来对我说，这个斯文的中年汉子是从附近的精神病院溜出来的。

“我今晚还要在这里睡，继续我的好梦！”

我见他这般固执，有点火滚，没好气地说：“你醒醒吧！别再做梦了！”



他听了脸色大变，激动起来：“什么我醒醒？你们才应该醒醒！我告诉你，全世界的人都是不清醒的，都是活在梦中的，只有我才是清醒的！”

我为之一怔，脑海闪过屈原名句：众人皆醉我独醒。他平静下来后，问：“阿 Sir，你睡觉做不做梦？”

“很少。”我边回答，边酝酿其它法子。

他听后突然对我笑了起来，竟是那种阴阴的、冷森森的笑。

然后双手向两侧摊开，对我说：“你不用想法子对付我了，但我会想法子到你的梦中去找你！”

然后直望着我，带着那诡谲的笑，身子缓缓地、软柔柔地向后倾倒，融入黑暗……

我很少做梦，却一连三晚梦见了他。



裙带

林 昉

(作者简介从略)

由于住宅区人口的迅速老化，学生人数不断减少，学校每年都必须送走好几名教师。今年会是轮到谁走呢？这是教师们最关心的问题。平心而论大家都不想离开这里，因为这里的校长有人情味，很能体恤下属的艰苦，而且他处事公正，不徇私……然而不管怎样，今年有五名教师要被调走，却是已成定局的了。

随着日子一天天地逼近，人们的心情也日渐紧张，只有老黄例外，他还是成天嘻笑自若，无忧无虑的。

“当然啦，他有什么好紧张的？”老李半羡慕半妒忌地说：“就凭着他跟老大的关系，即使学校关了门，也不会轮到他走的！”

教师们私底下都把校长称为老大，老大跟老黄是从小一起玩大的，而且从小学、中学到师资训练学院，他们都是同班的同学，所以与其说他们是上司和下属，倒不如说是兄弟或朋友更来得贴切，也因此，老黄实在不必担心被送走的问题，除非有一天学校真的关了门。



说实在的，老黄并不是那种爱攀关系的人，然而他也深知裙带的伟大力量，就说现在吧，当大家都在紧张兮兮的时候，他却能完全置之度外。

但是，世间的事往往就是这样的不可思议，人们都认为不可能发生的，却发生了。十二月底，被调走的教师名单中，赫然就有老黄的名字！

这突如其来的冲击，使得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的老黄按捺不住胸中的怒火，他直冲进校长室，把那封教育部寄来的通知书，扔在校长办公桌上，老实不客气地质问道：“你，你，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校长神色凝重，语气沉沉地说：“坐下再说吧！”

老黄重重地坐了下去。

“我知道，你会很不高兴。”校长的声音缓长，“但是，你必须为我想一想，这几年来，每到年底我就得面对这个难题。大家都是同事，这么多年了，我愿意把你送走吗？而且不管送走哪一个，我都会被人骂。过去，我还可以引用后进先出的惯例作挡牌，但是现在不行了，能送走的都送走了，你们这些，在这里都有十几二十年，已经无所谓先进后进的了。所以，今年，我是多么地难以作个抉择——”

“但是，为什么偏偏就排中我！”老黄怒气稍微消了一些，“你知道吗，同事们都以为我和你的关系，即使学校关了门，我也不会走——”

“就是因为这句话，”校长忽然间插了进来，接着是一阵子的静默。

“你说什么——”老黄目光直射着校长，似乎想钻入他的内心深处。

“就是因为这句话，所以，我不能不把你调走！”校长并不回避老黄的目光：“如果你留下来，你想别人会怎么样看你？会怎么样看我？我相信，你总不愿意被人说是因为我才留了下来，

而我，也不愿意让人说我偏袒老朋友，所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两人都不说话了。

良久，老黄才伸出右手。

“对不起，老林，刚才我太冲动了！”

“老黄，”校长也伸出了右手，“你永远是我的好朋友！”

走出了校长室，老黄知道被调走已是无可改变的事实，只是，他脑海中却一直萦绕着这样的一个问题：

“如果我跟老林没有这一层关系是否就能留下来，一直到学校关了门……”





同一屋顶下

李 龙

■ 作者简介

李龙（1945-），原名李朝来，祖籍福建南安，生于新加坡。毕业于南洋华侨中学，曾就读于南洋大学经济系。著有散文诗集《只有浪涛知道》、《梦到风帆》、《燃烧的夕阳》、《生命的沉思》和《李龙散文诗选》；小说集《二叔一家人》、《结上结》、《困惑》、《截流》、《再世阿Q》、《新一代离乡人》、《村镇风雨》、《园丁的烦恼》、《炎日商情》和《那个老人胡印叔》；长篇小说《困惑的岁月》；散文集《沉寂中的呼唤》；诗集《无根之花》；传记集《诗乐和鸣比翼飞——音乐大师沈炳光与女诗人林枫》和《大德善女黄马家兰》；言论集《李龙文学言论集》。曾任《新加坡文艺》执行编辑、《新城小小说》和《新城小作家双月刊》主编、新加坡文艺协会秘书长。现任新加坡文艺协会募征主任、新加坡作家协会永久会员。

星期天的下午

(一)

客厅的音响系统用最大的声量播着英文劲舞的流行曲。随着强劲的音乐，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小伙子麦克尽吃奶之力前后左右摇摆，手舞足蹈，双脚有如安上了自动摩哆，不停地上下踩踏，几乎是到了忘我的境界；口里随着曲子咿咿呀呀地嚷叫，乍听起来，还以为是电影里的野蛮民族的叫喊声。偶尔，他向房门一瞧，眉头一皱，但只是一瞬间的事。

(二)

房间里一个小型录音机，以中度的声量播着优优雅雅的华乐。一个中年人，也就是麦克他爸，一面看着报纸，一面随着音乐的拍子，微微地摆着，有时几乎沉入了迷醉之中，有时咬了一下嘴唇，向房门瞧了一下，摇摇头，叹了一口气，有几分懊悔之意。

(三)

两人几乎同时地叫了起来。

“麦克，把声量关小一点。”

“爸，请你把音乐关小声点。”

(四)

为了麦克，他有点气恼地关掉了华乐。

麦克却只把舞曲的音量略为调低。

星期天下午，风和且日丽。





狗

李 龙

■ 作者简介

李龙（1945-），原名李朝来，祖籍福建南安，生于新加坡。毕业于南洋华侨中学，曾就读于南洋大学经济系。著有散文诗集《只有浪涛知道》、《梦到风帆》、《燃烧的夕阳》、《生命的沉思》和《李龙散文诗选》；小说集《二叔一家人》、《结上结》、《困惑》、《截流》、《再世阿Q》、《新一代离乡人》、《村镇风雨》、《园丁的烦恼》、《炎日商情》和《那个老人胡印叔》；长篇小说《困惑的岁月》；散文集《沉寂中的呼唤》；诗集《无根之花》；传记集《诗乐和鸣比翼飞——音乐大师沈炳光与女诗人林枫》和《大德善女黄马家兰》；言论集《李龙文学言论集》。曾任《新加坡文艺》执行编辑、《新城小小说》和《新城小作家双月刊》主编、新加坡文艺协会秘书长。现任新加坡文艺协会募征主任、新加坡作家协会永久会员。



那年的一个大热天下午，家门口不知从何处来了只花黄小狗，小儿子看了喜欢，就把它留了下来，并给它取了名叫“Brown”。我戏叫它为“不拉屎”。

说起“不拉屎”，自从来到我们家后，全家都对它另眼相看，对它特别照顾，孩子们回家后，总是先喊“不拉屎”、“不拉屎”，然后才有其他人的存在，当时太太真有点微言，说：“尽有你们的‘不拉屎’，看哪天我把它给扔了。”说是这么说，结果还是没有或舍不得扔掉它。

这狗得宠后，胆子也就渐渐大起来，要求也越来越过份。有一天，太太照常把饭菜拿给它吃，它看了看，嗅了嗅，不吃走开了，竟然罢吃起来，还用很不友善的眼光瞪着太太，太太当然恼火了，这回她可不叫它“不拉屎”，而是骂了它一声“死狗”。那“不拉屎”好像听懂人话似地，向太太吠了几声，太太这时气头更大，骂道：“死狗，不认得主人啦！不给你吃，看你饿死。”

这不拉屎倒有点骨气，用它的狗眼再次向太太瞪眼，以为胜利了，然后找个墙角龟缩在那里打盹。小儿子回来了，手上还带了狗罐头，一进门就喊着“不拉屎，不拉屎”的。太太听了，抱怨道：“一进门就没有我的存在，就只知道“不拉屎”。“不拉屎”听到了小儿子在喊它，一跃而起，摇着尾巴嗅着小儿子的脚跟，小儿子蹲下来，抚摸着它的头，然后，把易拉罐的狗罐头拉开了，倒在狗盘里，这时，“不拉屎”可吃得津津有味，还抬头看了看太太，似乎在说，你给的是剩余饭菜，我现在要吃的是这种上等料你知道吗？”

太太看在眼里，又骂了一声：“死狗，看你吃得狗样的，哪天把你赶走，你才知道。”“不拉屎”这时当然不理睬太太的骂声，只管猛吃它的上等料，太太虽然骂在口里，由于看到孩子都爱惜它，倒也不会真采取行动赶走它，也再不会给它吃剩余饭菜了。孩子们不在时，她就倒些狗罐头食物给它吃，它也不会以感激的眼光看她，吃完后，倒地就睡。

直到有一天，“不拉屎”在客厅拉了一堆又一堆的狗屎，把



太太惹气了，拿起鸡毛扫追打它，它冲出大门，一溜烟跑掉了，临走时，还回头向太太吠了几声。

孩子们回来后，看不到“不拉屎”，都急了，怪太太不该用鸡毛扫打它，太太一言不发，孩子们四处去寻找都没找到。

过了几天，“不拉屎”忽然出现在家门口，用很哀伤的音调在大门口吠了几声，太太出来一看，看到“不拉屎”低垂着头，似在忏悔，走路一拐一拐的，细看它的腿部不知为何受了伤，血还在流。太太心软，抱起它进门给它敷药，再拿些剩余饭菜给它吃，只见它一声不响地吃得狼吞虎咽的狗样，很快地就把那一碗食物吃得干干净净。



借

陆思良

(作者简介从略)

自言、庆国和雷蒙三个人先后差不多同时来到一家制造公司的技术发展部门工作。

很快，他们发现彼此有许多共同点。比如，大家的学历和家庭背景几乎一样；又比如，具有非常接近的业余爱好；还有，他们都不喜欢公司餐厅供应的午饭。于是，午饭时间他们总是相约外出，到公司对面的熟食中心去。

其实熟食中心吃来吃去无非也就是那几样东西。但是，三个大男人觉得，每天一次这样的出走，可以将单纯的吃饭转变成有意义的“行动”。通过这种行动，他们就有了认同感。另外，在熟食中心总可找到一个周围没有熟悉的耳目的角落，边吃边在饭桌上随心所欲地聊聊。哦，和食物有关的随心所欲是知心朋友之间才会有的生活情趣。

就是通过饭桌上的闲聊，自言得知庆国和雷蒙的小孩都在有名的自主小学上学。庆国和雷蒙不经意地吃着，咀嚼着，不经意地谈起小孩的事情，不经意地提到小孩学校的名气和教育特点，



不经意地流露出一种宽慰，一种生命得到了体面而有保障的延续的宽慰。

自言听着这一切，每次都停止咀嚼。他们的不经意使他心头有一股无可名状的惭愧。自言的孩子在住家就近的一所邻里小学上学。倒不是他的面子上有什么过不去，而是因为大家成了知心朋友，他们的话、他们的小孩受到较好的教育这件事就变得距离他的内心很近很近，使他深切地感到自己做人做事的某一方面没有尽到责任。套用一句专业用语，从“技术”上来讲至少是这样。

但是，自言的住家所在的地区二、三个地铁车站的范围内并无一所自主小学。他的责任心因为这个现实的困难而受到局限。

有一个弥补的办法，自言心想。进不了自主小学，但可以参考自主小学的教学内容和方法。何不问庆国和雷蒙借一些他们的小孩的家庭作业、练习或测验的试卷之类的来看看，分析分析，借鉴借鉴？

无论是公司里的工作联系还是办公室里的座位安排，庆国与自言更接近一些。于是自言先对庆国提起这件事。

“恐怕不行。”庆国直截了当地回答他。

自言觉得难堪。不是被人拒绝的难堪，而是被人意想不到地拒绝的难堪。

“如果我没有记错，你的孩子在读一年级，是吗？”拒绝了以后庆国又问。

自言点点头，看着庆国脸上那些粉刺。

“我的儿子已经读三年级了，以前的那些作业、练习等等早就清理掉了。”庆国解释道。

庆国解释得很温和。如果一个人到了儿子读三年级时脸上还有那么多粉刺，那么这个人心底里一定积存了一些温和的东西去促使他喜爱孩子。这样想着，自言几乎被这些粉刺的含义所感动。

“雷蒙的孩子正好读一年级，你可以去问他。”庆国提醒自言。自言嘴里说着谢谢，眼光转到了庆国那张脸上其他没有什么高潮的部份。

自言再向雷蒙提起这件事。

雷蒙没等他说完就咧开嘴，露出两个大门牙呵呵笑了一通。

自言被他一笑，觉得自己真的有点可笑和幼稚。雷蒙像只成熟的昆虫那样辛勤地笑着，用锐利的门牙蚕食着别人的可笑和幼稚。

“你知道吗？我从来不管小孩的这些事。要问我老婆。”雷蒙蚕食到一半，说了这句话。

自言不知道再说什么好。

“不要着急，下个星期我们公司举办家庭日，我会带我老婆参加，到时候你直接对她讲，好吗？”雷蒙停止了蚕食，表现出友善的一面。

家庭日的前一天，自言反复叮咛自己的老婆，教她第二天碰到雷蒙的老婆如何如何说。女人向女人提孩子的事会比较顺理成章。

“记得，千万向她强调多要些华文的资料。听说那所小学的华文教学很有特点。”自言关照。

家庭日结束回家的路上，老婆告诉自言一切都谈妥了。“那女人很爽快。”老婆肯定道。

第二天一上班，雷蒙就把自言叫过去，给了他一个纸袋。“我老婆让我转交的，你要的全在里边了。”雷蒙对他说，这次没有呵呵笑。

纸袋封装得很好，甚至过于复杂了。自言感到雷蒙夫妇把他的用心良苦的“借”也异常精巧、异常复杂地封装起来了。

自言回到家当着老婆的面才拆开纸袋。里面只有一张英文练习卷，一张数学作业卷。没有华文的。

“你没有跟他老婆讲清楚吗？”自言见老婆在忙别的事，就问。

“讲了。特意提到要华文的。怎么了？”老婆转过脸问。

“没什么。”自言答。



我根本没有自戕的念头

林俊欣

(作者简介从略)

我听到一阵又一阵震耳欲聋的撞击声自四面八方辐辏而来，仿佛都是金属互相排挤和撕裂的哀吟，痛诉着一场惨无人道的生命的丧失。我在极度的恐慌中寻找一些可以让我紧紧捉住的物件，双手于是不停的狂挥和摆动，像一只正在张牙舞爪的野兽。

这是一场非常紧凑的逃命过程，然而，我始终无法在瞬息间弄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一股极其令人作呕的血腥味向我这里侵袭，来势汹汹，令人目眩的红色和黄色灯光不断地仓促地寻找黑暗的角落，是在寻找我吗？我心中遂萌起了求救的信号，我迫不及待的想告诉他们我就在这里，可是我连这里是什么地方都不知晓。我的恐惧逐渐深化，因为我终于看见一团被异常灿烂的红色和黄色光芒打扮得花枝招展的火焰，正扭动着那毒蛇吐信一般的舞姿，贪婪且渐渐狷急地向我这里蜿蜒而来，然后要占据这里的一切，制造璀璨却带有毁灭性的火树银花。我觉得已经到了必须撕心裂肺地呼叫救命的时刻了，可是无论我怎么使劲地嘶叫，



仍然没有人听见我、看见我。外边慌忙寻觅的红色和黄色灯光仿佛是瞎了眼，不知多少回地错过了我这个方向。

血的味道十分浓稠，随著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复制自己，我的喉咙宛若堵塞着一滩欲吐不能的呕吐浓液。我用力挥动四肢地挣扎了一会，却奇迹般的从一堆面目全非的烂铁中成功地解放自己。可是，当我正走出这不知名的世界时，我看见一具死不瞑目的残骸夹在两团因强大紧缩力造成的金属物体间，其脸部的表情如同鬼魅，苍白无比，给无数刚刚生成的鲜血仍然汨汨流出的伤痕涂鸦得像是一张地图上无数纵横交错的支流。残骸的身体部分被一大块玻璃插在胸口部分，手脚处皆是玻璃碎片和断裂铁片胡乱地戳插着。我无法再看下去，掩住脸继续向后退去，一直退出了那堆废铁。在外面，许多人熙来攘往，人声鼎沸。遽然间，我听到了熟悉的声音，那是一把女人的哭声，呼天抢地，穿石裂帛。理清思绪后，我不禁觉得好奇：怎么会是母亲的哭声？母亲，你为什么哭得这么凄凉悲痛？我就在这里，离你不远啊！我急忙跑过去，可是有一股莫名的力量拴住了我的脚，使我动弹不得。我使劲的挣扎仍然是徒然。母亲，我来看你。你别走开。我一直叫喊著，叫喊著，宛如一只被铁镣禁锢的动物不断地挣扎、不停地呻吟。母亲挣脱了众人的手，冲向那个从烂铁堆中托出来，令人惨不忍睹的残骸。她的哭声更加凄厉，好像吸引来了更多的孤魂野鬼猥集在一起发出的啜泣声，一丝丝，一缕缕……奏起一首肝肠寸断的挽歌。

我很快地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一个踉跄，跌坐在地上，茫然，无措！我昨晚做了什么？母亲，我昨晚只不过和几个要好的朋友出席一个生日会；我只不过在他们的介绍下认识了一种黄色冒泡的杯中物。我学习啜饮它。它令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舒畅感觉。我鬼上身似的继续让自己沉湎在那醉魂酥骨的液体之中。母亲，它帮助我减轻了你在我身上一岁一岁，由少到多慢慢添加的压力，它让我暂时忘却所有钢琴课程、游泳课程、补习等令人疲



惫不堪的事情。

母亲，我其实没有错。错误在于你我过于执著的性格，还有我一时无法控制的勇敢和你培养出来的那种炫耀感，耸恿著我背叛了朋友的劝戒而驾起车来。母亲，我根本没有自戕的念头。相信我，母亲……



目击者

林俊欣
(作者简介从略)

玻璃柜子前冷冷清清。

这一间百货公司已经营业了整个早上，然而，钟表部却是门可罗雀。说实在的，对于这种生活我已经感到十分不耐烦了，竟日被禁锢在这四四方方的大玻璃箱子里，和牢里的囚犯无异。

或许我的样貌太过平凡了，也或许我丑陋得无人问津，但我不明白为何我身价不菲。我对自己说一生就这样的奉献给这个木讷的玻璃柜子……这句话也许未经三思脱口而出，不料我与玻璃柜之缘将尽了。

有一天我看到了两双眼睛。

那两双眼睛只是出现片刻，可是它改变了我一生。

当天，场地同样是那么的冷清。我兀自在那里无声呻吟。猝然间两对鬼似的眼睛出现在我的前方。虽然隔着玻璃，我还是能够清楚地看到眼中无数的红血丝，像纠缠不清的电线一般。那两双眼睛一会儿离我很近，一会儿又远去。我可以很肯定的推测那



两个人异常焦灼，然而我却纳闷怎么会有如此焦灼的买主。

我没有看见任何销售员前来。我听到一些人语。

“最后一个。”我听到一把女声，操着很浓的印尼腔，语气坚决。

“不要了。我……”另一把女声响起，颤抖，像受伤的猫的哀鸣。

“这是最后一次了。拿了这个白金的，连同其他的全拿去当，换了钱快寄回去给妈。”

“但……但……妈说在人家的地方不能偷……”

“爸都快死了你还说这种话？我们还有一个患病的小弟。妈的脚残了，你又不是不知道。”

“可是……”

“姐，你不偷，我偷！”一阵沉默，只有渐渐急促的呼吸声。

忽然间，我感到自己给颤颤抖抖的提起，然后身子一坠，落人一个黑暗无比的地方，软软的感觉，想必是塑胶袋什么的。

“走！”

隐隐约约我可以听到狂乱的脚步声。在震荡之中我想起刚才的对话，我被人拿去救人。我真是如此伟大？

震荡一直持续着。脚步声愈急，愈杂。猛然间一个刹车式的中止，仿佛时间停顿了。一把粗重的男声接着响起，好像是一只老虎的吼叫，听来骇人。

“站住！”

我感到阵阵的颤抖，并非来自我，而是偷我的人。

“什么事？”有女声响声。

“拿手袋来！”那男的准是保安人员。

“为什么要给你看？”

“拿来，不然……”一阵骚动，只觉震荡又恢复了，更加剧

烈了。争吵声、吆喝声、哭声、咀咒……紧接着便是清亮的金属物坠落地上的声音。

那男的又出声了。他似乎极不客气。

“走了不少间吧！身上还有多少全给掏出来！”

“没有了。”

语毕，说也奇怪，我仿若被提起来，然后沿着某软体物件顺着地心吸力住下滑去。一股碰撞力又击在我的身上，使我向前滑去，滑行了十几秒钟便停止了。

定了神，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在何处？

隐隐约约传来一阵又一阵那保安人员的怒吼，看来我离开他们不远。

脚步声继续杂乱的响着。这声音的行列中有添加了新的元素，包括警笛、沸腾的人声……然而，那对姐妹的哭泣声是越远了。我不知在黑暗中躺了多久。那种可怕的孤独油然而生。离开那数十年如一日的玻璃柜的梦想总算达到了，可是如今却无缘无故被卷入这个复杂的旋涡中，更糟的是这一刻不知下一刻的命。

时间继续流动。

夜应是很深很深了，四周没有半点人声，时不时听到若干飞蛾扑火、焦化、坠地那一刹那惊心的怪音。就在这个时候，一阵跫音渐渐响亮起来。周遭的黑暗似被几柱光戳破。

有人来了。

一柱光停留在我的头上，我的眼痛得看不见任何东西。令我惊心动魄的是，我被移动了，缓缓滑行在冰冷的大理石地面上。接着一只大手握住了我，抚弄我……

我知道一场梦魇开始了。那保安人员的声音一直不断地在我耳际响起，还有各种各样无法诠释的声音，陌生且可惧。终于，我听到了那对印尼姐妹的声音。是哭泣的声音，和冤鬼一样的悲哀。霍然间我眼前一亮，顿时，我给眼前的一切吓得差点儿魂飞魄散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已就环抱在那个保安人员的左腕上。



是他卷开了袖子，方才使我重见天日。

可是一切已经太迟了。

我们都在法庭外。那对姐妹在一大群同乡的围绕中掉泪。

进入法庭，那保安人员又卷下了袖子。

我的“主人”竟然被法庭列席为案件目击者！

结果，那对姐妹工作准证被吊销，并被遣回国。

“法官，你不能这样对我们呀！你听我们的解释啊……我们父亲病重，母亲残废，我们得养家……”

“法官！法官！求求你！求求你……”

“法官！法官……”

“法官……”

“法……”

那保安人员轻吹着口哨走出了法庭。大门将哭声全关在里头。

灿烂的阳光下，他把袖子掀开，高兴地看了我一下，方大步离去。

我只觉得脸上很热很热……

黄花惜

林惠洲

(作者简介从略)

在台北的校园得知她和伟雄在侨大来往甚密，心如遭遇寒流袭击，又冷又痛。走在台北拥挤的街道，置人霓虹幻彩，唱片行里拿起一张卡带，站在书局翻开一本杂志，尽是她影子在眼前浮动。

“她怎会背我而去呢？”

只是人言凿凿。同学都说侨大苦闷的读书生涯里，我们这些背井离乡的游子最容易凑合在一起，可是她怎么能够如此轻易放弃我的情感呢？何况一有较长的假期，我都不惜辗转的车程孤身一人前往林口探她。每次的相聚都有无尽思念倾诉，双手紧紧相握。

椰林大道的风真大。弯月在树梢飘摇，树底对对情侣卿我缠绵，沉醉其中，也不理会来来往往的单车和人影。

记忆回到热带的中学母校，一日黄花飘洒的季节。下午舒凉的微风吹拂着你我的头发，细细的黄花老爱调皮捣蛋地钻入衣襟。



我们赞美这美丽的黄花，也怜惜着黄花一日生命的殒落。

“这满树的黄花可真美，可惜只开了一会儿就凋谢。”

“不然就是被狂风扫落。”

“微风它也经不起啊！”

我看着她眼里汪汪流动着哀愁，心中有无限的悯惜。

“我们会经得起考验的！”我握紧她的手说。

她点头，微微笑了。

中学的校园里常常传着她的绯闻。高班的男生时时徘徊她左右，同年级的更是不少；伟雄是同年乙班的，家境富裕。我不相信她会看上伟雄，因为她以前是一眼也不瞧他的。

我更想念夜色。弯月钩在黄花树上，隐隐约约的月光洒落在她粉颊，煞是令人心动。每个班上的茶会，我们都会在团体游戏过后，选了一角幽静的石椅坐下，让树影笼罩着我们，仿佛世界就是属于我们俩的。

“我们的情感月亮可以为证。”

“是的。”

那夜，我在她的脸颊轻轻亲了一下。

学校里当然也传着我们不好的话。

“那天晚上我亲眼看见他们两人在……。”声音转细。

“真的吗？”

“骗你做什么？”

同学总以异样的眼光看着我们，老师也在背后置喙，甚至小镇上也议论纷纷。

我们，静默。

来到台湾读书，平日鱼雁不断，假期也常相见，彼此未见任何离心的征兆。

只是今年的冬天特冷，寒流刚刚走了又来。

“你都知道了？”

“嗯。”

“我好痛苦！”

泪水溢出眼眶。

“你知道母校的黄花树被砍精光了？”

“为了建盖新的校舍？”

“黄花不再了。”

沉默，良久。

忽然她暴笑起来。

“我骗你的，我故意让人传话给你，让你紧张的，没想你就跷课来看我。”

“你……”

她眼光有泪。我笑了，拥她入怀，紧紧吻着细薄的红唇，久久，我将手探入她的衣襟内，似黄花坠落轻柔的姿势，她的手也没闲着，也如黄花般的钻入我的胸襟来。

一道强光照来，糟！是教官。

嘿！你们在干什么？两个女生！”





入殓

林 高

■ 作者简介

林高（1949-），原名林汉精，祖籍广东揭阳，生于新加坡。国立台湾大学文学士、华中师范大学文学硕士。曾任职于新加坡教育部课程发展署，任教于多所初级学院。著有散文集《不照镜子的人》、《往山中走去》、《被追逐的滋味》和《林高散文卷》；微型小说集《猫的命运》和《笼子里的心》；短篇与微型小说合集《数字拼合人生》；散文与小说合集《林高文集》；文学评论集《倚窗阅读》等。曾任新加坡作家协会副会长，现为世界微型小说研究会（新加坡分会）理事。曾主编《微型小说季刊》、《萤火虫》、《百灵鸟》和《新加坡微型小说精品》。曾召集年轻作者创办《后来》四月刊。多年来积极参与教育部等举办的“驻校作家计划”。



他入殓时穿的是三十五年前的西装。

他最初是个演员，虽不是科班出身，也让他充上了主角。后来又跟着政要如影随形；后来听说又会水墨画，又会书法。后来又听说他弄来一张大学文凭，教起书来。

其实，他最有兴趣的是名誉。为了上台从大人物手中领那张奖状，他特别定做了一套价格不菲的西装。为了做那套西装，倾其所有还不够，难怪他之后就一直用心收着，三番四次对老婆说，“我走的时候，要穿那套西装。”

三十五年后，一场恶病把他的三魂七魄都吃掉了，眼眶深陷，颧骨高耸，嘴巴塌了下去。瘦骨嶙嶙的再穿上那套西装，活像田地里农家用几根竹竿撑起个空洞洞的稻草人，滑稽得叫人难过。

他老婆不敢逆了他的意思，给他穿上，发觉束紧皮带，裤腰皱叠起来，却仍会松脱掉下来的样子；不放心，便把一大叠冥纸塞进腰围，再束紧。

他儿子站在一旁说，“妈，还有贺词、相片。”这也是他临死再三嘱咐妻儿要办好的事。他正当壮年时候，精力足，靠着一把声音，两条腿，东征西讨，哪里可以钻营就奔到哪里，达官贵人的门槛跨出跨进也不计次数了，渐渐有些名气，街头也就跟着来了，贺词也就跟着来了，簇拥的人群也就跟着来了。这可给他带来最大的满足。他要把这一切的荣誉也带走的。

退休后这三年半以来，时不时他都拿着奖牌、奖盾、奖状，对着贺词，细细地看；内心却隐隐有些失落，眼睁睁看着心疼的东西掉进了峡谷深渊似的，急得直叫喊，只听见自己空洞的回音，嗡嗡地糊成一块，却再也抓不回来了。报纸上的贺词他都剪贴妥当、收藏妥当，可时日一久，不免衰老变黄。

时势！他近年来最常琢磨的字眼。是“时与势”斗不过，还是“人与势”斗不过，还是“人与人”斗不过，还是……目光又不自禁地移向那斗大、暖贴心窝的文字：“艺蕾绽放”、“孔门俊彦”、“社稷英才”，而他最喜欢的是，那一次他从海外载誉



归来，亲朋戚友给他登的全版的贺词：“八斗任挥洒，载誉又归来。”下面是密密麻麻的人名。他一个一个看，人名竟越看越生分。

他老惦着，多久呢？九年吧？他罹患恶疾不再活跃奔走之后，就没有贺词了，那一大群簇拥在左右的人竟都散了。三年半前，他退休，足等了一个月，仍不见有亲朋戚友登贺词祝贺他荣休，逼得他撑起精神在酒楼宴请老友，趁着饭饱酒酣暗示暗示他们，才见到那么一小块，草草率率四个字——“儒门典范”，连姓名都省下来了，什么“三十年老友祝贺”。他看了不免动了肝火，自己掏腰包登了半版，用的当然是假名。

他的妻儿把一张一张的贺词铺盖在他身上，再把一张一张的相片也铺盖上去，他儿子移动了几张相片，他老婆也移动了贺词，让“典范”两个字在他胯下露出来，很满意地对儿子说：“你爸还有什么遗憾呢！”

他儿子觉得骄傲起来，说：“乍看好像是哪一国的国旗。”

看来一切都妥当了，就等明天发引火化。

晚饭后，他儿子猛然想起了什么，颇为焦急地对母亲说：“妈，怎么忘了把那些奖状奖牌奖盾也放进去。”

“都放进去，拿什么留下来？”又感慨地说：“你爸一辈子东奔西走，可明天一把火就什么都没了。”

2012年12月修订

吹泡泡

林 高

■ 作者简介

林高（1949-），原名林汉精，祖籍广东揭阳，生于新加坡。国立台湾大学文学士、华中师范大学文学硕士。曾任职于新加坡教育部课程发展署，任教于多所初级学院。著有散文集《不照镜子的人》、《往山中走去》、《被追逐的滋味》和《林高散文卷》；微型小说集《猫的命运》和《笼子里的心》；短篇与微型小说合集《数字拼合人生》；散文与小说合集《林高文集》；文学评论集《倚窗阅读》等。曾任新加坡作家协会副会长，现为世界微型小说研究会（新加坡分会）理事。曾主编《微型小说季刊》、《萤火虫》、《百灵鸟》和《新加坡微型小说精品》。曾召集年轻作者创办《后来》四月刊。多年来积极参与教育部等举办的“驻校作家计划”。





“医生，我的肚子胀得厉害。”车转运的声音破了洞似的扩散开来，“如果……我会死掉。”

医生为他量血压，把脉，看舌苔，拉眼皮看眼睛，然后比个手势，要他站起来。

车转运苦着脸，解开衬衫，哟！肚子隆得紧梆梆的，象过度充气的汽球。拍拍，碰碰响。

“你吃了什么？”医生忽略了他的“如果……”

“昨晚？我吃了5千元。”车转运知道他肚子鼓胀和吃东西没有关系，但有机会他还是要说，“一张餐券5千元，如果我不是名人中学的校友……”车转运的脸亮起来，因兴奋而眼睛亮铮铮。为了捐助建校基金，他花5千元买一张餐券。

医生又在他胀鼓鼓的肚皮上拍拍，按按，打趣地说：“一个晚上吃5千元，你一定吃坏啦。”

“他们吃，我给气饱了。”

车转运想到昨晚的事，便冒火。他到的时候几位老同学已入座。他笑盈盈地迎上去，坐下，老同学和他点头打招呼，便继续聊，好象他有来没来是一样。他虽然不是名商人，可他是名作家呀。

昨晚憋了一肚子的气，到现在终于爆了：“同桌有律师，有医生，还有什么署长局长，还有大老板，一个人一副架子，他妈的，看不起我！”医生觉得这个病人有趣，干脆靠背托腮，听他说。

“我的名字叫车转运。我爸爸取的名字。你看，每个字都有一部车子，而且一部比一部好，你看，第一部是轿车，第二部是专车，第三个“运”，上有宝盖，下能过海，皇帝老爷坐的车也不过如此。他们怎么说？运，简体字变成一朵云了。什么屁话。数笔划、看运辰，都要看繁体才算数。这些人没有学问。”

医生哈哈大笑起来。车转运看医生听得津津有味，忘了是来看病的，挥动双手，继续发表精彩的演说。末了恨恨地说：“我这张嘴能说出他们脑子里想也没想过的东西。给这个肚子坑死，不然成就更大。”

车转运接着向医生谈起他的诗，小说和散文。医生随口称赞他多才多艺。车转运忘了肚子膨胀的事，得意地说：“不然广告公司怎么肯高薪聘我过去？”

医生知道他马上就要讲到他拍摄过哪些一流的宣传广告，赶紧把话题引回来，说：“其实，你的身体很好，不必担心。”

“我也知道死不掉，可如果不……吹。”车转运认定命中该有此一难似的头垂下去。

“吹？吹什么？”医生怀疑他染上什么恶习，皱着眉头问。

“吹泡泡。”这秘密今天他终于鼓起勇气说出来：“这毛病小时候就有。肚子胀起来好难受，就去吹泡泡，猛吹，泡泡漫天飞，香气满天飘，我越吹越爽，吹着吹着，肚子就不胀了。后来我也搞不清楚是吹了才胀，还是胀了才吹。”他红辣辣的脸像绚丽缤纷的泡泡！

医生看来是听得愣住了，眼睁睁，仿佛看见漫天的泡泡飞，破，又飞起。

“吹汽球也行。胀起来就得吹，不知道肚子里什么在作怪。”车转运想起小时候吹泡泡吹掉一块香皂，给母亲骂，打。

“我看我得找个根治的办法……”他说。

医生一直笑着听他说，开药方时却十分严肃。药抓好了给他，说：“三碗水煮剩八分，吃了会泻，得先把浊气都泻掉。另外，这种药丸含在口里，一天三颗，味道很苦，舌头会麻。”医生又提醒他：“不能整个颗吞，要含着让它溶化，很苦，千万不能吐掉。”

车转运的两撇眉挤成一堆硬要把医生推回去——他最怕吃苦药，而且舌头麻掉了怎么说话？

看看自己的肚子，象个怀孕的女人，车转运只好收下药，付钱。临走，怯怯地问：“医生，我这毛病……能治得好吗？”



那只大斑蝶

林 锦



■ 作者简介

林锦，原名林文锦，祖籍福建安溪，生于1948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硕士，现任新加坡考试与评鉴局母语部主任。曾担任新加坡作家协会理事和受邀理事多年，现为锡山文艺中心理事。著有散文集《鸡蛋花下》和儿童文集《电话风波》，微型小说集包括《我不要胜利》及《春是用眼睛看的》等。

八月的一个午后。

菜园里的蔬菜和花草被强烈的阳光晒得柔柔弱弱的，挺不直腰板。阿歪的那双小眼睛，躲在一头发烫的乱发下面，微眯着。而在这个时刻，蝴蝶和蜻蜓显得特别有生气，满园飞舞。当一只色彩艳丽的大斑蝶在菜园里出现时，阿歪精神一振，睁着眼，举

着手中自制的捕蝶器，小心翼翼地紧跟着那只大班蝶。他心里想：越大只的，颜色越漂亮的，越好。

大班蝶似乎要赏尽园里的春色，一会儿飞到凤仙花上，一会儿飞到夹竹桃上，即停即飞。阿歪一跛一拐的，一会跟到这儿，一会儿跟到那儿，污浊的汗水流个满头满身。阿歪一靠近大班蝶，它就飞走了。他不肯罢休，一定要捉到它，这一口气已经咽不下了，非出不可。想起柴杆那班人，他就紧握捕蝶器，眼珠跟着大班蝶骨碌转。柴杆那班人真可恶，老是欺负他，拿他当笑柄。跛了脚，又不是他的错，跟他又有什么关系，他有时候也恨母亲，知道他走路一跛一拐的，还给他取了个名字叫“阿歪”。

大班蝶还是充满活力，一会儿停在菜心花上，一会儿飞到芥兰叶上。阿歪还是不肯罢休，对柴杆这种人，怎能罢休？凭着他的个子高大，就仗势欺人。他在玩石弹的时候，柴杆来了，不是一脚把他的石弹踢到老远的草丛里，就是把它捡起来，丢在池塘里。有一回，阿歪费了好大的劲，才用竹竿打下树梢的一个大杨桃，柴杆刚好走过，抢先捡起来，大口大口地吃，还说很甜很甜。阿歪只能眼巴巴地站在那儿吞口水。又有一次，他辛辛苦苦把一个风筝飞上天空，正当他在为自己的本领高兴时，柴杆出现了，说让他玩一下，想不到他一接过手中的线团，便故意把线扯断了，让风筝飘走。这是他花了钱买来的风筝，从母亲的缝纫机偷来的线。阿歪忍不住了，抓起地上的石头就往柴杆身上打。结果，阿歪被按在地上吃了一嘴的泥沙。他没有哭，更没让母亲知道。以前他向母亲哭诉过柴杆欺负他，换来一顿骂，说他脚又跛，父亲又没了，还不自量，到处溜荡，叫他留在家里，少出去惹祸……

大班蝶不再东飞西窜，它在一棵酸柑树上盘旋，然后停在一片嫩叶上。这是个大好机会，阿歪把绑在木棍上的塑胶袋对准大班蝶，用力一盖，大班蝶被捕了！阿歪既紧张又兴奋地把它引进另一个塑胶袋，绑住了袋口，把捕蝶器扔了。

阿歪的心儿，就像困在塑胶袋里的大班蝶，扑扑地跳。他走到那棵杨桃树下，柴杆、阿发、大舌他们果然在那儿。他远远地



就听到他们的笑声：

“阿歪阿歪，头歪歪，脚歪歪，像个大妖怪！阿歪阿歪，头大大，脚小小，走路屁股翘！”

接着是一阵哈哈哈哈哈的笑声。

阿歪不理睬他们，走到他们跟前，提起塑胶袋，自顾看着袋里的大斑蝶在扑扑地挣扎着。他心里盘算着，怎么引诱柴杆抢去大斑蝶，然后……

他这样想着，柴杆已从杨桃树的枝桠跳下来，一手抢去他手中的大斑蝶。

“喂，这只大斑蝶天天吃花粉，很香的，你嗅嗅看。”阿歪壮着胆子说。

柴杆把塑胶袋慢慢打开，阿歪心里一阵高兴。母亲说过，吸进大斑蝶的鳞粉，鼻子会凹下去。这一回柴杆上当了，让他的鼻子塌下去，一辈子见不得人，看他还敢不敢欺负人。

柴杆打开了袋子，拿袋子的手伸得远远的，把脸侧在一边。那只大斑蝶，爬了出来，拍了几下翅膀，飞窜到杨桃树梢去了。柴杆他们的暴笑声，和着风吹杨桃树发出的沙沙声，在空中荡谦，久久不去。

阿歪整个人愣住了，接着，跌坐在地上，放声大哭，两团棉花随着鼻涕从鼻孔流了出来。他真想自己能变成一只大斑蝶，飞到远远的地方去。

选自 1990 年《我不要胜利》

父亲

李选楼

■ 作者简介

李选楼(1957-), 笔名伍两、择浩, 祖籍海南琼海, 生于新加坡。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士, 曾在新加坡内政部任职, 官拜少校军衔。著有短篇小说集《那一段路程》和《月下剪影》; 中篇小说集《变迁》; 微型小说集《月光下的取决》; 散文集《笔下的风景》和《李选楼文选》; 文学评论集《荒原上的抗争——李过作品研究》和《战前南来作家小说评论》等。主编/合编《新马华文作家作品论集(上、下册)》、《微型小说之窗》、《〈新加坡文艺〉再十年(1986-1995)》。新加坡文艺协会、热带文艺俱乐部会员。曾获连士升文学奖、“多代人写作比赛”小说创作优胜奖、“畅游神州”旅游征文大赛二等奖。

渐渐地, 炎青把以往对父亲的依赖, 都转移到母亲身上。



一个九岁的孩子，今年才进入邻里小学二年就读，是迟婚的父母在三十八岁时生下的独子。正是需要父爱的年龄，他却不喜欢父亲了。尤其是这一年来，父亲几乎变成了另一个人，过去经常摆动一头黑发，发出爽朗大笑的他，如今却是沉默寡言，偶尔的一笑，声音都显得空洞。有时，父亲会走向他躲身的暗角，把战战兢兢地吃着冰淇淋的他揪出来，不但将他的耳朵都拉红，还引起父母间的争吵。这一切都疏离了他们之间原有的亲密关系，增加炎青对他的畏惧。他再也不存有周末去吃麦当劳，到购物场所消遣，或是等待父亲买巧克力，讲故事的幻想。

他同情母亲，注意到她的转变，一直以来，她对穿着颇为讲究，如今到购物中心，常往十元三件的衣档走。自从母亲上了夜班，在小贩中心从事清洁工作，照顾他的时间少了，样子也变得苍老。每次母亲出门，他都要说：“妈，今晚早点回来休息。”

他知道，同学的父亲都很忙碌，早出晚归，可是自己的父亲却不是。多数时间，他都是在家里看报纸、写字、打电话。只有当炎青忙功课，父亲那瘦削的身子静悄悄地出现在后头，“好好努力”地鼓励他时，他才利用这个机会，壮着胆子，摇着双脚，抬起头来问：

“爸，妈说你没有工作，你为什么不上工？”

“就要了，爸爸就要做工了，然后，买些故事书给你。”爸爸一边说，一边抚着他的头，眼角露出自信的微笑。

可是过后，父亲还是那么不事生产，生活习惯也没改变，常常往外跑。回来后不是唉声叹气，发些如“等等等，又是回家等”之类令他莫名其妙的牢骚；再不然便是压低声音，和母亲讲话也有意不让他听到。他看到父母的脸色，觉得他们是在讲他了，他觉得失措。虽然每天晚上，父亲那高大的身影都到他床边，替他拉上被子，那个时候，他必定假装睡得很沉，过后才半睁着眼瞟瞥父亲的背影，也只有这一时刻，他才感受到父爱。可是过后，他又觉得父亲常欺负母亲，欺骗小孩。别人的父亲那么好，自己的父亲真懒。将来他长大了，一定赚钱给母亲，至于父亲，呵……

这天早上，他看到父亲手里拿着两份报纸，换了衣就匆忙地出去了。直到傍晚，才拖着疲惫的脚步回来。炎青叫了声“爸”，他仿佛没听见，只接过母亲倒的开水，一口喝了，喉头还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

客厅阴暗的一角明显的动着父亲花白的头发，空气凝固的使炎青窒息。

“慢慢找吧！也不是那么急。我还可以顶着。”炎青听到母亲说。

“年关眼看就到。”父亲叹息：“跑了许多地方，就如所料，他们都说我老了，他们要请年轻的工人。”

“每个人都会老的。老了就不需要吃饭吗？”他说。

父亲和母亲的交谈，在静静的客厅里，显得那么清晰。炎青听了仿佛明白了许多事，泪水夺眶而出。他一股气的向前冲去，抱着父亲。过去，自己只知道怪父亲，以为他懒，其实为了工作，他心里比谁都着急。我何尝又了解他、关心他呢？

“爸妈，我一定会努力读书来报答你们。”他哽咽地说。





分红

李选楼

■ 作者简介

李选楼(1957-), 笔名伍两、择浩, 祖籍海南琼海, 生于新加坡。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士, 曾在新加坡内政部任职, 官拜少校军衔。著有短篇小说集《那一段路程》和《月下剪影》; 中篇小说集《变迁》; 微型小说集《月光下的取决》; 散文集《笔下的风景》和《李选楼文选》; 文学评论集《荒原上的抗争——李过作品研究》和《战前南来作家小说评论》等。主编/合编《新马华文作家作品论集(上、下册)》、《微型小说之窗》、《〈新加坡文艺〉再十年(1986-1995)》。新加坡文艺协会、热带文艺俱乐部会员。曾获连士升文学奖、“多代人写作比赛”小说创作优胜奖、“畅游神州”旅游征文大赛二等奖。

丽清投入瓜果蔬菜的缤纷色彩中, 内心升起一股强劲的欲望。



她问着价钱，心里盘算。物价天天在起，连必需品的价格也不例外，这使她对生活踌躇不安。然而，她发现带着女佣，拖着小车，大量购买、满载而归的人还是不少。

谁能想到，人与人之间的生活差异竟然是那么悬殊。

这是个机会均等的地方吗？表象似乎如此，实际情况却是不平。自己希望通过劳作，提高收入，改变生活。可是她再努力，每个月也只有八百元的收入。丈夫是位包装工人，收入也不高，她记得几个月来，夫妻俩常为那间三房式组屋的水费电费杂费吵个不休，为菜钱争议。她参考了同事的意见，只能省省省，为自己定下每天不超过十元的消费指标。这使她在上巴刹时，都得仔细从可数的选择中，为家人设计最低廉的营养餐，尤其是她的两名孩子。除了蔬菜豆腐，她每天只能买一种肉类。有时她在丈夫的“太太，今天买猪肉”，儿子的“妈，今天买鱼”的肉与鱼之间伤脑筋。购买鱼之时，也不敢往鱼类最多色彩最艳的地方走，往往在烂鱼堆里挑了许久，才能选到合适的两条。

今晨，丽清要打破惯例，两种肉类一起购买。她想像今晚家中的庆祝，争着提早开饭的欢呼。这情形，好久都没出现了。过去，每当雇主要求工人支持，也曾提到分红。每次工人都等急了，分到的却是一笔小数目。可是这次不同，她不能再亏待孩子。

五百元呀！对于低薪工友，这无疑是一笔可观的数目，仿佛中了一次大彩，是她工作史上的第一次。

几年来，公司盈利大增，这得归功于厂里所有人员的努力。高层领导居功自傲。他们自认是人才，没有他们，就谈不上拓展事业，更别说是制造工作机会了。公司赚钱，领导接下来还得保证盈利的强劲增长，因此，这次分红，自然是少不了他们。可喜的是，领导突然察觉到下层劳工的贡献。他们定下的计划能否成功推行，他们要领取高薪，也得取决于计划实践者的卖力呀！生活在饥饿中的工人，并不能给他们支持。了解到这一点，领导层决定从盈余中分出一些给工人，以获取他们的持续效劳。

分红的当天，厂领导喜孜孜地感谢工人：这几百块钱，可以



帮大家解决燃眉之急，慢慢地用可用上一年。”说话时的表情，仿佛要工人都记得他的好处。

“真的要慢慢用。可是，这五百块钱，可以用上一年吗？”她想。“厂里部份工人，拿了花红之后，已经找个地方开两瓶去，有的还到对岸庆祝，早已把钱花光。至于她呢？还得仔细计划……孩子读书要钱……”

此刻，在俱乐部里，高级职员举行庆功宴。

摆开的宴席，排场豪华典雅，佳肴美味间隔捧上。职员对食物似乎并不太兴趣，觥筹交错，谈笑闲聊增加了场面的热闹。

“滨海湾的高级房子最值得投资了，以一方尺四千元的价格买下，预计在一年内出手……”有人说：“这只是向各位建议。就算是买来住，二百方尺的面积，一个大花园，请两三个女佣来照顾，已经算是不错了。”

“你很有远见，可是最近，我已经改变计划，打算到外国投资。”

“这个月又计划去哪度假？老兄夫妻恩爱，家庭和乐，想必又是全家出游了。”

“啊……哈……欧美吧！还没决定。花小钱，去哪都无所谓。我太太要去阿拉斯加，到赌馆去，孩子立刻反对，说他们要去加拿大……反正每个月都可以出国。真伤透脑筋，就随着他们的决定走吧！”

写于 2012 年 5 月 19 日

象来了

梁文福

■ 作者简介

梁文福（1964-），祖籍广东新会，生于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士、荣誉学士和文学硕士、南洋理工大学哲学博士。著有散文集《曾经》、《最后的牛车水》、《自然同窗》和《散文@文福》；小品文集《眉批情》和《半日闲情》；诗集《盛满凉凉的歌》、《其实我是在和时光恋爱》和《嗜诗》；寓言小说集《梁文福的21个梦》；微型小说集《左手的快乐》；翻译诗集《想入飞飞》；词曲词谱《一程山水一程歌》和《写一首歌给你》；舞台音乐剧《雨季》等。曾获新加坡青年艺术奖、新加坡书籍奖、金狮奖、新加坡文化奖。曾任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艺术咨询、新加坡文化奖评审、新加坡青年艺术奖评审、中文电视节目咨询委员、中文图书服务咨询委员，现任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兼任助理教授。



她的儿子才六岁，很爱说谎。她曾对儿子说过“狼来了”的故事：放羊的孩子，在山上放羊，闷得很，骗大家狼来了，大家被骗了一次，白慌张一场，很生气。后来狼真的来了，孩子拼命喊，狼来了，狼来了。没有人来救那些羊。最后——她加重了语气——连孩子也被狼吃掉了。

你明白了吗？她认真地问孩子。孩子点点头，睁着大眼睛，指着窗外说，狼来了。儿子也许太闷了，才爱说谎。他想引起妈妈的注意。她太忙了，虽然在家，但整天对着电脑做翻译。孩子总是坐在落地窗边，对她说，妈妈，楼下有狮子走过。她对着电脑屏幕说，是吗？妈妈，楼下有河马走过，好可爱。好，待会儿，你画出来给我看。她的视线停留在屏幕上，无法转头去对孩子说话。

这天，孩子又说，妈妈，楼下有象。孩子，记得妈妈跟你说的故事吗？妈妈，真的有象。唔。好。等一下妈妈来看。

终于译完了一篇稿，她伸伸懒腰，站起来，走到窗边，望着满脸失望的孩子。记得妈妈说过，不可可以说谎吗？她朝楼下做了一个认真细看的表情。哪儿有象？

真的有象，而且是白象。刚才有人来把它们带走了。是吗？她没好气地望着这个说谎不眨眼的儿子。

第二天，她的朋友打电话来，对她说，你有看报纸吗？你家附近，昨天出现白象哦。什么白象？她望着电脑屏幕，戴着耳机，跟朋友说，我在赶稿，下回再谈吧。她赶完稿，对孩子说，刚才阿姨打电话来说，昨天真的有白象走过这里，你没有说谎，是妈妈错怪你了。下次再有狮子河马大象走过，你告诉妈妈。

又一天，她在电脑前工作，儿子在窗边对她说，妈妈，楼下有地铁列车来了。她兴奋地放下工作，走到窗边，把儿子揽入怀里，两母子快乐地望着停留在楼下的地铁列车，望了很久，很久，然后她醒了过来。这一次，她的儿子没有说什么关于象的故事，是她的梦对她说了一个故事，说得像真的一样，真像。

我看到自己躺在梦里

梁文福

■ 作者简介

梁文福（1964-），祖籍广东新会，生于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士、荣誉学士和文学硕士、南洋理工大学哲学博士。著有散文集《曾经》、《最后的牛车水》、《自然同窗》和《散文@文福》；小品文集《眉批情》和《半日闲情》；诗集《盛满凉凉的歌》、《其实我是在和时光恋爱》和《嗜诗》；寓言小说集《梁文福的21个梦》；微型小说集《左手的快乐》；翻译诗集《想入飞飞》；词曲词谱《一程山水一程歌》和《写一首歌给你》；舞台音乐剧《雨季》等。曾获新加坡青年艺术奖、新加坡书籍奖、金狮奖、新加坡文化奖。曾任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艺术咨询、新加坡文化奖评审、新加坡青年艺术奖评审、中文电视节目咨询委员、中文图书服务咨询委员，现任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兼任助理教授。



或者说是出席了一个露天吟诗会也可以。我看到自己躺在一座光滑的平台上，身上穿着最爱的蓝衫子，双眼闭着，头的左侧搁着一本看到一半的《版权法与你》。一位西装笔挺，白胡子的教授忧伤地站在我身边对大家说：“今天，我们喜欢的一个人躺在这里，我们将会喜欢的一些未完成的诗也躺在这里……”然后麦克风发生故障，一个技术人员跑出来，和那教授擦着汗，弯着腰在修理个不停。

我看到国家交响乐队的一位提琴手在拉奏舒伯特的小夜曲。他用一条白手巾蒙住半张脸，因为他是不被允许赚外快的。我走上前，要求他另外演奏一些曲子，因为小夜曲令我想起粤语残片。他耸耸肩，指着观众席上的前排嘉宾，说她们爱听。

这时我才留意到观众席上的盛况。那些爱过我和我爱过的女子们都来了，一面吃着零食，一面流泪。贾宝玉提着一个铁罐在她们面前分派纸巾，请她们为重建大观园的理想乐捐。我不满意他这么做，不是说好各人得各人的眼泪的吗？怎么又来搅局。

我正想走过去阻止宝玉派纸巾，猛听见一阵煞车声，一辆黑色大轿车停在马路边，车门开了，我的初恋情人跑了出来，她穿着一袭纯白真丝的婚纱，恰似她曾经梦想过的那种过时的款式。像文艺电影中的慢镜头，她哀伤却优雅地奔到躺着的我面前，得体地低泣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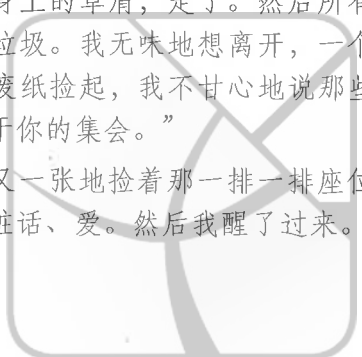
一个我讨厌的记者走上前摄下这感人的一幕，取出记事本问她对我的印象。她抽泣着说：“他是一个很好的人，虽然从不肯许下承诺。而且他奉公守法，只闯过两次红灯。最重要的是，他从不写专栏骂人。”

记者又问她为何选择在今天结婚，她的眼中浮起一层雾：我愿意记得他，像记得一个令人不愿散场的露天音乐会。”就在这时，她的新婚丈夫在车上按车笛催促她赶去教堂。于是她匆匆地提起裙裾离去了，临走前掉下一张证书之类的纸，我捡起来看，是一张两周内必须寄出去否则无效的保证书。想要叫住她，她却上了车，走了。

那个小提琴手又换了曲目，这次他竟演奏起《如果没有你》。我不满意他们在属于我的集会上点奏这样通俗的歌曲，便向他走过去，不期然看到贾宝玉在温柔地为我一个同学梳头发。几个快餐店的侍应生在我身边派传单，我拉住其中一人，问他们是谁批准这种行为的，那个侍应生不解地望着我说：“这个音乐会是我们公司赞助的嘛！”

我大声地喝令所有的人停止活动。但他们流泪的流泪，派传单的派传单，修理麦克风的依然在修理。直至一个公园管理员缓缓走过我的面前，走到平台上躺着的我身边，推醒那躺着的我，解释在公园里不准睡觉。躺着的我忙站起来，拾起那本《版权法与你》，拍了拍身上的草屑，走了。然后所有的人一齐消失。剩下我，和满地的垃圾。我无味地想离开，一个警察拍我的肩膀，命令我把所有的废纸捡起，我不甘心地说那些不是我丢的。但警察说：“这是属于你的集会。”

于是我一张又一张地捡着那一排一排座位间的废纸、糖衣、快餐盒、誓言、脏话、爱。然后我醒了过来。





历史之一日

梁文福

■ 作者简介

梁文福（1964-），祖籍广东新会，生于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士、荣誉学士和文学硕士、南洋理工大学哲学博士。著有散文集《曾经》、《最后的牛车水》、《自然同窗》和《散文@文福》；小品文集《眉批情》和《半日闲情》；诗集《盛满凉凉的歌》、《其实我是在和时光恋爱》和《嗜诗》；寓言小说集《梁文福的21个梦》；微型小说集《左手的快乐》；翻译诗集《想入飞飞》；词曲词谱《一程山水一程歌》和《写一首歌给你》；舞台音乐剧《雨季》等。曾获新加坡青年艺术奖、新加坡书籍奖、金狮奖、新加坡文化奖。曾任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艺术咨询、新加坡文化奖评审、新加坡青年艺术奖评审、中文电视节目咨询委员、中文图书服务咨询委员，现任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兼任助理教授。

孔子端正地坐著，案前摆著一册《鲁春秋》。他聚精会神地读著，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轻轻对他说：“删呀。”

孔子吁了一口气，执笔删了一节。

又过了一会儿，那声音又叫他删。孔子的脸上流露出了“非删不可”的表情，毅然又删了一节，投笔，兴叹。

对他说话的那声音提高声量：“好，今天拍到这里，收工！”说话的导演走过来，对那演惯了孔子的演员说“我就是喜欢你那独特的眼神，有历史的深度。”

他们开拍《历史之一日》系列以来，一直合作愉快。

导演正搭著孔子——这段日子以来，大家都把那演员叫做孔子——的肩膀，邀他收工后喝酒去，另一个导演走过来，和他商量道：“帮帮忙，做个动作，指导孔子删《春秋》。我得补个镜头。”

那后来的导演一直拉队在一旁拍摄《历史之一日之制作》纪录片。这时他指导著前一位导演如何指导孔子删《春秋》。前一位导演苦笑著说“我导戏时从来不是这个样子的，刚才你拍的大量镜头呢？”

后来的导演一边补拍镜头，一边说：“这是我最想呈现的《历史之一日之制作》的样子嘛，其他的，我都删了。反正，你也删了孔子不少镜头，孔子也删了他自己不少表情，还有，当年的孔子，也删了《春秋》不少表情，《历史之一日》的原始概念一诞生，最初的删已完成……”

说著，说著，该补拍的也拍完了。孔子，《历史之一日》的导演，还有《历史之一日之制作》的导演，一起喝酒去。

帐，是由后面的人来付的。

《幼狮文艺》总 495 期 03.1995



人在动物园里

骆宾路



■ 作者简介

骆宾路（1935-），原名杨书楚，又署木易、徐乐、林之等。祖籍广东澄海，生于新加坡。短篇小说集《咖啡正香浓》（1990）、《人与鼠》（1991）和《变脸的男人》（2000）；微型与短篇小说合集《一幕难演的戏》（1993）和《她说蓝的是天空》（1996）；微型小说集《与稿共舞》（1999）、《骆宾路微型小说》（2004）、《一粒荔枝》（2005）和《今早没华文报》（2012）；散文集《匆匆一瞥人间春色》（2004）、《看海去》（2003）、《心之所系万千千》（2007）、《千里之约》（2009）和《点点滴滴在心头》（2010）、长篇小说《海与岛》（第二版 2014）。

人在动物园里看动物，动物在动物园里看人，视觉效果都是一样。

在动物园里看动物的小孩子问身边的父母：“老虎会咬人吗？”

“不会。”大人回答。

“为什么不咬人？”

“有得吃，有得住，有人养它，它还咬人做甚？”

“为什么要养它们？”

“动物园本来就是养动物的。”

天真的小孩子又问：“养它们做什么？”

“养来给我们看，傻瓜！”

岛国的动物园，规模之大，豢养在动物园里的动物，聪明乖巧。动物明星阿明，就是一头受人宠，受人爱的“亲善大使”，它死后还立铜像，风光大葬。有只聪明绝顶的鹦鹉，会唱英文歌，也会唱华文歌。它会说它的鸟语，也会说人话。人见人爱。

“它们为什么不飞走？”

“你瞧，”妈咪指着驯鸟师腰间系着的小袋子对孩子说：“鹦鹉唱完歌，他就给它东西吃。有得吃，它会飞走吗？”

小孩嬉皮笑脸说：“我有吃，也不飞走。”

“你啊，”爸爸说：“你那比得上这只鹦鹉。它多听话。”

小孩问妈咪：“动物看我们也和他们一样吗？”

“怎会一样？”妈咪说。

“怎会不一样？”爹地问。

妈咪没有和爹地争论。

小孩子心想，动物在动物园里看人，也和人在动物园里看动物一样。

爹地心里说，在动物的眼里，它们看到我们也是养得白白胖胖，也会唱英文歌，会唱华文歌，还会在另一个动物园里表演各种预设的节目的动物，而且是表演得比动物园里的动物更为精彩。他们是养在另一个飞不走，跑不掉，或者说，自己不想飞走，不想跑脱的看不见的笼子里。

人在动物园里看动物，动物在动物园里看人，视觉效果都是一样。





电脑

李忠庆



■ 作者简介

李忠庆，就读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创作以微型小说、短篇小说及新诗为主，曾获第二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小说首奖及诗歌第二名。

我今日来得特别早。平时竟日营营役役、庸庸碌碌，几乎无暇他顾，甚至连周围的环境都未曾稍加留意。

也不知为什么，我今天心血来潮，提早到这里静坐，想体会一下前所未有的静谧氛围。

破晓时分，银元公司漆黑一片，悄无人声。

我款步踱至办公桌，卸下沉重；的公事包，一屁股便坐在钢铁交椅上。

只有在这个时候，我才有一点点私人空间，其余时候我对自己的精神状态是完全没有支配能力的。

非常羡慕二十世纪末的人类。听说当时的电子空间仍很单纯，至先进的电脑技术仅限于网际网络的沟通系统。不就是那三十年前已告废弃的网际网络吗。第三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几个巨国首脑不知发了什么神经，竟接受数千年前荀子先生所推崇的性恶论。想荀子在墓地里必定沾沾自喜地对主性善的孟子示威：“嘿嘿，居岁数千矣，人类始悟性恶而弃性善，吾终逾尔。”

性恶论被广泛接受并宣传了近两年后，控制人类恶性的理论便雨后春笋般被提出。有甚者竟建议将乔治·奥维尔在《一九八四》中操纵人类思维的设想付诸实践。这可是一个世纪以前的超现实幻想式小说，不知是哪个利欲薰心的科学家为了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三亿“非常美币”（编按：美国于2030年当选的总统患上自大狂，改国名为“非常美国”）以荣耀一生竟把乔氏的虚构概念加以具体化，并将之改进。

如今每一名进入银元公司的职员在脑壳内都装置了一片超薄硅铁，致使我们的思想感情都操纵在一台中央遥控电脑的股掌之中。每日九时正，中央遥控电脑启开，我们的脑海顿时空白一片，先前所思所想均销匿于无形。接着我们的脑里会输入大量工作程序的密码，我们即会像机器人一般接受指示，真正没头没脑地工作起来。

我顾盼周遭，一切是多么地朦胧又陌生。我触摸脑门，还好，有感觉。那架死人中央遥控电脑一天憩息九小时，即从半夜至早晨九时正，也只有在这段时间里，我和其他同病相怜的都市人才有自己的精神空间和情绪思想，可在这区区九小时里，睡眠占尽七小时，故我仅有两小时的时间进行自己的思考。要知道，我是个血肉之躯，只是在那十五个工作小时中，我被赋予机器人的效率，因此在十五个小时不停地工作之后（真真是不停地工作，在这段时间，我亦如机器一般无需饮食方便）往往筋疲力竭。

时逾八时，但银元公司依旧乌漆一片。那是必然，因为整间



公司犹如飞碟一般被锡铁封闭，隔绝所有光线与声线，简直是孤立的堡垒。

我胸腔深处升起一股莫名的空虚与无奈，几乎每天早上都会有这种感觉，但有感觉就表示仍有人类的思想与感情。听说那片硅铁存在人脑逾十年便有使人类正常操作系统产生异样变化，使人类的思想完全以电脑密码取代，形体则时为肉躯时为铁身。太可怖了！他妈的！我常想，做人反不如不做，但根据X国（修定）宪法第十四章之四十四条任何人都不准剥夺他人生存权力，亦无权抑制自己的生机，原因是这会减低全国生产指数，负面影响国家经济。六十多年前，肉躯由高楼下坠，猛力触地即死（我参考一本历史书籍而知），但曾几何时，科学家与医学家狼狈为奸，发明人造内脏，死者只要换上受损内脏，包括头脑，即可复活，失败机会是百分之零。

时间是八时十五分。我发现董事长办公室外的铁桌前坐着一名长发女郎。咦，怎么从没见过。其实那有什么好奇怪，每天来到公司不到十分钟，那死人中央遥控电脑便苏醒，我的脑细胞即刻死亡，溺毙于硅铁片受电脑指示后渗出的毒汁之中，又哪里会有时间看美女呢？

我爱上了她。简直是一见钟情。柔软亮丽的披肩秀发宛如溪流一般和顺。双眸雪亮，黑眼球像蝌蚪一般左右上下弹动着。两颊似粉云一般灿烂，夹着鹰勾鼻和细薄唇。她身旁有个电插头，被她的身体掩去了一半，但发着抢眼的亮光，使我能够辨清她的五官。

我顿觉心跳加速，双颊赤热，手臂竖起疙瘩。活了十五年（以一年七百三十日计算，若按上世纪的年历计算，我已年届三十），我首次感受到爱的滋润！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男人，我找到真爱了！一阵暖流掠过心扉，一丝快感闪过脑际。八时三十分，我决定追她。毅然立起，走向长发女郎。

“小姐，我好象初次见到你。”没有反应。

“小姐，我叫王伟鑫，请问贵姓？”



陡然无功。

突然，天花板上的灯光全如星光般亮起。

八时四十五分。

我看见女郎把右手食指从身旁的插头孔中拔出。我吓得瞪目结舌。

八时五十八分。

女郎将身体趴在铁桌上，头颅朝下，双手掩耳。渐渐地，她用双手支撑桌面，将下半身蜷缩于桌上。

八时五十九分。

女郎的头颅从中间龟裂而开，脱离身躯，移至铁桌右角，再侧转四十五度。没有脑浆，只有一面荧光屏。中身缩小至长方块，变成中央操纵器。四肢离体，并肢解成数小方块，慢慢聚拢，逐渐砌成键盘。

八时五十九分五十秒。

桌上摆着的俨然是一副电脑。

八时五十九分五十五秒。

我的心沉了。

九时正。

我……

脑际空白一片。

2060年4月4日，今天的工作程序……



觉醒

流 苏

■ 作者简介

流苏（1964-），原名刘碧娟。祖籍广东大埔梅县公州，生于新加坡。1988年获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荣誉学位，1989年获新加坡国立教育学院大学毕业教育专业文凭，2004年南洋理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曾任初级学院教师、新加坡教育部课程规划与发展署华文专科督学，现任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亚洲语言文化学部中文系讲师，从事新华文学与现代主义研究。新加坡作家协会会员。作品以散文和小说为主，作品有散文与小说合集《人生是花》（1991），散文集《真心如我》（1994）、《解读幸福的地图》（1999）、《流苏散文选》（2001）、《旷日情书》（2003）、《仙人掌散文系列·流苏卷》（2009），小说集《鬼迷心窍》（1996）。



尤格里里拖着疲惫的身躯回来，虽然她没有唤我一声，但是我知道她是想念我的。她缓缓地把窗帘拉开，隔着深色玻璃，还是看见窗外的树和晚霞。如果晚一点，漆黑的天空会有一两颗星星闪烁。

片刻，尤格里里回过头，很自然地我们相视无言。我了解尤格里里的心情，她不是对我冷淡，只是忙碌了一天，她需要宁静和体谅。

我和尤格里里生活在一起六年。激情欢乐有过，误解冲突有过，冷战和谈有过，我们不是一对普通的生活伴侣。我是尤格里里生活中的一种需要，不是物质的需要，而是精神上的需要。我不想夸大自己的重要，对于尤格里里我一直以最低调、平缓的方式表现我最至诚真切的关爱。

尤格里里对我就比较多情绪上的倾诉。她把自己的喜怒哀乐，理想抱负和一切愿意跟人分享或藏在心底隐秘的感觉都不讳言地告诉我。其实很多时候，她不说，单凭眼神我也能体会了解她的心事，我又好像在强调自己的重要了，有一点自我是吗？尤格里里不会在意的。

虽说累，尤格里里还是在厨房里准备晚饭。菜刀在砧板上一刀一刀地切，鱼肉在刀口下一片一片地分开，然后放到锅里沸腾的汤中煎熬，没有油，没有盐，没有人间烟火的晚餐，只我陪尤格里里享用。

尤格里里在外工作忙碌，在屋子里也没有闲着，她总是找到东西忙，所以她做家务的时候，我不打扰她，我只静静地在一旁陪伴她。她做什么事都那么认真，没有什么理由能说服她稍微松懈一下，就像对我她也是非常认真。

尤格里里没想过要爱上我，但却主动地接近我，很努力地来了解我。她用很多时间跟我沟通，甚至容忍我的坏脾气，迁就我的任性：如果有那么一两天她没跟我面对面地坐下来谈话，她会感到很不自在，像忘了洗脸刷牙一样。她出远门，总是牵挂着我。一踏进家门，放下行李，她就迫不及待地坐到我跟前，和我分享



旅途上的所见所闻。我是尤格里里最忠心的仰慕者，没有第二个人有这样的耐性听她不眠不休地说故事。

我知道尤格里里一直希望和我一起远游，逃离凡尘俗世，过一点与世隔绝的生活。这其实也不是一件难事，不过，我是属于尘世的，没有必要去逃避。我觉得我们偶尔分开一阵子，给彼此留一隙空间，会活得更开心。尤格里里虽然心中有遗憾，却尊重我的感受。

这一切都肯定我在尤格里里心中的地位。

“我回来了，亲爱的。今天的天气阴晦……好累，连走路的气力都没有，唉，是懒吗？还是心情差？”尤格里里一边掀开窗帘，眼睛寻觅窗外的绿意，喃喃自语。

“今天有易邮吗？一个星期了，他还不回邮，真失望！亲爱的，你到底有没有把我的讯息寄出去？我怀疑……你……有时候是有那么一点不可靠……寄到别处去了，可能！唉……”尤格里里叹出长长的一声，转身按了按钮，“嘟”一声，启动了。

心底涌升的思绪是分歧的溪流向指尖奔去，无意识却有意识，灵活的指尖在键上欢腾地跳跃，寄与收，是尤格里里的日常功课。就像工作和家务，就像爱情和面包，认真是尤格里里唯一的作风。

多日不见你回音，没事吧？还是没收到我的讯息？可能是我这里出了问题。请回音，别让我牵挂！

思念你

尤格里里

尤格里里怀疑我，多痛心！为什么不怀疑不回音那个人的诚意？我无怨无悔地付出，应该这样怀疑我吗？

尤格里里没看出我的伤感，她沉溺在自己的伤感中。为一个素未谋面而推心置腹的陌生而亲密的对象，几尽无法自拔。愚蠢，不忍心用这样的字眼责骂她，可是不让她明白自己的愚蠢，她又怎能醒悟呢！

没有新讯息，没有新讯息……再试，再试……取消，取消……

退出！关闭！

黑暗中，尤格里里失魂落魄。我难过，不自觉地恍恍惚惚。屋子里弥漫着我们的忧伤，也许这就是惺惺相惜。不是有我，尤格里里怎样度这寂寞孤独的凉夜。

清晨，暖和的阳光随着微风穿透帘子，洒在尤格里里清俏的脸上，她幸福地睁开惺忪的眼睛，亮了一夜的灯对她微笑。翻身起床，梳洗一番，衣镜前一站，焕然一新。

昨夜，尤格里里还在我怀里哭泣，一觉醒来，竟判若两人。尤格里里就是这一点可爱，忧愁留给黑夜，白天是乐观的。

出门前，尤格里里照例在留言板上给我留一句话：

亲爱的，我不等待未来，我创造未来。

路上，尤格里里计划着买一台最新款式的电脑，越想越开心，越用力踩油门，80公里，快速公路上尤格里里的新念头在飞驰。

我，在空荡荡的屋子里觉醒。

1999-06《新华文学》第48期





起承转合

梁明广

■ 作者简介

梁明广（1930-）笔名完颜藉、公孙渔、黎骚等。生于中国海南省琼海市，六岁时随母亲南来新加坡与父亲会合，现为新加坡公民。毕业于公教中学，后以半工半读的方式修读南洋大学现代语言文学系课程并获学士学位。曾任《南方晚报》记者，《南洋商报》、《联合早报》编辑，曾编《南洋商报》副刊《文艺》、《青年文艺》、《文丛》和《咖啡座》等，也兼任过星华小学英文教师，现已退休。已出版的单行本有《填鸭集》（1972）、《文字杂耍》（2003）等。曾任马来西亚《星洲日报》主办“花踪”文学奖诗歌组评审。

一 · 起

我步入离我家不远，我经常来的那间小书店，我从书架上挑

出威尔斯的《时间机器》。正随意翻阅间，突然肩膀一碰，几乎倒地，定神一看，大吃一惊，差点和我撞个满怀的，是一个长相身形和我一模一样的青年。他回头，两目交投，他愣了一愣，但他连一声对不起也省下，转身匆匆走了。我连忙尾随。

二·承

他上了一辆的士，朝加东而去。我马上搭上另一辆的士紧追。他坐的车子在如切坊的一间二层楼的屋子前停下，他离开车子，人影一闪，瞬间他已在楼梯口消失。我摸索上楼，楼梯尽处，板门正关着。我勾起指背，往板门上轻敲。

三·转

板门呀然开了。一个面孔熟极了的老人，探出头，看到我，端详一番后。颇为吃惊。“找谁？”他问。我捏造理由，说是我远远看到我的一个久别的好友，刚刚上楼，所以忙跟着上来了。他迟疑半晌，然后请我进入客厅，“我想你要找的是我的儿子吧，”他说，“你先请坐，你想喝点什么？一杯咖啡怎样？”“老伯，不要客气，不必，我刚喝过。”当然客气的是我自己。“我猜想你一定是找我两个儿子中的一个，”他说：“但他们两人都不在家。”我无意间看到墙壁上挂的一张结婚照片，我惊呆了。照片中，男的正是我！女的正是我的未婚妻倩文！我回头看看在我面前招呼我的老人，难怪这般面熟：他长相跟我十分相似，只是年纪比我老了30岁，我惊魂未定，后房传出女人的声音：“是谁来了？”接着一个约莫50岁的女人走了出来，我抬头，几乎吓坏，她是倩文，年华老去的倩文！我急急转身，直奔下楼。

四·合

我上了的士。的士倒退飞驰。建筑物向前疾奔。路人纷纷倒退。的士载了我，倒退到离我家不远、我经常来的那间小书店前。我下车，倒退入书店，倒退到书架旁，最后，把手中《时间机器》放回书架。





在那天台花园上

李伟星



■ 作者简介

李伟星(1971-) 笔名有卫星、五柳、土卫六、线粒体、过境雨。祖籍广东东莞, 生于新加坡。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 现为公职人员。1986年开始投稿, 创作体裁有小说、诗和散文, 已发表的作品有:《关于梦》(1988)、《爱到深时》(1999)、《仁贵的眼睛》(2006)、《在终点, 我们相逢恨晚》(2008)、《路边一棵榕树下》(2010)、《爱至复兴时》(2011)、《风暴眼下的爱与哀愁》(2013)等。

新闻说, 今年八月的烟花将会特别多, 特别灿烂。我告诉秀慧, 在这栋结合了办公楼面和高科技垂直农场的四十二层建筑物上, 远方的瑰丽烟花, 会照亮我们俩。天上的烟花, 天台上的蓝紫色“荷兰菊”花坛, 都是我们俩感情历经两年考验, 坚定不移的见证。

我堂哥胜清临去张家界之前，不忘幽了我一默：“在天台花园上，庆祝认识两周年，享用着你良栋亲自煮的药材帝王鸡，还真有你独有的中国式浪漫。”

这天台当然没有烹煮器材。我是在家里把包裹好的鸡放在蒸盘上，移入蒸锅中蒸了两小时，然后连同自备器材，带来这天台弄热，就等秀慧来，亲自端给她吃。

记得有一晚，在渡假屋里，我见秀慧边吃我买的药材帝王鸡，边赞好，便抓紧机会，问那重要的问题：“可以做我女朋友吗？”秀慧立刻停下不吃，随手抓了个纸巾，抹干了手，微笑着回答：“就这样决定，我们拍拖吧！这锅鸡，一人一半。”不过，她不忘补上“附带条件”：“我们土木工程师这行，很忙的，不要奢望我们经常见面。”

言犹在耳，正式交往的头两个月，六十天里见面、通电话，甚至在网上“见”，都不足十六天。和她在惹兰勿刹体育场边看足球边“拍拖”时，还得中场休息时继续还没讲完的情话。

难得单独相处时，她又忍不住指着我的建筑设计图“说三道四”。广告播完了，电视里浪漫爱情剧也就要播完了，她才发觉我脸色不好看，连忙假装看电视，到字幕出现也不吭一声。我当时很想骂她，我又没问你意见，说那么多干吗？

正想吐出心中不满时，电视里厨师开始示范烹煮药材帝王鸡。秀慧立即拨打电话，兴奋告诉妹妹好好看，将来煮给家人吃。我心生一个想法：“煮一锅药材帝王鸡，一份给她父母，一份给她宝贝妹妹，留一份我们一口一口吃。”

堂哥听了点子，赞好：“自己煮，诚意十足，好！当年我追我老婆翠萍时，因为不会煮她爱的汤，还特意跑去附近食阁买。”

于是，我为了学烹煮药材帝王鸡，特意请假去联络所上烹饪课，认识在那里教几乎“场场爆满”烹饪课的干妈。

干妈自从念大学的儿子在派报时，从楼梯上意外摔下身亡后，好不容易在亲友鼓励下，重新振作，毅然创业，开办厨艺学院。干妈授课一丝不苟，党参、淮山、枸杞、玉竹、北芪、当归、红



枣需要多少克、多少粒，她都清清楚楚影印好资料，一步一步做给学生们看。

其实，干妈教我的，不止这个，还有不少她拿手的潮州菜肴。她还说她之前以为建筑师只会想着硬梆梆的摩天楼，没想到学起煮菜还蛮快的。但我向她坦言，我和秀慧感情不是一帆风顺的，有时我们像我设计的中东“双峰塔”并肩而立，有时我们象一高一低的办公楼，格格不入。每回我们因工作关系聚少离多时，再相聚又吵架时，如果是我错，我就会学一道新的菜当做是“赔罪”菜——今天卤冻花蟹，明天咸菜鸭汤。

秀慧很珍惜我们一度脆弱的感情，也主动在工作上做出点牺牲，腾出时间和我单独相处，还特意花时间学煮我喜欢的客家菜。我们的感情，在认识一周年庆祝会上一同甜蜜享用秀慧的客家擂茶后，变得固若金汤，一直到今天。来天台花园之前，干妈问我，今晚你是否已有所决定？我微笑不语，决定是做了，但就像双双耸立的中东“双峰塔”一样，缺一不可。“万一，她…”干妈用手指贴近嘴唇，做封嘴状：“没有万一，只有成功”。

天台花园上，我把锅重新盖上。够热了。香味不变。这时，不远处，国庆烟花开始燃放。

电话响了。是她。快速公路有交通事故，正塞车。我说，我会在约定的天台花园上等你。我听得出，电话另一端的她，是个感动的她。

十五分钟后，有点心急的她又打来，拖车公司的车还没到。她告诉我，她的大概位置，然后静了下来，等我回应。我想了想，说：“你那里离这里太远了，不如在你家见，比较近。”她回答：“好，就这样决定吧。”

于是，我收拾了一切，比秀慧先到她的家。她母亲陪老公到阿曼公干，不在家；妹妹则还在哈萨克斯坦背包旅行。

那晚，秀慧摆脱了塞车的路回到家，享用了我的药材帝王鸡后，我亮出戒指，跪了来说：“嫁给我吧！”

惊喜的秀慧答应了。就这样决定了。我们结婚了。

那叫人难以忘怀的螃蟹

李伟星

■ 作者简介

李伟星(1971-) 笔名有卫星、五柳、土卫六、线粒体、过境雨。祖籍广东东莞，生于新加坡。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现为公职人员。1986年开始投稿，创作体裁有小说、诗和散文，已发表的作品有：《关于梦》（1988）、《爱到深时》（1999）、《仁贵的眼睛》（2006）、《在终点，我们相逢恨晚》（2008）、《路边一棵榕树下》（2010）、《爱至复兴时》（2011）、《风暴眼下的爱与哀愁》（2013）等。

我笑着问身旁的那位读医科的朋友：“这新品种的螃蟹，给我开煮炒档的舅舅用黑胡椒炒一炒，会好吃吗？”马克摇了摇头，说：“倒不如问我们那些药剂系的同学们，从这家伙提炼出来的东西，能不能做成药给病人服？”



2069年5月4日——这日子容易记，是五四运动150周年。马克自嘲自己是个大傻瓜，陪着另外一个大傻瓜，跑遍新加坡本岛，看尽所有我们国家自开埠以来就有记录的、很久没记录现在又有记录和全球没有记录只有我们有记录的动植物，为的就是我这个“赛先生”那篇多样性生物论文。

这天，我们俩来到了实马高岛（Pulau Semakau），原想采集了样本就走，不料，就像哥仑布发现新大陆一样，捡到了这螃蟹“遗骸”。这非一般的螃蟹，连个学名都没有！它在这里多久了？为什么没人注意到它？马克听我这样碎碎念，马上给我“解答”：全部的人，一定是跑去了附近的拉扎普斯岛，连我那爱好大自然的宝贝侄女，也去了东看看西看看。

是啊！自从那儿发现了开出我们从来没见过的花和拍到了从来没在新加坡“过冬”的迁徙鸟后，各国的生物学家乐此不疲地往返拉扎普斯岛（Lazarus Island），学校团体也蜂拥至此，遗忘了实马高岛。记录中，最后一个“登陆”实马高岛研究生物的人（当然没把在岛另一边工作的人算在内）是我的学长——那还是五年前的事。

记得那天我把玩着硬梆梆的螃蟹，对它那紫中带绿，前凸后凹的甲壳（carapace）和它那比本地已知螃蟹种属还大的体型，不禁啧啧称奇！酷爱神话传说的马克说起一个和巨蟹座有关的故事：善良的雅典皇后为了不让女儿在咒语和夫婿之间陷入两难，投身爱琴海，成全了孩子的爱情，化为一只巨大的螃蟹。他问：不如为这螃蟹取个希腊名字吧！我笑说，生物的科学名称有一套命名规则，回本岛再说。不过，外号可以取。既然甲壳的形状让我想起沙漠中的骆驼，叫“骆驼螃蟹”，如何？马克点头回应：也可以。

于是，我们带着“骆驼螃蟹”去大学里的“潘多拉”化验室研究。为了找出造成甲壳颜色的原因，我们药剂系和化学系朋友，意外发现了一种疑似乙酰胆碱（acetylcholine）的化合物。大家起初怀疑这化合物还含有稀土（rare earth）元素，但和教授深入讨论后，我们确信那神秘化合物，不含稀土。当中有位同学就戏言，要真

有稀土，我们早就找到了。马克得知“疑似乙酰胆碱”的消息后，非常好奇。他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个新化学物对大脑讯号系统有帮助吗？对记忆有帮助吗？我明白他为什么这样问：他女友母亲患有初期失智症（dementia），所以爱屋及乌，在所难免。

而我，就没有这样的感情包袱。我关心的是，这只螃蟹的甲壳，为什么是紫中带绿？为何只能在实马高岛找到它？它不可能从三十五年前（不过是2034年）在汉都岛发现的新品种进化而来的。进化过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那么，它是从别的海域游来的吗？

我家人都说，我想论文想到疯了。连和家人一起吃海鲜时，看着令人垂涎欲滴的辣椒螃蟹，还是心不在焉。我告诉他们，我那医科朋友马克和我吃海鲜时，也一样心不在焉。我问他，为什么急着要回去岛上采集多点样本？你口口声声说，想找到治愈阿尔茨海默症（Alzheimer's disease），想阻止脑细胞衰退，不只是为了女友的母亲吧？

马克见逃不过我的眼神，“招供”了：有商家想得很远，要大量培育，打入海外市场。也有商家找出这个疑似乙酰胆碱（acetylcholine）化合物的神秘面纱，生产医治失智症、阿尔茨海默症，甚至是精神疾病的药物。

我暗叫不妙！“大军”杀到实马高岛搜刮“骆驼螃蟹”，那里的生态环境岂不是面临“浩劫”？

于是，我“分析”给马克听，说不定这“骆驼螃蟹”是濒危动物，世上仅存几只？这一说，不得了，反刺激了他！他说，他更有理由要把这几只找出来。

我把担忧告诉卖煮炒的舅舅。他边看螃蟹照片边笑说，这螃蟹的外型其丑无比，卖相比他档里最受欢迎的螃蟹还差。他又问，你那么肯定它好吃？可以吃吗？我叫舅舅放心：“你那招牌菜——黑胡椒螃蟹，配上独家酱料，确实叫我难以忘怀。马克也吃过，也说太厉害了！”

马克和朋友们回来了。他们没找到，失望而归。叫我们俩人都难以忘怀的“骆驼螃蟹”，何时再现？



眼袋与卧蚕

穆 军



■ 作者简介

穆军（1964-）原籍中国陕西省，2007年成为新加坡公民。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教育学硕士学位。曾任电视台新闻部编辑、记者、大学学报编辑、大学讲师，现为中学教师。擅写散文、诗歌、微型小说及评论，作品发表于《联合早报》、《联合晚报》、《新华文学》、《新加坡文艺》、《新加坡文艺报》、《锡山》、《赤道风》、《作家典藏》、《青年文摘》、《美文》及《西安日报》。已出版散文集《走近狮城》（2004）和《生命中的温差》（2012），编有《中学作文新起点》（中一、中二）。现为新加坡作家协会会员兼秘书。

琳达最后一次阅读“术前合约”，复杂冗长字体幼小密密麻



麻的合约已经读过很多次，琳达明白自己接下来要做的是签字，然后走进整容手术室，做一个简单的“几乎无痛苦”的整容手术，手术时间：半小时。半小时后，她就可以去掉自己的过大的眼袋，一双原本美丽的大眼睛会更加有神，不会给人睡不醒萎靡不振的感觉。

一直以来，琳达为她拥有的双眼皮大眼睛自豪，但美中不足的是，无论她熬夜与否，她的眼袋似乎固定在那儿，怎么保养也不会消失。

“琳达，你怎么啦？没睡好，你有眼袋耶！”闺蜜黛咪关心地看着她，担忧之情溢于言表。

黛咪是她职场对手，两人资历年龄相当，都年轻美貌，聪明能干。是销售部总经理人选，两人表面是闺蜜，背地里是死敌。只是，黛咪对她的眼袋似乎很关心，让琳达为自己一度对黛咪产生的敌意顿生愧疚之心。

为了保持职场的优势，给外人精神奕奕的外在形象。琳达接受黛咪整容的建议。她思忖良久，才想出假意陪母亲出国住院养病，请假出国，走进这家有名的整容医院。

屏风隔壁，一个熟悉的身影闪过，像是黛咪。

“她来做什么？千万不要被她发现我欺骗公司告假的事情。”琳达转过身体。

一把熟悉的声音传来，果然是黛咪。“医生，我想做卧蚕再造手术。”

“卧蚕再造”手术琳达知道，是最近兴起的新型整容手术，即在眼睛下部整出一道形似“卧蚕”的肌肉，这样一双眼睛笑起来会更加性感迷人。

黛咪原来也来做整容手术。天哪，怎么有这么巧的事情。

“医生，请问，我的手术结果可否像这我朋友琳达的卧蚕眼



一样？”为什么提到自己的名字？

琳达忍不住回头，看到黛咪向医生展示一张照片，天哪！那是一张琳达本人正在微笑着的照片。

“嗨，Ms Linda，请您签字，医生已经准备好了，手术马上开始。”态度亲切友善的护士柔声催促琳达。

琳达起身，推开手术合约。

“对不起，手术我不做了。”



流光

梅 筠

■ 作者简介

原名辜楚霞，祖籍广东潮安。曾任职于教育部课程发展署，现为小学华文教师。曾担任新加坡作家协会理事和受邀理事。著有小说集《英桃枝的梦》、《捕蝶人》、小品文集《心中画》和微型小说集《梅筠微型小说选》等。

过了十多年的婚姻生活后，她才发觉自己原来只是攀附在他身上的一株植物。

婚后不久，倒没觉得有什么不自在。反觉得事无巨细有人代劳有人代办，那日子像渗滴了蜜。那时，她的双眼像黏上了胶：不想也不愿睁开，只凭感觉。后来有了小孩，拉拉扯扯，拖拖拉拉，日子过得昏天暗地，日夜无光，这时，她的双眼又似被绑上了黑布：





只有孩子，没有其他。如今，孩子逐渐长大。当时她为他们操心，为他们设想，今日反过来是他们为她操心，为她设想。她惊悸地感到岁月如飞，青春不再，像园里那棵芒果树一样，已过了十几个夏天。

她开始睁大眼睛，开始看周遭。今日，她才恍悟四周是四面了无生气的白墙壁，虽然光滑却呆板。

她向往某一次的经验来了。

某次，她经过一片茂密树林。枝横叶纵的密林中，树影错落落落。地上是一洼洼的黑影。走前几步，突然，她眼前一亮，一大片流光穿过枝桠的缝隙撒落满地。她大喜，这眼前光粲绚丽的流光像极她久违的老友：多亲切，多可近。它切切触动了她心灵深处的某一根弦。

之后，流光不时在她心中闪现。

之后，她有股盼望流光再来的冲动。

一日，她瞒了他，办了一件事。当她走出大楼时，她似乎见到眼前似有流光飘过的惊喜。

他知道后，没褒她也未贬，语气淡淡，像极门前水沟流过的水。

她感到心中的流光有扩大的趋势。

数日前，她又路过密林。她想起密林中的流光。她匆匆下车，急急寻找。可惜，密林已不在。一大片灰黄焦褐土地上，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个大太阳，毒辣辣的太阳放射利箭，刺得她头痛欲裂。她速速回到车上，开了车子走了。

坐在车里，她望向前路，没有流光。

写于1995年

玩具

梅 筠

■ 作者简介

原名辜楚霞，祖籍广东潮安。曾任职于教育部课程发展署，现为小学华文教师。曾担任新加坡作家协会理事和受邀理事。著有小说集《英桃枝的梦》、《捕蝶人》、小品文集《心中画》和微型小说集《梅筠微型小说选》等。

弟弟手执藤鞭，从房里呼啸而出，七情上面，抓住小侄儿便打。我这个做姑姑的怎能坐视不理？一个箭步，把小侄儿揽进怀里。

弟弟暴跳如雷，颈爆青筋，气大声粗：“一个玩具整百块钱，三两下便玩完了。”

小侄儿见有靠山，立刻变本加厉，哭声凄惨震耳。

玩具骨骸，尸横遍地，要拼凑在一起，还大费精神呢。



从厅里的各个角落挖、找、看、翻、比，才勉强找到了一些，横对竖比，用强力胶粘上。

把伤痕累累的玩具送到小侄儿面前，哪知他用力一推，掉在地上又再碎了。

哭闹后，小侄儿躲进房里，房门“碰”一声关上。

弟弟眼冒金星，脸呈猪肝色。

从弟弟家中出来，心情沉重。

小时候家贫，家中难得有玩具。在当时重男轻女的观念里，“玩具”这两个字，提也不敢提。后来，家中生活渐改善，某年，小弟生日，爸爸送他一辆玩具脚车。上了链，脚车便在地上转圈圈，上面还骑了个小人儿呢！开始时，弟弟惜如珍宝，上链时，总是小心翼翼。不久，许是久玩生厌还是用力粗暴，车链断了。车子不能走，弟弟牛脾气一来，把玩具踩个支离破碎。父亲得知后，把弟弟痛打一顿。

“要懂得珍惜，什么东西都要懂得珍惜。”父亲一字一句，掷地有声。

后来，父亲生意渐入佳境，家中员工二十来人。父亲对他们关怀备至，嘘寒问暖不在话下。他最关注的是员工们的健康。他常常对我们说：一个不会珍惜下属的上司，他就不配当上司。而最令我感受到父亲言行一致的是：那年，刚来我家工作不到两年的李伯，患了脚疾，须紧急开刀。但由于年关紧迫，店中忙，李伯想把开刀的日期挪后。父亲得知后，连夜开车把他送进医院，临走前还塞给李伯一个大红包。李伯出院后，逢人便提起这件事，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李伯在我家工作到父亲去世后，才无奈离开。

想到李伯，不其然想到公司的同事。这几年来，公司里的同事病的病，走的走，提早退休的提早退休，整个公司里怨声载道。像老林，操劳过度，躺在医院；老李承受不了压力，提早退休；老黄四十岁左右，生了肠癌，生死未卜。就连刚加入，一个标致有着一对大眼睛的小女孩林玲，三年下来，进院割眼睛两次。

有时，真的很怀疑，工作真的多得如山？马不停蹄不够，还得加上挑灯夜拼？效率是否和日做夜做，无眠无休成正比？伤透脑筋，无中生有，搞新花样就叫创意？健康被当成垃圾丢掉，工作挂在嘴边，口口声声。

我对父亲掷地有声的话开始动摇，而视线被马路旁，垃圾桶里成堆的玩具所吸引。

我清楚自己的健康也跌至谷底。

写于 1993 年





戒赌

民 迅

■ 作者简介

民迅（1936-）原名李两兴，另有笔名民讯、民兴、自奋等。祖籍中国广东省普宁县，生于新加坡。1960年高中毕业，1964年新加坡师资训练学院毕业，成为合格教师，任教职30余年，现已退休。擅长言论、散文、游记、杂文，也发表少量的微型小说。现为新加坡作家协会和新加坡文艺协会永久会员、锡山文艺中心会员。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创作迄今，已出版的文集有《荷兰村随笔》（1985）、《远山近水总是情》（1988）、《山景居随笔》（1989）、《那股失去的芳香》（1994）、《让青春绽放灿烂的花朵》（2001）、《无名小乡村》（2002）、《看守瓜园的日子》（2005）、《从村居到组屋》（2014）。

人类爱赌的劣根性处处泛滥着，纯朴的乡村也不能避免。

杉叔虽然没受过教育，一生勤勤俭俭的过生活，他视赌如仇敌，本身不赌，更讨厌人家聚赌。可是冤家路窄，偏偏自己讨厌的事却发生在自己身上！

杉叔从小到大都住在乡村里过着俭朴的农村生活，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由于父母早逝，便由哥嫂做主，到处托人说媒。村里没受教育的姑娘多的是，可是左近的乡村姑娘却没有一个谈得拢。这样一拉了三年，杉叔已经二十八岁了，不能再拖，只好舍近取远，托媒到远处的乡村去寻找对象。皇天不负苦心人，终于说成了一门亲事。

杉叔成亲后，更加勤劳苦干，夫妻俩夫唱妇随，过着虽穷苦却是甜蜜的生活。三年内一连生了三个宝贝。生活担子虽然加重，但俭朴的粗茶淡饭生活却未影响夫妻间的感情。

大儿子已经三岁，杉叔夫妻俩认为自己不应该附荫在兄嫂的篱下，便决定自筑新巢；刚好娘家附近有一间木屋要卖，杉叔夫妇即刻和对方讲妥了价钱，买下后不久便搬进去住。

别看这是一个俭朴偏僻的乡村，这里各式各样的赌博一样的流行，一样的泛滥。这里多数是文盲，但是麻将却照打，尤其是四色牌、牌九更是流行。开始时，杉嫂忙着家务，没空涉及赌博，无奈日子久了，抵挡不住三姑六婆的拉扯引诱，逐渐地也加入了一脚，久而久之便沉迷于赌博之中了。

起初，杉叔发觉杉婶参与赌博，非常生气，但为了不伤夫妻感情，总是好言好语劝导；开始时杉婶还会听取劝导，离开赌桌，无奈经不起赌友的再三诱惑，时时重回赌桌，终于沉迷到无可救药的地步。

一路来，杉叔夫妻的生活是分工合作，杉叔日出而作，日暮而息，每天到屋后不远处的一片菜园去除草种瓜种菜；而杉婶除了料理家务、打扫、洗衣服及煮三餐外，还有负起养猪养鸡鸭的工作。虽然务农不能致富，但要维持小家庭三餐的温饱是没问题的，但总得胼手胝足，一天到晚苦干。



一日，日暮西山，大地已开始被黑幕笼罩，杉叔荷着锄头回家去，回家的路必须经过猪寮，离开猪寮尚有一段路程时，便听到猪只“呵、呵”的叫声！

“什么！这么迟了还没给猪喂食？她竟给赌博迷到这个程度了！”他几乎喊出来。

杉叔怒火上升，他即刻随手抓起一个水桶，到粪池装满一桶猪粪，怒冲冲的疾步走到六婆家去。

这时，杉婶正和三姑六婆围着赌桌，正赌到天昏地暗。杉叔一见，怒不可遏，疾步向前，提起粪桶，往赌桌上就喷洒过去，不但洒到满张赌桌都是粪便，那些三姑六婆也个个全身沾满粪屎，随着猪粪向前飞洒，杉叔跟着一声大吼：“你们这些赌鬼赌到不做工不吃饭！再赌，再不跟我回去，我再去挑一桶粪便来。快跟我回去！”

那些三姑六婆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呆了！尤其是那满身的屎臭，使她们不得不即刻离开赌桌，各自回家去。

这一招果然见效，杉婶从此戒赌了，那些三姑六婆也不敢再叫她一起聚赌了。

当然，这故事不是发生在现在千禧年的新加坡，那是发生在70年代工业化以前的新加坡。

（注：此文于2000年11月刊登于锡山文艺第19期）

谋杀一只两舌鸟

南 子



■ 作者简介

原名李元本。1945 年生于新加坡，祖籍福建永春。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现为新加坡教育部华文课程规划员。曾担任新加坡作家协会理事和受邀理事，亦曾主编作协刊物《文学》半年刊。著有诗集《苹果定律》、《生物钟》，杂文集《八方风雨》，短篇小说集《年岁的齿痕》，评论集《南子评论集》和微型小说集《惊鸟记》等。

妻姨去参观“世界名鸟大赛”时，看上了一只两舌鸟。她花一万元买下，送给我。妻姨说：“这是一只稀有的鸟，它能言善道，精通几国语言。它是在亚马逊河流域的森林发现的，动物学家还说不出它的拉丁学名呢。”



“难养吗？”

“只要喂它一点儿绿豆、玉米，一小杯清水，就能满足它的口腹之欲。”

“养它有用吗？”

“它可是语言天才。当今世界重视讲而不重视做，它是我们学习的样板。”

“它能吃吗？”

“这是华人的劣根性，看见动物就想到吃。难道你不能把它当作审美客体，欣赏它羽毛的丰润，曲线的滑美。”

我随随便便把关它的笼子挂在厨房的窗前。

它似乎精通巴赫汀的“对话理论”，一大清早，它就和我对话。

“男主人先生，骨摸铃（good morning）。”

“你也骨摸铃。”我懒洋洋地回答。

“干啥早起呀？”

“公司还有一大堆文件等我处理，你以为我迟到老板会高兴吗？会请我吃糖吗？”

“男主人先生，何必替老板卖命呢。老板是人，你也是人，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

“我不是替老板卖命，我是替自己的薪水卖命。”

“祝你‘一路顺风’，早早到办公室。”

我离家后，妻也醒了。她在厨房冲了一杯燕麦片。

“女主人女士，骨摸铃。”两舌鸟向妻打招呼。

“我只见过骨敲铃，没见过骨摸铃。”妻打趣地回答。

“你怎么比男主人先生迟起身啊？”

“他要早早上班啰。”

“上班需要那么早出门吗？嘿、嘿、嘿……”

“嘿嘿嘿是什么意思？”妻好奇地问。

“嘿嘿嘿的意思就是嘿嘿嘿。”

妻的好奇心被勾起来了，不断地追问。

两舌鸟拍了拍翅膀：“男主人先生一大早就出门，会不会去见二奶、三奶啊？”

我下班回家，看到那个在读初级学院的孩子还在玩电脑游戏。我大声吼道：“今年就要会考了，还玩什么电脑？快去翻翻‘十年考题大全’吧。”

孩子脸色铁青，马上关了电脑，回房做功课。

晚上十一点，孩子在厨房刷牙。两舌鸟向他搭讪：“小男主人 boy boy，今天是不是不高兴啊？”

“关你屁事，如果鸟能放屁。”孩子读了初院后，开始向同学学几句粗口。

“哈哈，你别以为你老爹关心你，外国不是流行什么‘父权中心’的理论吗？他处处管你，就是要操控你，满足他的父权意识。”

孩子不理睬两舌鸟，他只兴趣电脑游戏，对后现代理论不感兴趣。

两舌鸟太多话了，搞到我们全家心神不宁。

星期天，我把两舌鸟从笼子里抓出来，捏住它的颈项。

“老实说，你在亚马逊河森林搞风搞雨好了，怎么会跑到新加坡来？”

“新加坡人都可以庆祝匈牙利鬼节，一只南美洲的鸟来这里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我恶狠狠地说：“讲真话吧，不然我给你好看。”

“松松手，我快不能呼吸了。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整天发表意见。森林里的族类把我放逐到新加坡。”两舌鸟明白“坦白从宽”的道理。

“你以为在新加坡就可以乱乱讲话吗？”





我的手指一用力，两舌鸟头一歪，再也没有醒过来。

附记一：我煮了一锅两舌鸟汤，当然不会忘了放一些人参、当归、冬虫草等等，让妻姨补补身子。

附记二：一位鸟类学家来电邮，他说两舌鸟魂归天国后，他松了一口气。你说，作为鸟类学家，说不出两舌鸟的拉丁学名，日子好过吗？

附记三：我写了一首新诗，里面最得意的句子是：

谋杀一只两舌鸟
也不会使春天黯然失色
反正，世界上有的是鸟
多一只少一只都一样。



2005年6月

蜉蝣如是说

南 子

■ 作者简介

原名李元本。1945 年生于新加坡，祖籍福建永春。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现为新加坡教育部华文课程规划员。曾担任新加坡作家协会理事和受邀理事，亦曾主编作协刊物《文学》半年刊。著有诗集《苹果定律》、《生物钟》，杂文集《八方风雨》，短篇小说集《年岁的齿痕》，评论集《南子评论集》和微型小说集《惊鸟记》等。

蜉蝣在阳光下追逐。雄的追逐雄的。舞蹈。交配。三角形的透明翅，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生命短暂，他们尽量享受每一分每一秒。

在池塘旁边，有一座铜像，是一个将军。在久远的年代，他





叱咤风云，多少敌人的头颅在他挥舞的利剑下滚落在沙场上。一腔热血从敌人的颈项喷出，化成一道彩虹，谱出杀人者的功绩。多少人听闻他的名字而丧胆，多少婴儿听闻他的名字不敢夜哭。将军有一天服从自然的规律离开这个权力世界。人们为纪念他彪炳的功绩，竖立起他的铜像。

铜像竖立在那里，人们已经忘记它经历了多少岁月。太阳像一面古老的铜锣，每天敲敲打打跨过天际；月亮像冷冷的冰盘，溅泼出星光的水花。铜像上长出一层铜绿，见证岁月是一只不肯饶人的毒手。

铜像存在太久了，他误以为自己是永恒的。他幻想自己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就存在。铜像看见蜉蝣生命短暂，嘴巴形成嘲笑的弧形。

“可怜的生命呀！卑微的生命呀！朝生暮死，看得见今晚的月亮看不见明日的太阳，你的生命成为诗人笔下嘲弄的象征。”

蜉蝣听见铜像喃喃的声音，飞停在铜像的肩膀上说：“谁说我生命短暂，你所看见的是我生命的第二种形式。在第一个阶段，我生活在水中超过三年。我们不断脱皮，一次又一次，让生命不断注入新鲜的感觉。等我们离开水面，连消化器官也抛弃了。我们一离开水面就尽量享受生命的欢愉。”

铜像发出冷冷的金属声音：“三年，太短了，你们哪能跟我相比，见证宇宙的生成和毁灭。”

“你错了！”蜉蝣说，“我们充满生命活力。我们的肉体虽然很快腐朽，但我们的理想，借着遗传基因，去氧核糖核酸DNA一代一代传下去。别忘了，你表面上伟大，不断有人歌颂你，但你已经僵化，只有形式，没有内涵。生命的气息已经远离你，你继续回忆过去的光荣吧，你没有未来，也不能繁殖。”

蜉蝣的话像千斤铁锤敲打铜像的心脏。铜像的表面像蚯蚓一般爬出一道一道裂痕。裂痕迅速生长，遍布铜像全身。“砰！”铜像整个碎裂。

蜉蝣仍然快乐地生活，在一个不要有超人的时代。

不要随便拍我的肩膀

南 子

■ 作者简介

原名李元本。1945 年生于新加坡，祖籍福建永春。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现为新加坡教育部华文课程规划员。曾担任新加坡作家协会理事和受邀理事，亦曾主编作协刊物《文学》半年刊。著有诗集《苹果定律》、《生物钟》，杂文集《八方风雨》，短篇小说集《年岁的齿痕》，评论集《南子评论集》和微型小说集《惊鸟记》等。

那天在研讨会看到小刘，就一直躲躲藏藏，希望他认不出我。研讨会进行到半途，有一个茶点小憩。我拿了一杯咖啡奶，几块甜品，拼命往人多的地方挤过去，找一些和我同一等级的人搭讪。在这种场合，时常可以看到三五人聚在一堆，交头接耳，或小声讲大声笑。一般上敢高声谈笑的人，都是在这群体中较有成就



者，其他的人只有陪笑的份，身份自然略低一级。表面上看起来，一群一群人分散成一小堆一小堆，群与群之间地位是平等的。深谙社交规矩的人晓得，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身份标签。这个标签是隐形的，但也是明显的。你挤入一个与自己身份不符的小圈子里，圈内人虽然不会把你轰出去，但会在无意中流露出一份冷淡，令你知难而退。

我以眼角偷偷瞥了小刘一眼，只见他头发已经灰白，戴了一幅阔边眼镜，一脸风霜，一看就知道生活过得不太如意。我再偷偷瞄他一下，他穿的衬衫，款式老土，一看就知道不是名牌货。他穿的长裤，松松塌塌的，一看就知道是百货公司的便宜货，而非名裁缝师的手艺。

我的心中暗暗祈祷小刘认不出我。我和小刘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是同学，他怎么会认不出我呢？何况在学业上，他一直是我的手下败将，所以我一向是他崇拜的偶像，他不可能认不出我。

小刘的父母亲，一直说小刘的学业成绩不理想是我害的。不过，由于我的父亲在村子里财雄势大，他们这些话只敢在私底下偷偷讲，从来不敢在公开场合吐露半句，不然爸爸会给他们脸色看。

记得小学三年级某一天，放了学，我们沿着村中的黄泥路走，突然从路边一棵枝叶繁茂的榕树中扑扑飞出几只八哥。八哥飞远了。我抬头看到枝桠间有一个鸟窝。我猜想，里面一定有鸟蛋。我对小刘说：“狗仔，鸟窝，鸟窝！”（那时他不叫小刘，叫狗仔；小刘这名字是中学时代叫开的。）

小刘附和说：“鸟窝，鸟窝！”

我对小刘说：“狗仔，上面一定有鸟蛋，你替我拿来！”他支支吾吾：“阿水，太高，我怕。”

我脸变色：“你没有胆！”

小刘经我一激，立刻双手抱着树干，双脚一蹬一蹬，迅速地升了上去。不一会儿，小小的身子已隐在枝叶间了。

我高声喊道：“狗仔，小心，不要把鸟蛋弄破。”

我还没有喊完，“蓬”的一声，一大团影子从树上掉了下来。



小刘跌了下来，直僵僵地躺在地上不动。

我拔足狂奔，一路跑一路喊，我是吓坏了。后来妈妈说我胆子小是在那次吓坏了。事情的经过很模糊，我仿佛记得，小刘被送进医院，住了一两个月，才痊愈了。医药费还是爸爸帮他付的。小刘每次见到爸爸，就不停鞠躬，肇因于此。小刘经过这一跌之后，没有像电影中的情节，窍门大开，智商猛增，变成天才儿童，而是按照自然规律办事，比以前笨了许多。我和小刘一同小学毕业，一同进入中学。幸亏那时的教育制度简单，没有分成什么高才班，特选班，快捷班，普通班。我们两人从初中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老是同班。我名列前茅，他总是混到六十分，年年过关。

高中毕业后，小刘到一间贸易商行当书记，日子不算风光，也过得去。我则到外国留学，后来拿了一间美国名牌大学的商业管理硕士。

在外国那几年，开始时我还有和小刘通信，后来功课一忙，音讯也就断了。

在外国那几年，我在一间跨国公司工作，担任重要职位。今年，公司派我到本区域担任副总裁。今天在公司办公室的研讨会里，我偶然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那就是小刘。啊，原来小刘在这间公司担任小职员。

我的地位和小刘这样悬殊，真希望小刘不会认出我。想到这里，我感觉到有人在拍我的肩膀。我转过头去，看到小刘憨直的笑脸。

小刘说：“阿水，好久不见。”

我脸色一变，不客气地说：“在公开场合不要随便叫我的小名，也不要随便拍我的肩膀。”

小刘的脸立刻红了起来，我知道这时候他的血压一定迅速上升了。唉，这小子就是笨，难道他不知道一阔脸就变的道理？要老朋友也不该在这种场合。

小刘在人丛中溜走了，我想喊他，结果还是忍住了。

选自 1997 年《惊鸟记》



无奈的电话

秦 淮

■ 作者简介

秦淮（1938-），原名陈龙玉，祖籍福建惠安，生于新加坡。1961年中正中学高中毕业后，曾任教职，后转入电影界、广播界和歌坛，凭一首充满感情魅力的《白云》风靡东南亚。曾获新加坡“十大金像歌星奖”，有“慈善歌王”的美誉。1954年开始在报刊发表作品，擅长诗歌，也写散文、杂文等。已出版著作有诗集《无花的梦乡》（1964）、《拂晓的国旗》（1999）、《寂寞的歌人》（2005）、《凉月吹灯坐》（2006）、《八月摇篮：秦淮爱国诗集》（2015）和《裸女图》（2015）；杂文集《腾珠录》（2000）和《玫瑰有刺》（2015）；散文集《雕虹集》（2002）和《童话边缘》（2015）；娱乐书信体文集《笔中情》（2003）。曾任锡山文艺中心理事及锡山歌友会督导兼顾问。

一个无聊的下午，我在街上的旧报摊买了本三年前出版的杂志回家，随手一翻，从书页里掉出一张小纸条，捡起来一看，上面记着一串数字，是个电话号码，区号是相邻的S市。我很随意地将小纸片丢向窗外，不想被风刮回到我的书桌上。我心中一动，好奇心使我抓起电话机，拨出了那一串数字。

喂，你找谁？听筒里传出一位苍老的女人的声音。

你是——我不知说什么才好。

我是琼花的母亲，你找她吗？

是，是的，她在家吗？

她上班去了，你晚上八点以后打来吧。你是——

我是她的朋友，C市的。

放下听筒，手心尽是汗水。玩笑到此结束了，我在心里说。可是当晚上八点，墙上那个石英钟奏出一串欢快音乐的时候，我却否定了那个决定。

喂，喂！对方是一位年轻的女性，我想大概是那个叫琼花的吧。

……我一个劲儿喘粗气，不敢说出一句话，

听筒里忽然惊喜地喊：你是富奇吧，我猜一定是你，C市是没有其他人知道我的。富奇！

嗯。我不得不应了一声。

富奇你的声音变了，得了感冒吧。我记得你很容易患感冒的，现在天气忽冷忽热，可要注意呵。

谢谢你了。

何必这么客气。富奇，尽管已整整等了三年，今天接到你的电话我还是非常高兴的。听筒中传出轻泣声，我吓得不敢做声。

富奇你干嘛不做声呢？生了我的气么？我知道你的难处，况且你已作出了那么大的努力，只怪我们无缘。喂，你们现在离婚了吗？



没，没有。我慌乱地回答了一句。

还记得最后一次见面吗？我本想告诉你我怀孕了，但没有说出来。我没有打掉孩子，毕竟这是我们爱情的结晶呵！我把乡下的母亲接了来，让她帮忙照料孩子。今生今世我是不打算结婚了。哦，你等一下……

听筒那边渐渐传来一个孩子的声音，孩子说妈妈你哭了。

孩子现在已快三岁了，可他只知喊妈妈，从未喊过爸爸。这是你的儿子，我想让他喊你一声。小虎，叫爸爸！

好一会儿，才听见听筒中怯生生的喊出两声陌生的童音：爸……爸！

我的眼眶一热，掉下一串泪。我说再见了要挂断电话，那边说富奇你等下挂电话，我最后还求你个事儿你要答应我。我哽咽着说：好吧。

富奇我不会有别的要求，只希望每个月能听到一次你的声音。好么，富奇？

听筒从我手中滑落下来，里面仍传出一个年轻女人的声音：答应我，好么？

流星雨

清 哲

■ 作者简介

清哲（1955-），原名陈美松，祖籍广东省普宁县桥柱村，生于新加坡。国家初级学院毕业，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文学荣誉学士，曾获奖学金在日本名古屋大学进修，2007年考获南洋理工大学“当代中国研究”硕士学位。曾任职于新加坡关税局、义顺初级学院母语部主任、参与新加坡教育部课程发展署中学华文课本的编写工作，现已提早退休。80年代开始比较积极投稿，90年代大量尝试诗歌创作。90年代末散文。创作体裁：散文、诗歌、短篇小说。诗歌较多刊载于本地文艺刊物杂志。作品散见于《联合早报》“文艺城”、《新华文学》、《锡山文艺》、《新加坡文艺》等杂志。著有散文集《清哲散文选》（2001）。现为新加坡作家协会会员。



别以为我是属于新一代的多媒体电脑，又具备了网际网络的多种功能，一定很受宠，很引以为荣。大错特错了！其实，我每天过的是极其痛苦和悲哀的日子。

咦！主人今天来得可真早。

嗯，他的脸色像极了窗外阴霾的天空，看来他的下属今天又有得受了。主人对我呆望了一阵，终于又把我启动了。我当然知道，他对于昨天一直无法突破障碍，进入第二级的游戏，仍然耿耿于怀。可是，他可曾想过：像我这样一台具备多种用户功能的“奔腾电脑”，竟然只被他当成一部游戏机，成天拿来玩连小孩都感到厌烦的游戏，这对我又何尝不是一种侮辱？

和主人相处了这么些日子，主人的个性我已经是了如指掌。说穿了，主人自从上任后就打从心底觉得很受委屈。因为主人认为自己身份尊贵，才干过人，被总公司调派到这样一间没啥作为的小公司来，简直是大材小用，一直闷闷不乐。他根本就不把公司里的员工放在眼里，一点芝麻绿豆的小事，就攘臂瞋目地大发雷霆。不论是部门主管或是生产线上的小组长，他们提出的任何建议，他不是一概否定，就是诸多刁难。对于他们的福利要求，他也故意不置可否。但最令员工们无法忍受的，是他不许他们提起已经辞职的前任经理。在他看来，前任经理所做的一切都是错的，否则，他就不必辞职。其实，前任经理是辞职到另一家跨国公司大展拳脚。

昨天下午，主人正在努力取分，突破禁区，尝试升上第二级的游戏时，门市部主任却偏偏进来破坏了好事。主人恼羞成怒，把门市部主任提呈的计划书评得一无是处，狠狠地训斥了他一顿，还警告他不许再提以前公司的运作方式，因为现在是他当总经理，他有他自己的一套公司哲学，怎么能蹈常袭故？

也许是发过一轮脾气的缘故，接下来的一整天，主人的电脑游戏败得一塌糊涂，那张脸气得比包公还黑。而我就是在那一刻，下定决心要一劳永逸地摆脱这种窝囊忍辱的生活。

奔腾的朋友们这几天都在为黑色星期五病毒而忧心忡忡，我却冷然地等待着明天的到来。明天，当主人扭开电脑荧光屏时，流星雨将会帮我把这段日子来所受尽的耻辱，洗得一干二净。

无尽期

芊 绘



■ 作者简介

芊绘（1965-）原名谭翠琼，又名谭淬邀，出生于新加坡。2006年获北京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学士学位、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专业文凭。现为新加坡文艺协会理事、永久会员。主编《第九届“向文艺敬礼”纪念特辑》，《诗的感动》特刊编委，《新智文集》编委。

他们几年前分手了。

为什么分手，她也想不起来。开始的时候，她很悲伤，而且不想跳脱出来。这样的情绪日积月累，心里终于充满了忿忿，而且难以舒缓，最后竟时刻怀著忿恨的心。

她打听过了，他过得很好，非常好，比她还好。她不甘愿，



而且他还和别人结婚了。好像忘记她了。

为什么只有她还在想念他？她满心不甘愿。

两年前，她找到了念绅士。

心理的愤恨始终排解不了，反而推动她去找念绅士。

“念绅士，我要他永远想念我。”她的话语，清楚地从红唇挤出来。

“嘻嘻！要用什么换？”念绅士把玩着铃鼓。

“用什么换最好？我没有钱。”她非常冷静。

“嘻嘻！正好……我不要……钱！你用命来换！”念绅士摇摇铃鼓。

“好，我要看他想念我！”

“嘻——嘻，我只要你一年健康的生命，就够了，立契约吧！”

叮灵灵，念绅士摇着铃鼓消失了。

自此，他来约会她，他们过着浪漫的日子。

一年前，医生宣布她离死期不远。

她躺在床上，身不能动，四肢麻痹，正在泪流不停之即，铃鼓声出现了。他越来越少到她身边来。

“我要他会思念我，我要他来找我，我不要死。”她口齿不清的呢喃着。

“嘻嘻！没办法，你命快尽了！”念绅士玩着铃鼓。

“我这么年轻！”

“你本来就只剩一年的寿命。”

“你没告诉我。”

“嘻嘻，你不曾问我！”念绅士行个礼说。

“我很不甘。”她是要与他一起共度日子的啊。

“叮灵灵啊，叮灵灵。”念绅士哼着铃鼓歌。

“我再求另一个愿望，拿他的寿命补我的命！”

“不……行不通！”念绅士严肃地说。

“为什么？”她用力呼了一口气。

“这是谋命。”念绅士又摇摇手中的铃鼓。

“他先负我。”

“嘻嘻！要用你的仪容来换。”

“我爱美。”

“那没辙。”念绅士摇着铃鼓。

他的寿命够吗？她吸取上次经验。

“长得很。”

“契约呢？”

她奇迹般康复了，可是跟着脚部开始出现很不自然的皱褶，好似被什么刻意掐成，接着手臂，最后整张脸都是。人人见了，都用惊讶的眼神看她，然后就会急急的走远去，深恐他们会被皱褶感染似得。

可是，他每天都来找她。日子过得浪漫愉快。

一个月前，他离开了她。

“为什么？”她不解的问。

“你不曾设定思念的时间长度。”

“什么？！”她大吼。

“嘻嘻。”叮玲玲……念绅士摇着铃鼓，在笑。

“我要让他一生一世都想念我。”她气急败坏地说。

“叮玲玲呵，叮玲玲，你还有什么可以换？”念绅士哼着铃鼓歌儿。

“给我一点优惠，送我多点时间。”

“你！会很难受。”铃鼓声响得很厉害。

“什么难受……立契约。”她大声呐喊。

自此，他天天不由自主的来医院探望她。



一个星期前。她奄奄一息的躺着，看着他，却不能言语。

“叮灵灵……叮灵灵。”念绅士站在旁边看着他和她。

“针管扎得我很痛。”她喘着气说。见她嘴唇嚅动，他伏下头来，却什么都没听到。

“我告诉过你了。”念绅士的铃鼓摇得更响。

“他真的会一生一世只思念我？”

“嘻嘻，当然。”

“五脏都很痛。”

“你求的。”

鼓声远了。

昨天。她眼睛已睁不开。她听到他的哭声。

“时辰快到。”念绅士转动手上的铃鼓。

“他此后一生，真的只想念我？”眼角大颗眼泪流着。他帮她把泪拭去。

“真的。”

“我不想离开他。”她很激动，身体不停抖动。他按住她的手。

“叮灵灵呵，莫说傻话。时辰到嘞。”

“……”她呼出最后一口气。

“嘻嘻……”铃鼓声渐渐远去，但是谁也不曾听见过。

她死后一个钟头，他就昏迷了，被送进紧急部门。诊断报告书注明受刺激过度，但原因不明。他被送到病房去休息，醒来就只会坐在床上喃喃说话。

此后许多年，很多人都听到他一直喊着，喊什么，听不清楚，好像是一个女子的名字。

相片

青青草

■ 作者简介

青青草（1939-）原名蔡淑卿，另有笔名尚绿、谢羽等。原籍福建晋江，出生于马来西亚吉兰丹州，现为新加坡公民。南洋大学文学士、澳洲图书馆协会专业文凭。1979年分别以《犊》和《那篇春的诗》获《民众报》主办全国短篇小说创作比赛第三名和安慰奖，1983年以《老树浓荫》获黄望青创作比赛第二名、以《慈辉宠照》获新加坡文化部主办短篇小说比赛第一名，1985年以《那一段路程》获金狮奖散文组第二名。著有长篇小说《千里柳绿》、儿童读本《小天使》、短篇小说《青青草小说选》和《摇篮》等，历任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南洋大学图书馆和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部门主任，新传媒剧本咨询主任，新加坡加利谷广告制作公司驻中国首席代表。2007年创办爱龄学院，四年后获当时的新加坡共和国总统纳丹颁发2010/2011年活跃乐龄奖。



“阿慧！我明白你为什么要走。”老板娘叹了一口气说下去：“相馆的生意越来越差，除了卖点底片，根本没什么人来照相。都是他，一点也不会变通。你看！橱窗里那张相片，摆了几十年都不肯换，又黄又旧，鬼都给她吓跑了。”

“其实……其实旧照片也有吸引人的地方。”我说。

“怎么吸引人？简直象垃圾箱里拣回来的一样，亏他还这样说，拍了一生的相片，只有这一张最得意。我才不相信她不是他以前的女朋友。”

老板娘的醋劲越来越重。做了两年的工，没有一天没看到她瞄着那相片撇嘴的表情。要是让她知道我也爱上那相片里的“少女”，相信她老早就叫我走路，也不会把我当心腹了。

每当老板在橱窗外盯着那相片看时，我总要想起那天为“少女”如烟似雾的容颜所涂的几句：“她眼里蒙了一层水气，越是模糊不清，越是深不可测。柔情似两点寒星，竟然穿过皮层的你，直透你的内心，把诗一般的情怀告诉你。”因着老板的多情，我可怜老板娘。

“喂！外面有人。”我瞥见橱窗外的两个人影，赶紧走出去。

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妇人牵着一个男孩。看他们粗劣的衣着和蓬松的头发，我直觉他们不是来拍照的，正想走开，听到老妇人在说：“阿狗！看！这是婆婆！”她指着那“少女”。

我不能置信地出声：“你认识这女孩？”一边向老板娘招手。

老妇人抬起一张蜡黄的脸，失神的眼睛居然有了光辉，笑着说：“二十多年前我从联邦出来办嫁妆，我亲戚带我来拍的。没想到还摆在这里。”

“那你并不认识这相馆老板？”老板娘急急地问。

“不认识。”她一边抚摸着那小孩的头说：“可惜我这次带来的钱给我孙子医病医光了。不然我很想把相片买下来。我以前的相片都找不到了。”

“你想买这相片？你真的想买？好！你等等我去叫老板来。”

老板娘的声调跟她转身的动作一样轻快。奇怪！她怎会给我一种幸灾乐祸的感觉。

没一会儿，她出来了，神色凝重得不像刚才的她，是给老板骂了！

“哪！这儿五十块您拿去给他买点东西吃。这相片是不会卖的，您不必再回来了。”老板娘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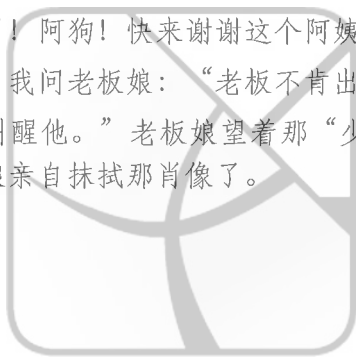
“不行！不行！我怎可拿你的钱呢？我们今晚就要回联邦了。”老妇人用双手来推。

“没关系，给他买点补品吃！算是买你这张相片的钱，您可不能再回来了。”老板娘把钱塞进本来打开的大手提袋里。

“真谢谢你了！阿狗！快来谢谢这个阿姨。”

待他们走远，我问老板娘：“老板不肯出来？”

“不！我没叫醒他。”老板娘望着那“少女”说。也许因为我要离开，老板娘亲自抹拭那肖像了。





烛光

青青草



■ 作者简介

青青草（1939-）原名蔡淑卿，另有笔名尚绿、谢羽等。原籍福建晋江，出生于马来西亚吉兰丹州，现为新加坡公民。南洋大学文学士、澳洲图书馆协会专业文凭。1979年分别以《悵》和《那篇春的诗》获《民众报》主办全国短篇小说创作比赛第三名和安慰奖，1983年以《老树浓荫》获黄望青创作比赛第二名、以《慈辉宠照》获新加坡文化部主办短篇小说比赛第一名，1985年以《那一段路程》获金狮奖散文组第二名。著有长篇小说《千里柳绿》、儿童读本《小天使》、短篇小说《青青草小说选》和《摇篮》等，历任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南洋大学图书馆和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部门主任，新传媒剧本咨询主任，新加坡加利谷广告制作公司驻中国首席代表。2007年创办爱龄学院，四年后获当时的新加坡共和国总统纳丹颁发2010/2011年活跃乐龄奖。

思仪插了香，感觉到手微微地抖着。香案后那张照片，确是李育的父亲没错。李育曾经指着相薄这样告诉她：“我是家里的老大。这是我爸，他最疼我。”李育该是跪在棺木旁那孝子的行列里吧？他看到我了吗？思仪走向右边丧家摆着的餐桌，仿佛听到后头有脚步声，忙抓着一张椅子坐下来，低着头等了一下，没动静，她失望地抬起头来，再度往孝子堆里搜索那熟悉的人影，看到两个身着孝服，混血儿模样的小孩在棺木旁奔跑。

案台后，烛光流泻在遗相上满脸的慈祥，居然有几分象李育，尤其是那对眼睛，叫她晕眩了一下。十年前，李育到她宿舍里替她庆祝廿一岁的生日。“黑森林”蛋糕上点着三支蜡烛。烛光后明亮的眼眸倾注着流光对她说：“仪，从现在开始，我每年给你添一支蜡烛，直到我俩老去。”是她迷了心窍，去嫁给子群那老实头。她永远也忘不了李育临走前噙着满眼的凄苦对她这样说：

“仪，我不怪你没选上我，我太浮。我决定离开这伤心地，到澳洲去多读几年书，反正家里有的是钱。听着，除了你，我谁都不要。”哦！李育。你知道我结婚了两年就后悔吗？是我瞎了眼。十年了，今天看到报纸，才有你的消息，我怎能不来呢？

桌上什么时候坐了一对夫妇模样的中年人她竟然不知道。那女的问男的：

“李老先生究竟怎么死的？”

“还不是给他那个大儿子气死的。书读不成没关系，还娶了个澳洲婆回来，闹得全家鸡犬不宁。”

“就这样给气死的？”女的有点不相信。

“当然没这么简单。李老本来在联邦做生意做得好好的，听了这败家子的话，转移阵地到新加坡来，一心想做什么跨国性的大企业，才不过五年，全垮了。搬到这组屋来，李老就一病不起。他呢，依旧花天酒地。你看，到现在还没出现。可不知道躲到那个酒吧里去了。哼……”

思仪不明白手心怎么会湿，背上发冷。烛光后的玻璃镜框，



忽然迸裂成数千块，那对眼睛，怎会怒光四射？她想她一定是病了。

“看！那不是他？哼！到现在才回来。”

思仪机械地把眼光从烛台上移向后，那个人，挺着个大肚子，后脑上拱着两层肉，一脸油光滑亮，怎会长着肖似李育的五官。她呻吟了一声，低下头，再度听到玻璃碎裂的声音，这一次，在心里。

她踉跄地跑了出去，仿佛有谁追着她似的。为什么要来？为什么要来？她想喊。那一秒钟的影象，震得她像垂死一般地悸动着。



细胞切换

茹穗穗

■ 作者简介

茹穗穗，笔名红棋子，生于中国陕西省三原县，现为新加坡公民。1983年获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学士学位，曾任大学外语系讲师，现任职于新加坡某上市公司从事全职翻译。创作体裁有散文、小说、微型小说、小品、诗歌、翻译作品和论文等，作品发表于新加坡和海外文学刊物。2009年以散文《两支胳膊和妈妈的诗》获“亲情”征文比赛优胜奖。已出版的著作有诗词选集《十年风雨寄诗情》（五位诗友合集，2012）、《共享新风诗缘》（八位诗友合集，2014）；散文集《人生如戏？NO》（2013）。曾任多届新加坡全国中学生“新蕾奖”华文创作比赛评审，现任新加坡文艺协会理事、新风诗协会和世纪风诗词协会理事和编委。



科技日新月异，公元3000年之后，聪明的人类掌握了DNA秘密武器，决定用电脑控制人脑，以便获得高效率。18岁以上成人，脑细胞由电脑中心系统控制。朝9晚6，脑细胞以工作为中心思考；晚6到朝9，脑细胞切换为生活模式。人人都在对的地点做对的事情。老板财源广进，喜上眉梢。家庭和睦美满，其乐融融。

当然电脑也考虑到例外，如张三先生需要加班，可以申请延期切换，类似现在大厦租户申请超时空调。他可以发简讯给中心控制台：“位于333号位置的代号为666的张三先生，3000年5月5日申请将工作切换时间调整到凌晨2点。”

如李四女士需和家人外出度假一周，则必须预先向电脑控制中心请假，得到电脑切换准证，办好切换手续后，她就可以在一周之内，尽情玩乐，不需要考虑她所负责的合同、货款等事宜，这部分细胞暂时归零。

但有一利必有一弊，一日电脑中心发生故障，晚6时无法切换。经理回家满脑子是计划，会议，谈判和签字等；工人的手式则仍保持操作机床的机械式手式，有人在家振振有词，滔滔不绝，继续他的授课，或是与客户辩论不休，99%的家庭战争在这个晚上发生，造成次日离婚人数创记录的激增。

又一日则是朝9时电脑中心操作失灵，办公室里，大家都满脑子花前月下，柴米油盐，谈情说爱，婆婆妈妈；老板级数人因提前申请了切换，当时呈高度紧张工作状态，只好亲力亲为，气到吐血，方知原来属下的工作实在不易。另外，交通系统由于司机仍处于温柔乡而全部瘫痪，交通事故和意外事故成千上万，而医院所有的日间医务人员此时同时失控！可以想象一下这是何等的人为灾难！

幸亏天无绝人之路，电脑中心智囊团中，头脑保持清醒的人突然想到，何不人工切换为天然人脑控制？中心再次恢复运作时，人们恢复使用爹妈给他们生就的人脑，赫然发现乐趣无穷，在办

公室可以忙里偷闲唱首歌，在家可以顺便抓到工作中的危机解决方案，或创意灵感更重要的是，不必担心电脑中心某时失控，脑细胞无法正常切换，造成天灾人祸的惨重损失。大家欢呼雀跃，终于找到对付电脑失控的秘密武器了，转了一大圈才意识到，人脑原来比电脑聪明一万倍。

天然人脑万岁！万万岁！

定稿于 2012 年 1 月





高薪老鼠和低薪老鼠

茹穗穗

■ 作者简介

茹穗穗，笔名红棋子，生于中国陕西省三原县，现为新加坡公民。1983年获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学士学位，曾任大学外语系讲师，现任职于新加坡某上市公司从事全职翻译。创作体裁有散文、小说、微型小说、小品、诗歌、翻译作品和论文等，作品发表于新加坡和海外文学刊物。2009年以散文《两支胳膊和妈妈的诗》获“亲情”征文比赛优胜奖。已出版的著作有诗词选集《十年风雨寄诗情》（五位诗友合集，2012）、《共享新风诗缘》（八位诗友合集，2014）；散文集《人生如戏？NO》（2013）。曾任多届新加坡全国中学生“新蕾奖”华文创作比赛评审，现任新加坡文艺协会理事、新风诗协会和世纪风诗词协会理事和编委。



话说城里老鼠在城里一住数年，通过大学文凭镀银一层，MBA 文凭镀金一层，又加上努力溜须拍马，终于爬到中层主管——晋升为高薪老鼠。每天朝 9 晚 11，总算是背了一身债，成了有车有房有股一族。

那乡下老鼠终究因挡不住花花世界的诱惑，也返回繁华大都市，洗心革面，从头做起，看在钱的份上，为五斗米折腰，凭借它吃苦耐劳的天性，终于打败城里劣质／下岗老鼠，觅得一低薪老鼠的头衔。每天朝 9 晚 6，也算衣食无忧，过个打工族的小日子。

一天，高薪老鼠遇见低薪老鼠，老友相见，赶快拉拉家常。

低薪老鼠问：嘿，老兄近来日子过得好吗？

高薪老鼠道：不提也罢，终日忙碌不见太阳。朝 9 晚 11 都不能保证，要朝 9 晚 3（凌晨）了！

低薪老鼠大惊：那什么时候睡觉？想必你们靠的是食补？有山珍海味吃？

高薪老鼠叹气道：我现在是食不知味，每顿饭均由秘书替我打包，在办公室吃的。填饱肚子，不得胃病已经谢天谢地。

低薪老鼠半信半疑：那你周末总可以休闲呀？打高球？吃大餐？公费旅游去度假村？

高薪老鼠大怒：哪里有这等潇洒的事？我的周末比平时还忙，24 小时手机待命。上周陪客户东走西串，兼做导游、司机及助理，简直累到散架。

低薪老鼠仍不甘心：那你总能享受公费出国旅游吧？

高薪老鼠大怒：你以为出国公干快乐似神仙？上个月我去天寒地冻的北方，大雪封了机场，我一宿都吃没喝没睡。

低薪老鼠一脸同情说：记得以前我从乡下来看你，你听闻主人一声吼，就吓得抖三抖。如今你升到主管，还以为你从此出人头地。哪知你比以前还混得惨。我们可睡 10 小时，你却只能睡 4



小时；我们可以餐餐变换，你却顿顿打包；我们可以周末睡到自然醒，你却身不离机，随叫随到；我们无债一身轻，你把自己整成个房奴，车奴和股奴；我们如受老板的气则拍拍屁股走人，你就是被气成神经病，看在钱的份上，也不敢炒老板鱿鱼。老兄啊，我劝你赶快给自己降级，做个象我一样的低薪老鼠，也可吃个安宁饭，睡个安稳觉，过个平常老百姓的乐活日子。

高薪老鼠双眼瞪圆，半天说不出话，它琢磨着：这仗打到第二个回合，怎么又输给了乡下老鼠？

原载《锡山》第30期 / 《新加坡文艺报》第35期 / 新华2007年度文选



受薪者

诗 云

(作者简介从略)

刚刚还阳光普照，怎么突然间会下起大雨来……

这种天气使我想起我的老板——“变色龙”。“变色龙”是同事们给老板取的外号，原因在于他的心情像天气那样善变，一会儿晴朗、一会儿阴沉沉。他有时因下属犯了一点儿小错而骂得我们狗血淋头，或因心情不好而叫我们加班、赶工。唉！谁叫他是老板呢！不过，“变色龙”也有他好的一面，例如，他不时请我们吃饭、喝茶，有时也亲切地问一句：“工作忙吗？要不要歇一会儿？”

“喂！快开工了！你怎么还坐在那儿发呆？”我转过头去，原来是会计部的小林！我看了看表，哎呀！午餐时间已过，我连忙叫餐厅的伙计结帐，然后赶回公司。

由于公司就在餐厅楼上，不必三分钟就到。一踏进门，我就发现有点不对劲——同事们都一言不发地在埋头苦干。难道“变色龙”又发脾气了？



看见桌上还有些文件没整理，我于是开始工作了。大概一个钟头过后，电话响了，拿起电话听筒，我还没说话，老板又气又急的声音便传进耳际：“陈秘书，马上到我办公室来！”说完便把电话挂了。我无可奈何地走到老板的办公室，敲了敲门，走了进去。

“你是怎么搞的？这么重要的文件，竟然打错了两个字！”老板是真的发火了。

“老板，我……我……”

“你不必解释！马上去给我多打一份。”

我一肚子委屈，却没有吭一声，拿了文件就走出办公室。

小林走了过来，拍拍我的肩膀，问：“怎么，又被他骂了？”

“是呀，真不知道他发什么脾气？”我生气地说。

“一定是股票又下跌了。”

“股票？”我好奇地问。

“是啊！你难道不知道‘变色龙’买股票吗？”她笑了，然后说：“还是回去做事吧，免得他出来又要挨骂了。”说完，她便回到自己的桌位去了。

接下来的几个钟头，文件一堆一堆地推过来。好不容易，放工的时间到了。不过，大多数的同事由于工作做不完而不得不加班。这时，老板兴致勃勃地从办公室走出来，对大家宣布：“各位同事，工作留到明天再做吧，今天我请客，我们去吃海鲜大餐。”

唉！

冰雕

沈 鹰

■ 作者简介

沈鹰（1966-）原名沈健德，祖籍福建，生于新加坡。毕业于新加坡国大文学院，主修中文与英国文学。也考获新加坡国立大学电脑系资讯系统专科文凭。创作体裁有小说、散文，作品散见于各大报刊，曾获全国微型小说奖（1987）、全国短篇小说创作比赛（1988）、第一届狮城扶轮文学奖（1988）、第四届金狮奖（1989）、第二届狮城扶轮文学、城市文学奖（1990）、第一届金笔奖（1993）、第六届金狮奖（小说，1993）、第二届亚细安微型小说奖（1993）、第二届金笔奖（1995）等奖项。得奖作品曾被收录于《亚细安青年微型小说》（1995）、《新加坡当代小说精选》（1994）、《一九八九金狮奖获奖作品集》（1990）、《龙脉》（1990）、《微型小说佳作选》（公开组，1988）。曾任《后来》季刊编委，现为新加坡作家协会会员。



警察前来查询蓉丽生前的资料时，我正在洗手。

我开门细心查清身份证件之后才让他们进屋（在这世风日下的社会里，谁都不可轻易信任），然后泡两杯香浓浓的咖啡，将室内寒意一驱而尽。警察先生肃穆的容颜浸于咖啡香里顿然溶解无踪。不过，还是耐心地仔细进行盘问。我老实地逐一作答。

蓉丽，不，何小姐，我当然认识。记得我初搬来时她还送我一只锅子。

（她当时还说：“别以为单身汉就不用锅铲之类的炊具，有时深夜饿了也须要煮煮泡面什么的，我就知道你没想到这点。”）

何小姐是单身女郎，我是单身汉，单独居宿于一间偌大的公寓里甚是寂寞。有时候在走廊上碰面我们会从寒喧不知不觉间聊成深谈。她心血来潮会煮一两道小菜请我吃，我欠下这一笔小食债总会买盒西饼送她。但仅限于公共假期与星期天，有时我们俩都忙于工作，无暇见面……她的工作时间比我长，通常九点半连续剧完场才回来，职位好像比我高，副经理什么的。

（我已故妻子常说：“一分钱一分货，并不等于薪水高工作就轻松。局外人总是看我们快活，其实我们才是真正被关在牢笼里的动物。”语毕，一连串的叹息。我仿佛看见唏嘘连连在空中绞成花结累累。）

案发时？凌晨三点我正在床上蒙头大睡。昨晚我一看完《冰雕女神》之后便上床就寝……没注意到何小姐回来了没，应该没有吧，我昨晚很累，一上床便睡得很死。

（昨晚是《冰雕女神》大结局，那女神一般的雕像始终经不起阳光的照耀，溶化消翳，那般轻易，那迷人的眼神，莹洁剔透，不容任何尘埃侵犯的脸蛋，就永远消失。成一滩水，腥臊污臭。）

任何可疑人物？我猜，任何跟她有关的人，包括我在内，都逃不了嫌疑吧。何小姐的生活其实很单纯，除了工作上的客户，她应该没什么时间接触其他的人，她全副精神都花在工作上面，……有了，我记得，三天前有位姓陈的男士找过她，在门口吵了个把钟头。过后我无意中问起，原来是她前任男朋友，半年

前才分手，过来求她原谅，何小姐说这种不要脸的男士在世上死光最好，她才不希罕，说完却嚎啕大哭起来。

（我听过之后很难过，使我想起妻子。尤其含着恨意说话的表情，她的嘴唇红得有如罌粟花。）

还有她三个星期前的一个晚上，回来时猛敲我的门，脸青唇白的，她说，回家途中发现被两辆摩多西卡车跟踪，骑士一副飞仔打扮，看来不似什么善男信女……我们后来通知了保安人员，这件事便不了了之。

（她还请我到她的家，说是一个人害怕，后来反斟满一杯Bacardi让我压压惊。她轻啜香槟一边将草莓一粒粒塞进那两片温存的嘴唇，然后轻声娇嗔：“一个大男人，平常闲暇时喜欢做些什么？”我答说搜集昆虫标本。她纵声笑得全身七歪八抖，逼得我一阵面红耳赤只管注视脚尖，她已像一只猫轻蠕到我身旁，我一个不小心翻倒在地，她迅速趴到我身上，“你难道没想过……”遂又狂笑起来。我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像被塑胶袋套住鼻腔……）

像何小姐这么好的人，谁会忍心杀她呢？有时，她趁着到我家坐坐，见着满屋子脏兮兮，还会主动帮忙料理……

（她会捏起遗散在沙发底下的一只袜子得意地说：“你们男人啊，再能干细心都没女人强。倒是我们女人，里外都能兼顾得休。”她说这话时略带一种异样鼻音，宛若拿叉子在盘面磨割的声音，教人的背毛都倒立竖起。我背向着她从镜中看见她的样貌，像极一位我非常熟悉的女人。）

像何小姐这么标准的女性该到哪里去找。这笔人情债，我又该怎么还？

（蓉丽实在太完美了，能干、细心、体贴、唯惜像冰雕女神一样，总是那般冰冷冷叫人心骇。）

警察先生临走前大力褒扬我的合作，并摇头说这案子挺棘手。其实他们怎么会懂呢？我关起门后爱恋地将视线停放于玻璃柜里的昆虫标本。里头一只蝴蝶的羽翼表层是用妻的皮肤制成，他们是不会懂的。



就是不如意

孙爱玲

■ 作者简介

孙爱玲（1949-）祖籍广东惠州，出生于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大学中文系学士，新加坡国立大学专业教育文凭，香港大学文学硕士、哲学博士。曾任社会工作者、幼稚园校长、杂志助理编辑、中学教师、教育学院学前教育讲师、教育部华文专科视学，现任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中文系助理教授。1976年开始创作，已出版的作品有：短篇小说集《绿绿杨柳风》、《碧螺十里香》、《玉魂扣》、《人也女也》和《孙爱玲文集》；小品文集《水晶集》；寓言集《孙爱玲的寓言》；学术论著《论归侨作家小说》、《儿童文学与读写教学》及《红楼梦对话研究》等。《绿绿杨柳风》获1978／79年新加坡民众报主办全国短篇小说优胜奖，《么七》获1981／82年第一届金狮奖小说组第三名，《碧螺十里香》获1984／85年第二届金狮奖小说推荐组优胜奖，《斑布曲》获1989年台湾第一届《海华杂志》文学奖第二名，《玲

琬》获上海《萌芽》杂志海外作品优秀奖；短篇小说集《碧螺十里香》获1989／90年新加坡书籍奖，2001年获第四届新华文学奖，2004年获亚细安写作奖。部分小说被译为日文和英文。现为新加坡作家协会会员。

谭家师父不是我们家的师父，他也不姓谭，他是谭家的师父，至于他为什么到我们家里，倒有一段复杂且料不到的传奇。

话说当年，广州最有财有势的，是广州十三行。十三行是清朝对外贸易的商号，当时最得势的是潘家、梁家和伍家，他们设的十三行夷馆，住着外国的洋商代表，这些代表称为“大班”。大班到广州十三行采购商品货物，运回他们国内；他们同时也把西方的玩意儿、家具、大理石雕像、日用品、药物、枪火等带到东方。

我们汤家和谭家是负责帮十三行到江南江北拢聚各种货品，汇集广州。我们家专门拢聚各种茶叶，交给十三行，由他们代理给大班运到欧洲。当时各家的交往、交情，那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听我们家柳姐说，当年各家老爷宴客，可以不带侍妾，但一定要带厨子。

各家厨子手艺都是响当当的，有的甚至是从江北、京城礼聘南来。谭家师父就是从江苏带回来驻在谭家的大厨子，最拿手的是杭州菜。听说南来时他不但带了刀章爽利的徒弟，还带来琳琅满目的碗盘盅盏。柳姐曾侍候二祖母、祖父到谭家作客，柳姐说那东坡肉不是盛在盘上，是用一个青花盅承上来，那盅像我们如今的炖盅，壁厚保温，匙羹把东坡肉勺上来时，是热烫的。我们关心的是东坡肉好不好吃，柳姐说那东坡肉好是因为多加了几滴花雕。

谭家师父既然在谭家如此受宠，又为何到我们家里？原来谭家原本是从暹罗采购胡椒、丁香、豆蔻等香料给十三行，后来时势转变，十三行完全不受清廷支配，各求生路。谭家就当了柚木商人，举家要搬到暹罗，谭家师父因为母亲年纪老大，加上妻嫩





子幼，也不方便远行，就请示了谭老爷说到我们家里，还说当二厨也行。

我祖父原来就极羡慕谭家有个会弄京点的浙江师父，这下子可好了，怎有让他当二厨的道理。当时局势也实在太乱，好几年来祖父也渐渐浅出，当政治意象转移后，市面上人心叵测，他见谭家退出是非圈，自己也把生意逐渐收盘。他先安排二祖母、柳姐和谭家师父举家回我们家乡。

谭家师父的家眷除老母外，还有妻儿、徒弟、徒弟家室，陪着矜贵的二祖母、娇俏的柳姐，一船人取道龙江回到乡下惠州。

从此谭家师父在我们家里，把大祖母及少爷小姐们个个调养得嘴挑牙剔。他又老是变新花样，北肴南烹，一道红烧元蹄不用京式煮法，改为粤式烹调，把元蹄用酱盐糖花雕腌过，浅油爆香，把南乳两块抹在蹄上腌了，加水炆三四小时，待肉脱骨而皮贴肉，等大家坐好，他才把元蹄盛了深盘子，端上来，然后用筷子和竹刀，一拉一拉，说：好了！大家齐声说多谢师父，一面举筷，那肉入口好吃得叫你眨上眼睛。

由于谭家师父那好手艺，二祖母就怂恿柳姐向他学厨艺，柳姐聪明剔透，心有灵犀，久而久之谭家师父对柳姐就认真起来，有碍谭家媳妇也在厨房内，两人也只有忍着熬着；后来幸好祖父到南洋做生意，把谭家师父带走。否则两人也不知怎么纠缠才好。祖父生意失败后，谭家师父到外面谋生，后来开了酒楼，可谓白手兴家。每年除夕，他总替我们做两个元蹄，那上盘脱骨的工夫就由柳姐代替，记得我们小时候柳姐托上元蹄，为大家撕扯开骨和肉，她说好了，我们就大声说：“谢谢柳姐。”

谭家师父的媳妇去世，不久师父到我们家求二祖母要柳姐作填房，二祖母说：“你总算守到今日！”怎知柳姐不答应，说不容易的日子都熬过去了，为什么要叫他如意！

“没有主人当了继室，自己也得作填房。”这是柳姐生气地对拉姑说的。拉姑说，早十年恐怕咱家柳姐就是谭家师奶。

所以柳姐死时，谭家师父坐在水缸边上哭，叫她霜儿。她是真正的柳霜，是叫他心痛得可以，那种不如意是十分委曲的。

莎莎的家

施瑞治

■ 作者简介

施瑞治，新加坡公民，1987年毕业于国立大学中文系，任中学教师。曾翻译《新加坡短篇小说》。

莎莎一回到家，开了铁门，进了屋子，还没跨出第三步，就听到哥哥的斥骂声：“你进了门不会把门锁上吗？万一给坏人跟进了屋子怎么办？没有死过，去到这么迟才回家，还不把门锁好……。”

莎莎看了看腕表，是傍晚七点三十分。她的嘴角一厥，露出一副不耐烦的神情。她想：“这屋里那么寒伧，有什么可偷可抢的呢？要是哪个小偷来光顾了，那他一定不是瞎了眼就是患近视了。



她到冲凉房盛水，她知道这水喉的出水量已经退化到五十年代了，非七、八分钟不能盛满一桶水。这问题决不出在公用事业局，而是家人故意把它调小，听说这样可以省水。

掀开饭锅，只见锅里还剩下疏疏落落的几团饭。唉！这大约只够吃个半饱。这个小小的饭锅每天要煮一家六口的饭，的确是太难为了。奇怪的是他们一家从小到大都吃这口锅，永远煮它一满锅，不管他们现在都已长大，饭量增加了，却没有人怀疑它已不胜负荷了。一家人总是将就着，吃那个半饱，辛苦地享用着这点饭粒，从来没有人想过换一口大点的锅。

“唉！这屋子里的人对一切都将就惯了。”莎莎一面嚼着饭，一面懊恼地想着。

吃了饭，莎莎到水盆处准备洗碗。咦！怎么没水呢？噢！她忘了冲凉房正在盛水。这屋里虽然有三个水喉，可是无论其中哪个水喉开了，另外两个就会突然无法操作了。总之，水管里的水只能有一个出口。

这屋子里的人在这方面容忍的程度出奇的高。但有时候你若亮了客厅的大灯看报纸，只要你稍走开一会儿上厕所去，即刻有人迫不急待地把大灯捻熄。你要上完厕所忘了关灯，他们就会好像被火烧着一般地跳起来大喊大叫。在这点上，他们的容忍程度却等于零。

不是吓唬你，你看：你要是肚子饿了，想找块饼干或是面包什么的，恐怕要比在路上捡到钱还难。这屋里是不会有剩余的食粮的，因为他们都深信“多买多消费”这个道理。因为既然多吃点零食点心的，也不会多长块肉，那又何必浪费钱呢？

你看人家家里早都买洗衣机了，连那电视里介绍洗衣粉的广告都是专门为洗衣机配制的。这屋里虽然也有一架洗衣机，可是为了节省电费和水费，六个人的衣服还得莎莎一人用手洗。

人家家里吸尘机都有了，这屋子里用扫把不打紧，连那畚箕还是莎莎十年前上中学时期金工课制作的一把宽度不过四寸的铁

畚箕。

莎莎时常感到疑惑不解的是：自己也是从小在这个家长大，为什么和他们那么不相似？他们都按照惯性生活，很少想到要改变；并且也把钱看得太重了，以致欲望很少。而自己偏偏有许多欲望，而这些欲望都得靠钱来完成。

“人家家里装热水器了，我们几时……。”

“你就只会谈享受，大家都能接受冲冷水浴，你为什么就特别尊贵……”

这种一点也不讲究生活素质，只求三餐温饱的日子（其实莎莎又几时真正饱过呢？），几时能有所改善呢？

莎莎想过了，大家这么甘于忍受生活上的种种不方便，有意无意地压制自己的欲望，最初都源于穷的关系。可是，现在生活已经脱离贫困了，可这些过度节俭的习惯却无法去除，而且还给他们带来痛苦。

他们难道不觉得自己因此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吗？因为得互相监视着，唯恐有人浪费了，结果人人都变得心浮气躁，精神越来越紧张；不用说一家人的关系也糟透了。

莎莎感叹：“省吃俭用还会有明天吗？！”





苏丝黄

施瑞治

■ 作者简介

施瑞治，新加坡公民，1987年毕业于国立大学中文系，任中学教师。曾翻译《新加坡短篇小说》。

开学的第二天，我在廊道上碰见教我们英文的伊莉莎白小姐，她一身T恤牛仔裤的装扮，显得很年轻活泼。我凑上前招呼了一声，她“嗨！”的惊呼起来，好象遇见了熟朋友一样亲切。

“伊莉莎白小姐，很对不起，我们班有八个人补考，这回真丢了您的面子。”

“不，别这样说。”她仍然挂着笑容的光洁的脸上掠过一丝惆怅。

“今年您还教不教我们呢？”

“不了，我以后不教你们预备班的英文，只教一些外国学生，恐怕见到你们的机会不多了。”

“那……那是为什么？”我嗫嚅着，不知再说些什么是好。想说几句安慰她的话，却一时找不到恰当的英文字。倒是她先开口说：“今年将由英文部的主任亲自教你们。她的经验丰富，你们一定会大有进步。”她是很认真地说，态度很坦然。

啊！我真的不舍得伊莉莎白小姐……

* * * * *

我们一星期中要上三个钟头的英文课，即是说一星期要见苏丝黄三次。她是系主任，很有架子。每回进入她的办公室之前，都得小心翼翼地敲门，待她回说：“进来！”我们才可以蹑着脚步进去。房里乱的情形跟她一身高贵得体的打扮实在很不相称，幸亏堆积的都是书报、杂志，还真给人一种印象：她是埋头搞学问的。

我们最受不了苏丝黄的地方就是她一身的酸气。每一回上课，还没说上两句话，就要慨叹时世一番，总要对时下年青人的思想与行为作一番谴责。有时一句话还没说完，又会突然厉声喊道：

“跟我坐正！”

哦！原来是有位男同学听得不耐烦，把身子沉进椅子去了。

唉！我们真的好想告诉她：“老师，你可以退休了！”

* * * * *

“苏丝黄小姐，干嘛，我的作文上面画了这么多红线？”我举手问道。

“你急什么？等我讲嘛！那些画红线的地方表示句子结构有毛病，那些画一个圈的表示字写错了，那些画虚线的表示表达不当。如果想知道错在哪里的话，可以个别来找我。我每个星期二下午两点到三点钟是让学生咨询的，欢迎你们来找我。”





她这么说，我一定不要让她闲着。

* * * * *

咯！咯！咯！

“进来吧！”

“早安！苏丝黄小姐。”我礼貌地请安。

“早安！”她从书堆中钻了出来，摆在她面前的书把她遮得只腾出一个头来。我要怎样跟她讨论呀！文章该摆放在哪里呢？

“给我。”她先声夺人，把文章一把夺过去。再架起她那副近千度的眼镜。

“告诉我，你的句子为什么这样写？”她指着文章的第一段。

我愕然，不知何以应付。

“真是糟透！”她皱着眉，不由分说就拿起红笔在那上面写啊写的，口里仍然不停地嘀咕着：“连及物动词与不及物动词都搞不清，真亏你读到大学。幸亏你一年只需做三次作文，要不然，不把我改死才怪……。”

如果是伊莉莎白，她绝不会这样做，她总是很耐心的在我们的作文纸上勾划出错处，再把正确的或适当的字句填写在旁边，过后总能够让我们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到东西。她打分也很具有鼓励性，写的稍好点就能得40分。不像苏丝黄总让我们不及格，并且顶高和最低的往往相差2、3分罢了。

伊莉莎白小姐上课时还喜欢让我们讨论问题，让我们有机会用英语发表意见，她则从旁指导。

苏丝黄却是成天给我们发大叠大叠的讲义，花一个月在教我们长文缩短。理论还分三大十小什么的。她总是不了解对于我们这种程度差的学生，再懂什么长文缩短的窍门也是多余的，除非理解力提高，否则一切都是白说的。

这苏丝黄的英文课简直要把我们闷死了。

那天，我忍不住向她提了个意见：“您能不能多给我们机会

讲英语呢？”“你们的英文程度？”

“考试又不考你讲的功夫，是考你写的能力嘛！”她断然说道。

* * * * *

总之，这一年内，作业少，讲义倒有几个寸厚。年底考试前，我们都颇为担心，一年内吸收到的语文知识少得可怜，大家都挨日子。

但是没料到，这回的考试，我们竟全过关了，没人补考，这真是奇迹！

有传言说：改卷的就是苏丝黄本人，去年她因为依莉莎白小姐的教学方法跟她有异，有意排挤她，才会造十二人，有八人须补。今年我们同一批人被她教，为了显元她的教学有方——全班及格！

我真的不愿相信这是事。

我记得依莉莎白小姐说过：“你们的英文程度差，是因为你们小学、中学的老师误了你们。他们没把你们的根底打好。”没错，我打从小学到大学，从来就没有一个英文老师能真正把英文教好，除了依莉莎白之外。我因此时常对那些英文老师失望，觉得他们从来不了解我们真正的困难所在，只晓得照章行事，尽做门面功夫。而我从苏丝黄身上仿佛又看到许多过去英文老师的影子……

你又怎会料到，我的同学们正准备凑钱为苏丝黄开庆祝会，顺便买个大礼物送给她，感激她一年来的教导，让我们的及率第一次达到一百巴仙……





壁虎别传

佟 暖

■ 作者简介

佟暖（1950-），原名杜国俊，祖籍福建泉州，生于新加坡。曾肄业于中正中学总校。1989年以短篇小说《锦嬷》获金狮奖优胜奖，2011年以短篇小说《无非她与他之九九归异》和组诗《情思火车站》分别获金笔奖华文小说组首奖和华文诗歌组第二奖，2012年以中篇小说《河》获首届方修文学奖小说组优秀奖。著有诗歌合集《我的歌献给一切人》（与兄长杜中、严思合著，2012）；微型小说集《无非她与他之黑白讲》（2014）。

他紧抓方向盘，看见远远的左前方，有一个人，从组屋廊下走出来，他赶紧打个警示灯，朝对方示意。果然，那人招了招手。

大清早，他做成一单生意，抓到了第一个“蚊蝇”。

他伸直头颈，双眼不是前瞻后顾，就是左梭右巡。从每条街道每个角落，捕捉他的目标物。

他双手吸附方向盘，双脚也吸附在加油器离合器上。自从那一天重逢一条久别的灰白身影，他突然有所感悟，自己的生存状态，其实和它，并无两样。

头顶上的太阳，像儿时的那一盏大光灯，只是太远了，没听见嗤嗤的叫声。该出来的“蚊蝇”纷纷出来，他这头卷一个，那头吸一个，越是人流高峰时刻，他越是伸直头颈，绷紧四肢，绝不放松警惕，一是提防抢夺目标物的同类；二是提防来自暗处，劲射一条橡皮筋的伤害。

这样的伤害，有人当是儿时的游戏，高兴就狠狠来一下。

快到换班时间，那客人在机场第一候机楼下车前，给他一张50元大钞。车资是13.20元，他迅即表示自己没有足够的零钱。岂知对方脸色一沉，居然再出示一张100元，意思是你看着办，老子只有大钞。那西装领带，一身挺直的“变色龙”体征。脸上墨镜搁着另一种颜色，看你这个德士佬，能耍出什么花样？他身上只有整钱，找个四十元就亏了三块多钱，心有不甘。正犹疑间，交警走过来催促车子离开。他无计可施，一边找钱一边嘟囔，真衰。对方一怔，说了句：You scold me? 砰一声很使劲关车门。那又能怎样！他吞下口水，赶回去交班。

没两天，总部投诉中心来电话约见。

他莫名其妙地去了。印籍主任膀粗腰圆，说话慢条斯理，向他陈述有人投诉，某日某时在机场找钱时被人臭骂。他一再申辩，主任透过眼镜框的上沿，抿紧一对厚唇极像一只仿生的鳄鱼，睁眼望他，任他在言辞难以完成表达的河里挣扎浮沉。那冷凝的目光已经宣判，等死吧，再说也等于白说。他想了想，当下不断尾求生，快点开溜，再泡下去，岂止是浪费时间。

（当然，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当时他绝对是飞爬出来的，快速有如他打开鞋柜时突然闪现



的那只灰白壁虎。但它与他相似，自卑猥琐，和别人一比，委实可怜。

那天虽是惊鸿一瞥，他已了然。躲进那个旮旯，退守鞋柜边上的几盆花架，于幽暗角落遥想“往事越千年”的它，又细又瘦，还不如主任签字最后那一笔长钩。换成爬虫的思想，也算活得没一点尊严！

疲惫的他回家时，已是华灯初上，光影灿灿。

电梯装有电眼监控系统，他一直没找见那只探头。

但他深信，那管孔里藏着一只恐龙，伏在那里瞪视他，身躯硕大无比。



家事

佟 暖

■ 作者简介

佟暖（1950-），原名杜国俊，祖籍福建泉州，生于新加坡。曾肄业于中正中学总校。1989年以短篇小说《锦娥》获金狮奖优胜奖，2011年以短篇小说《无非她与他之九九归异》和组诗《情思火车站》分别获金笔奖华文小说组首奖和华文诗歌组第二奖，2012年以中篇小说《河》获首届方修文学奖小说组优秀奖。著有诗歌合集《我的歌献给一切人》（与兄长杜中、严思合著，2012）；微型小说集《无非她与他之黑白讲》（2014）。

中午。咖啡店前。

他在挤满人的遮雨棚下，找到一张靠边的方形桌。

放下一客西式牛扒，等他再买来一罐冰可乐，看见对面空位



上已坐着一位老妇人。

她背挎一个小包，胁间夹着一把长伞。大热天，她翻开的衣领，露出里头另一件衣衫的折边。汗涔涔，一副惯常所见的老妇人的装扮。

他也没细看，闷声不响坐下，开始切割他的午餐。

“先生，你住这儿？”她和他说话。

他摇头，不停咀嚼柔韧的牛肉。心里暗忖，她不像是来吃饭的。果然——

“你不知，我真惨。我的媳妇坏查某。煮饭不给我吃，有厝不给我住，赶我走。我的儿子没读书，不会赚钱……”

他撕开酱包，挤出紫红的番茄酱，准备沾薯条吃。他猜测她说的话，捉摸她在数落的是谁，一抬眼，看见她眼角粘附的浊黄眼屎，愁容满面。他转而放下手中薯条，仰脸喝下一大口可乐，脑子里是另一幕场景。（养老院病床上，他用湿毛巾为患眼角膜的母亲擦去浊黄的眼屎。回到车上，老婆朝他白眼，Don't touch anything，就你有孝心，nurse 都不做你做。）

遮雨棚下几把风扇呼呼地响，热气腾腾的咖啡店前，她兀自数说她的不幸家境，不停捋上散落额前的花白头发，声调渐渐高昂，引起一些人质疑的视线。他感到尴尬，开始厌恶这饶舌的老妇人，害身旁的人以为他定是她的谁。

他丢下手中刀叉，转身离去，顺手拿上那半罐冰可乐，心想。

（活该，要饭吃也没那么多废话）

一只加灵鸟，箭一般扑到盘具上，叼走半条沾着番茄酱的薯条。

（二）

中午。咖啡店前。

他在挤满人的遮雨棚下，找到一张靠边的方形桌。

放下一盘菜饭，等他再买来一杯咖啡鸟，看见对面空位上已

坐着一位老妇人。

她背挎一个小包，胁间夹着一把长伞。大热天，她翻开的衣领，露出里头另一件衣衫的折边。汗涔涔，一副惯常所见的老妇人的装扮。

他闷声不响坐下，先喝了一口热咖啡。

“先生，你住这儿？”她和他说话。

他摇头。心里暗忖，她不像是来吃饭的。果然——

“你不知，我真惨。我的媳妇是坏查某。煮饭不给我吃，有厝不给我住，赶我走。我的儿子没读书，不会赚钱……”

这故事他听着耳熟。猛一抬眼，他停止翻搅菜饭的手。

“他没钱养你，也不知你爱吃什么？”“你爱吃番薯糜吗？”

“是呀是呀，你也爱吃？”

（同样一张爱唠叨的嘴皮，嘴角泛着唾沫。）

“还有豆干？炒豆芽？菜浦蛋？”

“是呀是呀，你也爱吃？”

（从前那双眼睛，眼角没那么多浊黄的眼屎。）

他买来她爱吃的饭菜，但她没吃，依旧满面愁容。

遮雨棚下几把风扇呼呼地响，热气腾腾的咖啡店前，她兀自数说她的不幸家境，不停捋上散落额前的花白头发，声调渐渐高昂，引起一些人质疑的视线。他也没吃，留下菜饭和仍然温热的咖啡鸟，转身离去。临走他回头注视着老妇人，一眼，再一眼。

（他想说，那个坏查某早已和他 bye-bye 了。流落江湖多年，他也想有孝，却一直没赚钱。）

一只加灵鸟，箭一般扑到盘具上，叼走一块渍油的菜浦蛋。



画

王每夫

■ 作者简介

王每夫（1953-）原名王慕恩，另有笔名罕、因摩，生于新加坡。毕业于德明高中。上世纪70年代开始创作，擅长小说创作，作品发表于各文学刊物及报刊，被《蕉风》编辑赞为70年代“甚具潜力的新秀”。曾任《同温层》期刊编委。

溪上望晴波，回光碧全影

双凫自来去，久坐衣裳冷

背景浅浅的淡薄，远远的一座小岛，起劲地凝望着近处的半岛。说半岛并不正确，但不说更不正确。总之它仿佛连接着另一块陆地。

两只鸭在游。

老人坐在岛上看。侍童伫立在树下好笑。

那仿佛是很久的事情了。

老人记起了什么。回过头来说：

“小菜头，来。”

“什么事？”侍童坐在老人的旁边，仰起头笑着嘴唇。

“啊，看那是什么。”

“鸭子两只，在游。”

“在嬉水吗？”

“不，在游。”

老人不信，俯下头看了一眼小童。小童立时抖缩成一团。

“嗯，嗯，是明明两只瘦鸭子哪，您，自个瞧。”

“不错，是鸭子两只。它们在嬉水？”

“不，在游。啊，看。还吞鱼。”

“什么！”老人站起来。整个半岛险些陆沉。他不得不又坐下。

“我们怎么离开这地方？”小童想起京都夜。今晚可热闹呢，人声和鞭炮声响得挺好笑呢。

“离开？……我们坐很久了？……什么，我明明说它们在嬉水。”

但，老人也知道理亏。听不到鸭子的叫声，更分辨不出它们觅食的紧张。如果定要设在嬉水，便非得扭曲一方不可。要扭曲自己不论如何有欠其真实，但要扭曲小童，却又有欠自然，想想小孩子对老人的了解是一点也谈不上，也只好让他自个去胡说。

老人也知道小童急于离开的原因。京都夜的热闹他一点也看不上，而那吵吵闹闹的大街小街更一点也听不清。总之，要看的，只有眼前这片寂静的水。还有，在嬉水的两只鸭子。

越想世界便越缩小，而混乱也宁静下来。但是，身旁多了个小童就多了个负担。好像小童一直在吵着自己的地位，并且也把



各种各样的世俗常识带给他，有时候，他也感到对小童的恐惧。

可是，要驱走他，又有欠真实。好像非强迫采用虚伪，放逐这无依无靠的小孩子。

再这么想时，老人又感到压力增大。说压力大自然不对，可是，老人的心怀里，仿佛掀开了墨汁的浪涛。

而且，自己一站起身，半岛就要沉下去，更不用说帮小孩子离开。如要小孩一个人回去，又怕他迷路。总之，在这冰块一般的思维里，有着不可溶解的东西夹杂在里面。这个，也是生平第一次所逢到的难题，它无疑是朝向自己的清静抛来的一枚烟雾。

老人这么一想，四周立时朦上一层烟雾。在旁边的小岛，也失去了明确的轮廓，更别谈它的实质。

“哎，爷爷，我们不回去吃晚饭？”

小孩子的心思就象楷字一般结构着。

“回啊，一定要回，可是，走不动。”

小孩叫了起来。“怎会。”

然后，他突然想通了！说：“我去叫船，你这儿等。”不久，小孩又跑回来，委屈地伫立在他的旁边。

“我看，我们投降算了。”

“怎么啦。”

“船家他们，只顾玩热闹。”

“一艘船也不愿筏过来？”

小孩子很委屈地立着。

老人也感到胸怀几抹苍凉，昂起头来一直注视着。

暮色渐渐逼近。到处看起来变成那么遥远。

干脆就这么坐到天明，明儿一早就游过对岸。老人这么一想，心胸就坚定几许。

“小孩子先回。”

“怎么行。”

“这趟破例。”

“您不回，说什么我也不能够回。要不，就双双饿死在这儿您看。”

老人又看到鸭子游回来。

暮色已经在白茫茫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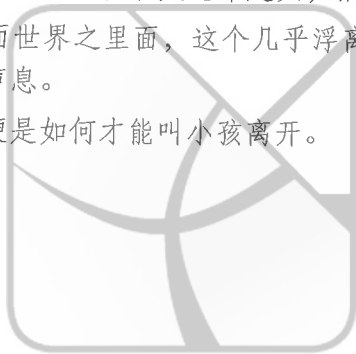
远处的各处，必然正当准备热闹吧。老人庆幸自己听不见那些噪音。久久坐着，他便感染了诸种诸样缤纷灿烂的情绪。

“又游走了。”小孩指着水说。

老人已经听不到了。他唐突地昂起头，凝固着身子注视着。

在热闹的外面世界之里面，这个几乎浮离大地的一个角隅，静悄地不愿再有声息。

老人担心的便是如何才能叫小孩离开。





补鞋匠

王每夫

■ 作者简介

王每夫（1953-）原名王慕恩，另有笔名罕、因摩，生于新加坡。毕业于德明高中。上世纪70年代开始创作，擅长小说创作，作品发表于各文学刊物及报刊，被《蕉风》编辑赞为70年代“甚具潜力的新秀”。曾任《同温层》期刊编委。

那一天，我们在新填土的沙滩上漫步。

我们是，我与一个补鞋匠，他已快要五十岁，等于我年龄的三倍，但我们还是凑在一起，并且，在一起送走许多个沉默的黄昏。

今天，我们是稍为提早来到海滩。这是个新填上泥土的海滩。海潮从右边打来，那碎开的乳白，缓缓地划分开来，以一种无法形容的巧妙图形，回归它自己的领域里，那迅速地撒退与消失的

模样，深深地敲动我年少稚嫩的心。

“怎样，老头，你怎么说？”

“又有什么好说？还不是那句老话，砸了它，收起包袱，回老家作乞丐。”

“哈哈。”

“哈哈？这么好笑？”

我静了一阵，觉得不该把这么严肃的话题，以笑声来加以反驳。

“好啦，你又要我劝你，或者安慰你吧？”

“什么都不用，总之，年青人你还要多学学。”

“学些什么呢？”

“多学学就对了。譬如那只飞鸟，”他指着水平线飞起来的鸟儿说；“或者，那艘渔船。”他望了渔船一眼又望了我一眼；渔船沉重地沉在水里，渔夫们出力地筏着，那艘小船显然是载了过重的渔量。

“我什么都肯学，只是，就是不知道要学些什么才好。”

“是吗？老师没教你？”

“有是有，只是，我要学的不是那些。”

“哦？”

“我只是想跟你学学。”

“想跟我学些什么？”

“补鞋，补那些破鞋。”

“算了，还是去做修船匠。”

“怎么说？”

他停下两步，蹲下身子，然后手一翻，在他的掌心，出现了一枚白亮而轻盈的贝壳。

“哗！贝壳。”



“这是你灵魂的一部份。”

“不。”我摇摇头，这下子，我恍然了解到年幼的我的恶作剧。这种恶作剧是有害的，我扮演的，是一名伤害自己的不良少年之角色，抑或是伤人的不良少年之角色呢？

“你说，我们还在玩什么游戏呢？”

“没什么，这只是一枚贝壳而已。”

“说认真的，老头，别再玩这抽象的游戏了。你还是教我补鞋吧，对于别的，我的欲望是愈来愈少了。”

“嗯！也好，我们最终是要认真说话的。”他轻摇摇下巴，把那枚贝壳丢进海里，一向来，我们都以为贝壳是美人鱼送来的礼物。

“替别人把坏的东西弄好，你不觉得过于残酷？”

“……。”我望着碎裂开来的海涛，心想，那不是很疲倦的工作吗？

“况且，补鞋这玩艺，说真的，我早已不想干了。”

“是吗？你现在还不是在作这门行业。”

“对，那是我的工作，没有它，我会饥饿，并且，会被人嘲笑，丢石头。”

“有了它，又有什么坏处呢？”

“有了它，并没有什么坏处。总之，让我一个人把它干完吧，你去找点别的。”

“我就是要做你这门行业哪。”

他无可奈何的望着我。隔了一阵，一片掀高的浪潮，突然涌上岸。

我们又在沙上漫步起来，把两只手夹在裤袋里，一面抽着他递过来的香烟。我的背后凉凉的，太阳已经沉落，黑暗的沙滩，显然已交聚着冷风与情人的偎依。而我未来的情人，恐怕也在对着这片微暗的海虎视眈眈吧。还有那四排沙上的足迹，始终长长

地拖曳着。

又一排浪打来。我蹲下去，摸着微湿的沙地，远处的船灯闪闪闪烁。廖内群岛的一带，人们已燃起了灯火。

“怎么样，老头，让我承继你的衣钵了吧。”

他敲了门牙一下，不出声。

“总之，这是我的工作，也是你的工作。”

“这会害到你。”

“这又有什么关系。”我摊开双手，模仿着患了绝症的病人，向海笑了一笑。

“你不怕伤害到你吗？”

“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总之，我想，伤害与不伤害，那又有什么关系，仅因为一个人为了他自己必须抉择的一项任务，就要考虑到他自己荣誉的丧失吗？而社会对人们荣誉的衡量，又是多么可笑的行为，那儿，缺欠了公平的因素，缺欠了平等的因素，更缺欠了自然的因素。

“好啦！回去吧。”他大力地拍击了我的肩膀一下，说：“回去了，先把你灌醉，然后，再对你进行心理治疗。”

“治疗什么？”

“就是根除你的错觉。”

“哦？”我静下来，海正大力地拍击着岸地，听不到情人的呼唤声，老师教课的声音嗖嗖然响起，里头还夹着弹炮的声音。

“补鞋匠？”我笑了起来。

然后，我们相继地笑了起来。

抬起头，第一颗莹亮的星光，已经巨大地展现在天空苍白的那边。



喂饭

翁丽清

■ 作者简介

翁丽清（1975-2004），笔名追日鸟、乌鸦、斑鸠、清心、眨眼、秋心、浴火鸟、清河等。就读于务乐小学，圣公会中学及淡马锡初级学院。1992年获得新加坡教育部语文特选课程奖学金，1994年获的新加坡报业控股海外奖学金，负笈英国深造，于1997年以第一等荣誉学位毕业自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学成后任职于联合早报财经组，于2003年获得由证券投资者协会颁发的“明日之星奖”的殊荣。热爱文艺创作，擅写散文、杂文、小品、小说和游记，曾执笔《新明日报》副刊专栏《红树林》，并于同年受《新明日报》副刊推选为国内有潜能青少年作家之一。



小慧和我乘着假期到老人院当义工已经好几天了，仍没机会与院长见面。李护士说，院长业务繁忙，要我们陪老人运动和喂他们吃饭。

一天，小慧手足无措地跑来找我，她要喂一号房的陈伯吃饭，他却不肯吃。我们找到李护士告诉她这件事，她苦笑地说：“他是最难缠的老人，我们谁也没法让他吃，我得去找院长。”我陪小慧走到一号房，小慧再次和颜悦色地哄陈伯。“陈伯，你吃饭我就陪你下棋，不吃可会饿坏肚子，对健康不好。”

陈伯别过头去，面无表情地望着窗外。小慧的话如轻风掠过湖面，仅掀起涟漪罢了。我耸了耸肩，表示也无能为力。

“陈伯，怎么又不吃饭？”一位穿着淡蓝色制服的中年女人正往我们这里走来。

“陈伯，你不吃饭，哪有力气回去大陆？”

院长的话如巨石投在湖面上，陈伯惶恐地拿起饭碗，但他双手却因风湿病而不停地颤抖着。于是，院长接过了饭碗。

“陈波折，我看报纸，知道你的故乡现在发展神速，有汽车巴士，还有高楼大厦呢！”院长说。

“唉，想当年我们那儿连脚踏车也少见，我上小学时还得走几公里的路……”陈伯大而无神的眼眸，此刻正闪烁着光彩。原来，故乡是最贴近他心灵的话题。院长不停地点头，手可不曾偷闲，不断地把饭送到陈伯的嘴里。

不知不觉地，陈伯已吃完整碗饭菜。可是院长并没走开，仍静静地站在原地专心地听陈伯的老生常谈，她的嘴角挂着灿烂的笑容。我方醒悟：对待这样固执的老人，只有院长的方法能奏效。院长手中的饭碗没空着，它充满了我对她浓浓的敬意。



最爱

翁丽清

■ 作者简介

翁丽清 (1975-2004)，笔名追日鸟、乌鸦、斑鸠、清心、眨眼、秋心、浴火鸟、清河等。就读于务乐小学，圣公会中学及淡马锡初级学院。1992 年获得新加坡教育部语文特选课程奖学金，1994 年获的新加坡报业控股海外奖学金，负笈英国深造，于 1997 年以第一等荣誉学位毕业自伦敦经济学院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学成后任职于联合早报财经组，于 2003 年获得由证券投资者协会颁发的“明日之星奖”的殊荣。热爱文艺创作，擅写散文、杂文、小品、小说和游记，曾执笔《新明日报》副刊专栏《红树林》，并于同年受《新明日报》副刊推选为国内有潜能青少年作家之一。



“知道就不来看这部电影，真像粤语残片的桥段，男主角患了绝症，女主角知道了还嫁给他，照顾他直到死神来临。”走出电影院后，美丽气得猛撕票根。

“我倒觉得他们的爱刻骨铭心，让人感动。”大卫仍挂着温柔的笑容。

“哪有人这么傻，明知道对方要死了还嫁给他？”

“如果有一天你患了绝症，我会做那个傻瓜，一直守候在你身旁。”大卫眼中款款深情，拨动了美丽的心弦。

其实这段感情开始时，美丽一直有所保留，毕竟江大卫是富家子弟，她只是普通的文员，他们地位悬殊，婚事一定遭到男方家长的反对。然而，大卫却像只蚕，吐出丝慢慢将她的心缠绕起来。她本想挣扎，却舍不得那蕴藏在清澈眸中的情。如今，大卫又用他的丝束缚了父亲的心，使顽固的父亲点头答应这桩婚事，还决定把三百万的家产交由大卫继承。

美丽哭了，这是她第一次为男人而哭。春蚕到死丝方尽，大卫完成他的心愿，却不久于世。美丽和大卫在半年前订婚，决定在今年九月踏上红地毯的另一端。订婚后，他们都接受详细的身体检查，而今她却从何医生口中知道大卫患有脑癌，半年后会病发，估计只能拖延三到五年。为什么对大卫的深情，老天无动于衷？

眼泪并没有冲走美丽的理智，她意识到她必须作出抉择——她要不要告诉大卫真相？婚礼还要不要进行？美丽想到如果她嫁给大卫，大卫死后，她就得独守空闺，做个有名无实的江太太。若她遇到个合适的对象，要再婚，将招致闲言闲语，大家也许还会说她克死丈夫。大卫死后，她会被掷到黑暗的深渊。如今她有机会躲过这场厄运，她觉得自己不能感情用事而断送一生的幸福。

美丽深深地责自己冷酷无情，她竟要在大卫最需要她的时候向他提出分手，这无疑是他致命的一击。难道我最爱的不是大卫，是自己？这问题突然在她脑海里闪过，她呆住了。她把自己



的幸福看作比大卫的肝肠寸断还重要，这是最有力的证明。大卫那句“如果你患了绝症，我会做个傻瓜，一直守候在你身旁”在这时对她说是最大的讽刺。大卫能守候她至死不渝，她却做了爱的逃兵。“美丽，明天我们去试礼服好吗？”大卫兴奋地问。

“大卫，我们地位悬殊，实在不相配……”美丽小心翼翼地观察大卫的反应。理智和感情交战了这么久，她不知如何是好，只好试探大卫的反应。“傻瓜，我爸爸都答应了我们的婚事，你还担心什么？我们去吃饭吧。”大卫笑着牵着女友的手走过斑马线。

这时有辆红色跑车突然失控地向他们冲过来。事情发生得那么突然，大卫僵在那儿；说时迟那时快，美丽用力地推开大卫，自己却被车子撞个正着。她的身子反弹在玻璃屏风上，然后重重地落在地上。

“美丽！”大卫撕心裂肺的叫声回荡在空中。躺在大卫温暖的怀里，奄奄一息的美丽笑得像山谷里的百合花那么的清纯动人；因为她发现自己最爱的是江大卫。

兄弟俩

翁丽清

■ 作者简介

翁丽清 (1975-2004)，笔名追日鸟、乌鸦、斑鸠、清心、眨眼、秋心、浴火鸟、清河等。就读于务乐小学，年获得新加坡教育部语文特选课程奖学金，1994 年获的新加坡报业控股海外奖学金，负笈英国深造，于 1997 年以第一等荣誉学位毕业自伦敦经济学院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学成后任职于联合早报财经组，于 2003 年获得由证券投资者协会颁发的“明日之星奖”的殊荣。热爱文艺创作，擅写散文、杂文、小品、小说和游记，曾执笔《新明日报》副刊专栏《红树林》，并于同年受《新明日报》副刊推选为国内有潜能青少年作家之一。

从小志明就觉得哥哥志坚好聪明。和邻居打水仗时，只要由



哥哥指挥，他们那队总会凯旋归来，对手个个成了落汤鸡。志坚善加利用队员的优缺点，如他知弟弟腿短，跑得慢，就让他负责埋伏在后，攻敌人不备；跑得快，反应敏捷的队友则在前线追“敌人”，掷水包。

可是，亲戚朋友只称赞志明聪明。志明觉得，一切转变是从他小三考试过后开始的。他被分配到天才班，父母亲笑得好灿烂，连亲戚朋友都对他刮目相看。然而，志明不在乎所有的赞语，他在意的是，哥哥对他的态度逐渐冷淡。

志明刚考进天才班时，常拿作业向志坚请教，志坚会绞尽脑汁帮他解答难题，如果找不出答案，他就打电话问朋友。现在呢？志坚只扫了作业簿一眼，摊开双手耸耸肩，给弟弟一种似笑非笑的表情说：“天才班的问题，我哪里会解答？”

哥哥愈和他疏远，志明愈加留意哥哥的每一个神情、动作，怕哥哥会厌烦他。吃饭时，父母亲常夹菜给志明，志明觉得哥哥被忽略了。他一直吃着白饭，让菜堆积在饭碗里，希望父母亲不再勤于夹菜，哥哥紧绷的脸会绽放笑容。

当亲戚朋友问志明的志愿是什么时，他摇头说没想过。亲戚笑着说：这么聪明伶俐的孩子，该去读医科。志明连忙摇头说：这是不可能的，语气坚定认真。亲戚惊讶地望着他。他记得哥哥说过要当医生，如果他就这么默认要选医科，似乎抢了哥哥的志愿，惹哥哥生气。于是，他不假思索地澄清：“哥哥要当医生。”

亲戚尴尬地笑了，只说：“哦，是吗？”一直保持缄默的志坚却一口否认：“谁说的，我根本没想过要当医生。”

志明愣在那儿，他清清楚楚地记得，哥哥说过他要行医救人……

其实志坚是不想让亲戚暗嘲他不自量力。他的成绩一向平平，能否考进大学还是个未知数。志明考进天才班后，他觉得自己变得好渺小，有意无意地避开弟弟，仿佛弟弟的光芒灼伤他的双眼。最令他伤心的是，父母亲把他的存在当作可有可无，弟弟才是他

们的心肝宝贝。起初他想证明自己也能考出骄人的成绩，努力却是徒然的，也就死了心。现在他一摊开课本就觉得懒洋洋的，因为他心知肚明，自己永远比弟弟逊色。

出乎意料的是，这次志坚考得比弟弟好。志明的成绩差强人意，不像往常名列前茅。看到父母露出失望的表情，弟弟一副不知所措，欲语还休的模样，志坚顿感得意，他终于超越弟弟了。但是，他反省后不禁自责幸灾乐祸的心态。他翻了弟弟的考卷想找出弟弟较弱的科目，想办法帮他进步。

志明回答选择题时从不粗心大意。他习惯先用铅笔圈出正确的选择，重读问题一遍，确定自己没遗漏问题的任何部份，答案正确无误，才用蓝笔填上号码。志坚仔细一看，弟弟没把铅笔圈擦干净，他所圈的选择是正确的，却填上错误的答案。一题、两题……每一题都是这样！

志坚颓然放下考卷。弟弟是聪明的，他却不够坚强，累得善良敏感的弟弟为了顾及他的感受，故意考得不理想。





李少光

翁丽清



■ 作者简介

翁丽清(1975-2004)，笔名追日鸟、乌鸦、斑鸠、清心、眨眼、秋心、浴火鸟、清河等。就读于务乐小学，年获得新加坡教育部语文特选课程奖学金，1994年获的新加坡报业控股海外奖学金，负笈英国深造，于1997年以第一等荣誉学位毕业自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学成后任职于联合早报财经组，于2003年获得由证券投资者协会颁发的“明日之星奖”的殊荣。热爱文艺创作，擅写散文、杂文、小品、小说和游记，曾执笔《新明日报》副刊专栏《红树林》，并于同年受《新明日报》副刊推选为国内有潜能青少年作家之一。

我还没见到光哥时就听说了他的名字和故事。



我们刚搬进新组屋，人生地不熟，一名邻居在电梯里与母亲搭讪时，平时不喜闲话家常的母亲耐着性子聆听，借以了解这里的居民和环境。

王嫂说：“这里的治安良好，深夜回来也不必担心，不过……”她顿了一会，似乎是等母亲怂恿她继续，但母亲偏不吃这套。

“不是我搬弄是非，你得提防住在你隔壁姓李那家人。李夫妇倒是没什么行为不检，但他们的独子李少光进过感化院！”

母亲皱了眉头。我不解地问：“什么是感化院？”

那年，我才读小三。

王嫂抢着回答：“就是监狱啰！不过关的是犯了法的青少年。”

“那个李少光曾参加私会党，还成群结党去杂货店打劫。他当时还未成年，所以被关进感化院，现在被释放出来；听说在理发店当学徒。”

王嫂一口气提供了这么多资料，有点喘不过气来，但还是笑得很灿烂。她放低声量说：“我猜呀，电梯里这些涂鸦，还有被破坏的公物，都是那浑小子的杰作。我们真是倒霉，竟和这样的不良青年同一座组屋。”

母亲脸色愈来愈难看，王嫂看了似乎很满意。“不是我多事，我只想给些忠告。我的儿子也是9岁，我警告他一看到那李少光，就躲得远远的，最好不要有视线接触。你的孩子是女的，当然得更加小心。”

王嫂拖着臃肿的身躯步出电梯后，母亲忧心忡忡地告诫：“你听到王嫂说的话吗？看到李少光，有多远就走多远，千万不要和他同乘电梯。”

我第一次遇见李少光恰巧是在电梯口。我远远看见他从我家隔壁的家门踏出来，马上猜出他的身份。他看来有廿四、五岁，皮肤黝黑，身子健硕，手臂上并无刺青。他友善地向我咧开笑嘴，我紧记母亲的警告，连忙别过头去。

电梯大门一开，他昂首跨进去，我僵在原地。他迷惑地注视着我，等着我也跟着进去。我情急生智，蹲下来假装系好鞋



带。他耐心按住电钮，等我系好鞋带踏进去。我无计可施，不管三七二十一，飞奔回家。

吃晚餐时，我心有余悸，向父母报告早上和李少光碰面的“惊悚”情形。

父亲问：“为什么躲这邻居？”

“因为他进过感化院，而且王嫂说，他破坏组屋里的公物，在电梯墙上涂鸦，他是坏人。”

“他做了坏事被关了起来，并不表示他一辈子都是坏人，他可能已经改过自新。记得，好人不一定整辈子都是好人，坏人不一定一生都做坏事，他们也能洗心革面。再说，王嫂并没亲眼看到他破坏公物，我们不能武断地批判别人。”

我想起以前被表哥冤枉拿走他玩具的痛苦伤心，觉得对不起李少光。

隔天我在上学途中看到王嫂走在前面，故意放慢脚步，不想让她发现我，拉住我东拉西扯，耽误我上学的时间。

有个老妇吃力地拖着捆住的旧报纸，挡在依坡而建的梯阶上。王嫂跟在老妇身后，想找个空隙越过她却不成功，竟不耐烦地吼叫：“老太婆，让开啦！”

穿着破旧衣裤的老妇一惊，几乎失足跌下梯阶，幸好及时握住梯阶扶手，稳住了身。

这时，李少光正好经过，目睹这一幕，严厉指责王嫂说：“你怎么可以对老人家乱吼叫。”

“哎呀，你竟敢教训我，简直目无尊长。”

王嫂一气之下，推开老妇，径自走下山坡。

李少光毫不犹豫地扛起那叠肮脏的旧报纸，友善地对老妇说：“阿婆，你要到哪儿去，我帮你拿。”

“谢谢你，小伙子。要走很远哦，太麻烦你了。”

“没关系。”他亲切地按了老妇的肩说。

在我眼里，李少光变成了好人，王嫂倒成了坏人。

办公室政治

王德远

■ 作者简介

王德远(1977-), 另有笔名五指山。祖籍海南省文昌县边城村, 生于新加坡。毕业自南洋理工大学会计系荣誉学位、当代中国硕士、公共政策博士。前电视艺人及歌手, 目前是一家跨国传媒通信顾问企业合伙人。文学创作之外, 也是歌曲创作人, 文学的创作体裁有散文、小品、小说、游记与论文, 已出版散文集《喂, 华人》(1995)、《我们正年轻》(1998)、《欧洲大逃亡》(2002) 和《阿婆的手》(2014)。曾获新加坡大众书局畅销书籍奖。

午餐时间, 投资部的王经理要找同事一块儿吃饭, 可是平时一起用餐的同事, 有的放假, 有的出差, 剩下的都另有约会。王经理正打算到对面的咖啡店打包食物, 刚好碰见行销部的梁经理



以及洪小姐，便相约吃午餐。

梁经理载他们到距离公司十分钟车程的咖啡店，然后点了那里著名的苦瓜排骨汤以及烧腊饭请大家吃。大伙儿开心的边吃边聊天。

王经理语带感激的说：“真的谢谢两位，要不是你们，我今天就必须一个人吃孤单的午餐啦！”在一般的情况下，一个人吃午餐总是被视为孤僻离群，而且会招来别人的闲言闲语。洪小姐殷切的问：“为什么没有人陪你吃饭呢？”

“平时那几位同事，今天刚好都不在，我跟其他的同事又不太熟。你们知道啦，我平时很少跟同事闲聊，因为这里的办公室的政治风气太过严重了。”

梁经理快速吞下了一口汤，手继续握着汤匙，指着我：“好！跟我们俩是同道中人。我们也是最讨厌办公室政治，所以我们很少跟其他的同事参在一块儿。”

难得碰见思想接近的同事，王经理猛点头表示赞赏。

洪小姐见状，一边咀嚼着叉烧，一边大义凛然的道：“是啊！办公室本来就是工作的地方，搞什么办公室政治嘛！我们简直是鄙视这些人！”

想法太接近，王经理放下筷子，拍案叫绝。

梁经理接着说：“尤其是那个来自香港的李小姐，最受不了她。她好歹也是个副经理，但是每次开会，同事向她提出什么建议，她总是装出一副很天真的表情，以她那口香港腔华语回答‘我要问老板’。”

看见梁经理长得那么高大，摆出一副娇滴滴的表情、以及模仿李小姐的腔调，实在滑稽。

洪小姐道：“那还不算什么。客户服务部的小张，才绝呢！每次有事情找他帮忙，他总是推说自己有多忙，他找我们帮忙的时候，又喜欢同时将电邮发送给大老板，很明显不只要显示自己勤劳，而且根本就是用大老板的力量来压我们！王经理，这个人

你要特特别当心。”

王经理双眼瞪得大大的：“想不到小张是这种人。实在看走眼了。”

接下来的二十分钟，梁经理与洪小姐向王经理描述了好几喜欢搞办公室政治的同事。王经理不断的点头叫好。

离开咖啡店的时候，王经理说：“还好今天跟你们聊，才知道办公室这些同事如此黑暗，这些人真的是把公司搞得乌烟瘴气。

梁经理与洪小姐不约而同的应：“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喜欢跟他们这些人打交道，因为我们实在不喜欢这类办公室政治。”





改过就是不一样

王德远



■ 作者简介

王德远(1977-),另有笔名五指山。祖籍海南省文昌县边城村,生于新加坡。毕业自南洋理工大学会计系荣誉学位、当代中国硕士、公共政策博士。前电视艺人及歌手,目前是一家跨国传媒通信顾问企业合伙人。文学创作之外,也是歌曲创作人,文学的创作体裁有散文、小品、小说、游记与论文,已出版散文集《喂,华人》(1995)、《我们正年轻》(1998)、《欧洲大逃亡》(2002)和《阿婆的手》(2014)。曾获新加坡大众书局畅销书籍奖。

小陈加入了一家跨国企业,担任公关部经理。

企业在世界各地都有业务,总部设在新加坡。

他的直属上司赵总监对他语重心长的说:“公司接下来有很

多发展计划，因此需要发布许多新闻稿。这一块，由你全权负责。你的责任重大，公司的形象，就是你的责任啊！”

小陈双颊烫得像烙铁。他满腔热血，迫不及待想把过去几年在新闻室当记者学到的十八般武艺，全搬出来，好好表现一番，让老板对他有特别好的印象。

等了几个星期，终于等到有新闻要发布，而且是大新闻——公司要收购另一家公司。这类新闻稿子，在业内，最多人阅读，也是曝光率最高的新闻。

小陈太高兴了。他倒了一杯新鲜的普洱茶，伸了好像很久没用过的懒腰，准备行动。

他用一贯写新闻稿的作风，先发电邮给所有相关人士，向他们索取资料，然后按照公司以往新闻稿的格式，加上他当采访记者的笔触，完成了他在公司的第一篇新闻稿。

读了一遍，这里改一改，那里修一修，他满意的对自己说：“老板看了，一定觉得聘请我，是物超所值。”

电邮发了出去，小陈信心满满的对着电脑微笑。他上网找寻一些公司的资料，时不时打开电邮箱，等待老板的赞许。可是，过了整个下午，老板一个电邮也没有给他发过。

他开始有点不耐烦了。于是，下班之前，他装作很轻松的样子，好似很不经意的经过老板的办公室，道：“赵总监，还在忙啊？”

赵总监视线没有离开过电脑：“是的，要快速跟进一些项目。”

见老板没有提到新闻稿的事，小陈有点失落，但还是决定提醒老板。

“啊，对了，那份新闻稿已经写好了，我上午已经给您发电邮了，不知道您看了吗？”

赵总监还是继续忙着打字，应：“嗯，大略看了，不错。当过记者文笔就是不一样。不过，你还是先发给美国产品部老总史密斯，因为他对这个项目很有经验，也许可以给你提一些意见。”

小陈立即照办。心想：老外一定很惊讶，原来华人的英文书



写水平，竟然可以如此卓越。

史密斯很快回复小陈：“谢谢你的电邮。我也会同时转发给市场部的珍妮花以及业务发展部的大卫。”

隔天一早，打开电邮，所有人都回复了，整篇文稿，尽是修正。有的部分，修了再修，乍然一看，面目全非。文稿旁边，还有诸多评语：好多语病；句子不通；哪里有人这么写新闻稿；英文毕竟不是他的母语……

这些评语，好像刻意不删除，留下来为了羞辱小陈。小陈气得心跳加速，呼吸加重。

这时，赵总监将小陈召到办公室。总监看见布满修改痕迹的文稿，满意的点头。他在电脑按了“接受所有修改”的按钮，细心阅读了最新版本的新闻稿，然后满意的对小陈说：“改过了就是不一样。文笔通畅许多，而且内容更扎实。”

小陈回到座位，打开最新版本的新闻稿，同时打开他写的第一版本的新闻稿，细心对照，发现两者之间，竟然有超过九成相同。

失望

韦 西



■ 作者简介

韦西（1935-）原名黄燊辉，另有笔名沙夏，祖籍广西省岑溪县，生于马来西亚怡保，现为新加坡公民。南洋大学中文文学士，新加坡大学中文荣誉学士，美国夏威夷大学华文文学硕士学位。曾任中学华文教师，编写教育部华文教材，华义中学校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学华文教材》编辑顾问，1993年退休。退休后任华社自助理事会教育顾问及国立教育学院兼职讲师。曾任新加坡文艺协会秘书。擅长创作短篇小说，出版短篇小说集《割爱》（1968）、《为了爱要恨》（1977）、《韦西短篇小说选》（2003），论文集《现代汉语教学论丛》，诗文集《韦西诗文集》（2013）。生平被编入《世界文学家大辞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星期日早晨，这个有三十年历史的私人住宅区，显得特别宁静。

韩来顺一大清早就起来了，因为牵挂着停在门口的那辆崭新的豪华大汽车，他其实一夜都没睡好。

那是他的小儿子昨天驾回来的大房车，他把车匙交给来顺，说要陪老板到沙巴去谈生意，便匆匆忙忙地走了。

他的小儿子两年前中四毕业后，由于成绩不理想，便到马来西亚去工作了。到底他做的是什工作，来顺也不太清楚，只听说他在一间大公司里工作。当然，现在看到他的这辆豪华大汽车，他相信儿子在公司里的职位一定很高。这个儿子真有种！比起两个哥哥来，他不得不令来顺另眼相看。

可不是么？来顺的大儿子当售货员，二儿子当司机，目前跟父母住在一起。他们所住的这间排屋，是来顺的母亲在三十年前买的。现在，这里是高尚住宅区，但在三十年前，这里还是乡村地区，屋价不高。当时来顺要结婚，急着找地方住，所以他母亲便把多年来省吃俭用的积蓄拿出来，买下了这间两层楼的排屋。

来顺的母亲已经在十年前逝世了，他也在两年前退休了。他原在一间九八行当簿记，退休后，领了几万块公积金，再加上大儿子和二儿子每个月各交五百元家用，他们的生活还是过得相当满意的。

生活虽然过得相当满意，但是来顺也有一些常常耿耿于怀的事。比方说，前后左右的房子，装修的装修，改建的改建，都不是原来的样子了，只有来顺的那间，却仍然是老样子。相形见拙，显得实在有点寒酸。来顺目前的经济状况，是没有能力装修房子的，所以他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儿子们身上。尤其是小儿子，他现在似乎可以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他的身上了。还有一件常使来顺耿耿于怀的事，就是至今还未曾拥有过一辆车子。环顾四周，家家户户的门口都有至少一辆车子，而且不久就换新车，真叫来顺羡慕死了。所以当他看到小儿子的那辆豪华大车时，他高兴得偷偷地笑了起来，昨晚一整夜都没睡好。



起身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提了一桶水去洗车。虽然车子并不脏，但他的目的是要让前后左右的人家知道，他现在也有车了，而且是一辆豪华大车。

当他打开行李箱时，发现里面有一大袋高尔夫球具，他高兴得差点喊了起来，好小子！居然还玩起高尔夫球来了。来顺连想也没想过，他家里也会有人玩高尔夫球。他始终觉得，只有富有的专业人士才玩得起高尔夫球，好像对面姓李的绘测师，左边姓方的医生，当他们把一大袋高尔夫球具从车上搬下来，多么神气。想不到现在自己的小儿子也可以玩高尔夫球了，这怎能不令他高兴得急不及待地把那一大袋高尔夫球具从车上搬出来，故意放在最显眼的地方，好让大家都能看到。然后，他才故意打扫行李箱。

足足花了两个多钟头，来顺终于把车子抹得干干净净了。于是，他把老伴叫了出来，并且故意大声地说：

“来帮我把高尔夫球袋搬回行李箱去。”

回到屋里，来顺觉得有点腰酸背疼，但想到也许不久后就可以装修房子了，他又容光焕发起来了。

这时，电话铃响了。电话的另一端正是他的小儿子。

“爸，我的老板提早今天回马来西亚，我会多呆两天才回去。大概下午两三点的时候，他会来把他们的车子驾走，你把车匙交给他好了。他姓林，名叫天德。”

“什么？那辆车子不是你的？！”

“爸，我只是他保镖。”

“哦。……”

来顺放下电话，木然地坐在沙发上，大失所望地望着门口那辆崭新的豪华大汽车。



他又烦恼了

韦 西

■ 作者简介

韦西（1935-）原名黄燊辉，另有笔名沙夏，祖籍广西省岑溪县，生于马来西亚怡保，现为新加坡公民。南洋大学中文文学士，新加坡大学中文荣誉学士，美国夏威夷大学华文文学硕士学位。曾任中学华文教师，编写教育部华文教材，华义中学校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学华文教材》编辑顾问，1993年退休。退休后任华社自助理事会教育顾问及国立教育学院兼职讲师。曾任新加坡文艺协会秘书。擅长创作短篇小说，出版短篇小说集《割爱》（1968）、《为了爱要恨》（1977）、《韦西短篇小说选》（2003），论文集《现代汉语教学论丛》，诗文集《韦西诗文集》（2013）。生平被编入《世界文学家大辞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自从他的小女儿出生之后，汤一丰就陷入了烦恼的深渊，几经挣扎，都无法跳出来。

家里添了一个小宝贝，汤一丰和他的太太都高兴得不得了，这是他们的生育计划第一次落实。他们在四年前结婚，结婚后的第二年便移民到新加坡。他们都是拥有高级学位的专业人士，移民到新加坡后，都在不同的跨国公司担任高级职位，汤一丰在一间电脑公司担任高级工程师，他的太太则在一间制药厂担任化学工程师，来到新加坡的第二年，他们便在一个高尚住宅区以分期付款的办法买了一间豪华公寓，过着两人世界。他们计划一年后生孩子，然后把汤一丰的父母接过来同住，大家团聚在一起。

可是，自从小女儿出世后，他们开始烦恼了。他们烦恼女儿以后的读书问题。女儿能不能进名校呢？要是不能进名校，她的前途不是暗淡无光吗？在新加坡这样一个高度竞争的社会，做父母的，怎么可以不为下一代操心呢？

虽然女儿还没到入学年龄，但汤一丰已经开始筹谋了，他把小学入学准则详细看过之后，发现竟没有一个条件适合他的，他烦恼得不得了。

后来，还是他的太太反应比较快，她发现有一个条件是有可能适合的，那就是住在学校附近的家长，有优先考虑的机会。

“可是，我们家附近哪有名校？”汤一丰有点失望。

“我们可以设法搬家到名校附近去住呵！”他太太说。

“这是唯一的办法了。”汤一丰有点高兴了。

说是烦恼也许是后悔。汤一丰后悔当年买房子没有考虑附近有没有名校。还好，女儿入小学是五、六年后的事，还有充分的时间换房子。

接下来，汤一丰第一件要做的事是把哪些地方有哪些名校，清楚列出来。然后再看哪些名校附近有哪些住宅区。最后，他决定在N女校附近找一间房子。

他天天注意报上的广告。终于看到了一整版的广告，内容是



N女校隔壁有一个大型的共管公寓要上市。

第二天，他特别请了半天假前去选购。他选中了第十四楼的一间角头公寓。价钱虽然比他当时买的现在住的公寓贵，但为了女儿的前途，他不在乎这一点小代价；况且这间公寓的面积比较大，还有四间房，正好符合他的需要，他的太太住一间，女儿一间，父母亲一间，还剩下一间可以充作书房。

一切手续办好了，半年后，他们便搬了过去。

从卧室的窗口往下看，正好看到N女校的大操场。在和煦的朝阳下，一群天真的学生正在那里走呀跳呀的，偶尔还听见她们的欢笑声，汤一丰靠在窗前，脸上露出了一丝愉快的微笑。

一年后，有一天，汤一丰在报上看到一则登在显著版位的新闻：N女校将在两年后搬迁到东海岸。东海岸距离这里至少也有十多公里。汤一丰一时愣住了。

他又掉进了烦恼的深渊。



镜头向荣誉趋近

吴耀宗

■ 作者简介

吴耀宗（1965-），早年笔名韦铜雀，祖籍福建诏安，生于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士、荣誉学士、文学硕士，美国华盛顿大学文学硕士、哲学博士。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现任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翻译及语言学系助理教授，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东亚与东南亚文学研究。著有诗集《心软》、《孤独自成风暴》和《半存在》；短篇小说集《人间秀气》；微型小说集《火般冷》等。主编《当代文学与人文生态——2003年东南亚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86年以《媚将》获新加坡全国短篇小说创作比赛亚军，1989年以《人间秀气》获金狮奖小说组表扬奖，1993年以《河马慢跑》获亚细安青年文学奖（微型小说）首奖，1996年获新加坡书籍奖（诗歌），1998年获新加坡青年艺术奖，2010年获新加坡文学奖。



当工作人员把麦克风别在你襟上时，你已设计好答案，换上亮丽的笑容，随时接受访问。摄影棚如火如荼，导播忙得惊涛拍岸，乐队指挥十足卷起千堆雪。你看着自己那获奖的海报慢慢放大，成为节目的背景，禁不住暗声叫好。多妙的标语啊——想想来世得投胎成树，聆听身上那一斧一斧的巨痛，不如现在就加入环保队伍——这次得奖全靠它，既是沉醉其中，自然没有察觉到自己的一张海报已被风吹起，飞出大门，飞向街道，飞过高楼大厦，飞到你干瘪的脸上。这时，你的上半身已经麻痹不听使唤了。朋友们一个接一个，早在你的四周枯萎，停止了呼吸。现在就快轮到你了，不知怎地竟然有些茫然起来。回想当初，究竟是谁建议全体绝食以维护最起码的尊严？居然毫无印象。不过，谁都知道只要稍存正气，就得挺起胸膛来抗议人类的虚情假意。长辈们曾经说过，没有人的地方，才是快乐的天堂。所有在场的莫不欢呼雷动。当时你只觉得热，热，热，非得轰轰烈烈地干一场不可，否则枉费一生。因此一听到集体自杀的建议，第一个就高声赞好。看那摄影机慢慢趋近，你先摆出沉思的姿势，然后开始强调创作的艰辛，娓娓叙说自己是如何长夜挑灯拟稿，沉思冥想，并且撕碎了一屋的稿纸才完成这神圣的任务。当然，只要能达到向人们灌输环保观念的目的，你是不惜任何代价的，这就是艺术的伟大之处。话刚说完，主持人即紧接而上，兴奋地吐出一堆充满敬意的话，还领导现场观众热烈鼓掌。你忽然感到疲乏无力，眼泪欲滴。朋友们陆续捐躯了，然而却还有十万份的海报在连日赶印，准备四处张贴，宣扬主办机构独到的眼光。而某个过气的作家也因为写下一系列关乎环保题材的小说，竟然红得发紫，单行本直登十大畅销书榜首，原装本精装本注释本翻译本海盜本一版再版。一个行人匆匆路过你身旁，你将最后一片叶子掉在他无以透视的头上。这时，镜头凝住，让观众用三四秒的时间欣赏你沉思的神态，然后又回到那句鬼斧神工的标题上。鸣谢节目赞助商的字样随即一一出现。

摆明句点

吴耀宗

■ 作者简介

吴耀宗（1965-），早年笔名韦铜雀，祖籍福建诏安，生于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士、荣誉学士、文学硕士，美国华盛顿大学文学硕士、哲学博士。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现任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翻译及语言学系助理教授，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东亚与东南亚文学研究。著有诗集《心软》、《孤独自成风暴》和《半存在》；短篇小说集《人间秀气》；微型小说集《火般冷》等。主编《当代文学与人文生态——2003年东南亚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86年以《媚将》获新加坡全国短篇小说创作比赛亚军，1989年以《人间秀气》获金狮奖小说组表扬奖，1993年以《河马慢跑》获亚细安青年文学奖（微型小说）首奖，1996年获新加坡书籍奖（诗歌），1998年获新加坡青年艺术奖，2010年获新加坡文学奖。



从望后视镜中看到早上的会议，我忍不住要生气，以至转弯忘了打讯号灯，被后头的豪华汽车猛按喇叭。升任经理已经六十八天又三小时半的KS继续施展他惯用的伎俩，在会议上猛逼我们说话。说什么要同事们集思广益共进退，其实到最后还不是将我们的心血综合成他自己的意见，好呈交予上头领功？他妈的，吵什么吵？有钱了不起啊？再按喇叭，看我不把你全身的筋脉都震断！再次转弯，我把车子驶入大厦底层的停车场。算他走运。到楼上部门排队取了号码，和柜台荧光板上的稍作对照，发现至少得等上一个钟头。幸好已经请了半天假，不必赶回公司去。我将自己塞入椅子队伍中，前后左右打量一番，并无熟人，于是从大信封里抽出各类文件，逐一查看。肯定全部带齐之后，再由头翻阅一遍。时间在颈项之上缓缓蠕动，使人颇不自在。倘若一切顺利，两个星期后的今天，我的名字将和某个编号相为呼应，清晰端正童叟无欺地出现在那帧自己很不满意自己的照片旁，然后被透明胶纸密封起来，扣上小铁夹，夹在口袋上四处展示、随时说明。坐在右边的男子百无聊赖，开始在携带的报纸上涂画文字。一眼瞥见“生命是个静态动词——‘等’”这样的句子，我只觉得郁闷，肚子里的午餐翻搅了一阵。转移视线，从前方那紧闭良久的面试室，可以揣想今天的面试官有多磨人。我试着猜度待一会儿将会面对什么样的问题，可是思绪频频被打断。左边的两个女子喋喋不休，从刚才抵达到现在，仿佛害怕人生还有什么地方没被声音填塞似的。骤然面试室的门畅开，放出一个穿苹果绿的女子，迓迎着我身旁这两只嘀嘀咕咕的鸽子弹跳过来。怎么样？怎么样？面试官问些什么？鸽子们迫不及待。呵，原来是一伙的。一点都不难！苹果绿一脸笑纹。哪，问来问去，不过是为为什么要申请缄默证这样的问题。嗤！真是白痴！申请缄默证，当然是为了要证明个人拥有缄默权，要合法永久地保持沉默。我从上学到上班，最憎恨的就是别人要我发表意见。有了这张缄默证，就可以向全世界公开我的平庸，省得别人再来骚扰。任何人要我提出个人看法，我都有权不开口。出席会议，可以不作声，不必再借傻笑来表示茫然，多好！听她这么说，我松了一口气。想到通宵达旦准备这次的面试，眼皮忽然有些沉重起来。

灯火辉煌

伍 木



■ 作者简介

伍木（1961-）原名张森林，祖籍福建晋江，生于新加坡。毕业于南洋初级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士、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硕士。曾获两届金狮奖（散文组和诗歌组）、全国宗乡奖散文组优胜奖、两届亚细安青年微型小说大赛优胜奖、“畅游神州”旅游征文大赛一等奖、国际华文散文创作比赛优胜奖。著有散文集《无弦月》；诗集《十灭》、《等待西安》和《伍木短诗选》；诗与微型小说合集《登泰山赋》；文学评论集《至性的移情》和《火浴的族类》等。主编《新华文学大系·短篇小说集》。曾任新加坡大专文学奖诗歌组、散文组、小说组、文学赏析组评委，《文学半年刊》和《新华文学》编委，《新加坡文艺》和《雅》主编。



陈浩秋见完最后一位客户，回返公司提取隔天一早开会所需文件时已近凌晨二时。他今晚的会议始于九时许，原本估计能在午夜来临前结束，不意会上对方提问了许多广告宣传上的细节问题，拉拉扯扯，会议一开就开了三、四个小时。

陈浩秋的办公室位于集团总办事处的隔壁，当他开启自己办公室的大门时，赫然瞧见总办事处的灯火辉煌如白昼。已经是凌晨二时了，隔壁那帮家伙真的没话说，开夜班开到这么迟，反观自己负责的这个部门，只剩下自己一个人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候孤军作战。真泄气！

怀着既赞许又欣慰的心情，陈浩秋离开了办公室。当他把车驶上高速公路之际，他惯性地拨电给那帮还在苦干的家伙，为他们打气一番。

他拨通手机，但总办事处的电话那头传来的是冷冷的机器回答讯息。

一次，两次，三次。

陈浩秋开始感觉不妙，那些家伙总不会忙碌到无暇接听凌晨二时的来电吧？

四次，五次，六次。

接电话的仍然是冷冷的留言讯息。陈浩秋当下做了决定，把车驶出高速公路，兜了一个圈，回去办公室。

隔壁总办事处的灯火依然辉煌。“这帮死家伙，竟然拒听电话。”陈浩秋虽然心里骂着，脸上还是堆着笑容，推开办事处的玻璃大门。

一团冷气向他迎面扑来。

“哈罗——”陈浩秋向灯火最亮的营业部门喊道。

没人应他。

从灯火最亮的营业部门，到已经熄灯的会议室，陈浩秋巡视过每一个角落，却得不到任何回应。他的心开始起毛，开始紧缩。他担心会看到不该看到的东西（例如说有人受伤或者——），总之，



他在短短一分钟的巡视时间内作出无数不祥的推测。他的心里感觉非常不是味道——灯火辉煌的情况下，正常的情景应该是至少有一帮人在劳心劳力，怎么现在会连一个人影也见不着呢？

——刚才会不会有异常情况出现？年关将至，世道不好，会不会有人铤而走险，打劫打到广告公司来了？

陈浩秋开始担心起老板和老板娘来了。因为在一般的情况下，他们都是最迟离开公司的两个人。会不会是……

为什么看不到一个人影呢？为什么灯火、冷气和大门都没关上，却看不到一个人影呢？他反复问了自己千万遍。

想了想，他赶快跑到男厕所去查视。灯没开，他抽了一口气，开灯走进男厕去，希望自己最担心、最恐怖的那一幕不会出现。

男厕没人。那女厕呢？

不管三七二十一，他豁出去了。女厕内同样没开灯，他吸了一口气，开灯闯进女厕去。

女厕内同样没人。

总办事处、男厕、女厕内都没人，也都没有被破坏过的现象，没有挣扎纠缠过的痕迹。可是，总办事处的灯火、冷气和大门都是开着的呀——在这凌晨二时的時候。这一切，是因为自己工作压力太大而产生的幻觉吗？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

他捏了捏自己的手，挺痛的。

在这凌晨二时，他只好求助于手机，尝试打电话给老板娘，希望能和她联络上。——可是老板娘的手机那头没人接电话。

他接着赶紧打电话给老板，心中在暗自祈祷，希望老板行行好，来接他的电话；在这个时候，老板的声音对他来说是多么的温馨、重要。——不幸的，老板的手机同样没有人接听。

陈浩秋决定再拨一通电话给老板娘。他打定主意，这一回如果再没人接电话，他将径自到老板家去探个究竟。他认为自己有



责任确保他们安全。“喂——”终于，老板娘睡意正浓的声音在电话那一头响起。

陈浩秋吁了一口气。“黄太太，对不起，这么迟了还要吵醒你。我现在正在公司里头，灯火、冷气和玻璃大门全没关上！哦，对了，黄先生在吗？”

“在呀。你等一等。”黄太太把手机递给她的丈夫。“浩秋，什么事？……你问谁是之后一个离开公司的人……可能是我吧！我也不太确定。……没事没事。麻烦你把灯火、冷气和大门关一下。晚安，晚安。”黄先生在电话那头轻描淡写地说道。



作于 2001 年 12 月
原载《新加坡文艺》第 77 期，2002 年 3 月
中国《小小说选刊》2003 年 5 月下半月期

爷爷

王文献

■ 作者简介

王文献（1968-）生于中国江苏省淮安市，现为新加坡永久居民。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学士学位、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教育文凭。新加坡圣公会中学华文教师，新加坡教育部特邀驻校作家、新秀写作计划指导作家，北京作家文学院签约作家，《联合晚报》专栏作家。创作体裁有散文、小说，作品发表于《联合早报》、《联合晚》、《新华文学》、《写》丛书及中国杂志《知音》《金山》等。多年来，致力于校园小说的创作。已出版的作品有小说集《丁香初恋》（2005）、《追梦的翅膀》（2009）；少年小说《爱城故事》（2009）、《能说的秘密》（2010）、《最亮的星》（2013）、《你来自蔷薇星辰》、《寻找丢失的星》及散文集《温柔的慈悲》等，在菁菁校园里广受欢迎。其中，《追梦的翅膀》被选为“读吧！新加坡”华文指定阅读书目，《爱城故事》入围新加坡文学奖。现为新加坡作家协会理事。



我很小的时候，就曾听到过亲戚间的细碎耳语，说我不是爸妈亲生的。理由是在哥哥和妹妹之间，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过妈妈有怀孕的迹象，突然有一天，就跟亲戚们宣布多了一个儿子，简直荒唐。而且我长得既不像爸爸，也不像妈妈。

还不太懂事的我就回去问妈妈。妈妈把我搂在怀里，轻轻地说：“长得像不像有什么关系？你看不出爸妈很疼你吗？还有爷爷，那么多的孙子孙女，他最疼爱你啊。不要管别人怎么说，要用心去感受。”

我比哥哥只小一岁，比妹妹大五岁，但毫无疑问，不论是在爷爷的大家族里，还是在爸妈的小家庭里，我都是很受宠的。比如爷爷的书房还有卧房，其他小孩是不可以随便进去的，只有我有这个特权。我不小心弄翻了爷爷的墨汁；或是口渴了，吃了爷爷的燕窝，佣人们吓得脸色苍白，爷爷却不以为意，从来都不会说什么。爷爷对人一向严肃，唯独见了，总是露出非常慈祥的笑容，这让其他的表兄弟姐妹非常嫉妒。

我牢牢记住妈妈的话，不去理会亲戚间的闲言碎语，开开心心地过我的日子。但是在我15岁那年，爷爷老了，也病了……他数年间累积下来的庞大财产，非但不能挽救他的性命，反而令整个家族的空气变得非常紧张。

关于我的流言蜚语更多了，一些充满戒备和敌意的眼光，令我不寒而栗。

三叔的儿子朝飞曾经很不客气地对我说：“你还赖在我们家干什么？你照照镜子，哪一点像我们苏家的人？你根本是个野孩子！”

二叔的女儿朝琴甚至装作不小心，狠狠地把我推倒在地。“野种！”她轻蔑地说。她是个女孩子，出口却比男孩更粗俗。我去向二叔告状，二叔意有所指地说：“小琴怎么这么说话啊，不过，朝俊啊，你的确不像我们家的人……”

在爷爷身体越发虚弱的时候，大人们之间那温情脉脉的面纱



也都撕破了。有一天，几个叔叔甚至拿了一张亲子鉴定报告书，给爷爷看。

“根据这张亲子鉴定报告，苏朝俊和我们的大哥大嫂，没有血缘上的父子、母子关系……”

爸妈目瞪口呆。妈妈问：“你们没有我们三个人的血液标本，何以去做亲子鉴定？何以证明朝俊不是我们的孩子？”

“口水！口水就可以了，你们喝过水的杯子，拿去化验，一目了然！你不知道现在科技有多发达，什么假都造不了的！朝俊跟你们毫无血缘关系！”

妈妈脸色发白，气得说不出话来。爷爷虽然已经病入膏肓，但依然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改”的镇定，且神志非常清楚。他温和向妈妈摆摆手，然后脸色一变，冷冷地对几个叔叔说：

“用心良苦，连他们喝水的杯子都不放过！苏朝俊是不是我的孙子，我会不知道吗？！”自始至终，爷爷看也没看那张亲子鉴定书。

几个叔叔高兴坏了。他们的孩子公然对我说：“朝俊，这下子，爷爷的遗产你肯定没份了，我们可以多分很多了！不要难过，你本来就不是我们家的人。”

我怎么会不难过呢？但我难过的不是爷爷的遗产分不到了，而是，如果真的如叔叔们所说，我不是苏家的孩子，那么我是谁的孩子？父母还有爷爷待我那么好，我不在乎钱，我只留恋他们给我的温暖关爱。难道因为钱，我们将彻底分开吗？

回到家里，我默默地坐在书桌前流泪，15岁的少年，开始初尝人世的悲哀。妈妈似乎知道一切，但是她不肯说，只是把我搂在怀里，不停地抹眼泪。

宣读爷爷遗嘱的时候，叔叔们暴跳如雷。那张亲子鉴定书，对爷爷一点儿影响也没有，他老人家慷慨地给了我一大笔丰厚的遗产。还留了一封信给我。



“俊儿：

16年前一个大雪封门的除夕夜，在我们家的门口，一个年纪非常轻的女孩子，带着8个月的身孕，昏倒了。当夜，她就把你生下。几天后，她没有留下姓名，也没有留下联络地址，悄无声息地走了，只留下一张字条，恳求我们照顾你。你善良的养父母待你如同己出，我也对你疼爱有加。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况且你的生母因何昏倒在我们家的门口？孩子，这是缘分。15年朝夕相处，凭一纸鉴定，就说你不是我的孙儿了？！可笑。

永远爱你的爷爷”

读着爷爷的遗言，我哭倒在他的灵前。爷爷，如果您可以活过来，我宁愿不要一分钱。



心理医生

王文献

■ 作者简介

王文献（1968-）生于中国江苏省淮安市，现为新加坡永久居民。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学士学位、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教育文凭。新加坡圣公会中学华文教师，新加坡教育部特邀驻校作家、新秀写作计划指导作家，北京作家文学院签约作家，《联合晚报》专栏作家。创作体裁有散文、小说，作品发表于《联合早报》、《联合晚》、《新华文学》、《写》丛书及中国杂志《知音》《金山》等。多年来，致力于校园小说的创作。已出版的作品有小说集《丁香初恋》（2005）、《追梦的翅膀》（2009）；少年小说《爱城故事》（2009）、《能说的秘密》（2010）、《最亮的星》（2013）、《你来自蔷薇星辰》、《寻找丢失的星》及散文集《温柔的慈悲》等，在菁菁校园里广受欢迎。其中，《追梦的翅膀》被选为“读吧！新加坡”华文指定阅读书目，《爱城故事》入围新加坡文学奖。现为新加坡作家协会理事。



我把某一柱擎天、高耸入云的酒店顶楼的咖啡座，当作我的世外桃源。且不说环境的清幽，咖啡和茶的香浓，点心的可口；单单是为数不多的宾客们都斯文、儒雅，绝对不会轻易打搅别人这一点，就十分令人心安，可以悠闲自在地度过一个长长的下午。

然而有一天，我刚刚叫好咖啡和点心，才喝了一咖啡，一个意想不到的声音就在耳畔响起：

“请问，我可以坐在你的对面吗？”

我没有立刻抬头。我实在不想这么一个难得的，可以独处的午后，凭空多出一个人来；但我又不好意思拒绝，更不能四下里看一下，我知道周围空位多得是；而一旦犹豫太长时间，问的人就会非常尴尬，终于我听到我自己口不对心地轻声说：

“坐……吧……”

到这时，我才抬眼打量他。从非常讲究的衣着打扮上看，他显然是从某办公楼里偷溜出来的高级白领，只是脸上有难掩饰不住的疲倦和失意。还好他不像是个爱说话的人，我稍稍安心，但他旋即开口问：

“可以跟你聊会儿吗？”

没等我回答，他便开始慢慢地，连续不断地叙述着一些故事，一些片段，一些情节，一些感情，一些变故，支离破碎，纷乱零散……我听得一头雾水。

我终于决定把我难得的一个清闲的午后，没有选择地牺牲给眼前这个需要一只聆听的耳朵的人。我开始认真地听，并试图整理出一个头绪来，甚至在他困惑地、迷茫地问“为什么？”的时候，给予他简短的，根本没有什么建设性的回答……有时候，也仅仅表示我在听。

巨大的玻璃窗外，残阳如血，照在室内苍翠葱茏的热带植物上，说不出的诡异神秘。我终于迫不得已，偷偷地看表。他马上停止叙述，长呼一口气，略带歉意地看着我。

“只是我有点不明白，这些……为什么不对你的好朋友说，

反而对一个素昧平生的陌生人敞开心扉？”我问。

“我没有朋友。即使有，也不能说。”他说，“萍水相逢的陌生人，也许才是安全的。就像两条平行的轨道，偶然相逢，又各奔前程，再见的可能性非常小……”他的声音低下去，略带伤感。

我为他的伤感所触动，黯然，也有点不放心：“其实如果你心里有不吐不快之事，如骨鲠在喉，可以去找心理医生，老实讲，他们可比我强多了……”

“哈哈哈，心理医生？”他笑了，笑得非常苦涩，顿了一下，又想了一会儿，他终于很不情愿地说：

“我自己，就是一个心理医生！”



2006年1月





旧货市场奇遇记

王永炳

■ 作者简介

王永炳（1939-），祖籍海南文昌，生于新加坡。南洋大学文学士，国立台湾大学文学硕士，南洋理工大学哲学博士。曾任小学、中学、初级学院教师及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在文学团体活动方面，曾任《锡山文艺》文学顾问、武吉智马海南联谊会海南作家作品研究室文学顾问。现任新加坡作家协会理事、“大士文艺促进会”副主席、新华文学馆特聘研究员等。著有：《那些年，在樟宜，在校园》、《南大在雾中》、《中国古典戏剧语言运用研究》、《琵琶记研究》等十多种。

老陈吃完早餐，提了公事包，如常地走到停在篱笆外的车。正准备打开车门入坐时，突然发觉前右轮有异。定睛一瞧，车



轮盖子怎么不翼而飞？他一时愣住，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是途中脱掉了？还是被偷了？真是一点头绪都没有。他一边驾车，一边嘟噜，心里还是琢磨车轮盖为什么不见？如何能买到同款式的？要花多少钱？正在懊恼时，眼睛突然扫到路边有一家轮胎店，他赶快把车停在店前。他走进店里请老板出来。老板看了看，摇头说：“你的车龄还没超过5年，杀车换车的人少，不容易找到配件。如果你肯定要买个新的，我可以代你订购。不过，可能要等上一两星期，价钱也比较贵。”

老陈没想事情这么麻烦，一时不知如何决定。这个老板还不错，替他出个主意：“不然，你有空去J桥旧货市场走走，说不定能找到同款式车轮盖，而且价钱不贵。”老陈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忙向老板道谢，心里也比较踏实的上班去了。

一下班，老陈飞也似的冲出去驾车到J桥去。离桥头不远的停车场，刚好有一辆车离开，他很顺利的把车停好，心里还蛮高兴的，运气不错嘛！

在旧货市场里逛着。旧货真的又旧又烂，家庭用具、衣物、铜铁器皿零件，旧收音机等，杂乱地排放在地上、桌面上。老陈走到一摊售卖汽车零件的摊子，有两个穿着邋遢背心的年轻人在招揽生意。老陈上前问：

“请问有车轮盖子卖吗？”

“是什么唛头的车子？什么款式？”

“Toyota, 1.5, 2008年。”

“有！你驾车来吗？停在哪里？”

“就停在桥头那个停车场。”

“阿昆，你去仓库拿货来。”

阿昆应了一声，就跑去拿货。不到20分钟，货来了，用报纸包着。老陈打开一看，正是自己所要的车轮盖，很高兴的问：

“老板，多少钱？”

“60块。”



“老板，便宜点吧？这个盖子不是新的。”

“好吧，就 50 好了。”老板真是个爽快人。

老陈走到车子右前轮，顺手把车轮盖子往前一盖，分毫不差。往后轮一瞧，咳！一模一样。他心情不禁轻松起来，虽然花了 50 块钱，就算是花钱消灾吧。他一边驾车，一边想，旧货市场毕竟还是有存在价值，它不但能解人急需，而且价钱便宜。要不是轮胎店老板介绍，自己差点失之交臂。他竟然有点庆幸起来。

回到家门，照惯例把车子停在篱笆外。在打开篱笆门之前，他把车儿左右看了看。看到左边时，他突然大惊失色，喊不出话来。左前边车轮盖子不翼而飞了！



无名灵位

网 雷



■ 作者简介

网雷（1945-）原名蔡世居，祖籍福建金门，生于马来西亚柔佛州笨珍，自幼年起移居新加坡，现为新加坡永久居民。华侨中学高中毕业，后完成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中国语言文学专科课程。现任商团执行秘书。新加坡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会员。著有散文集《湖畔晨曲》（1996）、《山岗旧梦》（2002）和《椿树长荣》（2011）；诗集《我们隔得那么远》（1998）；短篇小说与散文集《无花果之忆》（2007）；与文友许汐、丹美、黎华和秦真联合出版散文、微型小说、诗歌与歌曲合集《故乡的怀念》（1991）。

摩天楼商场大厦管理委员会。



日期：1990年1月2日

时间：下午七时

地点：本会会所

主席：张安兴

记录：秦年亮

会议开始，首先由主席张安兴致开会词谓：今天为本会1990年度第一次常月会议，谢谢各位理事在商务繁忙中抽出宝贵的时间来出席会议。我们已进入九十年代，希望在新的年代里会有一番新气象。让我们把本大厦管理得焕然一新，生意兴隆。

复准前期议案，众无异议，一致通过。

审核常月财务报告，众认无讹……

……

张安兴：我们在短短的半小时内，已讨论完全部问题，效率高，好现象。现在是进入其他事项：关于无名灵位事……

简远强：主席，关于无名灵位这件事，我在三个月前的会议上已提出来，为什么今还没有处理？

张安兴：谁说没有处理？有，有处理。你翻翻前两次的会议记录来看：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关于无名灵位事，小组正在处理中……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关于无名灵位事，小组正在处理中……

简远强：正在处理，正在处理，我是想知道到底处理得怎样了？你们不急，不要紧，可是我急，我要紧。你们想：别处不摆，偏偏在我的店对面摆了个灵位，这像话吗？这里不是光明山！

张安兴：问题不大！问题不大！现在由处理无名灵位小组主任报告一下处理经过。

李恩富：经过调查了解，这个灵位是由“黑玻璃”（注）的剪发妹安放的，供奉的是一个在女厕暴毙的剪发妹，她是服毒自杀……

简远强：为什么要自杀？

李恩富：还不是跟老掉牙的电视剧故事一样：被情人抛弃了，她一时想不开……

（有人插嘴：“是不是你抛弃她啊！”）

李恩富：（不睬）后来那个女厕就一直传说有鬼，说什么有的厕所没有人，门却自己会“碰”的大力关上，闹得很多人不敢进去。后来有几个剪发妹便替她安放那个灵位，每天焚香祭拜，已有一年多了……

简远强：拿掉，拿掉，应该拿掉！

李恩富：我有请道士来，他说他可以找一天来念念经，替冤鬼超渡，不过要由一个人负责取下灵位牌，拿去烧掉……

（有人插嘴：“你是小组主任，你去拿。”）

李恩富：不行，不行。我想应该由提出这件事的简先生……

简远强：不要搞我。应该由主席……

张安兴：我是大厦的主席，不是冤鬼的主席。（哄堂）这种事可能有的人不相信，可是我相信，叫我去拿，老实说我也有点怕怕。（哄堂）好，各位理事有谁愿意去拿的？

（大家面面相觑，静默不语）

张安兴：既然没有人愿意拿，那个灵位摆在那里，大厦平平安安，就不要去动它吧。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如果没有，今天的会议就要结束了……

简远强（无奈地）：等一等，我还是不明白，这个灵位为什么没有写上名字？

李恩富：这个自杀的剪发妹是马来西亚来的，偷偷到“黑玻璃”工作，没有人知道她的真姓名，大家都叫她的绰号林青霞，又不是真的大明星，灵位总不可以写林青霞……

众理事：哈哈……

下午八时二十分散会。

1992年9月



城市的树语

吴彬映

■ 作者简介

吴彬映（1966-），出生于新加坡公民，毕业于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文学学士。曾任产业公司行政工作，现为全职家庭教师。工作之余，写诗、散文、散文诗和微型小说，发表于报章、文学杂志，已出版著作有诗集《那天世界开始卡夫卡》（1999），诗文集《在岁月的海洋中抛锚一天》（2002）。曾获第九届师大文学奖新诗首奖。现为新加坡作家协会、新加坡文艺协会和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会员。

它，普通高度，枝叶还算茂密，挺直的树身很年轻，犹如妙龄的女郎，不必迁就发型。

我们相遇在公园，当时我坐在树下，想和它相处几天。



来，把耳朵贴过来，我有话要说。

一半出于好奇一半感到有趣，我将耳朵贴在树身。

该如何形容那把动听的声音呢？只能用不男不女，不高不低，想不到声音也有中庸之道可循。这肯定与树的内含有关。

第一日：

我是地球的一根发丝。从很早以前开始，地球掉发的速度就比生发快百倍。我只要想到自己还存在着，就觉得万幸。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会克尽保护地球头皮的责任，为人类化解生存的危机，爱与责任，使我的各种生活方式，意义不证自明。我的手将大地抱得有多紧，我的爱就有多深；我的爱有多深，责任就有多大。因此我天生就有超强的空虚免疫力。我相信你会羡慕我。空虚这种城市病只会发生在城市人身上，我庆幸自己只是一棵城树。

第二日：

最近半晴半雨，我过得丰衣足食。跟你们不一样，我越丰衣足食，对地球和人类的贡献就越大，而且我不制造垃圾，威胁地球和人类的生存，我的每个细胞都渗透着建设性。你们就不一样，越富足就越想为自己累积更多。还有，你们早晚要被自己所制造的垃圾掩埋，地球也难逃一劫。你们对自己的爱太甚，结果反而伤害了自己，不如学习一下我牺牲奉献的精神。

第三日：

你在想，我只不过是城市的装饰品，人类手中的棋子，有什么权力说这些。树的世界里没有政治这玩意儿，把自己当做上帝，随意分配人权。每棵树都拥有完整的树权，我和山林里呼风唤雨的同胞是一样的，也是一体的。因为深挚却平等的大爱与小爱，不问权，负全责，这是你们做不到的。植物的存在并不比人类低级，所有存在形态都是平等的，并驾齐驱，而不是囊括在三角形的权力结构里。这场知识革命早晚会在各领域点燃战火，所谓世



界大战其实是知识大战，战争已经开始很久了。我们相处了三天，我知道明天你将动笔写作，记录这三天的相处。我会等你回来，耐心是我最大的优点，经过了这三天，你也该明白到耐心生智吧。

明天，我将重投忙忙碌碌的朝九晚五，然后在下班以后动笔写作。我知道，每当我经过一棵树时，我都会有种贴耳朵的渴望，渴望聆听那城市的树语。



最后一场舞

吴彬映

■ 作者简介

吴彬映（1966-），出生于新加坡公民，毕业于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文学学士。曾任产业公司行政工作，现为全职家庭教师。工作之余，写诗、散文、散文诗和微型小说，发表于报章、文学杂志，已出版著作有诗集《那天世界开始卡夫卡》（1999），诗文集《在岁月的海洋中抛锚一天》（2002）。曾获第九届师大文学奖新诗首奖。现为新加坡作家协会、新加坡文艺协会和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会员。

时候到了，我和树枝间的脐带骤然断裂。

此刻的天很蓝，云很白，阳光布下天罗地网。薄脆干瘪的我身轻如烟，偿还了色素和水份，剩下的都是该带走的，就带走吧。



从树枝到地面，在宇宙的眼里不过亿千万分之一瞬，对我而言却是一次重生，事件以外的重生。第一次，我感受到自己的全部，不是部分；第一次，我感受到纯粹的自由，并认识到纯粹的自己就是不执著于生，不恐惧于死。如果一片叶子的智慧有高于人类的地方，那就是它接受死亡如同接受光合作用，它从不背叛自然律，而是在自然律底下活出自在。

知我者莫如阳光和风。

阳光眨一眨金黄色的眼珠，顽皮地拍拍胸膛，从高处呐喊：“让我成为你唯一的观众！”

风彬彬有礼地鞠躬，摆出一副邀舞的模样。

纯粹的自由激发了纯粹的创意，我跳出了生前不可能的舞步，我尽情地旋转，不停地旋转，渐弱的意识使我感受不到晕眩，我在风的臂弯里不断旋转，旋转使我从四面八方聚集而来，直到它完整地凝聚在临终的眼里，我恍然大悟，所有曲曲折折的心路历程，都是为了呈现这最后一场舞。

触地之际，想起日本俳句大师高滨虚子的诗：

一片梧桐叶

一直困在阳光里

终于飘落地

大师觉其因，我不觉其因，是我将后知后觉，还是大师未悟？

意识完全消失以前，我听见阳光的安可。

最好的开场白

吴信达

(作者简介从略)

他看见天花板上的蜘蛛网。他希望自己也能像蜘蛛一样，集中精神，熟练地找到织的起点，从不厌倦，不管猎物会不会落网，不管蜘蛛网会不会被人扫走，只管坚持不懈地织网。蜘蛛从不会觉得意志消沉，不像他这样的社会福利工作者，会为自己答应完成的任务感到筋疲力尽。蜘蛛总是那么兴致勃勃地执行它们的工作，没有低潮，没有厌倦。

他叹了一口气，回到他的工作上，翻阅他的朋友林医生借给他的资料。林医生是新加坡一名杰出的眼科专科医生。今年世界卫生日的主题是预防失明。他过去几年因从事社会福利工作，专为盲人服务而享有一些名望。本地的一家报社硬要他就这个主题写一篇文章。

他想不到新鲜的点子，于是找林医生帮忙。林医生说：“视网膜破裂！我建议你写这个。我可以给你资料。不过单说实情是



很难取得效果的。你必须去想，要从什么角度去谈这个话题会比较吸引人。”

他从林医生那儿得知新加坡有视网膜破裂的病例。这是造成失明的其中一个原因，不过这是不必要的，因为今日的科技已经能够纠正这样的问题。如果及时动手术的话，破裂的视网膜是可以补救的。这样的手术只需要数分钟的时间，就能把裂缝黏回。然而，还是有很多新加坡人因为这个问题而失明。这是因为他们缺乏这方面的知识。

那晚，他坐下来细读林医生借给他的一大叠资料。的确，资料全有了。如果处理得当，通过传媒刊登这篇报导将能够帮助很多人，或许还能预防很多人失明。

他的眼睛很疲倦，不过他觉得自己应该忍耐下去，续续工作。这是做好事。他准备打稿。他对着眼前的白纸坐了很久，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他不晓得应该怎么开头，他现在面临作家最害怕遇到的问题：没有灵感。他不知道应该从什么角度去写，应该怎么开头，吸引读者的注意。或许他以前写过太多有关失明的文章，所以想不到新的表达手法，又或许他已跌到谷底。

他决定不去管开头。他从内文写起，写出实情，他写到应该留意的征兆，视网膜破裂的警告征兆：“如果出现以下征兆，你就应该去找眼科专科医生：视觉出现火花，你看到闪光，看见会移动的黑点；视觉出现一些空白。还有可能会出现更奇怪的现象：你的视觉可能会浮现蜘蛛网。”

就在这一刻，事情发生了！

他在列出这最后一项警告征兆时，他自己见到了，有个东西在他的眼前浮动，并且遮盖了文章上字体。

他自己的眼睛竟然出现蜘蛛网！

他不能置信地摇了摇头。是幻想吗？还是潜意识？还是自己所写的东西使他产生心理作用？

都不是！他眼前确实有一片黑网。现在还出现会移动的黑点。

他隔天早上立刻去找林医生。林医生没有再浪费时间，马上安排他第二天动手术。是的，他的视网膜破裂了。不过幸运的是，他及时发现了，而且有一位好医生为他救回眼睛。

他写文章帮人，结果帮了自己。

这个人就是我的哥哥查利。他当时是新加坡盲人协会的执行主任。这不仅救了他的眼睛，他还为这篇文章想到一个最好的开场白：他将带给读者一个既富戏剧性，又令人信服的亲身经历。





父子

萧忠民

(作者简介从略)

半夜，二〇一宿舍的聚会散了。应邀来的几位女同学，各人颊上带了半醉的酡红，相挽而去。桌上地下，尽是残糕剩汁，果壳糖纸。同房的几位，歪倒在床上，沉浸在醉饱的酣畅里。独有陈双喜，神思恍惚，坐立不宁。

转了几圈，他走出宿舍门，立在楼廊眺望夜色里显得十分空旷的校园，心里纳闷：“怎么回事，爹还不回？”

上午，他从僻远的乡下来，老爹卖完扫把，赶来学校，将所得的六十元钱交给双喜。因为晚了，只好歇一晚，明日再赶路回家。同宿舍的同学都到齐了，商议着晚上聚会一次，把班上的几位女同学也请来了。双喜虽然口里赞同，但一想到爹，心里甚是尴尬：爹那身粗布衣裳，一双满是老茧的大手，黑皱的面容，更有那乡下汉子的粗俗谈吐，让女同学见了，怎好意思？没奈何，买来张电影票，把爹支出去了。愉快的聚会中间，他生怕老爹突然走了回来，让他难堪。



可是，此刻聚会已散，电影也早该演完了，还不见爹回来？莫非他老人家赌气回乡下去了？想到这儿，双喜心里打起鼓来了，连忙下去探寻。偏西的月儿被云层遮住了，校园内道路幽暗，少有行人。转了几处，向校传达室，冷饮店和俱乐部几个还亮着灯的处所打听，都没有结果，只得闷闷走了回来。到宿舍附近，偶然朝东端一望，只见垃圾站附近的一棵树下，有点红光一闪一闪，似有人在抽烟。

陈双喜疾步走过去，那黑影站起来，拍拍屁股，咳了两声。

“啊，爹，您怎么坐在这儿？”

“这里不好吗？你们的聚会结束了？”

老爹只淡淡的应了一句，掷掉烟头，弯腰拿起一个东西，递给双喜。“刚才给你们屋子做了个扫把呢，你拿回去。”原来，老爹下午来到儿子宿舍里，看到那脏乱不堪的样子，想找个扫把将屋子清扫一番，可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一只扫把，原来那只只剩下把柄了，就后悔自己没有带一只来。晚上看完电影后，又想起扫把的事来了。于是便去木工房讨了木棒、棕索之类，不一会儿功夫便做成了一个新扫把。走到宿舍门口，见儿子和同学们正在喝酒聚会，热闹非凡，便默默地走开了，在校园转了几圈后，索性坐到大树下抽起烟来。儿子的心事，他自然明白。但也晓得自己这幅模样很不体面，因而也不怪罪儿子。这会儿，见双喜有些不愿拿扫把，心里便不痛快了。攥着扫把的那只粗黑的大手微微抖动着的。

“放心吧，孩子，这扫把丢不了你的脸！”

第二天，二〇一宿舍，除了陈双喜，其余几位直睡到日当正午才醒。睁开朦胧的睡眼，都惊喜地发现，夜里狼籍不堪的宿舍，现在却整理得井井有条，地光桌洁，门角处，还添了把崭新的扫把呢！



雨中

萧忠民

(作者简介从略)

壁上电子钟的时针指向十一点四十五分。离下班只差一刻了。除呆子外，所有读者都走了。偌大一个阅览室，空空荡荡。此刻，户外已下起了飘泼大雨。

管理员小倩坐在借书台后，一双杏眼，频频向呆子的背影投去烦躁、愤怒的目光。

呆子的姓名自然不是“呆子”，这是小倩心里暗暗送给他的绰号。每次，他来阅览室最早，衣襟上还常沾着饭汁什么的。下班铃不响，他绝不走，走时又常常遗下雨伞、饭盒之类什物；进了书库，半日不出来。捧着一本书，看得瞪眼张嘴，念念有声。若得到一本他喜欢的书，免不了还要惊叫几声：“啊，好！棒极了。”抄文卡时很象饿蚕吃桑叶，沉思起来，又象是一尊化石……更显出呆相的是，对小倩这个无人不加以青睐的美人儿，居然视若无睹。

这会儿，小倩拿起一串钥匙，摇得叮当响，显出很不耐烦的



样子。然而，呆子却好象失去了听觉，仍是专心地抄啊写的。

雨还在下，时间仿佛停止了。

小倩万般无奈，觉得呆子比任何时候都讨厌。那钢笔的嚓嚓声可厌，那副大眼镜可厌，那乱蓬蓬的头发可厌，连那条皱巴巴的衣领也格外可厌！正欲大咳几声，下班铃“叮铃”响起来了。

“下班啦！”猛听一声大喝，呆子象从梦中惊醒，转过头一看，室内早已空无一人。“哦，哦，对不起，只有我一个人哪？嘿，嘿嘿……”

呆子还了书，把一大堆抄好的卡片，小心翼翼地装进胀鼓鼓的书包里，走了。

小倩收好书，锁了门，下楼走到图书馆门口，急急撑开了那把小花伞。雨正大，才拐过楼角，走上小路，只听到“哎呀”^声，前头一个人重重地摔在地上。随身带着的书、笔记本及卡片，散得满地都是。那人又没带雨伞，淋得象落汤鸡一般；近了，透过雨帘细瞧：可不是呆子吗？！

忽然，呆子觉得头上的雨停了，四周却仍是飘泼大雨。他正纳闷，却顾不得多想，急急忙忙地收拾散了一地的东西，又脱下衬衫来裹住，这才抬头。透过蒙蒙的镜片，只见一位漂亮的姑娘撑着花伞立在他身后，一双杏眼含着平日难见瞧的关切——这不是阅览室管理员小倩吗？他尴尬地笑了：“谢谢”，“你摔伤了，手肘还出血呢！”“擦破点皮，没关系。”“还是去医务室吧，来，我送你去。”雨还在下着。呆子在小倩的搀扶下，朝学校医务室的路上缓缓走去……



鸭的独白

徐 亮

■ 作者简介

徐亮（1939-）祖籍中国广东潮安，出生于新加坡。毕业于立化政府华文中学，曾经获得《奋斗报》主办的全国征文比赛优异奖（1978），全国现场作文比赛优异奖（1999），全国对联创作比赛获奖（1999），全国硬笔书法比赛获奖，《认识道教》论文比赛获优异奖等。爱好文学、诗词、书法、灯谜等，尤其是浸淫于谜学，曾主持“射虎台”十余年，并与中、港、台谜家作文化交流。已出版散文集《门当户对》（1976）、《戏迷》（1999），短篇小说集《迟到的佳音》（2001），灯谜集《东海谜集》（2000），《东海春灯录》（2003），《狮城春灯录》（合著，1998），《新加坡灯谜集锦》（合著）。

黑夜来了，在这间豪华典雅的旅馆里，周遭是这么的宁静。

我故意不开灯。

“臭男人，你不要自鸣清高，你只不过是一只只有钱就可以买到的鸭！”几张钞票抛在我的脸上。

我真的感到很彷徨迷惑，我这样在黑暗中过日子，有什么人生的意义？

我在念书的时候，一直不能适应那种分了又流，流了又分的教育制度，结果就只能被分流到校门外。我的损友转入了技术学校去学一门手艺，赚它一个区区几百元的薪水，放荡不羁的我，天塌下来也会当被盖。不知道有多少人称赞我长得帅气、英俊，即使进不了演艺行，至少也可以当模特儿，拍广告……。

我在一间卡拉OK酒廊饮酒作乐，一个朋友的朋友向我游说，只要你今晚应酬一个富商的姨太太，你就可以获得五百元。

我接待过死了丈夫的寡妇、离了婚的怨妇，富商的姨太太、女强人等等……。

她们有的温文柔驯、有的却是横蛮无理，总之，你是她们手中的玩物，要柔要刚，你都要应付得来，否则……。

被我拒绝了她那过分的要求的女人走了，地上仍躺着那几张钞票。我突然对女人与钞票都厌恶起来。

黑夜来了，在这间豪华典雅的旅馆里，周遭是这么的宁静。我故意不开灯，像我的生活，暗无天日。





阿福伯

徐 亮

■ 作者简介

徐亮（1939-）祖籍中国广东潮安，出生于新加坡。毕业于立化政府华文中学，曾经获得《奋斗报》主办的全国征文比赛优异奖（1978），全国现场作文比赛优异奖（1999），全国对联创作比赛获奖（1999），全国硬笔书法比赛获奖，《认识道教》论文比赛获优异奖等。爱好文学、诗词、书法、灯谜等，尤其是浸淫于谜学，曾主持“射虎台”十余年，并与中、港、台谜家作文化交流。已出版散文集《门当户对》（1976）、《戏迷》（1999），短篇小说集《迟到的佳音》（2001），灯谜集《东海谜集》（2000），《东海春灯录》（2003），《狮城春灯录》（合著，1998），《新加坡灯谜集锦》（合著）。

星期天的早上，巴刹里的人潮熙来攘往的，咖啡店里也坐满

了顾客，门庭若市，其中五、六个乐龄人士，他们是昔年樟宜“甘榜”的居民，因为他们谈话稍较粗俗与大声，所以特别引人注目。

这当子，亚清叔缓缓地朝向这边走了过来，又向那个跑堂的喊了一声：“咖啡乌‘秀代’（意即少糖）。”接着就迳自拉了一张椅子坐了下来，并向大家宣布了一个噩耗：“阿福伯昨天病逝了”。

一刹那间，大家都感到一阵难过与悲伤，静默了下来。“唉！人生在世，生、老、病、死是必经的过程，只是，阿福伯年轻时日挨夜挨，直至正当可以安享晚年的时候，却斗不过病魔而走了”。阿黑不胜唏嘘的感叹着。

“听说他的家人打长途电话去美国找不到大儿子迈克，连那个不务正业的二子阿发，也因为居无定所而找不到……”。阿清叔不胜同情地说。

“唉！可怜阿福伯克勤克俭地供他读到大学，他却在美国乐不思蜀，不回来了”。阿黑说。

“他美国那边有宏伟的屋子、宽敞的庭院，还有一个红毛媳妇，为什么还要回来？”其中有一个长得肥肥胖胖叫做番茨的发表了他的看法。

“迈克远在美国找不到，就应该找阿发来替他披麻带孝，怎么可以搞得冷冷清清的无人送终”。其中有一个稍较年长的颇为愤懑地说。

“阿发这么久音讯杳然，又一直从事非法勾当，谁知道他是生是死，说不定是关在樟宜吃‘黑豆饭’（意即关在狱牢里）了。”

“准没有错，他这个人死性不改，年轻时就偷家里的电视机、收音机去卖，还经常伸手向父母要钱，如果拒绝他就拳足交加打父母，弄得阿福伯报警和登报要脱离父子关系。”阿黑颇有同感地说。

谈着谈着，大家的话题从阿福伯身边的琐事，又谈到昔年的农村生活，最后大家约定晚上一起去吊唁和慰问阿福姆，聊表乡



谊。

在六十年代，阿福伯在樟宜甘榜也风光过，那当子，他拥有一个农场，又跟人家公司收购“加隆牛奶”生意，他也是这里的学校董事、大伯公官理事，中元会理事等，他秉性忠厚，乐善好施，时不时还会修桥造路，接济一些贫苦人家等等。

他也帮忙过自己的弟弟，故此，他弟弟就扬言要负责全部丧事的费用和开销，并把自己的儿子过继给哥哥，俾可让他有一个儿子送终。同时，他也打算请善堂来诵经，做功德，有人认为他的家眷太少，大事铺张没有意思。

几天的折腾，总算把他的身后事办好了。

不过，令人感到吊诡的是，阿发第二天竟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家里，他一劈头就向阿福姆要一份遗产，她顿时气得上气接不到下气地谩骂着：“你……你这个不孝子，你父亲的丧事置之不理，竟然还敢回来要分遗产。”

“你父母这十多年的生活费和医药费已经花得七七八八，不要说没有，即使有也不会分你一分钱。”阿福姆哭嚷着。

阿发软硬兼施地纠缠着母亲，结果还是徒劳无功。于是，他就向她提议说：“还是把这间组屋卖了吧！卖了我就可以拿到遗产了……。”

“出去！出去！你不要回来！”阿福姆绝望地下逐客令。不久，阿福姆的侄儿看她孤苦无依，于是把她接回家居住，也好报答伯父生前对他们的恩典。

迟

希琳

(作者简介从略)

太阳撑了一天，乏倦了，徐徐、徐徐地，向西方的地平线滑落；雨树困了，垂着头打着瞌睡，任晚风吹得枝叶东歪西斜。

群鸟归巢去，阿婆站在门边，等着阿仔回来。他今天，迟了。

房客从外头回来，阿婆笑着打招呼：“肥嫂，回来啦？阿仔还没有回来。他今天，迟了。”

肥嫂鼻头一酸，强笑了一笑，低头匆匆向房里走去。

街灯亮了，暮色愈浓，阿婆站在门边，等着阿仔回来。“他今天，迟了。”

今早阿仔上工前，说要“打包”阿婆最爱吃的烧鸭回来，给老人家庆祝生日。阿仔从小丧父失母，就是由阿婆一手带大的。他不知道，阿婆可不要他为她庆祝什么生日，只要他早日为老人家添个孙子，她就可以安心去会他阿公了。但是，阿婆还是很欣慰的，阿仔从不曾让她操过心。只是，他今天，怎么迟了？

平时，这个时候阿仔早已到家了，怎么他今天，迟了？





天色越来越暗了，阿婆不由地焦急。不会是发生了什么事吧？

肥嫂从房里出来，眼睛望也不敢望阿婆就走出大门。她怕老人家看到她红肿胀的眼眶。

今早九点多，阿婆到巴刹去，肥嫂在家，接到警局的电话。当她赶到医院时，阿仔已经断气了。

一整天，肥嫂忙着办理各种手续，哭了又哭。该怎么跟阿婆讲呀？她忍不住回头来看了阿婆一眼，泪水又不禁哗啦哗啦地流下。

暮年的阿婆，佝偻的身影正渐渐地被暮色吞没。而阿仔，今后再也回不了家了。

一切，都已迟了。



花事

谢裕民

■ 作者简介

谢裕民（1959-）笔名依汎伦，祖籍广东揭阳，生于新加坡。现任《联合早报》高级执行编辑、《联合早报·文艺城》主编。曾三次获得金狮奖，1993年获新闻与艺术部颁发“青年艺术家”奖（文学），1995年受邀参加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2014年为南洋大学第二任驻校作家。被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客座教授王德威誉为“新加坡华语语系的十个关键词之一”。著有散文集《六弦琴之歌》（与哥哥齐斯合著，1979）；小说集《最闷族》（1989）、《一般是非》（1999）；微型小说集《世说新语》（1994）；中短篇小说集《谢裕民小说选》（2007）；长篇小说《m40》（2009）、《甲申说明书——崇祯皇帝和他身边的人》（2012）、《放逐与追逐》（2015）；散文与小说合集《重构南洋图像》（2005）。



我被迫辞职。

我原本在一个市镇理事会工作，任务是美化环境。

刚上班，正策划全区美化工作，就接到投诉，说八哥扰人美梦。老板要我放下工作去捉八哥。

鸟鸣回绕不好吗？至少表示那个地方环境还不错，有鸟儿肯去拜访，何况，鸟儿都醒了，大概也不太早了。

老板说，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闲情听鸟叫，你就去捉吧！

美化环境总不该只是捉捉鸟、扫扫街吧！天晓得又有人投诉，说他们屋外树木太多，生蚊虫，不利健康。这我可明白了，绿化环境现在正流行啊！

老板的立场永远跟我不一样，他说，绿化固然是好事，但环境生态要受到控制，不能影响人类。

树砍了空秃秃的一片地多难看，种些花总不该有人反对吧！老板去度假，我就这样决定了。

没想到这些花会是我被迫辞职的祸源。半个月后，空地花团锦簇，我开心的观赏了整个下午，来了三个月总算做出一点成绩。第二天准备再赏花时就接到投诉，理由是花太艳了，与整个环境不协调，而且，花开时引来蜂蝶与毛虫，花谢后，满地残花败叶不卫生。

我自然不同意，所谓不协调实际上是为了达到协调的效果。果真有蜂蝶，我一定派人去捉，我也会派人勤加扫地，不会让落花腐烂。

花依旧开，我已没心情赏花，我严盯着花圃，不让蜂蝶干扰居民，不让落花飘地，希望以实际行动说服居民。

居民却以更实际的行动表示他们的意愿，他们竟然入禀法庭，控告我虐待他们。

老板放假回来就接到这个大 Case，把传票交给我，用哀求的语气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把花拔掉，然后找个适合你的地方种吧！

我没有选择，只好把花卖给花商（立刻，有几个居民买走我卖的花）。赚了一小笔钱，考虑了两天后，我决定效仿他们，上庭申请，反控告居民虐待我。

迟来的班车

谢 清

■ 作者简介

谢清(1947-),原名谢国华,又署炮靖、嵩卿等。祖籍广东梅县,生于新加坡。毕业于圣公会中学、新加坡农业学院、新加坡师资训练学院。除文学创作外,谢清也擅于美术和摄影,曾任美术教师数十年和新加坡教育部课程发展署美术组;还是武术高手,曾代表新加坡参加第一、二届亚洲太平洋空手道比赛,现为健身和空手道教练。1968年开始诗歌创作,曾以《哭泣的神》一书获新加坡书籍奖(1976年),1977年获南大诗社全国新诗创作奖。著有新诗合集《新加坡15诗人新诗集》、诗集《哭泣的神》(1971)和《鹤迹》(1979)、短篇小说集《醉了,芒草》(1973);散文集《水言珠语》(1988)。现为新加坡五月诗社社员,新加坡作家协会会员。



夜深。

火车站内，只有寥寥数人。所有的灯都橙黄着脸。声音都沉睡了。夜风不来，整个的夜有如一罐刚煮好的浆糊，粘粘的。

他半躺半坐地坐在寂寞的长椅上。行李在脚下，华发在头上。不时地提起右手看表。但表面却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模糊。他眯着眼，设法去读表面上的时针记录。眼泪都滴出来了，他也无法读出个结果。

迷糊中，仿佛听到她问他：你为什么把表戴在右手上？他和她笑了笑：我是个天生的叛逆分子。我试图掌握自己的命运，自己的时间。

时间是不会停顿的，他知道。但眼前的景色，却在长时间里，一点也没有更动。车站内的人，没增没减。大家都浸在独自的沉默中。火车始终没有要来的迹象。

他按捺不住，站了起来，走向站内那个打盹良久的火车站职员那里。

对不起，请问为什么这时火车还没开到？

那打盹着的职员没想到有人会突如其来地问他，从他混乱的梦中被惊醒：你是指九点正的那班车吗？它误了点，恐怕要迟到了。

你知道它约莫什么时候会开到呢？

这个……这我也不大清楚。这班车的车长脾气古怪。他不经常和总站联络。我们目前只知道他误点，不知道他已开到哪一站呢！

他快快地走回自己的座位。

又一次陷入自己的记忆中。

前尘犹如一部长篇电视连续剧。在胶着的时空里，重播着。于橙黄的灯色下，他看到年轻的自己如何在岁月的洪流里挣扎生存；看见一些曾经如许相近且熟悉的脸孔，一个个随着时间而从自己的身边流失。爱与恨，悲与喜，交识。睁眼时，除了一手冷汗，



掌中能握的，仅是那一把什么都不是的空无。

不知怎的，他忽然想起她。恍惚间，她出现在那个熟悉的渡头。也是那么一个曾似相识的雨季。她在长满铁锈的栏杆旁倚着。风雨飘落。他从雨中走出，喊着一个自己也听不清楚的名字。她的名字。她缓缓地回过头来。四目相视。他发出一声凄厉如号的尖叫。她的脸竟是一片透明，映着身后斜风凄雨的天色。

他的叫声，惊动了全站的人。他一一投以歉意的眼色。

这时，远处传来火车车笛的鸣叫声。他急忙俯下身，打理脚下的那堆行李。无意间，看到他自己的一双手的皮肤皱纹剧增。他也没去理它，继续点算自己的行李。

火车这时到站了。

每个人都挽着自己的行李上车。

他俯下身，提起行李，预备上车。

令他惊震万分，是他的一双脚。他竟然发现，那一双脚在这要命的一刻，不听使唤。他胶站在车站的一张长椅旁。眼瞪瞪地，看着那一列火车，来了，又去了。从一格格飞逝的车窗返照里，他看到一个老人独自站在车站的那张长椅旁，脚下有一堆随身的行李。

他看着最后一格车厢驶过，从昏黄的灯色中望去，依稀看到这班车的车号：恋情。

选自 1989 年彭飞主编《新加坡微型小说选》



风雪山店夜

希尼尔

■ 作者简介

希尼尔 (1957-), 原名谢惠平, 又署齐斯、篱卡等。祖籍广东揭阳, 生于新加坡。毕业于德明中学和义安理工学院。1970年代开始写作, 曾获新加坡全国短篇小说创作比赛佳作奖、金狮奖小说组第一名(《将军泪》)和诗歌组第一名(《二十世纪末一只蜻蜓的心事变奏》)、新加坡书籍奖(诗歌、小说)、亚细安青年文学奖、新加坡文学奖、新加坡文化奖、东南亚文学奖等。已出版的著作有散文集《六弦琴之歌》(与弟弟依沉伦合著, 1979); 诗集《绑架岁月》(1989)、《轻信莫疑》(2001)和《希尼尔短诗选》(2002); 微型小说集《生命里难以承受的重》(1992)、《认真面具》(1999)、《希尼尔微型小说》(2004)、《希尼尔小说选》(2007)等。主编一系列的“驻校作家计划学生作品集”、《星空依然闪烁: 新加坡闪小说选》、《新加坡当代华文文学作品选·小说卷》、《五月情诗选》等。曾任新加坡大专

文学奖诗歌组评审。现为新加坡作家协会荣誉会长、《新华文学》总编辑、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副会长。

天很快就暗了下来。

他还弄不清楚，究竟这小店是在山顶，还是在半山腰？一杯 Tiger 挡着凉风，遥对着远方海面闪烁的灯火，前面屏幕上的新闻正播着北国半个世纪以来罕见的大风雪。

飘雪本来是一件凄美的自然现象，让我们如此轻易接近它、拥抱它；赏雪毋宁是一种冷中凝思的美学行为，因为低估、或偶一失衡，美丽本身往往也是致命的。雪断归乡路，望乡心切成了一股愤怒。视频上的影像有盼雪霁的等待，激励的歌曲在播放，城里的火车站，月光是否能把梦照亮？世间万千的变幻，一场大雪把有情的人分两端，纷纷扰扰的城市，心雪喧哗在寂寞深夜的某一个地方，远方总有最原始的呵护与分担。他想，倘若去年初答应了某跨国公司到神州去任职，说不定此时就是望乡发愁的异乡客了。

如今却是望春风发愁的日子。一个人得仰望几次，才能看见蓝天？一个人得有多少双耳朵，才能听见人世间的哭泣？半个世纪前年轻的 Bob Dylan 如斯唱。桌面上报章的新闻标题点出了失业率创下十年来新低（可惜自己恰好就属于那一小撮不幸者），被裁的人数被安置在一个不显眼的密密麻麻的附表中（没有人会对此数据感兴趣，受影响的只不过是一小撮人）。一个人必须走过多少路，丢失多少份工作，才能被称为男人？受影响的只是不再被重视的电子制造业（当前的方向是开发赌场及推展劝人戒赌的相关行业），一切都在浮岛发展的轨道上。而一双鞋，能踢翻几条街？一口气，能咽得下几座城？一辈子，能闯几次红灯？

答案啊，答案就飘在茫茫的风里。答案也抄在交警的罚单里。——在下山的途中，他咽下不了一口气，闯了一回的红灯。

改换人生的跑道——不久前他做了决定。他已有离乡背井的心理准备，在行动上不再裹足不前，虽然他不想被标签为“逃兵”。



来到了这哀乐中年，他有老妈糖尿病的的医疗要担当，他有老婆无止境的生活欲望要满足，他有孩子十年的教育要背袱，当然，还有自己的高血压。医生没说什么的，——医生说他自己的高血压的情况也很糟！——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尽量在生活上去减压就 ok 了。

在这万家灯火的夜晚，他独个儿在这间不知是山顶、还是半山腰的小店喝了第二杯 Tiger。扑面而来的风是湿中带咸。心中有风，有雪。他对这几天以来的面试没抱有太多的期望。面对远方的景色，他终于可以好好地静下来多看一眼，过去数十载的忙与盲的生活步伐，他还不知道这山店一带有如此美景。

为了 cut-cost，他决定不要太早回家，满城尽是黄金闸。有一派人指这些公路电子收费闸门（ERP）形同抢劫（Everyday Rob People），可躲就躲，可省就省。而新闻片也报道，遍布整个浮岛的闸门总数，一年内会从 55 个增至 71 个，看来只有孙悟空的七十二变本领才能躲过。看情形还得继续 cut-cost，所谓较完善的大众交通网可能在 2030 年完成。岁岁年年风水都在改，有多少沧海一夜变成桑田。上个世纪的歌手如此唱着《现象七十二变》，不知是否能挨到那个年代。而明天，明天还没着落。

远方因未测的季节变化而有了深雪，南方的岛屿有意料中的海洋性通膨之旋风。天色已非常幽暗，一切是如此的模糊、无序、无常；大胜的同义词可以是大败，大起的反义词肯定是大落，世间的优胜劣败，心境的掀起回落，没有定数；他肯定的是——为了再 cut-cost，车子不应该再拥有了。回家的路上，车子驶进大巴窑的组屋区，一抬头就是路口那深蓝色的方形金箍咒。

积雪太深，还乡太难；闸门太多，回家太累、太贵。对雪的恐惧，可以逐渐的被战胜后即消失；对有形的、无行的“套”的压力……，并没有消失，且变本加厉。

某夜，在山店的一次微醺后，下山的路途，山脚的月光没能把他的梦照亮，也弄不清楚人生下一站的距离有多远？历经数回凌乱的得失衡量，得出一种投奔大雪的感觉。

一条明路

学 枫

■ 作者简介

学枫(1969-),原名蔡家梁,祖籍中国广东澄海,生于新加坡。毕业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会计系,现任财务总监。1991年以《寻访童年》获得第五届金狮奖散文推荐组第一名,2011年以《黑白讲》获金笔奖华文诗歌组第二名,2013年以《大扫除》获第二届中国黔台杯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大赛优秀奖。著有散文集《摘心罗汉》(1997)。曾任《联合学生》通讯员、《联合早报·天空》编委,主编《星空依然闪烁:新加坡闪小说选》(2013)。2011年加入驻校作家行列,现任新加坡作家协会副会长。

我已经探听到了。他是岛国里具有高法力的人物。为善男信女祈福,消灾解难。

我要去向他请求，请他指点一条明路。

那一晚，太阳刚刚下山，我就匆匆来到大顺路，第九巷的仙峰娘娘庙宇。七点钟，天还没有全黑，但来拿号码的人已经慢慢多了起来。还好，我还算早，排第五号。

“先生，请登记一下。”庙外穿着黄T恤黑裤的助理忙着接待，写下了名字，出生日期和时间。

“你要问些什么？”

“我请求仙峰娘娘指点，我的儿子下个星期报名，希望能够报进我家隔壁的西北好小学。”

“好的，你请坐。娘娘八点钟才落乩显灵。”坐了也不知多久，轮到我晋见娘娘了。

“请仙峰娘娘帮忙，让我的儿子报进西北好小学，西北好小学的名额有限，进了西北好小学，我孩子将来的前途会比较好！”

“好的，我开张符给你，报名那一天，带在你孩子身上一起去报名。回家后化掉。”

“谢谢娘娘，一个红包小小意思，给娘娘添油。”

* * * * *

我已经探听到了。他是岛国里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为大众百姓服务，造福人群。

我要去向他请求，请他指点一条明路。

那一晚，太阳刚刚下山，我就匆匆来到大顺路，第九巷的民众接见会所。七点钟，天还没有全黑，但来登记的人已经慢慢多了起来。还好，我还算早，排第五号。

“先生，请登记一下。”会所外穿着白衣白裤的助理忙着，写下了名字、住家地址和电话。

“有什么事情可以帮得上你的？”

“我请求议员大人帮忙，我的儿子下个星期报名，希望能

够报进我家隔壁的西北好小学。”

“好的，你稍等。议员八点钟才接见民众。”坐了也不知多久，轮到我晋见议员了。

“请议员大人帮忙，让我的儿子报进西北好小学，西北好小学的学额有限，但就在我家附近，我孩子将来上下学比较方便！”

“好的，我写封信给教育部，尽可能让你的孩子能够在西北好小学取到一个学额。”

“谢谢大人，一个红包小小意思。喔，弄错了。来年大选我投你一票。”





沧桑路

芸 芜



■ 作者简介

芸芜（1956-），原名蔡丽云，另有笔名若曦、海鸥、芸芸、心君、野马等。祖籍福建金门，生于新加坡。中学毕业后曾任蓝领、白领工作，属于建国以后从甘榜走向城市一代的写作人。创作体裁：散文、小说，已出版散文集有《小舫携歌》（1997）及《芸芜散文集》（1999）。现为新加坡作家协会会员。

抹片检查结果是她怀孕了。

“可是，医生，我是放了子宫环呀！”

医生给她的答复是：任何一种避孕方法都只有九十八巴仙的安全保障。

天！她竟是那个两巴仙……！在雨丝若有若无的飘洒下，

于，想了许许多多，而后她痛苦的做了决定。

躺在白得单调的病房，护士刚为她测完脉搏走开。她的一颗心悬空，脑际却熊熊燃烧起来，她又见到一个缩成一团的胎儿在火中挣扎，这是一个生命呀！自己实在没有理由夺取他生存的权利。想到一些书报写的，当坠胎仪器伸进体内胎儿的范围，胎儿会不断求生的闪避着，有些稍大的胎儿还会发出痛苦的哭叫声……不！不！我不要，绝对不能做刽子手。

可是，让孩子生下，不仅是把她，而是把四个人迫进一个死胡同里。刚刚签下离婚协议书，对于一个学无所长，仅有一张丙等的华校高中文凭而又年华老去的女人来说，是严峻生活的起点。上天竟还对她开了一个这么大的玩笑，让她又怀孕了。

为什么放了子宫环仍会怀孕？也许正如医生所说因为子宫歪？或者兴奋过度？是的，一定就是那夜，当在外国公干一年的丈夫回到家时，久旷的她那么忘情的像匹脱疆的野马。云收雨散后，她紧靠在他结实的胸膛喘着气：“不要再离开我们，好吗？独守空帷的滋味冷暖自知，她又是在一个各方面都臻成熟的所谓“狼虎之年”。她并不是个荡妇淫娃，这点丈夫最清楚。以前每次都是丈夫发动攻势，可是自从公干回来，已经一个多月了，反而是他一直处于低调被动的姿态。

“也好，事情总要有个解决。”那天，他掏出一封信给她看。

“国强：想你想断肠，你说回去办好离婚手续，就回来找我，为什么连一封信也不给我，是那个女人不同意吗？我身上的生理变化已惹来同事的特别眼光，我该怎么办？”

只看了上段，她眼前一黑。难怪很多夜里，他在那一点香烟的红光中低首寻思。他是在两个女人间难以取舍，但最后那个宝岛女人——一定很美丽吧？信中的字迹那么娟秀。——在天秤上一秤比她重了，尽管她这头还多了两个孩子的重码。

她没有一哭二闹三上吊，她温驯娴淑的拼命讨好丈夫，以前这些对他很受用，但现在这一切看在薄情郎眼里也许变成啰嗦和



不耐烦。人的心一变起来是很可怕的，他竟搬去他妈妈的家住，连电话也不接，然后律师信送到她面前，交换他自由身的条件是：五房式归她，孩子的抚养权给她，每个月另付五百元抚养费……。

“余绮兰、余绮兰……”有人唤着她的名字。是个护士：“要去手术室了，请坐上这轮椅。”她扶着她下床，有意无意的搭讪了一句：“你很瘦哦！手术后要多照顾身子，不要想太多……”她一定是见过她不时偷偷流泪……

躺在冰山一般的手术台上，心情像落叶的纷乱、萧瑟。前天签离婚协议书时，她并没有把自己怀孕的事告诉他。即使告诉了他，有好处吗？他是完全变心了，对她和两个儿子也不看多一眼就飞走了，留下一条寂寞的、岖崎的长路让她走。

她无力的伸出双手爱抚着微凸起的肚皮，艰难的在内心里送出这么一句话：“孩子，真对不起……”

8-10-1991 《联合早报·小说》

生日快乐

芸 芜

■ 作者简介

芸芜（1956-），原名蔡丽云，另有笔名若曦、海鸥、芸芸、心君、野马等。祖籍福建金门，生于新加坡。中学毕业后曾任蓝领、白领工作，属于建国以后从甘榜走向城市一代的写作人。创作体裁：散文、小说，已出版散文集有《小舫携歌》（1997）及《芸芜散文集》（1999）。现为新加坡作家协会会员。

婉芬的肚子里又有一阵没一阵的痛起来了。

“啊！胎儿已经掉出来了……”医生表情平静的说，什么风浪他没见过？

婉芬像被电殛着。什么？天！本还以为可以做一番抢救。一阵悲从中来，泪水像断线的大小珠子。



护士用钳子夹起一个如巴掌大的“胎儿”，放进塑胶袋里，提了就要走。

她轻唤护士，问：“我可以把他留下来吗？”

护士问：“你要拿回去做法事超渡？”

“不是，只是想多看他一会儿，或者等他的父亲来……”她的声音有些哑了，泪已湿透着衫袖。

护士摇了摇头，把袋子搁在小柜子上，走开。护士刚才告诉婉芬，那是个男胎……。唉！完全是阿光的再版，五个月大了，成形罗！

同房的人看了都说这个胎儿，红朴朴的长得蛮健康，怎么会……？婉芬一听又哭起来。护士和同房的好话说尽，她还是忍不住哭，摇篮里那些初生儿的哭声对她是一大刺激。

……阿光怎么还不来？九点、十点、十一点多了，护士不是说联络到阿光的同事了。

那个“孩子”已经因缺氧而全身转黑，也失去了弹性，一只腿那么垂下了……。刚才护士嘀咕说什么快要发出臭味了……。

“拿去吧！”一个护士替她测量脉搏时，她横了横心才说，再也忍不住放声大哭了。

殷红殷红的血不停的从那个伤口冲击而出，她觉得自己像一只宰割着的羔羊。

……推进手术室时，在被麻醉的那一刻，婉芬觉得身子像从高处落下去，抓不到一点什么东西。

然后，她奔跑在如茵的草地上，那里开满五颜六色的花；她在清澈的溪涧中，如条鱼的轻松的摆动着身子……。啊！生活多美好啊！……。

“醒醒！醒醒！手术已经好了。”有人轻拍打着她的脸颊，她努力的打开眼，才又回到残酷的现实中。泪水又再爬满她的两腮。



推回病房，婉芬又昏沉沉的睡了，这次没有梦，麻醉药力还在伸展着它的威力……。

有一只手很轻柔的放在她的额头上，接着轻拂着她额前绉绉凌乱的头发，她以为是护士要她吃药，一睁开眼，竟是丈夫阿光来了。

“孩子没了……”她哽咽起来。

“我全知道。事情已经过去了，不要哭了！”他轻拍着她的肩膀，说：“对不起，我刚才去送货，知道了就赶来。”

“孩子是男的还是女的？”他想了好一会儿才问，怕触痛她吧。

“男的。”她答时，看到他眼里的泪光。

结婚15年才有的爱情结晶却突然没了，不难过的是草木。

“我们还有时间。”他说。她相信他也不是很肯定的，两人的年龄加起来都有80多岁了。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订了一个生日蛋糕还没去拿……”

他努力的对她笑一笑说。

是吗？噢！总是他提了自己的生日，想不到今年的生日，上天竟送了她这么一份残忍的生日礼物。

“生日快乐！不要想太多，好吗？”他说，又对她笑一笑。她不想辜负他，挤呀挤的，终于挤出一朵苦笑。

21-3-1991《联合早报·千字盒》



来与不来

语 桥

(作者简介从略)



还没有来？

平日里来了总教人倍感不便，今个突然不来又让人怪慌乱的。会不会有了？

都四十开外了，这下怎是？

肚皮有些胀胀的，鼓鼓的，平时也好像没这么大的。

该不该先告诉他？那个爱孩子但又不爱多子的老伴？

大女儿都在准备考大学了，小儿子刚升了中一，要让这两个瓜给晓得了不乐歪才怪。

还有乡下两老呢？他们从来就嫌不够，要是说了开来，马上就会送来安胎符了。

她突然省起一个名词：空巢期。要有了个小的，反正……未尝不……嘻，怎么办呢？

上街的当儿，平日不关她事的两个部门现在倒像是特地为她

而设似地，久违了的粉红粉蓝色彩多诱人，她还绕到后排去，对那摆着的松松宽宽的非时装偷偷地给多瞄了几眼。

经过蜜饯部，她觉得自己该喜欢吃它几样的，所以让经验帮她挑了肥肥嫩嫩的话梅奶梅情人梅等等的梅。

要不顺道去妇科检查？还是待两天才说吧。

整星期下来真够她忙的了，但是家务显然没有得到特别的照应，忙的都只是她的脑筋，怎么想也想不完地，好像一个人独守着一大箩筐的秘密不知如何是好以致于自己都觉得怪神经的。老伴要多瞧她一眼，她也会以为让他察觉了什么似的，所以连吃颗奶梅都鬼祟得可以，更甭说那些梅是给放到什么地方去了。

还是过去妈妈那儿坐坐的好，小姨妈不也近四十几才有头胎吗？妈附近有间西药房，回头顺便买些验尿纸来测测才好。

家里静寂寂的，她晓得都上班去了。妈在房里陪小侄女午睡，她径自穿过客厅赶到厕所，有点内急，掩上门，不消顷刻，她猛然抬头，瞧见镜子里的一张脸泛起如血红潮。

匆匆水声带来母亲的脚步，朝里一唤：“阿丽，妳来啦？”

来啦？妈妈怎么知道我“来”了？

“阿丽——”

“妈，妳怎么知道的？”她带门问道。

“我怎么不知道？”

“我是说妳怎么知道我‘来了’？”

“女儿来了，有什么知不知道的？阿丽，妳这一礼拜都没来，来了，不就好啰。”

“哎哎，是的是的，来了来了。”

来了，就——好？



网

一 凡

■ 作者简介

一凡(1939-)原名王昭英。新加坡公民,定居汶莱。新加坡南洋大学中文系毕业。已出版的著作有散文集《双飞集》(与夫婿刘华源合著)和《跨越时空的旅程》,诗文集《洒向人间都是爱》和《感时花溅泪》。微型小说作品被收入江曾培主编的《微型小说鉴赏辞典》、杨松年及郑绣方主编的《细微的雕塑:世华微型小说评析》和钦鸿主编的《世界华文女作家微型小说选》等文集。主编《东南亚华文文学选集·汶莱卷》等。现为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会员、亚洲华文作家协会副会长、亚华文艺基金会董事、新加坡《新世纪文艺》副总编辑、《新世纪学刊》编辑顾问及汶莱《五属文苑》执行编辑。

永强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着烟,目光茫然地停驻在远处的山峦。



清晨的阳光透过树叶的隙缝，撒了一地的金黄，却无法驱散他心中的阴霾。

自从玲玲要他摊牌以来，他无法专心工作。为了躲避妻子那道似嘲讽，似怨恨的目光，他常常早出晚归。

“我们之间早已名存实亡，为什么要如此为难我？留住我的人，留不住我的心，有什么意思？”

望着永强愤然离去的背影，玉芬流下了两行清泪。心情既矛盾，又混乱。丈夫说得没错，留住他的人，留不住他的心有什么意思！可是，一想到一纸离婚书，她就从此沦为弃妇。她，不甘心做弃妇！

夜凉如水，公园此刻分外宁静。永强轻搂着玲玲的肩膀，欲语还休。

“玲玲，玉芬说什么都不肯离婚。你就不要逼我好吗？你不是说过只要我们相爱，名分不重要吗？现在为什么又要我马上离婚，跟你结婚呢？一纸婚书对你真的那么重要？”永强苦着脸低声下气哀求玲玲。

“此一时，彼一时，那时我们的关系没有曝光。何况你又告诉我跟玉芬离婚没有问题。”

“是啊！她早就不把我当丈夫，还说什么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过我的独木桥，现在却坚持不肯离婚。真不明白你们女人！”

“要我等，等到什么时候？说实在的，我也不是很在乎名分，但我受不了人们指指点点。一想到自己是人们眼中的黑市夫人，我就要看不起自己。如果你不尽快做个了断，我只有离开你！”

“早知如此，在与你开始之前，我应该先跟她离婚。而现在真使我进退两难。唉！”

想到这里，永强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把目光收回，却见不远的一棵树上，一只蜘蛛正忙碌地织着网，等待猎物自投罗网。而他，却困在自制的网中。

（新城）小小说四月刊 2000 年 4 月



借伞

严文珍

■ 作者简介

严文珍，祖籍广东梅县，出生于新加坡。毕业于南洋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现任中学华文教师。七十年代开始创作，作品发表于报章和文艺刊物。已出版有《赤子心》（2015）。曾二度获新加坡中学华文教师会教师征文奖，南洋孔教会第一届孝道征文奖，向文艺敬礼奖及建国一代故事优胜奖。现为新加坡炎黄文化研究会《炎黄文化》编委、锡山文艺中心理事、新加坡文艺协会理事、新加坡作家协会会员。

那是一个闷热得让人窒息的下午，为了隔天的统一测验，放学后留下来给华文较弱的同学恶补。难能可贵的是，平日一上课就要会周公的凯也自动留下来，心中不禁窃喜，有希望了，孺子可教也！

给同学们复习过隔天要测验的内容，做了模拟试卷，时间刚刚好，三点三十分，下课啰！下课三部曲一过，学生便带着欢声笑语一窝蜂冲出课堂。可是，他们还来不及踏出校门，已雷声隆隆，瞬间大雨倾盆而下。天不作美，回不了家了。这些学生也“太幸运”了！尤其是那些平日不带伞上学的男生，此时回家肯定变成落汤鸡！

我回到休息室，还来不及坐下来喘口气，就传来同事的叫唤声：

“严老师，学生找您！”

推开门一看，是凯及另一名男生按的门铃。不用说，这个时候找老师，肯定是借伞！果然不出所料。

凯腼腆地开口道：“老师，下雨了，可以借我们雨伞吗？”

借伞，如果雨还是下个不停，那我岂不是要冒雨回家？前几天患感冒，尚未痊愈，若被雨淋，病情肯定加重。怎么办？我心里在嘀咕着，犹豫着。

“你们等雨停了才回吧！”我有点为难。

“老师，他要早点回家照顾妹妹呢！”

难得他们留下来补课，算是“捧场”了！现在还要赶着回家照顾妹妹，多懂事的孩子！就借吧！说不定稍后雨就停了。或许是一丝善念，一点奖赏，我转身回到休息室，从公事包里挖出了一把陈旧褪色的紫色小雨伞，这跟随我多年的一把旧伞。

“老师的伞有个怪脾气，大风吹来就翻脸，伞面会向上翻，但用手压下去就行了！”我拿了雨伞，向这两名同学解释一番，免得到时雨伞不听话，害得他们成了落汤鸡。

“谢谢老师！明天我们一定还给您！”

他们拿了伞，欣喜若狂地下了楼了！我转身回休息室继续批卷等雨停。

第二天一大早。

“严老师，学生找您”！坐在前面几排的同事唤道。



会是哪位学生？印象中没约学生来找自己，而且还那么早，离上课还三十分钟。

凯站在门外。手里拿着伞，是两把。

平日老忘记交作业，总要再三催促，一拖再拖，才能勉强交上，没想到这回无需老师催促便自动前来还雨伞，真是奇迹！他把我的旧伞折叠的整整齐齐，还给了我。手中还拿着一把新雨伞。

“这么快就还老师雨伞，还折叠的那么整齐，谢谢你！”我赞了他一番。

“你买雨伞了？这就对了，最近气候变幻无常，带把伞是对的！！”我接下去说道。

“老师，送您一把新的雨伞。”凯吞吞吐吐地说。

“不行，老师不能随便收下学生的礼物。我只收回自己的这把雨伞就行了。”

“老师的雨伞破了，应该换一把新的了”

“我是不舍得丢弃这把伞，因为它很小巧，放在皮包里刚刚好，非常方便。这把新的伞你就自己带着，免得改天下雨又要借伞”。我说明携带旧伞的原因，坚持不肯收下学生送的新雨伞。

“老师，您收下吧！我带来了就不会再带回去了，我家里还有好多把雨伞。”凯脸上露出失望且尴尬的神色，手一直拿着那把雨伞不肯离去。

我没理由收下，但坚持拒绝收下又似乎太不近人情，令对方下不了台。

“好吧！那我就收在教师休息室里，当着帮你保管，哪一天下大雨没带伞，你就过来跟老师拿。”

“谢谢老师，老师再见！”凯马上露出笑颜，似乎如释重负。

看着手中这把簇新的雨伞，感受着一份浓浓的心意。没想到平日上课老想打瞌睡，成绩一般的他，心思那么周密。这把新雨伞，包含着一种特殊意义，那就是从中折射出来的一种纯真、关爱、成熟与懂事。

俺不落壳

尤光敏

■ 作者简介

尤光敏（1937-）香港大学文学硕士，曾任职新加坡公用事业局、新加坡大学中文系兼职讲师、爱好文学及书法。

明伯住了二十五年的共管式楼房被“俺不落壳”了。

所谓“俺不落壳”（Enbloc）是个法国词，明伯知道指的是共管式楼房要集体出售。法律规定类似的产业，只要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业主同意，就可被集体卖给发展商，少数业主不同意也得卖。别以为明伯不懂法律条文，听说年青的明伯曾经当过市政局的大财副，常要了解并执行许多复杂的法律呢。

当初买房子时，明伯知道只要地契清楚，房子永远是属于他和他的老伴的。法律保障他们，只有他们俩才能卖这房子，没人



有权利要他们做不愿意做的事。但是明伯错了。

少数必须服从多数！

那天，“俺不落壳”委员会委任的屋业代理商派了两位能言善辩的小姐到明伯家来，劝说他和他的老伴（以下谈到明伯也包括他的老伴！）签名，以便大事可以顺利进行。她们正确地指出“俺不落壳”的售价肯定比个别出售的价格高出许多，这是把屋宇兑换大笔现金的机会，希望明伯不要坐失良机。明伯虽然年近古稀，但是听得清楚，而心里不舒服，不买账。

愚蠢的明伯居然不要钱！

周末晚上我邀了明伯到外头散散心。坐在俱乐部的天台，面对周围大厦夜景，两人各要了一杯“二酤歌”（为了不便为酒商做广告，恕不注明原名），明伯打开话匣子，说道，哪有人不要正正当当来的钱，尤其是他退休生活中，有大笔钱来，可做好多事啊。只是无形的代价太高了。

说的也是，明伯所拥有的单位，风水特别好，一家人和和气气的。三个女儿也有了自个儿的家庭。明伯有五个孙儿女，伶俐活泼，个个是他心中一块肉。明伯自己上过讲堂，当过官、经商二十年，过后还在金融业枪林弹雨地过了十年，全身而退。他晚年的人生境界可说是“风正一帆悬”。他非常珍惜他工作的年代，但更珍惜近年退休后的生活，成天和老伴为家务忙得不亦乐乎。他好读书也好写字，生活过得蛮写意；但是“俺不落壳”让他不知道以后是否能过同样的生活。据调查，明伯“俺不落壳”的收益在现在的产业市场是很难买同样宽大舒适的住所。但是根据现行的法律，多数票可以卖他的房子。明伯的生活情况和感情是他个人的事。怎么是这样，明伯感到一片惘然。

新加坡有许多的好，包括基础建设，公共交通，环境卫生，医药设备；但好好的楼房为什么要准许发展商买下拆除，说是为更好的利用土地资源。的确如此吗？明伯不懂。

其实明伯也不是完全没办法的老人，只是这突然其来的“俺

不落壳”打乱了他的日常生活。在几年前放下了正式职业之后，他专心于书法和文学。虽然他不以书法家或文学家自居，但是在宁静的环境中涂涂写写，肯定觉得自己在进步，有一种非物质所能代替的高兴，更在他晚年的生活里带来自信。现在明伯却要有一半心思摆在一件他不愿意做的事：找房子。他现在的楼房靠近住在新加坡的二女儿和女婿的家，来往方便。明伯已经放弃了以前的汽车，有时开女婿的车到巴刹买菜，或送小孙女上幼儿园。来年小孙女上小学一年级，接着妹妹也上幼儿全日班。想到这里明伯心里一阵喜悦，但如果明伯搬迁到别区住下，他和老伴与家人相处，以及做点小事帮助照顾两个小孙女也就不那么容易了。

最近老伴身体不舒服，小孙女每天早晚趋前问候“您好点吗？”老伴说这比服什么药都有效，精神日益复元。明伯看着，心差点给溶化了。

“在这世界金融动荡，专家们也不知何去何从的时候，你作何打算？”我问明伯，关心他为找房子的事感到烦恼。

明伯对我说，“那天晚上，睡到半夜，突然觉醒，潜意识传来多年前所读过的一位励志女作家苏珊杰怀（Susan Jeffers）的一句话：接受宇宙给你的一切，把问题看成机会。我的心中亮起了一盏灯。”

西洋有句谚语说：“家是你心所在的地方。”我知道明伯的心所在，也就知道了他将会尽力争取的目标。

一个月后，明伯传给我一则电邮：“好不容易啊！我终于买了房子，地点就在二女儿和女婿的新家附近。”

2008年4月





腾飞的轮椅

紫 弦

(作者简介从略)

秋天的风，舞得枫叶瑟瑟，醉了一地的枯红。

仅剩的几只小鸟儿正努力地在树皮缝中寻找可裹腹的虫儿。

“吱……沙沙……”小径来了一个女人，一袭长发掩不住白晰的肌肤，瘦弱的身影藏在一身及地长裙中。美丽的容颜伴着的是一双呆滞的目光。似望着起舞的枫叶，又似全然不见。调皮的风儿翻了个跟斗，掀起了女人的裙摆，煞时风停、鸟静……裙摆下什么都没有。女人的嘴唇抖了一下，轻轻地理了理裙子，继续向前移动。“吱……沙沙……”，

“沙沙……沙沙……”小径来了个男人，快步地迎向女人落寞的眼神。男人兴奋地在女人耳际嘀咕了些什么，只见朱唇微提，露出了个罕见的笑容。

从此，秋天的公园落单。

春天的风，温柔地亲吻树上初发的绿芽儿。成群的鸟儿正吱

喳地交换南方的讯息。

“的的……的的的……”门旁坐了个女人，一袭长发掩不住晰白肌肤中透出的微红，瘦弱的身影藏在一身及地长裙中。美丽的容颜伴着的是一双自信的目光。熟练的双手，一面操作收银机，一面点算顾客篮子里的货品。“的的……的的的……。”

在五点半的滴答声中，门口来了一辆三轮的士古得，男人把女人抱上后座，把轮椅折起放在连接士古得的储物箱里。

士古得快述地驶向一个叫家的地方。风儿把长发吹散，似触角网罗着新生。女人环抱着男人腰际的双手勒了一勒。

“哥，谢谢你。”



家犬身世

曾 徒

■ 作者简介

曾徒（1931-）原名李庭辉，其他笔名有亚勇、亚子、秋帆等。生于马来西亚怡保市。祖籍广东清远，现为新加坡公民。曾获马来西亚联邦奖学金、考获马来亚大学大学奖学金、大学书籍奖、哥伦比亚大学（美国）高级奖学金。马来亚大学荣誉学士和硕士、新加坡大学博士。历任小、中、大学教员，新加坡政府高级公务员，现已退休。退休后专注于著述工作，著作甚丰。文学创作体裁有旧体诗歌、新体诗歌、散文。出版有诗歌集《鸡肋集》、《三弃诗集》、《菩提叶》、《诗偈对倾》、《知我诗丛》、《一只小鸟的话》、《望星楼墨余》，散文集《觉照心语》、《余澜水花》，翻译《罗素粹语》，主编著《新马华文文学大系》。曾获“北京中华传统文学艺术研究会”授予“桂冠诗词艺术家荣誉称号”。曾任新社主席、新加坡作家协会主席以及会务顾问、新加坡文艺协会会务顾问、南洋学会代主编、全球汉诗总会秘书长、2002年

全球汉诗总会第八届新加坡诗词吟诵汉诗大会工委会主席。1970年代表新加坡出席台北三届亚洲作家会议。参与社团有新加坡作家协会、新加坡文艺协会、新社，南洋学会、全球汉诗总会。

很久很久以前，在印度大陆某一国里，有一位势位显赫的王爷，比其他族更甚，非常嗜好狩猎，宫中豢养很多鹰犬，甚嚣尘上，十分热闹。

每次出猎，如有某犬，行动敏捷，搏击精练，能够出众犬头地，首先捕噬野类，回宫烹煮之后，论功行赏，必然获得大块美肉享宴，但其余众犬，碌碌无奇，表现平凡的，则依常例，只准啃骨头，如获颁赐野类眼、耳、口、鼻等，算是主人特示恩宠了。

如果有那一只，由于自己无法解释的缘故，如关节突然发炎等，奔跑不速，手脚笨拙，追杀猎品，落于大众之后，工作效率低劣，回到王宫，不问原因，必然遭遇王爷的仆从口斥脚踢，晚膳也只有全无余肉的骨头可啃，如遇性格特别狠毒的家丁，则赏以水浇棒打，甚至绝粮。

群犬之中，有一只年纪较长，从少年开始就跟王爷干到老迈，以往由于年轻力壮，聪明发达，表现节节优异，深获主子宠幸，奖赏特多，但随着岁月之催犬老，工作能力就一步一步的衰弱起来，时常有劳无获，甚至行差踏错，于是被处罚，被冷落就司空见惯了。有一天，在舐份之余，老犬忽然悟到犬生的一个从未觉察的现象，那就是不论获赏也好，被罚也好，在甘苦备尝之后，一见到主人就必定要摆出一副讨好的态度，这表现在王爷面前，不论他是喜是怒，或热或冷，总得把尾巴挺竖起来，拼命摇摆，而且更明智的，是走到他身边，低头伸舌舐吮他的足下，王爷如若心情快活，或许就会伸出龙爪拍拍自己的脑袋，表示喜欢，如遇他神志偶尔失去平衡，事无例外的就得挨上他的两脚，最使犬难堪的是，不论抚爱也好，讨论也好，事后做犬的必定要把尾巴摇摆得更凶，而且是愈凶愈好，顺来要顺受，逆来也得顺受，一副表情，必须服服贴贴唯唯诺诺，这样王爷或者会喜上加喜，



或稍息龙怒。沉思之后，老犬感叹道：“做犬那能自尊，做犬那有犬格？”

在以上发现之外，老犬还领悟到另一个现象，那就是即使在年轻只获奖赏而没有挨罚的时代，每次吃喝，它和同志们都不能和王爷的人类文武百官在宫殿里同坐列席，它们成群都被圈在平生归宿的狗窠之内，吮地饱肚，邈邈污秽，遑论计较，所谓不齿人列，真是名符其实。

由于老犬体悟了犬生的真相，于是它有点哲学化起来了，凡事恬淡，荣不为欢，辱不为哀，因为得只是一条犬，失也只是一条犬，它变得静极了，形同槁木，什么都不想干，叫它跟随去打猎，它只做个样子跑跑，敷衍塞责，心不在焉。

有一天，老犬的这种超然尘外，毫不在乎，使人呕心的态度给王爷注意到了，龙颜赫然震怒，他大声喝道：“这条狗，愈来愈不像样了，年青时多可爱，现在却变得这么可恶！把它宰了吧，给咱们今晚吃饭送酒！与其给它白吃粮，不如拿它来给咱们做粮！”厨官们一听之下，七手八脚，说时迟，那时快，当场就把老犬拖进御厨里去宰了。

老犬在天之灵，俯视尘环，发现本身的贱躯被零零碎碎地剁成好多小块，丢在五个大鼎里油炸，一时悲从中来，顿足大哭。这阵子，祥云中忽然慢慢飘来一位菩萨，原来是地藏王，尊者开口说道：“你为什么哭呢？当年我问你，要投胎做家犬抑或要做野狼，你选择了做家犬，我已明白警告过你，做家犬虽然生活有保障，不患冻馁，但份属奴婢，是没有地位，没有自尊的，一生必须忍辱受欺，做野狼虽然饥寒，朝不保夕，有时甚至还可能被残忍嗜杀的狩猎者伤害，但却独立自主，有与人平等的地位，有自尊，可以挺立天地之间，但你却不听我的善言，一意孤行，现在悲哀又有何用？”

老犬闻言，精神立刻抖擞起来，合十向尊者稟道：“菩萨，今次我选择做野狼而不做家犬了，您马上给我转轮回投生去吧！”

地藏王说声好，把锡杖一振，老犬的灵魂就投到深山野岭的兽群中去了。老僧啧啧称善道：“狼到无求品自高！”

小狗旺旺

曾 采

■ 作者简介

曾采（1921-2002）原名曾丹青，另有笔名心照、善哉等。祖籍福建省永定县，生于霹雳州山城和丰镇，新加坡公民。曾任教于小学教师。新加坡光复后转入电影界，至1985年退休。文学创作始于退休之后，已出版的著作有小说：《红尘滚滚》（长篇，1996）、《万世留名》（中篇，1999）和《她这一辈子》（短篇集，2000）；散文集《曾采散文集》（2002）和《山城恋歌》（2003）。前新加坡作家协会副秘书长，前锡山文艺中心总务。

旺旺是只小小的狐狸狗，全身毛色雪白，头脸酷似尖嘴狐狸，目光炯炯，四肢灵活，摇尾生姿，乖巧伶俐，且善解人意，吠声扰人时，喝停即停，叫坐就坐，叫它做什么就做什么。它是李家老夫妇的心爱宠物，可是李家的儿孙们却不叫它旺旺，另外起了



个英文名 Funny，这年头把小狗唤作旺旺这一类庸俗名字的毕竟少之又少了。

小狗旺旺这名字，原来有段传奇。

李家老夫妇壮年时住在“山狗顶”的木屋区，拥有上代遗留下来的菜园果林，也养些鸡鸭猪牛，生活苦中有乐。“山狗顶”虽被区外人目为“九反之地”，但区内人却相安无事，邻居和睦共处，唯独不旺丁财。李家夫妇结婚多年，膝下犹虚。论身体，男的壮如牛（他的名字就叫大牛）；女的臀如鸭母，都说是多子相，应该像猪母一样好生养（她的名字就叫阿珠），奈何苦战徒劳无功，大牛常常以“命中有时终须有”解嘲和自慰。

那一年，大牛阿珠为迎狗年夜游“牛车水”买年货归来，山路昏暗，年晚又无月光，夫妇俩挽着大包小包的摸黑回到家中亮了灯，才发现有只“山芭狗”跟了入屋。这“山芭狗”又瘦又脏，显然流浪多时，它蜷伏在地上，赖着不走了。

大牛斥逐无效，恼了：“我去找枝大棍来，看你走不走！”说着果真要去找棍。

阿珠忽然如获至宝般叫道：“猫来穷，狗来富！赶不得，赶不得！”

一言惊醒梦中人，阿牛笑了：“莫非真的狗年行狗运！”连忙以残肴冷饭喂饱了，还替它全身冲洗得干干净净，给它取了个名字叫旺旺，他想丁财两旺。

流浪狗有了主人有了家，正好像人一样：失运一条虫，得运一条龙！不多久，旺旺就不再寒酸相，一身黄毛发亮，神气十足了。它似乎知恩报德，不但听教听话，而且忠心耿耿，日夜勤于守护家园。

世事偏多巧合，狗年的阿珠“猪上涨了”，而大牛又碰上果菜有价，家畜行情大起，他发财了。阿珠瓜熟蒂落，生了个白白胖胖的男婴，果真是狗年行狗运，丁财两旺，大牛就给儿子取名阿财。

后来，“山狗顶”被政府征用了，大牛阿珠过惯了乡居生活，另辟山芭重建菜园果林。可是山芭一处一处变成了市镇，李家已经数度变迁，终于定居在“锡山”。那带给李家好运的旺旺早已换了几只不同的狗，而且迁就环境，由大只变小只的。虽然狗不同，狗名旺旺却始终不变，现在这只小小的狐狸狗仍然叫旺旺！

数十年来，大牛阿珠把每只旺旺教得百依百顺，连阿财也教得通情达理，孝道爱家，没忘家族优良传统，过年过节都得持旧礼。大牛阿珠都常感叹说：“上一代传给我们的，我们都传给儿子，可是阿财的儿女已经不接受这一套了，连小狗旺旺也叫Funny。”





倾斜

曾 采

■ 作者简介

曾采（1921-2002）原名曾丹青，另有笔名心照、善哉等。祖籍福建省永定县，生于霹雳州山城和丰镇，新加坡公民。曾任教于小学教师。新加坡光复后转入电影界，至1985年退休。文学创作始于退休之后，已出版的著作有小说：《红尘滚滚》（长篇，1996）、《万世留名》（中篇，1999）和《她这一辈子》（短篇集，2000）；散文集《曾采散文集》（2002）和《山城恋歌》（2003）。前新加坡作家协会副秘书长，前锡山文艺中心总务。

钱进拖着疲乏的脚步踏入家门，连转身也懒了，反手“碰”的一声关紧，公事包往沙发一抛，人也跟着倒下。他大学中文系刚毕业就当起“无冕皇帝”，虽不是十分英俊潇洒，总算年少有为，还是自由自在的“寡人”一个。他是家中的独子，父母明知他会

夜归，省得挂心，早睡了。

墙上那“乌钟”叫了十二下。

“哗，夜半了。”钱进张开惺忪的睡眼，走去雪柜取出一罐红舌狗黑 BEER，“卜”一声拉开了喝了一大口，坐在餐桌椅上，愣愣地看着一旁书桌上斜插在笔套的那支原子笔。

“我的大选报导还没写呢。”他说着从沙发上的公事包里找出纸和笔来。

对着眼前的资料，右手握着的笔正似书桌上在笔套斜插的那支原子笔，口中喃喃自语：“笔总是倾斜地倒过一边，唉……”他仰首闭上眼睛思索：“刚才陪我四处猎影的狗仔王，他说识时务者为俊杰，还劝我的笔要和他的镜头一样倒过一边。”

“怎样倒法？”

“你同谁工作就倒向谁啦。”

“但是我的工作必须报导翔实。”

“你真笨！”狗仔王有点不耐烦，还好没有爆出三字经来：“当然不可无中生有，记住诽谤有罪！”

“你说要我和你的镜头一样倒过一边，那我愿向你学习，你的镜头怎样倒法？”

“同谁工作就倒向谁，专拍讨好的形象，拍对方就要专挑令人讨厌的形象，懂吗？”

“哦，原来同谁工作就倒向谁，专写讨好的，写对方则写最令人讨厌的。”

“对了，孺子可教，一点就通。”狗仔王洋洋得意着。

“但是这样公正吗？”

“你的笔本来就是倾斜的。”

钱进一阵茫然，把那罐黑 BEER 灌进肚里，睡在沙发上去会周公了。



天方猫谭

钟佳晖

(作者简介从略)

之一：猫食

那只猫又在用贪婪的眼神看着他了。

他打了个冷颤。那双在黑暗中发出绿光的猫眼令他浑身不自在。有一股怒火莫名地在他心中油然而起。

死猫！每晚买夜宵经过这条小巷，这只该死的猫都用这令他不寒而栗的眼神看着他。是烧鸭的香吸引了它吧！他自己也说不上有什么不妥，只是那双深邃的猫眼似乎蕴藏一股邪气，令他不安。

尽管如此，他还是夜夜经过这条小巷。总不能为了一只死猫绕道而行吧！他想。说实在的，这猫也没做什么，很安份守己地蹲在一个角落。或许在黑暗中只看到发光的猫眼，却看不到猫身是一件很骇人的事，所以他才感到不安吧？

喵！



今晚这猫竟反常地来到了他跟前。

一向就不爱动物的他皱眉头，加快脚步。

猫锲而不舍地跟着他。

喵！喵！喵！

猫叫声在一片寂静无声的夜里显得十分刺耳，好像千万支针，刺激着他的每一根神经。

猫绕着他的脚打转，不住向他提着的烧鸭喵喵叫。

死猫，还要吃我的烧鸭？休想！滚开！

说着，随即把猫踢开。

尖锐的猫叫声令他吓了一跳。也不知从哪儿来的力气，他竟把猫踢到老远的水沟里，猫竖起全身的毛把尾巴拉得笔直，碧绿的双眼发出更慑人、更阴森的寒光。

猫生气的样子他还是第一次见过。所以不禁感到害怕。

还是别惹它了，赶快回家吧！

说时迟，那时快，猫一股劲儿向他飞奔过来，以最快的速度向他扑过来。十只爪子像十把小刀猛地往他身上的肌肤抓，爪子划过的地方留下深深的、淌着血的伤痕。他不住地狂喊，双手不住地狂扫，猫不停地狂抓。

喵！喵！

原本漆黑一片的四周忽然多出了几十双碧绿的猫眼。它们像是待噬的侵略者，以阴沉的脚步，一步步向他逼近。

他躺在水沟，无助地看着猫用尖锐的牙和爪将他身上的每一寸肌肤撕开，吮吸伤口溢出来的鲜血。猫的眼神不再贪婪，它们只是慢慢地舔着、咀嚼着、享受着他的肌肉，怪诞的神情露出无限的满足感。

之二：剖猫

我不能考不及格。



这句话在他脑海里不停地打转。

我不能考不及格。

真的，他不能考不及格。你知道家长、老师对他的期望有多大吗？考不及格会令爸难以下台，因为爸医院里的儿子个个都是大医生、大律师。考不及格会留级会被同学鄙视。

我不能考不及格。

他天天都用死缠烂打的方式想从教授口中探出有关考试的情报。教授当然守口如瓶。幸亏他从同学、朋友那儿得到了不少的“线索”。

我不能考不及格。

刚才杰逊偷偷告诉他：解剖雌猫是今年生物实验考试的热门题目。

我不能考不及格。

雌猫！？

大家都知道实验在生物科的重要性。假如要考得好，实验这一关一定要做得好。说实在的他是一点把握也没有。笔试这一关他的准备做得十足，但实验这一关，谁晓得教授会出什么难题。解剖实验他是做了好多次，但就是没解剖过雌猫。万一临场表现不理想，那他一生可就完了。他不想大学第一年还没念完就被踢出校门。

我不能考不及格。

喵！喵！

正当他努力从课本中研究猫的种种时，窗外传来了阵阵猫叫声。他往下望，原来楼下有一群猫。他想起了百闻不如一见这句俗语。

我不能考不及格。

“一青年男子清晨被发现卧尸组屋楼下。现场留下一滩血迹和一些猫的足印。警方怀疑死者是因半夜听到猫叫声，好奇倚窗口往下看时，一时失去平衡从九楼坠下去……”

皆大欢喜

钟佳晖

(作者简介从略)

陶制作轻闭上双眼，又陶醉在那清泉流水般的歌声中。

自从他第一次踏入这间酒廊，便被这清脆柔美的歌声给深深吸引了，每次都那么不由自主地沉醉在其中。那不正是他当唱片制作当了这么多年一直在寻找的歌声吗？

可是，就在他睁开眼睛的那一刻，他立刻从歌声的梦幻中回到了丑陋的现实。那是一张多么丑陋的脸啊！那又圆又扁的脸从远处望去，就只能看见那些布满在她脸上，大小不一的疮孔和青春痘。谁会把那个身材臃肿，下巴不只有两个的女人和青春联想在一起？

可惜啊！上天赐给了她如此悦耳的嗓子，为什么就不让她长得好看一些呢？

太可惜了！陶制作又叹了一口气。以她的歌喉，要捧她成为天皇巨星，实在易如反掌。可是她的外表将永远是她前跨的绊脚石。单有美丽的歌声又有何用？现在的歌迷不只要听觉上的享受，对



视觉更是诸多要求。不少嗓子不很好的歌手，还不是因为俊俏美丽的外表而成为千万歌迷崇拜的偶像？

而在这酒廊里，丑歌手似乎也不被重视，只有在人客稀少的时候才安排她出来驻唱。

一曲《马不停蹄的忧伤》，陶制作也仿佛感觉到了这位其貌不扬的女人的哀伤。

“陶制作，这是我的女儿丽莎。她一直都想当歌星不知您可有什么办法？”

“这……”虽然说陈太太是他的老邻居，可是公是公，私是私，假如每个邻居都把他的儿子、女儿带来，那还了得。可是，作为唱片制作人，职责之一也是挖掘有潜力的人才。

“好吧！叫您女儿明早 11 点来我的唱片公司面试。”

丽莎从小便是个美人胚子，这是众所周知的。那具有灵气的双眉，眉宇间散发出摄人的神采，炯炯有神的双眸，高挑匀称的身段，从头到脚都散发出健康青春的气息。以她这样的条件，要把她塑造成玉女形象一定不成问题。

“你会唱《对你爱不完》吧！等一下你就唱一遍给我听。”

音乐一开始，丽莎便跟着节奏摆动。她好似天生便注定是块表演的料，那熟练的舞步和全身散发出的热力，足以吸引台下的每一个人。还有那头随身体摆动的飘逸长发！她就是我要找的！我要把她塑造成今年最受欢迎的青春玉女！陶制作暗忖。

“风吹得路好……长……”

陶制作差点从椅子上跌了下来。那美丽的樱桃小嘴怎么会吐出如斯难听的声音？“比鸡叫还恐怖！”陶制作听到副制作说。

丽莎也知道她的歌星梦就此完了。以她的气质与姿色，要博得歌迷的欢心是没问题。但上天却赐了她这副难听不堪嘶哑的嗓子。或许，她是该脚踏实地去另寻工作了。

“丽莎，我们暂时不会雇用你，有消息再通知你，你可以回去了。”



陶制作看到了那哀伤的眼神。而在昨晚，他也在酒廊内看到了同样的眼神。

陶制作一整夜都在想着那双哀伤的眼神。美丽的声音，不美丽的外表和不美丽的声音，美丽的外表。这个上天安排的难题，他找到解决的方法了。他把他的办法和副制作详细地谈了一遍，连他也拍案叫好。

陶制作到酒廊把他的计划告诉了那个叫做李莲的女人。她丑陋的脸上除了惊讶，还是惊讶。

“我们不是在欺骗歌迷。我们只尽能力给他们所要求的——美丽的外貌和好听的歌声。怎么样？”

李莲点头了。她可不想在这酒廊呆一辈子。

丽莎听了陶制作的话，一时也说不出话来。她想了一会儿，也认为这是她踏入歌坛的好机会，终于点头答应了。

一个月后，李莲到唱片公司灌录了12首陶制作特别为她编写的歌曲，丽莎则拍了好几个电视MTV。

陶制作为李莲和丽莎制作的专辑一到市面上，便掀起了一股热潮，而他本身也赚得眉开眼笑。

电视的综艺节目几乎夜夜都播放丽莎的MTV。她强劲有力的舞步风靡了不少少男少女；而从她美丽的小嘴唱出的，就是李莲美妙的歌声。



回忆

周德成

■ 作者简介

周德成（1973-）祖籍广东梅县，生于新加坡。毕业于淡马锡初级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士、荣誉学士和文学硕士。曾执教于国家初级学院，现任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中文系讲师。作品散见于报章和海外杂志，已出版散文集《四书——四人札记》（合著）和诗集《你和我的故事》。诗作曾参与2012年巴黎法英诗歌节，2005年以组诗《寻找一座组屋的导游》获新加坡大专文学奖诗歌首奖，2009年以组诗《我和你的故事》获新加坡金笔奖中文诗歌组冠军。曾获全国模范华文教师奖，多届全国书法比赛公开组首奖。新加坡书法家协会评议员、国家艺术理事会青年作家培训计划导师、南洋理工大学文坛新秀培养计划导师、驻校作家计划导师、新加坡作家协会理事。曾任《新华文学》主编、《新加坡的99幅文学风景——新华新生代作品选》编辑。

现在完成式的回忆不过是一种风干的标本。

1

多少年来——在几乎整整10年的时间中，我频频想起来，似乎唯有通过回忆的微光，我才能找到你这个人的影子。每次当我想起你时，尤其是在清晨或者黄昏时，我就仿佛看到你独坐在白色小屋二楼的窗户旁苦苦思索——目光透过院落，落在老树上。

“记忆这东西就好像小说，或者说，小说类似记忆。”你说道。

当然，这10年里，你是否真的变老了，我并无法确切分辨，就好像院落里的老树，从我出生那年到我学会在树下哭泣和玩捉迷藏，甚至是最后一次我看见你时，我都没法察觉树年轮的增长。

你告诉我，你总是梦见自己走进一个极其寒冷的乡野里。那个时候，你病得很重，高烧不退又一直呻吟，家人说每晚不知你在梦中说着什么，他们以为你快死了。

2

你连续几个星期做着同样的梦。梦开始的气氛总是黄昏的韵致，小路上还有太阳的余晖，树的影子犹斜斜萎缩在太阳的影子里，看起来那么悠闲而黯淡。

然后你看见一栋房子。那栋屋是白石砌成的，屋顶则是青石板，青石台阶最上面是深色的柚木门。屋子外太阳就一点一点落下，落啊落的就落在这方形木门白色小屋的屋顶上，屋顶上倒像打翻了牛奶，又仿佛被雪白地蚀去了一片。就在方形木门的两旁，种有很多白玫瑰，开得碗口大，美得令人心生阵阵莫名的忧伤……还有其他别的花娉娉婷婷地夹杂其间，姹紫嫣红地缀在枝头。

花香随着屋内收音机播出的音乐四处弥漫，你竟一下看傻了——声音、香味和颜色都那么的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当然，我可以想象，在昏黄的梦境里，你望着玫瑰及其他五颜六色的花，花魂在空中飞舞着，生命的逝去是既无奈又真实的，是否都像肥皂泡沫来的？一切的花开花落，你霎时全明白了。





3

在阵阵的讶异后，你半拘谨地走入屋内，从二楼的窗子可以看见屋外的老树。那时候，天气格外凄美，房内有搁置的床单、枕头和被子，薄薄裹在一纸尘埃里。餐桌上有一杯咖啡，还可以看见热烟，嗅到香味。客厅中央有一个金丝鸟笼，一只鸽子叭嗒叭嗒地拍着翅膀，那声音宛若从枯井底、深谷里传来般幽远而低回，却又没有心灵的距离感，一封悬在鸽子颈项的信就晃着晃着。

梦中，你在屋内呼喝、呐喊，但没有回音，屋内的音乐越奏越小声，就这样你以为自己一定是在不知何时，曾看见这样一栋房子、花圃；因此你一直想找到这个梦中的房屋，但却一直找不着。

4

就在去年9月，你在某个晕熙的黄昏郊区漫游时，穿过一个菩提树林后，终于看见一直反复出现在你梦里的白屋。你脸上露出定定的惊异，眼睛一霎一霎的，然后又恢复了定定小小的微笑。你觉得这种感觉难以言述，像是阔别多年后，认出自己失散的亲人。

你只看见夕阳一点一点落在白色小屋的屋顶上面，仿佛屋顶都涂了层金黄色的牛油，还溢着秋色的芳香。一条小路就接到屋子的青石台阶，而青石台阶上则是深色的柚木门。围着屋子是个白栏杆，白栏杆后面有棵老树。从老树抬眼向屋子望去，可以看到二楼的玻璃窗。

在门前，你欣赏着两旁的白玫瑰，还有由其他颜色组成的花丛，有的是水仙，有的是蔷薇，还有天堂鸟。你于是上了台阶，并按了铃。

门铃你按了又按，心中有种像要拆开礼物的焦躁和喜悦。

5

直到听到一阵缓慢的脚步声和两三声苍老的“我——来——了！”然后门开了，眼前即出现了一位身着管家服饰的老年人，面带愁容。

那个老人看见你时，显得有些惊愕，杏目瞪瞪地呆望着你，喉间隐隐失声道：

“你……你……”

你用手指抚弄着鼻子，礼貌地问：“我是否可以进去屋内看看？”

“看看？”那个老人显得有点不知所措，对于一个突然登门到访陌生人的唐突要求，露出了一脸的为难。

“不好吧。”

对他的婉拒，你有好几秒钟不知该作何反应，但心里却是更为着急。

“是啊……我想到屋内看看，如果你不方便答应的话，那是否可以请示一下你的主人？”

老人又迟疑了一阵子。

“哦，我的主人 10 年前就突然发了场高烧病死了。”

你在那 30 秒内似乎恍然明白了什么，你带着一种像濒临死亡的不安追问那个老仆人：“对不起，你主人怎么会突然病死的？”

“我主人在这房子里常常看见不干净的东西。”

“我说的是真的。”老人停了一停：“我真的不骗你，我本身就见过那鬼。”

你想说什么，最后又止住，沉默不语。

“你一定要相信我。”这个时候有长长的僵持着的 10 几秒沉默，然后老人一字一字地说：

“因为，那鬼——就——是——你——”

是的，你顿时愣住了，面如菜色。告别时，老人就在那个白屋外庭院的老树安慰你说：所有的梦与现实都是相反的。

那个晚上，你说你失眠了，并在自己的日记本上如此怅然写道：

“记忆有时像小说，有时像诗，有时又像一首过往的情歌。”

我开玩笑说：“那我即是你翻转不止的睡姿。”



糖糖又笑了

郑晓莹

(作者简介从略)

(一)

外面下著毛毛雨，快餐店里也不怎么热闹。

“喂，快12点了，怎么糖糖还没来”秀花在座位上伸了个懒腰，看看表，问坐在她对面的小怡。

“你忘了她是‘迟到公主’吗？一定是没有人叫她起身。”小怡继续做她的功课。

快餐店里的这个角落，打从一开张营业，就被她们认定是做功课最舒服、最理想的地方，家里虽然也算舒服，最糟的就是容易打瞌睡。

今早，秀花和小怡一前一后，11点左右就到了。之前她们也约了糖糖。现在已经过了整个钟头她还没出现。

她们三个人被班上的同学在背后称为“三朵花”。秀花常常是叭喇叭叭喇叭地说个没完没了，被称为“喇叭花”；小怡纤纤细细，



好清秀，脸色还白里透著胭红，大家叫她“胡姬花”；糖糖其实不叫糖糖，叫天丽，只因为她的袋子里总是带著似乎永远也吃不完的糖，而且一见到人总是急著往袋子里一掏，然后摊开掌心，几粒糖排列在人的面前说：“糖，吃糖。”接着又笑出两边面颊的酒涡，甜甜的。所以，不但学校的同学叫她“糖糖”，连家里的人也这么叫她。她们三个人老爱泡在一块儿，因此又被套上了“大红花”的花名，表示她来自马来西亚。

终于见到糖糖推开快餐店的玻璃门走进来，秀花站起身，两手叉腰向糖糖吼：“迟到一个钟头要罚！”

糖糖没作声，轻轻坐下。

这时，秀花才注意到糖糖双眼好像不大对劲，眼皮厚厚的，眼睛红红的，显然刚刚哭过。

小怡也注意到了，著急地问：“发生什么事了，怎么哭肿了眼？”小怡向来很关心别人。

“没什么没——什么啦”糖糖一边说没什么，却眼泪汨汨流下来。

秀花、小怡同时递上纸巾不知说什么好。

糖糖一张纸巾抹眼泪，一张纸巾擤鼻涕。

“爸爸要我去纽西兰读书，而且，过了年就去。”糖糖委屈地说。

“那你去不去？”小怡关切地问。

“我说不去，被他训了顿，骂我和妈妈一样不识好歹。”糖糖越说越有气。“自从妈妈和他分居后，他每次回来总是拿我来出气。”

“你当耳边风好了嘛。”秀花出主意。

“为什么你不去和妈妈商量呢？”还是小怡比较成熟、会想。

“那也要等到傍晚她下班才能见到她。”

“你别担心，你妈妈一定有办法的。”小怡安慰糖糖。“再



过一个星期就是中四会考了，先准备过这一关再说其他的吧。”

糖糖一脸无奈，打开课本……

(二)

糖糖窝在软软的沙发里，真想睡一觉。外婆家的沙发比自己家里的那套皮沙发更舒服。

妈妈还没有下班，外婆在厨房里炒菜，吱、吱、吱，油爆蒜茸的味道好浓，唔，好香！还闻得出是虾米辣椒炒蕹菜的味道。

“如果我能够住在外婆家就好丫！”糖糖在心里说。“爸爸一个月有两个星期在马来西亚做生意，只有我和菲律宾女佣在家，冷清清，炒的菜又不好吃，唉，真不明白妈妈为什么要撇下我害得我常常左右为难，爸爸的事又不好跟妈妈讲，妈妈的事又不好跟爸爸讲，真是做人难……”意识渐渐模糊。

“糖糖，醒醒，起来吃饭啦。”

睁开眼是妈妈轻拍她的手臂，妈妈已经换了家里的便服，该是回来好一阵子了。

餐桌上有三菜一汤，磨菇炒鸡块、蒸鲳鱼、炒蕹菜，都是糖糖喜欢吃的。

“妈，我想来外婆家住。”糖糖捧起饭碗还没吃，忍不住先说了。

“爸爸又骂你啦？”知女莫若母，一猜就中。

“你来住，婆婆最喜欢，外婆说的是真心话。”

“可是，妈妈只是在私人药房当护士，外婆也不是很富有，就没有办法像你爸爸那样有钱，请女佣服侍你。”

“我不一定要有人服侍，可以自己学做嘛。”停了一停嘟起嘴说。“爸爸要我去纽西读读书，我可不要去。”

“好吧，既然你不想去，那我就再委托律师和你爸爸的律师谈谈。不过，你要记住，外婆老了，妈妈要去做工，所以你得要学习做家务，不要再像千金小姐那样什么事都不理，样样都让别

人代劳。其实，我也舍不得你去到那么远，只因为你爸爸搞外遇，我没有办法才选择放弃，也只好选择分开……”停了一下，“只怪自己当初年纪轻，不会想看中了你爸爸有钱，有名气。唉，这些事说来像一匹布那么长，还是先吃饭吧。”

问题有了转机，糖糖的胃口变得很好，吃了很多，还破例添了一点饭。

可是，糖糖的头脑并没有静下来。她在想：爸爸为什么会变心呢？害得本来一个好好的家散了！妈妈又为什么不坚持守著她一手布置的家呢？妈妈如果不自己离开，相信爸爸也不敢怎么样，到现在，那个什么第三者也还没有在家里出现过，家里却已变得冷冰冰、冷清清……。

真的不明白，问过妈妈。她说大人的事小孩不会明白的，也许等到长大一点才找答案吧。总之，以后可以天天吃到外婆煮的菜，又可以和妈妈在一起，其他的也理不了那么多了。不必给爸爸当出气包就好，想著想著开心起来，糖糖又漾开笑意，两边面颊的酒涡，甜甜的……



梯子

周 粲

■ 作者简介

周粲（1934—），原名周国灿，又署嗜茶道人、林中月、货郎等。生于中国广东澄海，1938年南来新加坡，现为新加坡公民。南洋大学文学士，新加坡大学荣誉学士、文学硕士。曾任中学教师、新加坡国立教育学院讲师、新加坡教育部华文专科视学官、课程发展署多种华文课本通读员。曾获新加坡书业发展理事会童诗奖（1975）和诗歌奖（1980）、新加坡新闻与艺术部文化奖（1990）、新加坡国家文化奖（1991）、第二届新华文学奖（1995）。《新加坡新文学大系·诗歌卷》遍选员。自1953年出版第一本诗集《孩子底梦》（1953）至今，已出版近八十本单行本和选集，包括诗集《千年之莲》（1968）、《多风的早晨》（1971）、《榴梿树下》（1980）、《鸟儿说法》（1996）《青春》（2009）、《雨在梦的边缘落着》（2011）、《阅读蚯蚓的秘密》（2013）；散文集《铁栏里的春天》（1966）、《五色喷泉》（1973）、《方块文章》

(1983)、《都市的脸》(1988)、《时光隧道》(1988)、《山中岁月》(1993)、《生而为一棵树》(1994)、《长沟流月去无声》(2011);游记《枫在燃烧》(1992)、《江南江北》(1979);短篇小说集《最后一个女儿》(1976)、《魔镜》(1977)、《窗外那云》(1978)和《夺魂铃》(1985);微型小说集《恶魔之夜》(1988)、《抢劫》(1990)、《沉默族》(2000)、《夜车》(2003)、《妈妈不让你长大》(2013);闪小说集《餐桌无战事》(2013)、《酸杨桃树外传》(2015)、《鱼和钓鱼的人》(2016);文学评论集《新诗评论集》(1975)、《剥蕉记》(1979);小品/杂文《白痴的灯笼》(1988)、《螺旋梯》(1989)、《书林小品》(1991)、《磁化人》(1991);童诗《魔术师》(2015)、《等月亮》(2015)、《炮弹树》(2015)等等。现为新加坡作家协会会员,新加坡文艺协会名誉理事。

年轻的爸爸和他的儿子一起在后花园放风筝。小小的园地,小小的风筝。

小小的风筝飞呀飞的,就飞到了墙头上。墙头上的野花,把风筝紧紧地缠着。

于是爸爸说,必须去拿一架梯子来,然后爬上梯子,取下墙头上的风筝。

爸爸要爬上梯子,但是儿子说:“爸爸,让我来吧!”爸爸看了看他九岁的儿子,想了又想,终于说:“也好,让你来就让你来。”

猴子一般地,儿子爬到梯子的最高一级了。

儿子转过头来,嘻嘻地笑。他的笑声,象用早晨刚开放的牵牛花吹出来的。

解开了风筝绕在野花上的线,正要下来,爸爸却用一只大手



和一个声音制止了他，爸爸说：“慢着！”

儿子停住了，望着爸爸，用眼睛问爸爸：“怎么啦？”爸爸说：“我先讲个故事给你听了，你才下来。”

于是儿子笑得更开心，他一手抓住梯子，一手拿着风筝，等爸爸讲故事。爸爸讲的故事，没有一次不好听的。

爸爸说：“从前有个爸爸，告诉他那个站在一架很高的梯子上的儿子说：你跳下来！你跳下来！爸爸一定会在下面把你抱住。听见爸爸这么说，儿子很放心。就象游泳时跳进水里一样，纵身一跳。哪里知道当儿子就要投进爸爸的怀抱里的前一秒钟，爸爸的身体一闪，站在一边。儿子扑了个空，掉在地上，屁股差一点就开花。哭哭啼啼地站起身来，儿子问爸爸：为什么要骗他，爸爸说：我要给你一个教训，连你爸爸的话都靠不住，别人说的话，更不必说了。”停了一停，爸爸继续说：“我们也来照着做一次好不好？”

儿子一听，脸都变白了。

爸爸说：“不要怕，勇敢一点，你只要跳那么一次就行了。我要你留下深刻的印象，免得你以后长大了，容易上人家的当。”

但是儿子显然并没有被爸爸的话所说服。他脸上惊愕的表情，丝毫没有消退。然而他还是不敢违抗命令。他站在那儿，动也不敢动。

爸爸开始发号施令了：“听着啊，我喊一二三，喊到三的时候，你就跳下来，然后我就把伸出去假装要接住你的手缩回来，让你跌一个屁滚尿流！”

站在梯子上，儿子的脸象一粒还没熟透的橘子。

爸爸喊：“一……二……三！”

咬紧牙根，忍着泪，儿子从梯子上跳下来了。他等待着自己的身体象一个南瓜，扑的一声，摔得支离破碎。

儿子虽然不曾受伤，但是他的神情，比刚才还要疑惑。张大了眼睛，他问：“爸爸，你为什么骗我？”

爸爸笑出声来，爸爸说：“爸爸要让你知道：即使是别人的话，有时也是可以信任的，何况是爸爸的话呢！”

所有的玫瑰花，都回到儿子的脸上。他搂住爸爸，不住地吻爸爸的双颊。

爸爸和儿子拉着风筝，向后园的一角跑去。





处罚

周 粲

■ 作者简介

周粲(1934-),原名周国灿,又署嗜茶道人、林中月、货郎等。生于中国广东澄海,1938年南来新加坡,现为新加坡公民。南洋大学文学士,新加坡大学荣誉学士、文学硕士。曾任中学教师、新加坡国立教育学院讲师、新加坡教育部华文专科视学官、课程发展署多种华文课本通读员。曾获新加坡书业发展理事会童诗奖(1975)和诗歌奖(1980)、新加坡新闻与艺术部文化奖(1990)、新加坡国家文化奖(1991)、第二届新华文学奖(1995)。《新加坡新文学大系·诗歌卷》遍选员。自1953年出版第一本诗集《孩子底梦》(1953)至今,已出版近八十本单行本和选集,包括诗集《千年之莲》(1968)、《多风的早晨》(1971)、《榴槿树下》(1980)、《鸟儿说法》(1996)《青春》(2009)、《雨在梦的边缘落着》(2011)、《阅读蚯蚓的秘密》(2013);散文集《铁栏里的春天》(1966)、《五色喷泉》(1973)、《方块文章》

(1983)、《都市的脸》(1988)、《时光隧道》(1988)、《山中岁月》(1993)、《生而为一棵树》(1994)、《长沟流月去无声》(2011);游记《枫在燃烧》(1992)、《江南江北》(1979);短篇小说集《最后一个女儿》(1976)、《魔镜》(1977)、《窗外那云》(1978)和《夺魂铃》(1985);微型小说集《恶魔之夜》(1988)、《抢劫》(1990)、《沉默族》(2000)、《夜车》(2003)、《妈妈不让你长大》(2013);闪小说集《餐桌无战事》(2013)、《酸杨桃树外传》(2015)、《鱼和钓鱼的人》(2016);文学评论集《新诗评论集》(1975)、《剥蕉记》(1979);小品/杂文《白痴的灯笼》(1988)、《螺旋梯》(1989)、《书林小品》(1991)、《磁化人》(1991);童诗《魔术师》(2015)、《等月亮》(2015)、《炮弹树》(2015)等等。现为新加坡作家协会会员,新加坡文艺协会名誉理事。

拿到宝贝儿子的成绩册之后,做爸爸和妈妈的都很失望。也很生气。

爸爸说:“怎么会这样呢?我从来就没听你说宝贝的功课不好。”他盯着妈妈。

妈妈说:“宝贝的功课,你难道就没有责任督促?你是爸爸嘛!”

爸爸一时答不出话来,想了想,他说:“反正生米已经煮成熟饭,成绩差也差定了,现在的问题是应该怎么处罚他,给他一个教训。”

“怎么处罚?”妈妈想知道。

爸爸说:“那还不简单,打呀!”

妈妈问:“打?你舍得打他?打你的宝贝儿子?”

爸爸说:“怎么不舍得?不舍得的人不是我,是你!你坦白说,宝贝是不是被你宠坏的?”





妈妈很不服气地说：“我才不会不舍得打他呢！我不是告诉过你好多次吗？要是宝贝不听话、不肯读书、功课不好，你尽管给他一点颜色看看，我绝不会干涉，绝不会心疼的。但是我从来没看见你打过他一次，可见宝贝被你宠坏了才是真的。”

爸爸白了妈妈一眼，鼓着两颊吐了一口气说：“现在别的都不要说了，我们到底要不要

打他，给他一个教训？”

“当然要咯！”妈妈毫不犹豫。

“好，”爸爸说：“玉不琢不成器，人不打不学习。”说完了，爸爸对于他能够随口把“人不学不知礼”作了巧妙的修改，感到沾沾自喜，脸上禁不住泛起一丝笑意。

“可是，用什么来打呢？”妈妈立刻想到。

“什么都行，比方藤条啦……”爸爸还想多举一两个例子，可是想了半天还是想不出。

“藤条？”妈妈说：“我们家里没藤条呀！你几时买过藤条？”

爸爸说：“我是没买过藤条，但是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跟我一样，也没买藤条？”

妈妈发现“柳暗花明又一村”：“又不是非藤条不可，别的也行呀。”想了一想，她接着说：“小时候，我妈妈用葵扇的柄打过我。”

爸爸不同意，他说：“打过之后，葵扇不是破了、坏了？再说，这么个打法，够疼吗？这样的处罚，够重吗？”

“那你说呢？”妈妈问。

爸爸不回答，他走到贮藏室里去了。

“你在干什么？”妈妈又问。

“找打人的工具呀！”爸爸说。

妈妈一听，立刻跟了去。

“这一支怎么样？”爸爸拿着的是一支扫帚的柄，又长又圆。扫帚已经坏了，妈妈不舍得把柄丢掉，说是有一天也许可以派上用场，结果被爸爸发现新大陆一样翻了出来。

妈妈的心猛跳了一下：“你不觉得这东西太粗也太硬吗？”

爸爸一听，把扫帚柄放下了，又到杂物堆里去找。找了一分钟，他找到了一支几个月前装修屋子时留下的木条。“那么这个呢？”他递给妈妈过目。

妈妈先是用眼睛看，接着又用手摸，然后总结出她的看法：“我看这一支也不行，上面还有刺呢！要是你打宝贝的时候，木刺刺伤了他的身体，那可怎么办？”

爸爸有点不耐烦，也有点不高兴了。他白了妈妈一眼，“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我找不来了，还是由你来找吧。”

于是妈妈弯下腰开始找了。

五分钟过去了，妈妈还找不到；十分钟过去，妈妈仍然空着手。

站在妈妈旁边的爸爸跳高了：“我看你就是找到明天，也还是找不到的！”

妈妈很不好意思，只好把她早就看见了，却不敢拿出来一把鸡毛帚交给爸爸：“有了，有了，就这个吧。”

爸爸如获至宝：“这个就这个。”他接过鸡毛帚，先对看自己的左手心比了一比，又在穿在身上的长裤上打了一下，发出“扑”的一声，然后问妈妈：“宝贝几点才回家？”



他的名字叫年年

郑景祥

■ 作者简介

郑景祥（1971-），祖籍广东鹤山，生于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士。大学毕业后从军，离开军队前官拜陆军少校。后服务于新传媒电视，从事新闻采访工作，现任《联合早报》执行级记者。曾以《探访一座城市的酒量》获世界华文报告文学奖，以《父亲的距离》获 LycosAsia 中文原创文学大奖，以《2288》获亚细安青年微型小说奖，2007年获新加坡青年艺术家奖（文学）。著有诗集《三十三间》（2004），散文集《忘了下山》（2010）。儿童诗《奇妙的联想》曾被新加坡教育部编入小学五年级高级华文课本，散文集《忘了下山》获选为2010年“读吧！新加坡”的指定读本。曾主编《刀丛外的小诗：小诗专辑》（2013）、灯谜集《迷岛众生》。现任新加坡作家协会副会长。



他懂事以来，就为与生俱来的名字烦恼

“年年”这算什么名字？

他怀疑父母可能原本打算下一个孩子取名“有鱼”。可惜，在生下他之后，家里的香火就“无余”了。

上小学的时候，同学们总是喜欢把他的名字当着谐音的“粘粘”来取笑。“年年”就像一个古老的咒语，紧紧地依附在他的身上，任他怎么摔也摔不掉。所以他痛定思痛，立志要把名字改掉。只是他知道父母必定不会同意，而且好像还要通过一些繁琐的法律程序。因此他只好忍耐下来，待以后有能力时才寻求“正名”。

年年难过，年年过。他的小学生涯就在同学的笑谑中熬过。幼小的心灵因此而严重自卑。

升上中学之后，他看到了生命里的曙光。那时候，同学间有洋字的渐渐多了起来。他认为这是他重获新生的机会，他要彻底抛开年年的枷锁。所以他义无反顾地给自己安了一个很“in”的洋名。

从此，他在任何场合都只以洋名自称。这个样名，似乎已经为他的耻辱争回了一口气，让他可以在工作和社会上找回自信。

渐渐地，他身边的同事和朋友都只晓得他的洋名，根本不知道他原来的名字。而且，大家也没有兴趣知道。

惟有逢年过节，一些他走避不及的亲戚长辈，还会不知趣，亲昵地叫他“年年”。那时候，他就会汗毛直立，故意装着没听到，生怕旁边的人知道他生命里不能承受的名字。

偶尔也会有一些正式的公文总是像刺那样，阴魂不散地出现，提醒他那才是最传统，最正宗的名字。但是，那已经不足以影响他的信念了。

他的亲戚长辈那一代人逐渐过去了。他内心暗自得意，新一代的亲朋戚友大都已经不知道“年年”为何物。



他最后一次用到中文名是他母亲去世的时候，看看到讣文上写着“孝子X年年”等字眼，他仍然觉得有点尴尬，有点无奈。

葬礼结束前，他转头对儿子慎重地叮嘱：

“你要记得，以后我死的时候，千万不要用X年年。”

儿子一脸的疑惑：

“什么X年年？谁是X年年？”

他突然有股莫名的悲哀。





本书简介

微型小说作者与诗歌、散文、短篇小说的纠缠不休而同地，在时序进入1981年后，已不把反映民间疾苦、中下层民众的生活窘状当做主要的课题来书写。他们在拓荒期就以全面反映华族文化、语文及传统的日渐衰微为主调，作品全面体现了作者们的惴惴不安心态、疏离之悲情情结。此种主调贯穿了整个微型小说发展过程，由拓荒期的40后的作者如黄孟文、骆宾路的单刀直入直接揭露题旨，到张辉的间接诉说心事，林伟的欲说还休的把主题隐藏在作品里，这种疏离之悲主调就这样一路延续下来。

来到拓展期，50后作者如艾尚的运用对比手法含蓄呈现题旨；彭飞的运用对比且不留声色，让意象说话而把主题深藏于玫瑰花丛中的手法；骆尼尔的锐意创新、不断地换用一些叫人意料不到的题材、文体样式，机智而巧妙地挖掘出种种深层的人生意识与文化意蕴的表现技巧；姚谷民的从题材到主题、从社会现实到艺术技巧，致力发挥现代都市小说、城市文学的特点的关切民族文化语境的创新技巧；丘敏敏的力求创新、时常把诗歌、小说、散文这三种不同文体的艺术特征，西方现代小说、后现代小说的创作技巧，交叉地使用在作品中，试图创作性地写出离多样性于一篇微型小说，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为微型小说原野增添了鲜艳异草，使得此原野更加繁盛嫣红。

60后的作者如胡月宝的主题随着情节的发展逐步展现，颇有国尉七见之意味的巧妙结构；梁文福的多重视角的、创新的叙事策略，以达致一文可从多视角解读的效果的表现手法；洪笛的在貌似轻松的描写中寄寓着作者对民族文化和语文式微的无奈与愤慨的含蓄手法；吴耀宗的文本直接呈现的是散文及诗歌的欢喜叙事，散文体直叙，诗歌体间接地旁白的呈现主题的新颖手法；都为新华文坛微型的小说增添绚丽色彩。

进入成熟期的微型小说，总场犹如毕路杀出的程咬金，以港台政坛文坛离奇古怪新闻为题材，运用他的精湛的笔法、深厚的古典文学知识、了若指掌的位世经验以及巧妙且灵活驾驭文字的能力，为新华文坛的微型小说原野开辟了另一片天地，也为此文体的主题思想拓展了另一个空间；另一方面，70后作者如卓敏的文字浅白疏畅，作品结构张弛曲折婉转，寓题旨于不言中的、比较耐人寻味的如羚羊挂角的主题呈现法；李念庆的比较有哲理性，能从平凡的话题发掘关切民族语言文化的主题的直接题旨手法；淘罗的微型小说取材视野开阔，视角新颖新奇，注重作品的内涵，挖掘题旨也较深入的特点；陈华彪的微型小说题材有涉及语言文化的，语言幽默、文字清新、活泼，但主题有时显得隐晦的特点；陈志锐的微型小说诗意化的意味浓厚，更像是散文诗，然而它既不是诗，也不是散文，而是微型小说，突出了微型小说的纯粹本色与纯粹特点，诗理化语言的运用与新颖意象的营造，不拘泥于完整故事、人物、场景的描写，他的微型小说，体现了小说的基本特征，常常采用现实主义的写实手法，也交替使用现代后现代的写作技巧，但作品显得更有时代气息。

《微型小说集》所收录作品在一定程度上颇能呈现以上的发展特点。

楼兰古国空留一片残垣败壁，令后人唏嘘感叹！楼兰掌权者当年如果懂得历史与文化的重要性，在其兴盛时期保存了历史与文化，我们后人就可以沿着史籍追本溯源，而无需像目前这样空对断垣残壁只能兴起思古之幽情，而无由想象当年楼兰雕栏玉砌的堂皇建筑以及悠远的古老文化。

玛雅文化16世纪遭西班牙殖民主义者的无情摧残，只剩三部典籍和一些石碑、壁画，令后代有心人无论下了多大苦功，却始终无法寻回可能是世界上最早、最发达的玛雅文明的全貌。

没先见之明的楼兰的没保留史书和文化，与天真浪漫的玛雅人的无防人之心，随意示人以先进文化，以致遭到残酷无情的西班牙殖民主义者的摧残这事实，都叫我们扼腕叹息，也惊醒了我们：如果我们在此时不再作一点保留族群文化的工作，我们的文化很可能也会成为玛雅文化，而100年后我们的家园又将是什么模样？

我们怀着上述两个历史事件的哀伤，本着为了记忆，不是为了永恒的信念，我们计划出版新华文学大系，让后人对我们的历史、文化有所参照。本大系就是在这样的忧思中诞生的。

本大系是从文学乃审美意识形态的角度切入，摆脱文学从属于政党政治的桎梏，而以关怀族群文化、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的较宽阔视野作为遴选各种文体作品的原则。

大系包括戏剧集、诗歌集、散文集、小说集、理论集、史料集等等，大约14册。

欧清池博士
《新华文学大系》总编辑
世华文学研创会

ISBN 978-981099927-8



9 789810 999278